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6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6 ·

綜合類

貞松老人遺稿（甲）

羅振玉著

上海書店

羅振玉著

貞松老人遺稿

甲集

△版權證▽

發行代表人

羅福頤

旅順扶桑町

總經理處

振雅齋

北京琉璃廠東門十九號

經銷處

各大書坊

印刷所

引得校印所

北京燕京大學

定價

十六元

後丁戌稿

受業周作民謹署

南石窟寺碑跋

韓貞造像記跋

唐高祖爲太宗造象記跋

太宗溫湯碑唐拓殘本跋

段師墓誌跋

衛景武公碑跋

扶餘隆墓誌跋

高慈墓誌跋

袁公瑜墓誌跋

泉獻誠墓誌跋

皇甫文備墓誌跋

弘化長公主墓誌跋

袁弘毅墓誌跋

高嶸墓誌跋

陳希烈墓誌跋

栖先塋記跋

曹王皋墓誌跋

李濤墓誌跋

楊寧夫人長孫氏殘墓誌跋

楊寧墓誌跋

盧夫人崔氏墓誌跋

大洞鍊師劉氏墓誌跋

南唐玄寂禪師碑跋

蜀石經穀梁殘字跋

宋拓嘉祐石經殘字跋

遼聖宗陵經幢跋

賈師訓墓誌跋

韓椅墓誌跋

元全寧路儒學記跋

竹公碑跋

明劉清題名跋

劉清第一題名跋

綠筠窩帖跋

辛亥死事劉公傳

王比部傳

狩野博士六十壽序

致柯夢園學士書

有鄰館記

貞松老人遺稿甲集總目

後丁戌稿一卷

遼海吟一卷

遼海續吟一卷

俗說一卷

千祿字書箋證一卷

廬山記校勘記一卷

石交錄四卷

集蓼編一卷

附錄

家傳一卷

行述一卷

著作總目一卷

後丁戊稿目錄

釋止

釋行

釋奚

說文錫鈴鉦鐃四字段注訂

說文錠鐙二字段注訂

鑒和考

史記燕世家書後

白氏長慶集書後

貞松堂吉金圖序

三代吉金文存序

漢石經殘字集錄訂本序

姚秦寫本維摩詰經解校記序

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序

唐代海東藩閥誌存序

杜詩授讀序

明季遼事叢刊序

升文忠公津門疏稿序

滿洲金石志序

滿洲金石志別錄序

遼史校勘記序

通溝序

維摩詰經解校記跋

沙州曹氏年表跋

補唐書張義潮傳跋

脩廬日札跋

唐寫本散頒格殘卷跋

日本天平歷殘本跋

晉天福殘歷跋

元至元殘稅籍跋

晉刊本天王象跋

宋本東漢刊誤跋

永樂大典殘卷跋

陸尙寶遺文跋

如此齋詩集跋

山中聞見錄跋

蒿庵集摺佚跋

毛西河毛總戎墓誌跋

皇清奏議跋

貨布文字考跋

智永千文跋

唐人書觀音多心經跋

朱文公論語集注殘稿跋

二賢圖跋

永樂寫經冊跋

唐子畏杏林別意圖卷跋

喬將軍詩翰卷跋

周忠介公山水跋

周端孝血疏貼黃跋

張羅彥傳卷跋

甘茶居士小象卷跋

張將軍賜宴歸來圖卷跋

戚解跋

石趙援戲紋柱刻字跋

魏太武帝東巡碑跋

後丁戊稿

上虞 羅 振玉

予居遼之歲編在津沽時丁卯戊辰兩年之文爲丁戊稿厥後續刊者凡四編自去歲懸車謝客疾疾餘生一歲之中病恆居半意欲焚棄筆硯不復更爲文字乃結習未忘復得雜文六十一首命次孫承祖編寫爲一卷長孫繼祖復於予往歲日記中得舊文未刊者二十一首總得九十二首顏之曰後丁戊稿計去津沽時十年矣而景迫桑榆業不加舊仍復爲此無益以遣有涯撫膺自訟良自慙夫戊寅冬貞松老人書

釋止

止爲足

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爲足段君曰此引伸假借之法凡以韋爲皮韋以朋爲朋黨以來爲行來之來以西爲東西之西以子爲人之稱皆是也案據段注是許以艸木出有趾爲止本義而

以訓足爲假借之義今考古金文及殷虛契文从止之字皆作𣥂象足形前象足指後象足踵止乃象形字詩麟之止易賁其止壯于前止士昏禮北止注皆曰止足也後世增足作趾釋言趾足也許君不知止爲足形乃象形字故凡由止孳生之字多誤訓爲象艸木

徐行足一前一後爲步

說文步行也从止止相背案步𣥂文作𣥂象右足在前左足在後非相背也釋名徐行曰步

由卑而陞爲陟


說文陟登也案𣥂文作𣥂象兩足由卑登阜形

由高而卑爲𡿨亦作降




說文𡿨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𡿨服也从𡿨𡿨相承不能並也又降下也案𡿨古文作𡿨象足由上而下形𡿨卽降字𣥂文作𣥂象兩足自阜而下二字形義並同許君一訓服一訓下誤認爲兩字

兩足並爲址

說文址足刺址也从止土案許訓足刺址不得其解登字从之槩文登字上从𠂔象兩足相並許君訓登爲上車也義亦欠明晰登从址象兩足並乃登車後足形若上車時則兩足一前一後不能並也兩足相背爲舛

說文舛對臥也从舛牛相背案古金文及槩文雖無舛字然以槩文韋字作例之知必作址書槩菁華有𠂔字下正从址象兩足左右向兩踵相抵舞字从此蓋舞時足之方位屢變或左右向許訓對臥形失而義亦乖矣韋舛義同皆取象於足相背舉踵爲企

說文企舉踵也槩文作从人从止正象舉踵形疾趨爲走

說文趨走也从夭止夭者屈文作案古金文走字皆从作無从夭者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義與許同

羣走爲奔

說文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走同意案石鼓文奔作𨔵从三走又省作𨔵孟康作同象羣走之形許但訓走義亦未備其省三𠂔爲一厥誼相同乃象形字非賁省聲然克鼎奔字下已从卅周公彝从𨔵乃由止而變非奔也

行所適爲之

說文之出也象艸過中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案梁文作𨔵从𨔵在一上𨔵象足一象所之之地釋詁之往也乃之字本義爲出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案梁文出皆作𨔵从𨔵从凵吳中丞說凵象屨形古禮入則解屨出則納屨

爲圭亦作往

說文圭艸木妄生也在土上又往之也案梁文圭作𨔵从之土聲𨔵即王梁文王字亦作𨔵非土也加彳則作往圭往一字許誤爲二字

二義

行在前爲𠂔

說文先前進也从儿从之𠂔文作𠂔象己已達所之之地而人在後是先也

却行爲𠂔

說文𠂔卻也从彳日𠂔又𠂔行遲曳𠂔𠂔也案𠂔古文作𠂔象足退卻形故𠂔字从之今人見尊長臨退時必却行數步以示敬觀此文知古已然矣許云行遲曳𠂔𠂔語不可解

自他至爲各

說文各異辭也从口𠂔𠂔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案𠂔文作各从𠂔象足自他而至之形从口自名也師虎敦作𠂔庚嬴𠂔作𠂔增𠂔或增𠂔義同

往而返爲𠂔亦作𠂔

說文𠂔行故道也从𠂔𠂔省聲又𠂔往來也从彳𠂔聲段注返還也

還復也皆訓往而仍來又夂行遲曳夂夂也象人兩脛有所躑也案
梁文作𠂔从𠂔象足由往而返之形𠂔从盤又作𠂔𠂔復一字段注
謂復行而𠂔廢疑𠂔部之復乃後增據𠂔从盤知復亦古文之後出
者

行所經爲歷

說文歷過也从止厯聲案梁文作𠂔又作𠂔象人行田中足所經皆
禾或行林中足所經皆木也皆示經歷之意

不行而止爲𠂔

說文𠂔止也从夂夂得几而止也案梁文𠂔作𠂔止在几間象不行
而止也

不行而進爲前

說文𠂔不行而進謂之𠂔从止在舟上

此爲訂正吳中丞出反字說而作中丞說止爲足形與从止諸字形
甚精確而乏引證且謂反出二字相對出作𠂔則反字當作𠂔曩見

其說似是而無徵及觀梁文及古金文均作𠂔與今篆同則中丞理想中謂當作𠂔者誤也中丞又疑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亦从兩止卽步字後人誤釋爲武今考之梁文有衡字从武从行則古有步武字無疑至篇中云倒行爲𠂔𠂔乃象足由高而下非倒行此又爲修辭之失矣

釋行

四達之衢謂之行

說文行人之步趨也从彳彳釋名行伉也伉足而前也均以行爲行走字案行走乃引伸之義其字形象四達之衢殷梁文行作𠂔父辛解同正象四通道古文亦作𠂔乃書寫時略變其形非有異也詩毛傳訓周行爲大道乃行之本義許書行部諸字若衢若街若衢若街若衢等字均爲道路是其證矣

亦謂之道

說文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案散盤道作𠂔曾伯簠及石鼓文作

衡皆从行亦象四達之衢許訓一達謂之道與釋宮同均非也散盤从辵與从辵同篆文从辵正之省也說詳下

行引伸爲行走爲百行道引伸爲道理爲引導

道者人所共由故引伸爲行走爲百行爲道理殷契文及石鼓行字亦作衍於行中著人後人誤兼示行走義石鼓文衡下从又象人不

識塗以又又篇指導之故又爲引導字

省行則作彳故从行之字古文或从彳从彳之字亦或从行

說文彳小步也又彳步止也案彳爲行之省非別有其字不能析而

爲二以殷契及古金文考之从行之字或省作彳或省作亍古文左

別觀契文行字作衍又作衍彳契文作衍衍契文作衍均彳爲行省之確證

或彳下增止爲彳

徃說文古文从辵復古文从辵後古文从辵徵之古金文德王孫鐘从辵復散盤从辵後余義鐘从辵其證也

从辵之字亦或省从彳

說文辵部証或从彳作征𨔵或从彳作徂徒或从彳作征返春秋傳
从彳作阪更證之古金文還鄂侯鼎作復遺召鼎作復邊孟鼎作復
避古金文多从彳又證之梁文逢从彳作逢逆或从彳作符均彳或
省从彳之證

亦或省从止

梁文追作𨔵或作𨔵均彳之省

亦或从走

遣穿鼎及遣小子敦均作𨔵𨔵居簠作𨔵

或从辵更加大




叔多父敦𨔵从𨔵城𨔵遣生敦𨔵从𨔵姬趁母鬲从𨔵皆是

由前觀之彳辵等字皆由行之借義孳乳而生許乃細別之而訓彳爲
小步象人脛三屬相連訓彳爲𨔵行𨔵止試觀之辵部諸字固無合𨔵
行𨔵止之義者咸因字形未明義遂因之而𨔵也作釋行以明之

說文又有彡延二部彡注長行也从彡引之延延建三字隸之延注
安步延延也延字隸之案彡部之彡篆文作𠂇古文所無惟古文彡
字或書作𠂇或書作彡乃一字而寫法稍異非兩字也征伐之征許
在辵部作征或从彡作征徵之古金文鄂侯馭方鼎曰王南征書作
𠂇其下云還自征則書作征無異敦王征南夷書作𠂇是彡卽彡之
變形段君注征字云此與辵部延征字音義同而尙未知卽一字也
至征字呂鼎呂征于大室丁未覲商角征貝用作父辛彝其義均爲
迨徙卽許書辵部之徙不當別立一部延部之延漢瓦當文作𠂇亦
从彡若彡部所隸之延建二字則古文延作𠂇建作𠂇
山石刻建字同均从𠂇非从彡爰增正之於此

釋奚

說文大部奚大腹也从大絲省聲絲籀文糸字案奚訓大腹不見他經
注字形从大但象人形不見大腹之象又古形聲字往往兼會意訓大
腹而从絲省聲亦不可解考奚字見古經注者但有二義一訓女奴一

訓何而以字形觀之實爲周禮女奚之本字其字从絲省从大絲亦聲蓋會意兼形聲字也知者周禮天官序官酒人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又春官序官奚四人注奚女奴也又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注奚隸女奴男奴也古者以縲索拘繫罪人絲之字象以手持索所以繫罪人奚字正象之徵之古文丙申角奚作予家舊藏一卣文曰奚乃均象以索繫人之狀更徵之殷契文字作亦象手牽索以繫人又別作下从女因奚爲女隸故亦从女說文女部又有嫪字注女隸也段注周禮作奚假借字也段君殆以嫪爲女奴之本字而奚爲假借不知奚嫪乃一字故契文作奚或作奚段君於許君違失時有糾正而此獨墨守何耶至鄭注謂奚或曰宦女證之字形則爲從坐沒官之人無疑或義實未允也近吳中丞作奚字說謂奚字象婦人首戴物形於字形尤乖迕矣

說文鐺鈴鉦鐃四字段注訂

說文鐃鐃也軍漚司馬執鐃鈴令丁也鐃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鐃小
鐃也軍漚卒長執鐃段君鈴字注晉語十一注丁寧令丁謂鐃也吳語
十九丁寧令丁謂鐃也今國語皆奪令丁字而存於舊音補音廣韻曰
鈴似鐘而小然則鐃鈴一物也古謂之丁寧漢謂之令丁鐃字注鐃鈴
鐃鐃四者相似而有不同鐃似鈴而異於鈴者鐃鈴似鐘有柄爲之舌
以有聲鐃則無舌柄中者半在上半在下稍稍寬其孔爲之抵拒執柄
搖之使與體相擊爲聲鼓人以金鐃止鼓注曰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
鳴之以止擊鼓按鐃卽鐃鄭說鐃形與許說鐃合詩新田傳曰鐃以靜
之與周禮止鼓相合鐃注鐃鐃一物鐃較小渾言不別析言則有辨也
周禮言鐃不言鐃詩言鐃不言鐃不得以大小別之案段君言鐃鈴鐃
鐃相似而有不同是也而又因鄭說鐃形與許說鐃合遂謂鐃卽鐃又
謂鐃鈴一物則有未合考鼓人以金鐃節鼓注鐃鈴也形如小鐘以金
鐃止鼓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是鐃卽鐃許君注鐃小鐃也今
以傳世實物考之則鄭許說爲得予藏古鐃二皆長柄狹身其一中有

銘文一殆商代物筒形正圓他一文甚多有作此鉦

此字金旁可據辨他半漫沒

其銘文爲鉦無疑其筒形則略廣而橢圓殆周代物柄皆實而不通中均無舌柄長故可手執以仰擊之非如鈴有舌可振以搖之也又有數鐃柄與身皆短皆不及鉦之半柄中空無安舌處須納以木柄乃可執而仰擊之與鄭言柄中上下通及許言小鉦說合段解柄中上下通其說紆曲糾葛不可通至謂鐃鈴一物乃因國語注謂丁寧令丁卽鉦而誤許君注鈴爲令丁令丁乃肖鈴聲如後世言鈴當卽當鉦無舌乃考擊非振搖不能有令丁之聲然誤釋亦不自段始許君已訓鉦爲鐃

許注疑有誤鐃下既云小鉦鉦下不應逐釋以鐃若云鐃之大者庶與鐃注相應

廣雅已釋鉦鐃爲鈴段君承

其譌爾衆說紛紜本難決其得失今據傳世之實物始得定其從違古

物之有裨於經注其功顧不偉歟

說文鉦鐃二字以注訂

說文金部鉦鐃也鐃鉦也臣鉦等曰鉦中置燭故謂之鐃鉦字段注廣韻曰豆有足曰鉦無足曰鐃玄應引聲類無豆字誤矣鐃注祭統曰夫

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曰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執醴者以豆授夫人執其下跗夫人受之執其中央直者按跗說文作柑闌足也鐙有柑則無足曰鐙之說未可信豆之遺制爲今俗用燈盞徐氏兄弟遂以膏鐙解說文誤矣案段氏之注蓋以錠與鐙爲禮器之豆許君錠鐙二字互訓殆指漢制言之卽然膏燭之器今考傳世漢器諸銅錠其形略如禮器之豆其銘識有直謂之豆者濰縣陳氏藏一器銘曰土軍侯燭豆其稱鐙者甚衆不遑縷數其稱錠者曰橐邑家銅行錠曰筑陽家銅小立錠曰曲陽家銅錠曰臨虞宮銅錠曰十六年工從爲內者造銅行錠曰苦宮銅鳧喙燭定皆然膏與燭之器且謂鐙爲膏鐙亦不始於二徐楚辭招魂蘭膏明燭華鐙錯今爾雅瓦豆謂之登郭注卽膏鐙也急就篇鍛鑄鉛錫鐙錠錐顏師古注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鐙形如禮器之登故名同段君誤以爲卽古登豆亦千慮之一失矣至聲類以有足無足分錠與鐙證以實物亦不爾爰並據傳世古器訂正之

鑾和考

古鑾輅有鑾和之飾但詩秦風正義謂鑾和所在經無正文故經師所說不同詩蓼蕭和鸞離離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注亦云鑾在鑣和在衡說苑說叢篇亦云鸞設於鑣和設於衡續漢書輿服志注引五經異義云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鑾說文鑾人君乘車車四馬鑣八鑾詩烈祖箋後漢明帝紀及張衡傳注并云鸞在鑣後漢書崔實傳鑾設於鑣均謂鑾在馬和在車至禮記經解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注引韓詩內傳鑾在衡和在軾周禮大馭以鸞和爲節注呂覽孟春乘鸞輅注後漢書班彪傳注並同均謂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記保傅篇在衡爲鸞禮記玉藻注文選東京賦薛注亦云鸞在衡又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注引郭璞說又謂在軾曰鸞則與鑾在衡和在軾之說又不同今以傳世實物考之則鸞在鑣之說信而有徵予先後所見之鑾凡十餘其狀均作28橫梁上有四穿蓋以系於革帶而戴於馬首釋名則謂鑾系於馬銜之兩邊考勒之制上絡馬首下連於銜觀今之

鑾狀則但可施於首固不能安銜之兩邊也至鑾與和并爲鈴乃一物因所在之處而異其名故禮記經解鑾和皆鈴也後漢書班彪傳上注鸞和皆金鈴也今和之傳世者予所見甚多下有跗爲方鑿旁有穿殆以施丁上爲橢輪中心凸起而內銜九宋人誤以爲舞鏡阮文達公始釋爲和其施之車上以意度之殆安於銜之兩端其云在式猶近似若云在軌據阮氏車制圖考軌在軌之近式曲處不可於此施鈴也然則謂鑾與和并施於車者以實物驗之殆不如鑾在鑾和在銜之說之確矣又刀之有鈴者曰鸞刀旂之施鈴者曰鸞旂公羊宣十二年傳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以予家所藏古鸞刀證之則刀跗不作環而爲圓形空中銜九所謂鸞也若公羊傳謂和在環鸞在鋒刃之所在豈有施鈴之理耶若旂鈴之傳世者予嘗於海東任友氏見之形小於在鑾之鑾亦兩端各一鈴乃橫安於旂幹上端非綴之旂上而詩周頌載見和鈴央央傳和在軌前鈴在旂上語亦有誤并增正之於此傳世鑾和皆不作鸞形故前人皆謂因聲之和象鸞鳥而崔豹古今

注則曰五輅衡上金雀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鑾漢書五行志上注謂鸞以金爲鸞鳥而銜鈴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鸞雀立衡段茂堂先生謂卽韓詩戴禮在衡曰鑾之說而爲之鳥形恐非古予近於中州得古鑾二均爲鳥形高數寸其一爲雙鸞兩首相背而一身腹內銜九下跗爲圓筒空中旁有穿可施丁殆以安於車上其形制甚古非先秦以後物又與鑾在衡說合意者商周異制彼施鸞於鑣施和於衡殆周制此爲商制歟至茂堂先生疑爲非古予別有一鸞首形甚大下有方孔亦以安車上首內無九殆以口銜鈴如崔豹所言而今失其鈴其形制出於漢以後并增識於此以待考

史記燕世家書後

史記燕召公世家封召公於北燕集解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又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索隱并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以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

本諡故重耳又云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集解
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又引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
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案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
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曰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
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繆也而趙世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
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駘亦以燕世家無趙送公子職
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公名平非職明矣趙世家齊

子之爲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集解徐廣
曰紀年亦云爾爾案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
送之竟不能就案燕世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
是憑舊史爲說且紀年之書其案今燕故都易州所出古兵文字考之
說又同則裴駘之解得其旨

世家可補正數事燕之古兵書國名皆作鄆不作燕考許氏說文解字
燕訓玄鳥於字爲象形是燕本義爲玄鳥邑部鄆注潁川縣考春秋隱
元年鄭伯克段於鄆杜注鄆今潁川鄆陵縣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
伯戰于潁陵杜注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又說文鄆南郡縣孝惠三年

改名宜城考漢志南郡宜城縣故鄢後漢書光武紀幸宜城注縣屬南
郡楚鄢邑也路史國名紀鄢地有三楚鄢都襄陽之宜城是也鄭伯克
段于鄢開封之鄢陵也若穆叔如莒及鄢陵則沂之安陵也今以易州
所出古兵考之則燕國名鄢潁川之鄢似本作鄢許君誤以鄢爲潁川
之鄢陵而不知召公國名作鄢也至北燕云者或南燕之燕當時字亦
作鄢耶至世家于燕侯無一人得其名者古兵所記則有鄢侯庫茅鄢

侯殷

戰文從
日月之月

足補世家之缺然不能知爲何侯矣至燕昭王之名集

解索隱并以爲卽太子平而以趙世家立公子職爲非今傳世古燕兵
固明明有鄢王職其文作鼂耳在戡下爲趙世家之公子職無疑

均戰
文

而又有一文作鄢侯鼂知昭王反國初必自降爲侯後又僭王矣世家
載燕之僭王自易王始資治通鑑周顯王四十六年紀是年韓燕皆稱
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世家載
易王之後曰噲噲後爲子之子之後爲昭王昭王後爲惠王惠王後爲
武成王武成王後爲今王喜書其名者僅昭王平今王喜而以古兵考

之則昭王實非太子平而爲公子職而古兵所載鄩王名尙有曰晉
牙曰戎人牙曰喜牙者喜之名與世家同而晉與戎人則世家所佚殆
不出易王與惠王武成王三人此均可補正世家缺誤者也漢世所不
可知之史事乃越二千年而轉得之古兵器款識豈非快事耶故特著
之以示後之讀太史公書者

白氏長慶集書後

唐書宰相世系表白氏載白樂天一系稱士通生志善志善生溫溫生
鏐鏐生季庚季庚生幼文居易行簡校以香山長慶集所載白氏之殤
醉吟先生及湔水令季庚府君鞏縣令鏐四墓誌及襄州別駕府君事
狀所叙世系均合惟集中又有故坊州郿城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
稱夫人爲延安令鏐之女襄州別駕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
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郎行簡之外祖母則與諸誌及表不合陳夫人
爲鏐女季庚爲鏐子則陳夫人與鏐爲男女兄弟不得云夫人爲季庚
之姑亦不得爲樂天兄弟之外祖母然季庚事狀稱夫人潁川陳氏考

坊州鄜城令妣太原白氏則樂天之母確爲陳氏且白氏所出又考樂天父季庚以貞元十年五月終年六十六陳夫人以元和六年沒年五十七又陳君夫人白氏誌稱夫人以貞元十六年沒年七十是季庚生於開元十七年陳夫人白氏生于開元十九年樂天母潁川縣君生於天寶十四年陳夫人白氏少于季庚三歲乃季庚之妹潁川縣君少于季庚二十六歲則季庚所取乃妹女樂天稱陳夫人爲季庚之姑乃諱言而非其實矣唐人取甥爲婦可駭聽聞其出自樂天先人尤可駭也

貞松堂吉金圖序

予生平無他好圖書以外惟喜收集古文物及丁國變萬念都絕避地海東時第以箸書遣日而已丁巳冬曾取所蓄古彝器編爲夢鄣草堂吉金圖其明年秋取續得之器別爲續編意謂金石之壽有時不如楮墨旣爲之編印流傳則器之聚散當一任其自然固不必私之一己也及丁未返國寓居津沽日擊民生顛顛救死不贍苦不能出之水火而登之衽席然亦思薄有以濟之旣斥舊藏書畫名迹以拯京旗民族

之顛連無告者將繼是而斥竊古器以成吾志顧海內物力實已虛耗
又當道愒淫佚樂之不暇安知古器物者用是所售曾不及什一泊甲
子冬值 宮門之變履境彌艱飾巾待盡已已移家遼東雖挾所藏與
俱幸舟車運輸得無恙然當是時七尺之軀尙嫌疣贅更何有乎長物
於舊藏既無意保存寧復更求益然往在津沽時結習未能盡泯嘗於
李山農後人許見靜畝愛其文字精且多酬以重金致之吾齋京津估
人時挾器求售間亦應焉先後所得復足償所失居遼六年間頗聞涸
水故墟出殷器至夥而購求者稀南北知好復遠道寄示且歷陳商況
之艱苦予用是展轉思維曩者予謀斥舊藏以活人所願既不克償今
茲所見宜雲烟等視何注意爲顧念古物有盡若不得所歸至可矜惜
且以是時購求殆亦利濟之一端於是又得三代器百餘品秦漢以降
器數十品合以津沽所得爰命兒子福頤編次爲貞松堂吉金圖三卷
而以三代及漢石刻各一與唐封泥宋木揭附焉編中所載若羣氏之
鎗中鑑之蓋魚鼎之七烈量都權馬節馬銜七首酒亞與夫金馬書刀

並爲前賢所未覩考古所取資影印既成爰弁語簡首以示人生得失莫不有天焉卽物之聚散亦有數存乎其間予之於古文物適然而得之亦適然而存之求損而適得其益莫非任之自然視世之計取力營蒙於義利之辨一意於得而惟恐其或失者爲有間矣書之以告當世之讀是編者乙亥仲秋

三代吉金文存序

往在海東亡友王忠愍公從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學予以古金文無目錄勸公編金文箸錄表旣竣事公請繼是當何作予曰前人考古彝器文字者咸就一器爲之考釋無會合傳世古器文字分類考釋之者今宜爲古金文通釋可約分四類曰邦國曰官氏曰禮制曰文字試略舉其凡如古器所記國名燕作匱作鄩鄭作栗芮作內祝作鑄滕作滕薛作胙莒作筭蘇作穌作蘇邾作鼃邾作北與左國諸書不同又如官名司空之作司工女姓之任本字作妊隗本字作媿已本字作妃又金文所載射禮足考證戴記文字之繇變通假正俗多可訂正許祭酒書如

是之類姑略舉可以隅反公聞而欣然方擬從事乃遽應歐人之請返
滬江公既歸遺書曰金文通釋之作沈乙庵尚書聞之亟盼其成然滬
上集書甚難各家箸錄不易會合與曩在大雲書庫中左右采獲難易
不啻霄壤某意不如先將尊藏墨本無論諸家箸錄與否亟會爲一書
而後爲通釋卽此一編求之不煩他索成書較易矣予於時至躋公言
顧未幾歐戰起戰後海東疫作家人多抱病乃攜家返津沽人事牽阻
未及從事而忠愍遽完大節乙庵尚書又先委化箸述之興不復能自
振及移居遼東閉門多暇又以限於資力始課兒子輩先將所藏金文
之未見諸家箸錄者編爲貞松堂集古遺文先後凡三編夙諾仍未克
踐也去年乙亥馬齒旣已七十慨念四十年辛苦所蒐集良朋所屬望
今我不作來者其誰乃努力將舊藏墨本及近十餘年所增益命兒子
福頤分類督工寫影逾年乃竣編爲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寄海東精
印以償夙志而尚書與忠愍則已不及觀成矣至通釋之作不知炳燭
餘光尙能繼是而有成乎是亦且委之不可知之數而已撫今追昔傷

逝懷賢覽素綴辭曷勝淒感丙子重九

增訂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序

雒陽漢太學遺址既發見熹平石經其流入都門散歸於好古諸家者歲有增益至戊辰歲予乃得見諸家集拓本於時遼居多暇每得墨本輒爲之考定自己巳七月至庚午六月一匝歲間遂成集錄四編是年閏月復會最爲一編計得經校序記三千七百八十五言明年又爲之補遺逾二年甲戌冬爲又續及續拾復增字千餘乃成書以後所見復增以俗冗未暇寫定今年山居養病藥裹餘閒始取諸編益以新得重加編訂成書二卷計七經之文總得五千五百九十三言諸經校記一百八十言合以序記殘石總得六千一百六十三言以前考訂間有疏誤亦爲之訂正蓋至是上距殘石發見之歲已逾十年矣屈計光宣以來海內文物之見人間者洎濱之殷契西陲之簡軸大庫之史料而外卽以鴻都遺經關於學術爲最鉅蓋炎漢今文之學絕於晉永嘉之亂者至是復見於人間予所寓目雖不得云備然所見文字之多遠過於

天水之世嘗謂身世遭逢事事不如古人而眼福則勝之白頭衰病藉此以遣有限之殘年亦幾忘人間之爲何世矣繕錄旣竟仍取舊序冠之而重訂目錄列之左方以貽好古之士戊寅中秋

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詰經殘卷校記

宣統紀元予備員學部伯希和博士旣告予敦煌石室尙有殘卷八千軸予乃從惠部中購取明年由署甘督毛公遣員某運送京師旣抵春明江西李君與某同鄉乃先截留於其寓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劉君壻何君及揚州方君拔其尤者一二百卷而以其餘歸部李君者富藏書故選擇尤精半以歸其壻祕不示人方君則選唐經生書迹之佳者時時截取數十行鬻諸市故予篋中所儲方所售外無有也歲壬戌予自海東移寓津沽則何君已物故乃盡得其所藏數十卷而以維摩詰經解二卷爲之冠以書迹斷之其出姚秦時無疑乃弘始初譯本也二卷中其一起佛國品第一之下半至方便品第二之末無前後書題他卷亦起佛國品之半而至弟子品之末後有書題曰維摩詰經解卷

第一末有比丘智真所供養經款一行二卷書迹相同卷中別構之字如惡作惡就作譌咎作咎髮作髮攝作擇耶作耶畏作表願作須雖作陞服作朕幻作乚歸作隋瓦作凡厭作蹶身作身爲六朝石刻中所罕見頗似秦鄧太尉祠碑書法從分隸出與他六朝人書亦不類珍爲寒齋古卷軸中第一顧尙未知作解者爲何人也嗣檢日本明治本小字藏經中有僧肇維摩詰所說經註十卷取以相校知此卷實爲僧肇所註藏本前雖署長安沙門僧肇註而中有什曰肇曰生曰三家什爲譯經之鳩摩羅什生爲道生肇則僧肇知其本乃後人集三家之註而悉歸之僧肇非其朔也鳩摩羅什重譯此經時僧肇實佐之其人善言名理文亦爾雅足以達之彼教中稱僧肇僧叡道生道融爲什門四聖肇年三十三而卒如孔門之顏子此卷爲當時寫本取校藏本則肇註此有而今逸者百六十餘則肇註誤爲什者三肇註中有脫句者三他人之註混入肇註者一頃者藥裏餘閒一一爲之比勘命長孫繼祖助予寫定爲校記一卷以存肇註真面目并將原本影印以貽好古之士而

記其緣起於卷端丁丑中秋

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序

光緒壬辰予曾著唐書宰相世系表考證二卷其書乃依據諸史列傳而佐以唐人文集及金石文字成之顧其時家居見聞簡陋及宦游南北每得碑誌見有可補正是表者輒錄之書眉備異日增入以故考證雖久成書迄未授梓及辛亥避地扶桑唐尚書景崇以書來言聞尊著唐書藝文志斟記宰相世系表考證久已脫稿鄙人以數十年之力注歐書今將以桑榆暮景成之大箸擬全行采入敢以爲請予因以舊稿付之當時徵求迫未及錄副也乃尚書不久下世所著亦未就而舊稿則不可復返矣幸書眉所記續校之稿尚存且歲有增益三十年來中州所出唐誌千餘品每得墨本輒取以校讎久之遂得如干則今始以養疴餘暇別紙繕錄成書二卷歐表舊例書名書官書字書爵書諡其有未備者則補之子孫有可考而遺之者則補之至世次顛倒錯迕名字譌舛或一人而析爲二或二人而混爲一則訂正之其大端根據誌

墓之文而輔以諸家文集復校以宋槧本與前書蓋稍異故名之曰補
正回憶少時治此書予年未及三十今日逾七十矣中更世變未轉溝
壑尚得爲此寂寞以遣餘年熒熒青燈蕭蕭白髮自幸且自慨也丁丑
仲冬

唐代海東藩閥誌存序

光緒季年予備官學部唐春卿尙書景業代蒙古榮文恪公來長部見
予遽曰往在南中讀君著作至爲欽挹今後請以退食餘閒相與商量
舊學某炳燭之明薄有造述願得他山之助幸無遜謝可乎予逡巡應
之曰唯唯不半月公延予於廣西會館出所注新唐書稿相商榷且曰
新舊兩書以史法論歐史爲優記載翔實則推劉氏顧舊書無善本前
輩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所引出北宋初年可資勘定然元龜近亦無
佳刻近注東夷傳隋唐兩書皆言高麗官制凡十二級元龜則言十三
等而其所書官名則仍是十二然則所謂十三等三字必二字之譌雖
有異同可依據乎予對以似未可遽以爲譌且須得善本定之耳公似

不謂然乃又曰京師人文淵藪然求書不易同治初於獨山莫氏假寫本東國史略偲翁言順德丁氏藏東國通鑑詳於此書予訪求有年始知李君木齋許有之而各不見假令人慨喟予曰東國通鑑以前尙有三國史記皆彼邦人所箸行篋中有此二書顧書中所採大要出中國諸史於注歐書無甚裨益也公聞之驚喜借觀月餘告予曰詳檢兩書果如君言然更從何處得他資材耶予以唐代石刻文字對公曰君聞見博尙見有裨歐書之石刻幸見告予唯唯應之然實未有以報公也及辛酉後予寓居津沽得中州石刻甚多見百濟故太子扶餘隆墓誌嗣又見泉男生諸誌高慈高震誌先後得墨本七通咸有裨歐書而泉男生誌實有十三等之班次語與冊府元龜同足釋往者尙書之疑顧是時尚書墓草已宿欲踐往約已未由矣頃養病榻夷檢笥得諸誌其中泉男生男產扶餘隆三誌尙有流傳高慈誌在予家他三誌則僅見一本不知存否且多爲學者所未知因錄爲一編舊有跋尾者增損錄後其無跋尾者補加考證顏之曰唐代海東藩閥誌存校錄旣竣追念

往者春明舊約淒然腹痛論學之侶日稀賞析之歡難再俛仰今昔感慨係之矣丁丑仲冬

杜詩授讀序

在昔我先聖詔小子以學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大已哉詩之爲教也間嘗汎覽往葉三百篇尙矣而二南風化首被江漢之間及其衰也楚騷作焉漢魏樂府尙能根矩騷雅飲流而知其源及典午之世作者林立求其得風雅之旨者柴桑一人而已下逮六朝顏謝鮑庾雖專美一時而陳隋季葉淫靡已甚有唐肇興文皇首開文館留神藻翰顧時承積衰之後尙難大振頽風爰暨開天少陵崛起命世挺生奄具衆美造次顛沛不忘君國起興觀於百世垂矩範於藝林風雅再興立言不朽譬之滄溟喬嶽永流峙於兩間玉振金聲集大成於羣聖有宋眉山蘇氏嘗以杜詩比之昌黎之文魯公之書謂天下之能事盡矣旨哉斯言莫能易也予往歲徧覽歷代名作懸先聖論詩之旨求之二千餘年間於晉得陶令于唐得工部于宋得

渭南而白傳新樂府亦深得風人之旨曾擬集錄四家合爲一集顧以
陶文毅公集注陶詩盡美且善無煩更錄爰先手錄杜集約之又約得
百餘篇付長孫繼祖集錄前人評注編爲一卷顏之曰杜詩授讀將以
傳之家塾貽我後人至白陸兩集卽擬廣續成之方今斯文凌替風雅
道衰雖綆短汲深自懷慙夫薄殖而面牆不學用申戒於過庭若謂輕
議古人則吾豈敢康德戊寅長夏

明季遼事叢刊序

歲在戊辰予自津沽移寓旅順旅順爲明季國防要隘其東與登萊相
望其東北則島嶼蜿蜒直至新義州之皮島東江帥府在焉登萊餉遼
取道於此明季創三方守禦之策特於登萊設巡撫以陶朗先任之俾
與天津巡撫畢自嚴及東江相呼應謀匪不臧也雖當時熊襄愍頗詆
毛文龍鎮江之役發之太早然文龍以一偏裨當覆師之餘闢草萊據
荒島練卒伍艱難困苦先後數年間屹然爲國家屏障故高陽經略全
遼深資倚重顧一日爲袁崇煥所擅殺於是不數月間我 大清遂毫

無牽制長驅而至燕京矣予嘗謂崇煥守廣寧之績與其辛苦勤王忠勤固不可泯而自壞藩籬其罪亦無可逭也文龍之帥江東當時毀譽紛歧當論定以徐爾一一疏至陶朗先轉餉餉遼艱苦卓絕固國家之勞臣也乃不酬其庸且慘死於闕寺之手尤可哀也予嘗考當時史事苦明史於遼餉事記之不詳又不立陶朗先傳致其事實幾無可考而於東江功罪亦無定評欲求當時言遼事諸書刊行之以補史氏缺遺久乃得吳槎客先生所撰東江遺事稿本嗣又得明活字本海運紀事雖中佚數篇而餉遼案牘至詳又於陶氏後人得陶中丞遺集所載奏議及文牘多出於中丞手迹諸家補傳亦可資考證又於山左畢氏後人得畢自嚴傳狀其事實視明史本傳加詳此諸書者並爲罕觀之籍爰彙刊爲一編顏之曰明季遼事叢刊而書其緣由于簡端以詒當世讀是書者丙子歲暮

升文忠公津門疏稿序

光宣之間予備官京師於時革命之說大昌朝議籌備立憲改官制各

省設諮議局以謀補救而世論乃益猖獗中外大吏箝口結舌無敢出一言匡救之者獨陝甘總督升公以阻撓新政罷官心焉異之然無由識其人也及辛亥國變予避地海東逾三年乙卯公亦僑寓東京一日郵所爲詩文遺書願訂交予益驚異乃至東京謁公於所居深田氏中野別墅一見如舊交始悉公當事變時奉 旨署陝撫督辦軍務連克

長武永壽邠州醴泉咸陽諸州縣顧當時邊報不通往在京師不能詳也壬子三月罷兵復走萬里絕域所謀輒阻而志氣彌厲暢談凡三旦夕而別瀕行公執手曰異邦邂逅吾道不孤公年方逾壯僕尚未甚衰一息尚存移山填海此志不渝與公共勉之矣公尋復訪予於京都由是有所謀輒相見歲丙辰公返國寓青島者八年己未予亦返國寓津沽每歲數往還逮壬戌公移居天津主予家者七年由是得與公朝夕相見當 大婚禮成後公與予以入賀得蒙 召見令得言事公乃益感 聖知津沽密邇京師因之得聞 宮禁事內紛外侮日益迫切公憂之甚每有所聞輒密疏陳奏以圖補益故七年中疏凡十二上或公

自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聯名以聞當道爲之側目致以公與予爲朋黨公弗顧也今距公之歿七年矣偶檢巾笥舊稿具存因寫爲一卷顏之曰津門疏稿以公先是任甘督時論新政疏附焉亡友王忠愍公受知於公爲公門人其任南齋時二疏并附錄卷末一以志公睠睠君國一以志當日之聲應氣求如公所謂吾道不孤者俾傳之方來不至泯滅此則予之責也編校既完漫書簡首追懷疇昔感慨系之矣戊寅首夏

滿洲金石志跋

滿洲石刻之箸錄莫先於吾鄉楊大瓢先生柳邊紀略所錄之金完顏婁室碑然當時雖移錄其文字而人間顧不見墨本乾嘉以降金石學家林立亦未見箸錄滿洲一金一石者逮光緒丙戌枝江曹大令廷本始於特林得明初永寧寺二碑拓墨呈京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歲己酉宗室伯義祭酒始遣京估李雲從拓輯安之高句驪好太王碑未幾吉林將軍長公開館創修吉林通志乃訪得金得勝陀碑完顏希尹

神道碑曹道清碑顧亦未聞拓墨以流傳之及乙未冬貴池劉觀察

合

於旅順得唐開元崔忻井逾十年知輯安縣吳大令

光緒

於輯安之

板石嶺得魏母邱儉紀功殘石始以拓本分贈海內同好於是滿洲石刻稍稍得傳諸藝林辛亥冬予避地海東見義州石窟魏太和間營州刺史元景造象記于亡友內藤湖南博士許詫爲平生所未見及返津沽乃遣青縣姚貴昉大令往拓墨並得景明中韓貞造象記以歸遂分遺知舊於是滿洲人士始知古金石之可寶嗣是知舒蘭縣袁大令

慶

乃傳拓完顏希尹碑他邑有古刻發見者或載入方志及熱河遼陵發見諸帝后哀冊文與遼相國賈師訓墓誌當道移置奉天諸哀冊文中以有以契丹國書書之者契丹國書久絕于天壤學者尤珍異於是滿洲古刻不僅入東方士夫之目並騰於世界學者之口矣予頻年以來搜求墨本命兒子福頤編滿洲金石志苦求備之不易乃就中州石刻之僑寄於此者先成別錄二卷今年行篋所儲金石刻已逾百品乃命兒子從事輯錄此百餘品中明永寧寺二碑乃假內藤博士後人所藏

墨本影寫爲予篋中所未備其他則出奉天吉林黑龍江者什七八出熱河者什二三滿洲金石刻雖不敢謂畢在於是亦略具矣兒子乃以一歲之力成書六卷予念輯錄一事莫要於移寫亦莫難於移寫乾嘉以來金石著錄衆矣於移寫殆均不能無憾蓋纂輯多假手於門人賓客益以寫官之不慎故奪落舛誤觸目皆是予嘗就所藏古刻校王少寇金石萃編一碑中少者訂正數字多者或補正至數十字一二百字以上卽以熱河承德吉林諸志言之譌誤均所不免試舉此編所載烏丹城全寧路新建儒學記熱河志謂有斷碑一字已殘缺惟魯國大長公主字可辨今觀拓本則題額具存文亦什七八可讀志乃不復細審且似未見額字吉林通志夙稱精核然於完顏希尹碑因碑石中折竟誤其行次致同錯簡今茲所錄皆悉心手校其石刻殘泐或拓墨粗劣者必詳細諦審期無乖失雖不敢遽謂美善然亦可略彌前賢著錄之憾矣編輯旣完予特揭其校錄之苦心以告讀是書者至滿洲古刻載諸方志昔存而今佚者卽將繼是集錄別爲一編附於此書之後又遼

金兩史諸紀傳載當時石刻甚多今日尙無發見者地不愛寶異日若有所見當爲續錄予雖衰暮尙跂足以俟之丁丑夏

滿洲金石志別錄序

方志之載古石刻昉於水經注宋人廣其例始有專書若京兆金石錄若諸道石刻錄若寶刻叢編等然皆有石而無金且僅列石目逮我朝關中中州山左兩浙諸金石志始傳錄文字並間收古彝器然視石刻才千百之一二良由古彝器出世非上之御府及爲好古有力者所藏因人轉徙非地方所得保有非若穹碑巨碣之在名山大刹重大不可他徙雖亦間有轉移若洛陽熹平石經曾一移鄴下再移關中然亦僅見而已迄我朝乾嘉間始漸開人家藏石之風若畢秋驅中丞移關中高延福等四誌於吳中是其肇端厥後斯風益熾於是古石刻之轉徙如古彝器然亦非方隅所得保有矣滿洲爲古幽營之域僻處東北古金石刻本少且無好古有力者若畢阮諸公爲之表章兒子福頤曩欲就滿洲各都邑古刻編爲金石錄以蒐訪未備未能遽著手予謂

此事自宜有待然若 離宮所藏古彝器之僅存者與鄴下洛中古石刻流入滿洲者今均藏博物館雖非本土所固有而以方志志流寓例之則此僑寄之金石刻亦應編入方志者也但不可與地方所有者相混合宜特編爲別錄至固有之古石刻載方志而今佚者可傳錄其文爲外編二編既成俟訪求大備然後編方域固有之金石刻爲正編固未爲晚矣兒子奉予命乃先就奉天博物館所藏從事寫定得古彝器十有二古石刻五十有四一一爲之考證編爲二卷既成觀其編錄頗不苟爰付滿日文化會印行之並書編輯之旨於卷端以告讀是書者
丙子長夏

遼史校勘記序

往在滬江與嘉興沈子培尚書論吾浙學術尚書曰二百餘年吾浙史學實冠於各行省乾嘉以來海內學者無專治遼金元三史者吾浙先正則皆有成書且莫不精邃近數十年間南北學人始漸知治蒙古史而遼金二史至今尚無繼起者此非予矜張鄉學實篤論也予曰然但

汪氏元史本證施氏金史詳校果至精密若厲氏遼史拾遺則但擔拾佚漏於遼史乖失未嘗糾正則美猶有憾焉欲彌此憾固後來者之責矣尙書撫几而起曰此終當責之吾鄉且責之公予曰近整比未完舊筭尙未遑及此且學問天下之公但願有能成此者何必出自自我尙書曰分公才力足了十人矧有君楚足爲公助乎予仍遜謝公曰異日君楚必能成此惜老夫不及待矣君楚者亡兒福蓑夙爲尙書所期許時以病居滬上未幾遽沒又未幾尙書亦捐館舍此願遂久不克償及予與亡友王忠愍公同直 南齋復以尙書望之予者望忠愍忠愍俞焉乃不數年又遽以憂憤赴止水今又十餘年矣予居遼後得遼賈師訓韓檣諸墓誌遼帝后諸哀冊爲之考證益感遼史之譌誤百出非勘正不可慨然欲以自任顧炳燭餘光精力衰謝復以疾苦益疏筆硯長孫繼祖性通敏靜謚頻年予有造述每令參校因以此命之先後三稔遂成校勘記八卷予嘉其志果力勤卒彌鄉學之憾且於蕪雜舛迕處實能一一爲之是正方之汪施二家之書殆無多遜乃爲之印行於是當

日尙書所望之鄉人及予且望之亡兒子所望之忠愍者今幸乃成之
吾孫惜尙書及忠愍墓草已宿不及見矣校印既完爰書卷首以寵之
繼祖其勉承鄉先正之墜緒益自厲於斯文絕續之交俾日就而月將
老夫且拭目以俟之戊寅孟冬

通溝序

光緒季葉予備官中朝退食之暇輒蒐採古金石刻以爲考古之助嘗
得高麗廣開土王碑於廠肆估人李雲從雲從并出示墓磚文曰願大
王陵安如山固如岳爲言往歲往輯安拓此碑時得於墓之近側又言
墓中有壁畫藻繪如新予聞之神往顧以官守所繫苦不能度遼水一
訪之後此十餘年予寓居旅順距輯安僅一二日程因其地爲軍人所
割據又不願往及滿洲建國可以往矣則以兵事之後盜賊充斥復不
果往逮滿日兩國組織文化協會東邦友人先後往者踵相接且於廣
開土王墓外更得數塚均有壁畫復遣良工往寫影今乃由本會池內
濱田諸博士分任記述攷證之事編爲通溝二卷書旣成責予以序予

維予之知麗塚壁畫者三十年矣於時方盛年時以官守所繫不得往及滿日文化協會之成立予則年已衰暮當友邦諸君子先後往予則以老病竟不克聯騎以從私謂此憾將終不可弭矣乃此書成予得於藥鑪病榻之間從容展對不啻身臨其境則拜諸君子之惠多矣昔顧亭林先生訪碑關中成金石文字記其自序謂嘗吮墨伸紙躑躅於山猿野鳥之間其艱其劬如此而予之於麗冢諸古跡則不出戶庭得觀劇蹟諸博士爲其勞而予爲其逸其欣幸爲奚如哉爰述予三十年之憾而償之一旦者以爲之序至池內博士之考高麗古都與濱田博士梅原助教之說明諸壁畫其詳審精密則讀者均能知之不俟予之稱述已也

僧肇維摩詰經解校記跋

予往作此經解校記據明治大藏所載明刊本頃吾友小野博士玄妙爲寄大正藏經所載寬永十八年刊本及平安時寫本寬永本題注維摩詰經寫本題維摩經集解凡明本所奪肇注二本均不闕因兼采鳩

摩羅什竺道生及僧肇三家之注故名集解二本均足訂正明本脫誤至僧肇一人所注之本則殆已久佚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亦載注維摩詰所說經十卷云本三卷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注釐爲十卷云云今考傳世諸本皆無道融注不知晁氏何以云爾晁氏又云唐李繁頗言此注後人依託者今此卷爲姚秦初譯時所書與傳刻本相同則李繁謂後人依託爲不確矣爰書校記之後以正之並記小野博士他山之助爲可感也

沙州曹氏年表跋

往歲甲寅避地海東時爲此表刻之國學叢刊中今二十有四年矣頃得吾鄉徐星伯先生所輯宋會要見有可補正是書者爰命長孫繼祖錄出復以三日之力手自修正并刪訂舊序重付影印以就正世之治乙部學者丁丑仲秋後二日

補唐書張義潮傳跋

予往歲作此傳凡三易稿然於張氏最末一世仍苦不能知其人僅於

李氏再修功德記知景福元年索氏篡奪李明振出定其亂重立張氏遺孫朝廷遂以明振子弘愿充沙州刺史兼節度副使而已往因五代史記吐蕃傳載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白衣天子石室有西漢金山國聖文神武皇帝與宋惠信勅其印文曰金山白衣王疑奉爲義潮末孫而苦不能得其證頃讀舊唐書昭宗紀光化三年八月己巳制前歸義節度副使權知兵馬留後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監察御史上柱國張承奉爲檢校散騎常侍兼沙州刺史充歸義節度瓜沙伊西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光化三年上距景福元年才九年下距梁開平僅八年則張承奉卽張奉也其稱前歸義節度副使雖不知其除拜之年然必承李弘愿之後至光化三年始以權知兵馬留後眞除歸義節度張氏忠於唐室至朱梁篡唐遂自立爲西漢金山國王其人爲義潮宗系殆無可疑宋史沙州傳言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意承奉殆無子嗣逮義金得位遂削金山國之號而增梁耳積歲懷疑久不能決一旦得之喜可知也爰書以志之

備廬日札跋

右稿戊申歲刻之滬上雜誌中邇日東莞容氏又以活字排印顧海桑以後故家文物每多轉徙此編所記往往今昔頓殊爰以三日之力口授長孫繼祖爲之改訂並校其譌字重付影印爰記歲時於卷尾甲戌十月

唐神龍刪定散頒格殘卷跋

右唐神龍刪定散頒格殘卷出燉煌石室今藏法京國民圖書館亡友內藤湖南博士往歲游巴黎時手錄以歸者雖僅存刑部十四條而卷首書題具存四散頒刑部格卷□次行書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上柱國臣蘇瓌奉勅刪定案唐書藝文志史部刑法類載貞觀格十八卷留司格一卷注格十七條舊唐書刑法志貞觀十一年制武德貞觀已來敕格三千餘件定七百餘條以尚書省諸曹司爲目其常務留本司者等爲留司格又永徽散頒天下格七卷留本司行格十八卷注格分二部以曹司常務爲行格天下所共爲散格此卷題散頒格蓋卽頒行天下者也舊書刑法志中宗神龍元

年依貞觀永徽故事敕中書令章安石禮部侍郎

新書藝文志作禮部侍郎

祝欽明

尚書右丞蘇瓌兵部尚書狄光嗣等刪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已來制勅爲散頒格七卷又蘇瓌傳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令刪定法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以此卷蘇瓌署銜考之正合再證之刑法志故確知此爲神龍刪定散頒格矣卷端僅署臣蘇瓌等奉勅刪定而不及韋祝者韋祝殆以相臣領局事未嘗與刪定之事也唐代法律格式由武德至大中屢次修定顧今但存律疏爲後來制律之根源而令格式均散佚無存往歲予曾印石室本水部式今復取此殘卷付寫印行雖吉光片羽彌足珍矣繕印既竣爰書後以識歲時丁丑季冬

日本天平及天平勝寶具注殘歷跋

日本具注殘歷二種正倉院藏一存十七行起十二日甲子訖廿九日辛巳原題天平十八年歷一存十八行起十七日庚午訖四月三日丙戌原題天平勝寶八年歷案天平十八年當唐天寶五載丙戌唐自開

元十七年用大衍術是年正月三月皆癸丑朔十二日得甲子此殘本有廿五日乙亥蟄雨三月中語蟄雨乃穀雨之誤知此爲三月殘歷也天平勝寶八年當唐至德元年丙申是年三月甲寅朔四月甲申朔三月十七日正得庚午知日本聖武孝謙之世歷法均用唐大衍術也兩歷每日下所注神煞吉凶以 欽定協紀辨方考之多合予往於西睡木簡中見漢歷於鳴沙石室見五季歷而唐歷未之見今得見此殘紙復得窺見唐歷一班於南京遺芳中惟僅存此斷簡惜不得見全豹耳戊寅八月

予舊藏鳴沙石室殘歷三種曾印入敦煌石室碎金中其第二種存三十行起正月廿七日訖二月廿三日予以正月癸酉二月癸卯朔考之唐天寶十二載及會昌六年後晉天福四年皆然因歐洲所藏鳴沙石室殘歷皆五季及北宋物故臆定爲晉天福歷但丙字避唐諱作景每月記月厭月煞月破又每日下所記神煞如歲位歲對歲前小歲等則天成及宋淳化歷所未有雖臆定爲晉歷亦自疑未確今以此殘歷校

之所記神煞正同知彼亦唐歷非晉歷也十載懷疑一旦竟得解決爲之忻慰無已十一月望又記

晉天福十一年殘歷跋

此歷但存六行存二月朔丁巳至四月庚申首行字多殘損然尙可辨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六月□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等字考長術天福十一年丁未二月爲丁巳朔每月大小盡與此殘紙皆合惟是年閏七月此則無閏爲異殆邊裔歷生學術未精故有此譌耶予旣以後唐天成元年晉天福四年兩殘歷印入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因附印此殘紙并書後以志之

元至元二十一年殘稅籍跋

元稅籍存完紙四殘紙三前人以裝潢書冊予得之命工別裝爲冊籍中記所收稅鈔凡二類一曰稅辦鈔二曰契辦鈔稅辦類納稅之物見於殘紙中者二十有九皆飲食服用之品曰桃曰杏子曰杏片曰西瓜曰生薑曰麴曰猪曰羊曰魚曰鹽曰牛皮曰絲曰麻曰綵曰炭曰絹曰

布曰紙曰車曰櫃曰席曰簾曰簸箕曰瓦盆曰籃子曰笠兒曰鞮曰鞢
曰靴皆記某人某物收稅若干契辦類則似稅之農家者其目曰典賣
田地曰牛曰驢曰馬曰磨皆記其名目及價值若干收稅若干稽其稅
率蓋三十而取一與元史食貨志二所載至元七年定商稅三十分取
一之制正合每紙於兩稅後有總結曰通前辦鈔若干次記正課鈔若
干比附增鈔若干又後分記稅辦鈔若干契辦鈔若干又後一行書右
轉訖又後署至元二十一年六月日日上一字攢典高天祐相副官曹善
大使張天玉監辦州吏張玉中一紙作張守真款四行年月上加朱印漫漶不
能辨其文字銜名四行之上方有照磨相同四字下有字似姓名押字
紙尾墨印一使字大約三四寸下有押署一爲手書一爲墨印考元史
食貨志記商稅及額外稅其文至簡略爰就此冊所載質之老友柯鳳
孫學士勅志柯君言元各路總管府屬下有稅務局管本路之稅課局
設提領大使副使至元十三年又增設相副皆官也設攢典監辦皆吏
也攢典將應稅貨物抄寫納稅數目謂之號帖發給商人責以投稅監

辦將每月收入之鈔抄寫數目呈繳本管宣慰司及行中書省腹裏路分則呈繳中書省此稅籍卽眞定路稅務局呈繳中書省者也稅辦鈔卽貨物雜稅契辦鈔卽元典章所謂典賣田宅人口頭匹物業應立契約者之稅正課鈔外又有比附增鈔卽元典章所謂比附羨餘依期申報元典章至元九十年福州路將不合收稅各項張挂行下各屬內有掃箒草鞋麴此籍掃箒鞋麴俱收稅當以腹裏路分與邊遠不同局官僅相副大使列銜當以稅局非一處各員分轄此籍則爲相副大使所轄之局也所考甚詳裝冊旣竟爰記柯君語於後以示當世治元史之學者

晉開運四年刊大聖毗沙天王象印本跋

此象出敦煌石室高建初尺一尺七寸廣一尺一寸象之下方題識十四行行六字至九字不等文曰北方大聖毗沙天王主領天下一切雜類鬼神若能發意求願悉得稱心虔敬之徒盡獲福祐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曹元忠請匠人雕此印板惟願國安人泰社

稷恆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於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紀
印厚楮上墨色濃淡殊不勻蓋其時雖有雕板而印刷之技尙拙殆以
墨塗字上而自上按下如鈴印然故墨不得勻非如後世以文字仰而
向上塗墨以後加紙其上而摩以棕刷得字字明晰也予見石室印板
經象小自數寸大或逾尺楮墨印刷莫不均然其印刷之技尙拙考刊
本之始唐代已有之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九年丁丑勅諸道府不得私
置歷日板全唐文卷六十四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準勅斷印歷日版劍
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歷
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云云又卷八十八司空圖爲敬愛寺講
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有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語則唐代已有
雕板信而有徵矣此象刊於晉末去唐才四十年前人考印板者未及
此數事故記之於此

重刊宋本東漢刊誤跋

宋槧本東漢刊誤四卷佚卷一首葉前半紙起帝紀第一迄列傳第八

十首尾完足帝紀第一前一行署治平三年四月宣德郎守太常博士
充國子監直講騎都尉臣劉敞上卷中徵貞慎完桓瑗諸字皆缺未筆
乃南宋初年刊本也考此書久佚宋史劉敞傳敞著書百卷尤邃史學
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頌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又藝文志史
部正史類答錄劉敞漢書刊誤四卷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劉敞劉
敞劉奉世撰直齋書錄解題亦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但又稱又本題
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趙希弁讀書志附錄載劉敞西漢刊誤東漢
刊誤各一卷文獻通考載東漢刊誤一卷諸書所記不同又吳仁傑撰
兩漢刊誤補遺所以補正刊誤署名與讀書志附錄及通考同初不審
其孰是嗣讀晁公武讀書志著錄東漢刊誤一卷述敞序稱英宗讀後
漢書見懇田字皆作懇字命國子監刊正敞爲直講校正其謬誤不可
勝數治平三年奏御證之此書首題治平三年一行正合知此書爲敞
奉勅所撰此本首葉所缺乃敞自序也惟全書四卷志誤作一卷耳至
藝文志稱漢書刊誤四卷者乃東漢之譌也讀書志亦有三劉漢書一

卷殆卽書錄解題及藝文志之三劉標注惟又誤六卷作一卷耳合觀諸書所載知敝以治平三年奉勅刊正後漢書後因與修資治通鑑于西漢遂亦有刊誤但乃與敝及奉世合爲一書東漢刊誤乃奉勅所撰至三劉標注則爲私家著作其稱兩漢刊誤者必是後人取兩書刪併各爲一卷非其朔也此書亡佚已久予往者避地日本京都于某古寺藏書中得之亟假歸影寫刻之宸翰樓叢書中當時作一跋寄武昌刊增刊誤後乃郵筒未達篋中無副本遂爾闕如致此書刊行已二十餘年而世人尙未知爲人間之孤本久佚之祕籍亦可異也頃以山居多暇乃重爲之跋異日當補刊卷末以告世之讀是書者

又吳仁傑兩漢書刊誤補遺文獻通考作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十卷今傳本亦十卷與宋志同四庫全書提要謂此書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相懸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箸錄今考吳氏之書乃補正劉氏而作閱今本補遺第九十兩卷中其訂正劉氏者僅五條餘皆是補刊誤之遺且詳觀此兩卷之首尾則始帝紀

迄外國傳其無缺卷可知殆因東漢刊誤已甚詳盡故吳氏所補僅得二卷通考之十七卷七字殆是衍文館臣未得見東漢刊誤遂致臆度而失其實並爲增正之於此

永樂大典殘卷跋

周易傳義大全殘本一冊高今尺一尺七分弱廣六寸五分強每葉廿行行廿二字書衣有絹籤題永樂大典下方側注經部二字紙質書體并與永樂大典相同每句亦加朱圈惟彼則尺寸較寬大且爲蝴蝶裝此則尺寸稍短狹而爲冊子裝耳此爲大全首冊存凡例引用書目勅修人銜名程子序易序上下篇義朱子圖說易五贊易筮儀易說綱領總九十八頁厚幾及寸往遊粵東得之南海孔氏嶽雪樓因書肆言孔氏藏永樂大典故索之及送至乃名同而書實異詫以爲奇乃亟購存之鍵行篋中且三十年矣于此殘冊得知當日大典實有二種一爲分韻編錄一則全錄原書此殘冊題經部則必分經史子集四部實爲本朝四庫全書所自昉而當世目錄家乃絕無知之言之者豈天壤間僅

存此一冊數爰書卷尾以質當世博洽君子

陸尚寶遺文跋

此集爲尚寶手稿楷書似文衡山待詔中有塗抹改竄處三十餘年前得之吳門尚寶附見明史文徵明傳稱其由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以養母請告歸遊徵明門家居十四年乃復起累官尚寶少卿善詩文工小楷大篆繪事人謂徵明四絕而師道並傳之其風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長吏罕識其面蘇州府志載師道箸五湖集不記卷數意其已佚此手稿僅存人間故予亟付諸梓予篋中尚有文文肅文集高幾盈尺亦文肅自定手稿今不見傳本當時殆未刊行安得好古有力者爲之校印與文氏先世諸集並傳藝林耶附記於此以俟之

如此齋詩集跋

張瑋明史有傳稱其少孤貧取糠粃自給不輕受一飯爲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書院師孫愼行其學以愼獨研幾爲宗萬歷四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越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郎中出爲

廣東提學僉事大吏建魏忠賢祠乞上梁文於瑋瑋卽日引去布袍草履授徒於家莊烈帝卽位起江西參議歷福建山東副使召爲尙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應天府丞遷南光祿卿召入爲右僉都御史上風勵臺班疏劾極貪原任巡按蘇松御史王志舉舉極廉原任南京試御史成勇疏上一時稱快詔下志舉法司逮治成勇叙用瑋旋以病謝歸未幾卒福王時贈左都御史諡清惠明史藝文志不載瑋集光緒武進陽湖縣志_{八二}十藝文志集部載如此齋集一卷已佚此本予得之內閣大庫前有孫文介序言魏崔減後兩番徵出兩番請歸集中諸詩任江西參議時爲多卷末乞休詩有年垂五十纔知命語則瑋之致仕年尙未五十也予以其久佚爰校印入百爵齋叢書中漫記其仕履於後

山中聞見錄跋

管葛山人山中聞見錄言明季關外兵事頗詳余初得舊抄本計十一卷而闕第三至第五凡三卷求別本不可得乃付梓以傳之旣十有一

年矣己未遊滬江忽於友人處得一本則一葉不闕共分十三卷以校往歲所刊卷一至六皆無差異卷七至卷九列傳三卷卷十爲西人志卷十一至十三均爲東人志雖卷數不同而中實無別因命手民補刊佚卷此書乃得完足去歲既得大庫史籍凡記明季兵事者取校此書合者什殆八九管葛山人爲海鹽彭孫貽生長南疆不知何由洞悉朔方兵事殆友人佐遼幕所記而山人據以成書耶殺青既竟爰書其後以志此書之已闕復完爲可喜也

蒿庵集摺佚跋

張稷若先生爲山左大儒予少時讀先生辨志篇志氣爲之感奮竊謂當世若有是人當執鞭以事之並欲徧求先生所著書乃舍儀禮鄭注句讀蒿庵閑話與山左書局所刊文集外無所得也往遊嶺南曾得先生文集舊抄本于南海孔氏每葉欄外有紅豆齋藏書鈔本七字卷端有吳省齋稷堂璜川吳氏收藏圖書三印持與山左刻本校則頗有異同刊本凡三卷得文七十首別有拾遺一卷據墨迹補文一首據濟陽

縣志補銘一首詩十三首詞二闕鈔本亦文三卷計得七十二首其中有刊本無而此本有者八首又有賦二首亦有刊本有而此本無者後附錄一卷則古今詩百有三篇詞二闕較刊本多詩九十篇曩嘗欲合山左所刻與此都爲一編乃以三十年來流離轉徙此願迄未得償頤乃課兒子福葆寫山左刊本所無者爲蒿庵集摺佚一卷以補山左之闕佚惟寫本多譌文別字以無他本可校其確知爲譌者一一改正其所不知守蓋闕之訓一仍其舊至先生他箸異日倘有所見當繼續印行以餉當世爰識語卷尾以俟之丙子歲暮

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

東江遺事載此文顧不見西河集中初疑或是僞託嗣讀厲太鴻先生東城雜記載西河所作志圓尼師抄化齋糧序稱志圓俗姓沈氏予嘗爲家太保題墓門之碑疏所自出歎其舅氏京兆公爲明熹宗朝名臣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爲最云云今觀此文有將軍少孤隨其母養舅氏沈光祚家光祚中萬歷乙未進士官山東布政使司語則此文果西

河所作非他人所僞託明矣己巳四月記

皇清奏議跋

皇清奏議六十八卷起順治元年訖乾隆六十年續編四卷起嘉慶元年迄十年 內府精寫本乃使臣奉 勅編輯爲近日典守者所竊出者謹案 宮史續編箸錄 皇清奏議四十冊起順治元年迄乾隆九年近人所撰殿本書庫存目計存奏議八百九十冊則始順治迄光緒蓋史臣隨時編定增入此則嘉慶朝所輯也顧今日 內府存本由順治迄嘉慶五朝已多殘缺於順治朝缺三年至十二年康熙朝缺元年以至十年五十七年至六十年雍正朝缺三年以下乾隆朝缺十八年以下嘉慶朝缺五年至十年及十二三年十五年十九年諸冊則此書今日中祕舊藏已無完帙矣京師舊有活字版本凡六十八卷與此本同而無續編四卷其書流傳甚少且別風淮雨觸目皆是今因整理內閣大庫史料欲徧刊 國朝史籍爰取此本付諸精寫踰年乃就柱下之藏得傳播人間洵爲考國史者所共快矣工事旣完謹記此書之留

傳存佚於卷尾俾讀者知所寶也丙子三月

貨布文字考跋

此書攷古貨幣文字頗精審近來古泉幣箸錄以利津李氏爲最備然嘗謂古泉幣之學應分三類一典制二文字三圖象曩欲作歷代泉幣史賅此三者而未果三者之中文字最難緣貨幣文字變化太多旣不能律以後世之說文解字亦與三代彝器文字迥殊馬氏夙精小學頗能不依舊說雖未必盡當然亦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又所採古幣頗備不僅遠邁宋人諸譜卽與李鮑并論亦當首屈此本乃道光壬寅金山錢氏所刊精緻絕倫版本久燬流傳至稀卷首有佞漢齋燕庭藏書觀古閣藏子年讀過諸印蓋鮑劉二家舊藏也光緒丁未冬得此於廠肆爰書其後戊申正月

智永千文跋

宋人言永師手寫千文八百本今傳人間有關中石刻清儉殊甚嘗見宋拓本亦然但略腴澤耳往客金閶聞元和顧氏藏墨蹟一本託亡友

費杞懷編修爲介謀一見未逾月編修遽卒竟不果尋得見傳刻本則較陝刻爲豐乃拙而不健意尙非出永師手後於東友小川簡齋許得見此本則多力豐筋神采煥發非唐以後人所得彷彿出永師手無疑昔賢評右軍書勢雄強永師傳其家法固應爾爾此不但可壓倒關中本及顧氏所藏且可證宋以來官私法帖右軍諸書傳撫之失亟寫影精印以貽好古之士卽此以求山陰眞面庶幾其不遠乎

唐人書觀音多心經殘卷跋

此卷出燉煌未題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三日攝豆盧軍倉曹參軍宣節副尉守左衛西河郡六壁府別將長孫顏妻清河路氏爲亡妣遠忌敬

寫觀音多心經同一卷案新唐書地理志汾州唐志天寶元年改軍府

有六壁唐齊子墓誌次子景俊任西河郡陸壁府別將此作六壁與新

志正同太平御覽居處部引郡國志謂俗川城有六面因以爲名則作壁者是齊子墓誌作壁者字之譌也又據此卷知六壁隸左衛予往校補勞氏折衝府考未及見此卷故補記之

朱文公論語集注殘稿跋

宋濂洛大儒多善書平生所見尹河南所書進士尹君墓誌及陳夫人銘端凝莊靜雅近虞永興又見張南軒先生楷書在顏平原蔡忠惠之間而其所書劉子羽神道碑額篆法淳雅抗衡斯冰非二徐所可比肩顧爲德行所掩世罕有稱其藝術者紫陽文公書法尤閱肆博大其擘窠大書浩逸之氣直可方駕鶴銘卽尋常箸書草稿縱橫浩蕩擴之有尋丈之勢此論語集注手稿爲新安程蕙江先生舊藏近歸老友長尾雨山程氏以鹽筴起家風雅好客寓居淮安與其宗人魚門先生齊名鑒藏尤精此冊於四十年前父執鮑少筠饒尹曾挾以示先大夫玉時以童子侍側竊得窺見鮑丈旣作古人此冊遂不知消息乃雨山遊燕市得之重得拜觀自媿平生學業不進老至無成而於大賢遺澤幸有宿緣往在吳中曾見吳氏兩疊軒所藏文公易注稿又於沈子培尙書許觀論語殘注今於此冊四十年中兩次敬觀不得不謂非厚幸而雨山篤學好古安貧味道又爲此冊慶得所歸也戊午重九前三日

趙文敏二賢圖卷跋

二賢圖趙文敏公爲宋牟清忠公孫應復作應復有記列圖後云右先祖存齋清忠公脫靴返棹圖贊二首公事宋穆陵直學士院時宦官董宋臣竊弄威柄讒害忠良其氣餒不在漢恭顯下公抗疏極論必欲去之大忤宋臣出守太平州暇日游采石弔謫仙作二亭江上畫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像岸然以太白高致自況而以力士奴隸之狀形容宋臣且曰予必以是獲譴復取黃山谷姑孰太守九日罷歸故事作返棹圖以寓歸興作贊刻石當時縉紳大夫士爭傳誦之宋臣怨憾愈深竟坐此罷郡歸寓里景定壬戌召爲禮部尙書時寒食假特御緝熙殿召見起謂公曰不見卿久知卿耿畝不忘忠愛慰勞久之甫退命兼崇政殿說書再論董宋臣不當以內侍省押班穆陵深嘉納之未幾眞拜翰林學士首賜詩曰右掖摛文步武高綾衾御直燄蘭膏當年宮錦飛雙鵲今夕仙圖看巨鰲詩賜玉堂蘇易簡光搖蓮炬令狐絢明時盛事今重見爰製篇章示哀褒遂爲禁林盛事皇元混一區宇肇開文明江左

憲司廉蒞之初自江潯移置二碑於郡庠俾先世孤忠乃得復明于昭代應復束書來京師得見天下士念先世名節願託題品以傳不朽延祐丁巳秋七月應復謹識所記二圖本末及清忠事實頗詳證之宋史牟子才傳有可據此卷補正者數事子才傳稱字存叟此卷並稱存齋傳書子才刺太平州建李白祠自爲記據應復記乃作二亭江上非祠也趙文敏題稱公得罪巨璫屏處六年應復記稱景定壬戌召爲禮部尚書傳於子才罷知太平州後年月俱不詳傳稱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據應復記則拜翰林學士仍在理宗朝袁清容跋亦稱至景定始踵用徐公端明牟公獨牟公至咸淳初猶學士則子才拜翰林學士實在景定中惟咸淳時尚居學士職傳遂誤以爲在度宗朝耳子才諡清忠不見宋史而見元史牟應龍傳及應復記中子蠟傳作獻元史應龍傳作蠟今傳本陵陽集亦作蠟字獻之則傳作獻者誤也元史有子才孫應龍傳而不載應復應復爲蠟次子陵陽

集乃其所編官至帥府都事其字景陽則據此卷諸家題語知之也卷後題跋林立凡十七家曰湯彌昌曰龔璠曰陳旅曰潘純曰鄧文原曰袁桷曰馬祖常曰貢奎曰王士熙曰楊敬德曰王克敬曰宇文公諒曰兀顏思忠曰鄭汝厚曰柳貫曰張起巖曰李孝光此卷子篋藏有年頃檢笥得之以其有裨宋史爰書其末

明成祖寫經跋

明成祖寫經高裁衣尺二寸廣一寸八分其有字處則僅高一寸七分每半頁十行行十二字烏金紙泥金書計百九十有四葉經咒凡四十一種經前畫佛象內有五經有成祖製序下記年月鈐永樂御書小璽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曰觀世音普門品并署永樂九年五月初一日曰真實名經署永樂九年七月十五日曰佛頂尊勝總持經咒曰大悲總持經咒并署永樂十年五月初六日書勢宕逸婉麗擴之有尋丈之勢殆雲間沈氏則所書也成祖靖難稱兵拏戮忠良慘無人理乃欲以浮屠之說欺給天下夫亦不可以已乎然此經則誠宇內之奇蹟藝林

之壤寶予藏襲有年頃乃付影印以傳之世之留心法書者倘亦珍爲
枕秘乎戊寅仲秋

唐子畏杏林別意圖跋

予得此卷且十年初不知其故實卷末有史西村惜別賦檢西村集載
此篇題作結微賦題下注送吳修撰起復六字知此圖爲送吳匏庵先
生入都作也子畏先生僅題姓名不箸其事使無西村集則圖中事實
終不可知矣謹書卷末用告來者己巳三月

喬將軍詩翰卷跋

明喬將軍詩翰曩歲得之申江將軍以萬曆四十七年死節於遼東之
役其戰迹載明史劉鋹傳今觀此卷詞翰爾疋知不徒以武事見稱蓋
戚元敬之亞也卷中有脫佚割損處不無遺憾方今遼水東西兵革屢
警而回溯我朝開國盛猷恍如昨日事觀將軍詩卷不勝今昔之感
矣戊申三月

周忠介公山水跋

忠介以天啓六年死璫難年四十三此署天啓二年時年三十九忠介畫迹傳世至稀而峭逸雋妙至此置之宋元名迹中不復可辨卽以六法論亦當獨有千古矧大節嶽嶽昭如日星耶吾世世子孫其永寶之

周端孝血疏貼黃跋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跋之者十餘家皆當日東南遺獻也明季士夫節義之風爲漢唐以來所未有顧亭林先生謂自古有亡國亡天下明之亡亡國而已天下未嘗亡也今日者海桑之變未逾念稔而非孝侮聖邪說橫行以綱常爲大詬尊梟獍爲鳳麟亘古以來無此奇變亭林先生所謂仁義充塞率獸食人者何期吾生親見之嗚呼尙忍言哉庚午七月山夫過遼東出此卷屬題敬書卷尾安得當世士夫有如端孝及卷中諸遺獻者挽此橫流一復我三千年文明之舊以免於亡天下耶此疏及諸題南昌萬氏舊有刊本寒齋有之今觀墨迹尤矜眼福爰書後以歸之

明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傳卷跋

此卷綾本黃虞稷撰記羅彥事實及守保定時一家二十三人殉國事甚詳以校明史張羅俊傳多所補正羅俊傳載稱父純臣由武進士歷官署參將神機營副將卷作官都督僉事傳稱羅彥崇禎二年進士累遷吏部文選郎中卷作登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陞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郎中傳稱秩滿遷光祿少卿被誣落職歸而不記以何事及落職之年卷作十四年因京察中之謂與史堃同鄉姻比鑄秩一級然堃嘗媒蘖保定守方一藻罪羅彥率郡民白一藻冤與堃忤謂與堃昵媚言也足補史傳之略傳稱初官行人奉使旋里鄉郡三被兵佐當事守禦三著功卷作自崇禎二年以行人過家城守鄉邦有功其後十一年十六年皆以固圍勞詔賜叙資傳文太簡似三次城守均在二年者不如卷所記之明晰傳不載保定城陷月日據卷乃三月廿四日傳與卷皆載張氏殉死者廿三人並一一著其氏名但傳載彥妾宋錢及晉妻師卷則尚有幼女傳載羅善妻高及三女羅輔妻白及幼女卷但稱羅善妻高氏羅輔妻白氏各攜子女而不記子女之數計傳所記凡廿二人

合卷與傳乃得廿三人之數蓋傳失書晉之幼女也傳與卷并稱總兵官馬岱謁羅彥謂當出屯蠡縣扼賊衝先殺妻子而後往以城守屬公詰日果殺妻子十一人率師去而傳不記岱至蠡以後事卷稱賊居保定二日留僞將張洪狗下邑岱在蠡自刎弗殊洪傳致之以將斃乃已後爲僧不知所終岱嶽嶽大節足與張氏比肩其始末賴卷得知之也卷稱同議城守諸人如邵宗元韓東明張維綱劉忠嗣等及初至未受事知府何復驛不死難史則載保定殉城官紳諸人于李建泰監軍金毓峒傳中所記較卷爲詳而獨失書何復如此卷不存則復之大節遂淹沒不彰矣則此卷之傳顧不重哉卷末跋者十一家曰邵嗣堯曰賈鳴璽曰謝敦臨曰王予穀曰王克昌曰吳憲儒曰王胤曰鄭昱曰陳奕禧曰郭熒曰陶國奇此卷藏寒齋垂十年頃檢笥得之爲書其後

甘茶居士象卷跋

甘茶居士小象卷戴滄畫居士古衣冠坐磐石上頽顏疏髯前有自題六行云以爲非我耶何以似我以爲是我耶究非眞我自哭而因哭世

目豈能傳呼天而欲問天口亦難言嗟乎勞勞六十年間視若電光石
火而窮乃益堅雖亦混迹市廛而囊曾無一錢望紛華而不知慕許之
者什一而含笑以嗤其愚者悠悠之論皆然惟屹然以兀坐獨形影之
自憐茲且倦長塗而思歸矣歎眞我之將逝又何羨乎似我者之依依
紙上而與世爲留連乎卷後題者十七人曰山陽馬駿曰姪麟嗣曰饒
環曰湯燕生曰杜濬曰姪世璋曰方兆曾曰畢天台曰洪瀾曰汪滋穗
曰張秀壁曰魏禧曰蔡景定曰朱翼曰楊自發曰吳昇曰宋是大半明
季遺獻也此卷藏行篋垂十餘年初不知居士爲何許人但於諸家題
語中知爲閔其姓無作其字皖人與金正希江文石兩先生爲死友苦
不知其名與其平生事實頃孫繼祖檢魏叔子集江天一傳始知居士
名遵古歙人與江天一同補諸生僑居蕪湖天一旣遭難居士與閩人
蕭倫募金殮之並殮與天一同死之吳國楨余元英二先生棄巾衫老
田間陳鼎留溪外傳又有居士專傳所載與叔子江天一增傳同居士
行誼賴兩傳知之爰記卷末以志嚮往丙子三月

張將軍賜宴歸來圖卷跋

此卷首張力臣先生題賜宴歸來四字圖爲王雲畫卷後題詩林立
曰梅庚曰冒丹書曰顧貞觀曰毛際可曰冒襄曰程鑾曰喬萊曰葉燮
曰吳農祥曰吳斯洛曰柴世堂曰毛奇齡曰洪昇曰沈三曾曰沈玉亮
曰陳士傑曰江昭年曰蘇輪曰徐樹穀曰傅澤洪曰陳鵬年皆當時所
題曰曹寅曰陸奎勳曰周良相曰程鑾曰章性良曰陳鵬年曰陸奎勳
曰孔毓堅曰徐樹本則將軍身後所題也柴世堂詩注曰步江村宮詹
韻則當有高文恪詩今已佚矣案諸家題詩知將軍張姓駐京口侍

聖祖南巡護

蹕入都

賜宴賞錫故爲圖以紀

恩遇考江南通志

卷一百一十

鎮守京口等處漢軍將軍有張思恭鑲藍旗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又

卷一百一十二

名宦張思恭自康熙九年擢副都統鎮京口康熙廿九年爲京

口將軍前後蒞鎮凡十八年雅尚節儉戢兵安民又入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二

防大臣表京口副都統張思恭康熙十二年九月任至廿八年三月董

元卿接思恭任廿九年三月任鎮江將軍七月董元卿升任

聖祖實

錄康熙廿九年三月丁巳陞京口副都統張思恭爲京口將軍七月庚寅朔陞京口副都統董元卿爲京口將軍知圖中人爲張思恭惟江南通志謂思恭康熙九年擢京口副都統八旗通志作十二年九月爲不同以江南通志名宦謂前後蒞鎮十八年則康熙十二年任副都統至廿九年正合十八年之數作九年者誤也思恭所撰有扈從錄記康熙二十八年 天子南巡預出帑金令同官臣董元卿同織造郎中臣桑格於京口製沙船以備載臣思恭時方奉督率舟師赴武昌之命旋亦董工比落成奉 諭京口副都統守視以候於歲先冬杪遵赴瓜州屯舟處謹護正月九日率赴淮安清江口迎 駕廿四日扈從自淮安至瓜州廿九日幸金山三月朔 駕發江甯再幸金山請在 御舟護侍至清江閘卽扈從入京十八日至天津上陸廿四日入京師 命於閏月二日隨遊暢春園侍登 舟賜宴於韻松軒折丁香碧桃花各一枝以賜閱日又蒙 賜饌於四月三日南回所記乃此圖事實也據諸家題語似思恭率水師至鄂州曾立戰功而國史無傳扈從錄後有光緒

七年累孫其育重刊跋稱先將軍欽五公知思恭字欽五錄中記 上
詢其家世及年歲稱父學禮曾任兵科奉使冊封琉球後改監察御史
視河東鹺政叔父學聖曾任福建巡撫兄思明現任河南驛鹽副使姪
景留現任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景芳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是年五十
又六又張學禮使琉球記載順治十一年七月琉球來部請冊封學禮
與今副使王垓實膺是選辭 朝時蒙 詢家世奏臣弟學聖忝任福
建巡撫臣有子六人長思明見任江南分巡道次子思恭見任參領管
佐領事三子思齊廣平知縣四子思行吏部筆帖式五子思信廕生六
子思任廕生候補筆帖式嫡孫景方世職阿達哈哈番尾從錄作景此
芳與此略異
思恭家世之可考者張力臣先生曾至焦山手拓瘞鶴銘其題卷首當
在是時也

戚禪跋

此解凡二器文同曰戚作彝戚字作𣎵从米卽說文訓木汁之𣎵象剝
木皮而液出之狀从戊从來蓋以戊加人則血流如木之出汁乃會意

兼形聲字篆文从木聲木爲木轉寫之譌也許君隸戚於戌部謂戌从戈聲而第十四篇又有戌部法从戌一一亦聲證之古文戌戌乃一字戌字書作𠂔或作𠂔象戌形非从戌一也許君於戌戌一注从一一注从一一亦聲析爲二字誤矣又許君因戌从レ遂別出レ部而以レ隸之云从反レ而此外別無从レ从レ之字レ部之設益可謂蛇足矣

石趙泰武殿援戲紋柱刻字跋

此石方廣建初尺二尺中有圓穿穿側刻字二行曰趙建武四年泰武殿前造援戲紋柱石孔十六字隸書廿餘年前出磁州乃石虎都鄴時物也案晉書載記六謂石季龍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鐫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書泰武作太武且謂太武在襄國然又記虎幽其太子邃於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又記石遵入鄴自鳳陽門升於太武前殿羣臣敦勸僭卽帝位於太武前殿則太武殿在鄴不在襄國史文前後相牴牾

今此石出磁州則太武殿在鄴爲有徵矣援戲絞柱造於泰武殿前石季龍時盛行援戲載記述太子宣殺石韜韜宿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欄猴梯而入殺韜此石虎時盛行援戲之證石趙石刻世無傳者此雖寥寥十餘字然據此可正載記太武殿在襄國之誤且可正泰武之譌太武古刻之有裨史事如此載記稱太武殿有伏室蓋卽今人之地下室是晉代已有地下室之制此又考古代建築者所未知也

魏太武帝東巡碑跋

此碑近年出易州額題皇帝東巡之碑篆書陽刻二行行三字碑文十四行行廿六字前二行文殘泐不可辨水經注瀛水篇曾著錄謂之御射碑并略舉其文曰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嶮途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今太延元年字已不可見殆在首行以文末三年丁丑功訖證之丁丑爲太延三年則前爲太延元年信矣考魏書太武本紀太延元年

十月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宮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獵于廣川丙子行幸鄴十有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宮卽此東巡事碑文次行有歷定冀字三行有岢山北行而歸并與紀合惟三行十有二月以下文多剝泐以水經注考之乃逕五迴之嶮途覽崇岸之竦峙等字泐文中尙有五之嶮崇之時六字可辨此下則□駕路隅援弓而射之又有爰命左右將士善射者射之語卽本紀所云校獵事惟紀記校獵于廣川在十一月此作十二月又碑文乃校射非校獵至碑文云逕五迴之嶮途水經注載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迴之名是五迴嶺在廣昌縣太武校射于此則紀作廣川乃廣昌之譌也至紀叙祀北岳在十二月癸卯考是月爲甲申朔癸卯乃二十日碑第三行岢山下有北行而歸下乃書十二月則校射在歸途中紀乃叙于十一月己巳在祀北岳之前亦當據碑以正之矣碑記校射諸臣武衛將軍昌黎公□□前

軍將軍浮陽侯阿齊中堅將軍藍田侯代田積射將軍曲陽□□□射
聲校尉□□子□亡興次飛督安熹子李羔等人名或泐不可見或於
史無徵惟浮陽侯阿齊當是河間公齊藍田侯代田乃豆代田神元平
文諸帝子孫傳河間公齊從世祖征赫連昌賜爵浮陽侯與碑合豆代
田傳稱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
虛發此代田善射之證惟傳載代田初封關中侯後改爵并陘侯又進
爵長廣公不載藍田之封可據碑補傳之闕碑末稱鎮東將軍定州刺
史樂良公乞立石又云征東將軍張掖公寶周續讚其事遂刊□□□
文有殘泐殆定州刺史樂良公乞立石後張掖公寶周續成其事樂良
公不書名寶周殆卽禿髮傉檀子保周太武延和元年紀是年禿髮傉
檀子保周棄沮渠蒙遜來奔以保周爲張掖公史作保周與碑亦不合
水經注載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去年予得此本于碑估穆姓詢以碑陰
乃不能對異日當託同好求之此碑立于太延三年傳世魏刻莫先于
此予故不惜一夕之力爲之考證書于裝軸之末

文中留字不見
他碑殆是留字

南石窟寺碑跋

魏南石窟碑近年甘肅涇州出土往在津沽得之碑文廿三行行三十八字今每行末損四五字及七八字不等碑首篆額三行曰南石窟寺之碑額上橫書石窟寺主僧斌六字書迹朴厚渾勁從分書出略似中岳廟碑文後書大魏永平三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涇州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康□造康上下字已泐予以時代及所署官爵考之乃奚康生也魏書本傳載康生守壽春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又云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與碑後所題署正同此造碑者爲奚康生之證傳又稱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教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其刺涇州時造南石窟寺與傳亦合碑有陰刻人名上二列爲軍府及州尹僚屬與屬郡守第三四列爲屬郡縣丞令等官而三列前半有記事十一行

字迹漫漶不盡可讀題名中夾以記事之文爲他碑所罕見題名上所
箸郡縣名有可正地形志之誤者志載涇州隴東郡領縣有祖居齊氏
召南曰祖居卽兩漢之祖厲縣也此碑題名第四列陰密令後有祖
字俎下一字不甚明晰然似厲非居殆魏時仍名祖厲隨平郡領縣有
鶉鵠錢氏廿二史考異隨平隋志作趙平溫氏地形志校錄靈徵志趙
平郡上言鶉鵠縣水連理此隨字誤此碑題名第一列有趙平太守第
三列有趙平郡丞均作趙平錢氏考異又云鶉鵠當作鴈溫氏校錄鴈
漢志作鴈後漢晉作孤鴈字譌此碑題名第四列有鶉鵠令正作鴈鴈
均可爲錢溫兩家之證近年各省古刻出土不少然罕穹碑巨製矧此
碑出于邊省竟體尙屬完整尤可寶矣爰取付裝池并翦燭記其後

魏韓貞造象記跋

此記在義州石窟文字二十六行頗漫漶記韓貞與呂安辰等七十四
人造石窟事韓貞呂安辰銜名文前後再見韓貞署銜文前但稱員外
散騎常侍文後則尙有尉噲□丹使五字呂安辰署銜前後并作前建

德郡承沃連戍軍主惟戍名四見一作沃連一作沃利兩作沃黎考魏書契丹傳載契丹以太和三年率其部落車三千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糴及世宗肅宗時恆遣吏貢方物魏書地形志營州領郡六縣十四其建德郡治白狼城水經注大遼水篇白狼水北逕白狼縣城東又云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是契丹內附之衆卽在建德昌黎境內韓貞名上尉喻□丹使丹上雖泐知必是契丹貞乃奉使命慰喻契丹止於白狼水東之人衆者文後尙有尉喻使令史淳于敬之名則貞之隨從矣呂安辰爲前建德郡承卽孟字建德本爲營州六郡之一至沃連戍軍主當爲刻石時現官殆先爲郡丞後爲戍主者六朝時因兵事郡縣之外多設防戍而史志不載其名此記稱於□方之右沃黎之西造私窟則沃黎戍卽當在今義州境內矣至沃連沃利沃黎之異文殆以音近任便書之以本文例之其七十四人中之劉胡堤文中作胡堤文後題名則作護堤其證也當時之制戍有軍主史家往往省稱戍主此

作軍主者殆其下尚有隊主故詳記之以示別滿洲古刻甚少元魏時僅元景與此刻吉光片羽至可寶貴矧有裨史事故不惜目力既手錄其文并爲考證之如此

唐高祖爲太宗造象跋

舊唐書張仲方傳載仲方任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爲隋鄭州刺史日爲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象一區凡刊刻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剝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卽此石也今此記凡七十六字傳作十六字乃脫十上七字可據此以補史傳之闕文

唐太宗溫湯碑唐拓殘本跋

宣統初元伯希和博士出示此帖予據金石錄及通志金石略定爲唐太宗溫泉銘宋人寶刻類編載溫湯碑太宗撰并書題額爲散隸二字日貞觀今此本前半散佚額字不可見矣墨池編亦作溫湯碑唐書新羅傳金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

銘并新撰晉書則此碑當時均稱溫湯碑不作溫泉銘也及宋人絳帖載唐太宗秀岳銘則但載此碑銘文百三十餘言而佚其前因銘首巖巖秀岳句遂標其名曰秀岳銘殆已不知其爲溫湯碑吾輩今日所見乃并得銘前二百五十餘言眼福過古人遠矣

隋段師墓誌跋

此誌題隋故銀青光祿殷州刺史墓誌文稱君諱師字大師河南人均不著其姓初不知爲何人然誌首述其世族源流云自派源京邑發□共墟或因采甸以稱宗尊王父而命氏又云寵義□仁西河見軾廬之美臨危殉命北地見致身之節暨乎紀明佐漢鬱爲宗臣□□仕晉定惟文□考元和姓纂段鄭武公子共叔段之後以王父氏爲氏三輔決錄段氏李老君之自出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爲段氏知此諱師字大師者其人爲段氏也所謂北地盡致身之節謂段卬紀明佐漢謂段頰惟所謂仕晉者文有殘泐不能知爲何人矣誌又稱祖嚴周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父達隋司空納言考隋書元文都傳大業十三年帝

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故誌有佐洛陽留守及皇泰嗣興君爲佐命語然留守東都及推立越王者爲師父達而非師也越王卽位達爲納言文都與盧楚爲王世充所害實由於達唐書王世充傳元文都盧楚謀伏甲殺世充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與誌稱達爲司空納言正合世充旣害元盧異日遂進酖恭帝則達固隋之逆臣太宗旣受王世充降遂誅達等於洛渚上見世充傳可謂罰當其罪矣誌稱師官殷州刺史殆亦黨於世充而有是授世充傳載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報其役師殆喪師於建德而誌云運屬驅除聖人有作乃解甲投戈卜居伊洛乃文人藻飾之辭非其實也誌又稱師卜居伊洛二紀於茲且云昔邵平失職顛顛青門馮衍塗窮行吟井臼雖事符往哲而事逸前修又云居無餘業居常待終實一代之標準後生之領袖一若師志節高峻爲隋之純臣者使非青史具存讀者幾不知其爲逆臣段達之子與王世充

之黨矣此誌文字極佳叙事婉曲敷陳典雅必出當時名手而書迹甚庸鐫刻尤劣予既錄入芒洛遺文爰考其人之姓名事實俾後之君子知雖有佳文終不能掩信史也

姓纂段嚴狀云生達隋吏部尚書東京留守達生瑋唐殷州刺史瑋生懷節右武將軍此誌稱師長子珍隋正議大夫左監門直合瑋瑋當是珍之弟姓纂云瑋唐殷州刺史當爲師瑋唐殷州刺史之譌又誤以師之子爲達子附正於此

衛景武公碑跋

此碑予藏舊拓二本一爲楊大瓢藏前後有赤泉楊氏圖書後有山陰楊氏畊夫審定三印末有山人手跋稱乙未秋林同人所贈下鈐楊賓之印可師赤泉侯後裔三印考己酉爲康熙四十二年則此本殆明季所拓又一爲孫北海研山齋藏本後有北海題字二行云史皆作字藥師又有弟名客師豈先名藥師後改曰靖而以藥師爲字耶下鈐北海孫澤印末葉有柯氏敬仲印雖未必甚確然兩本相較凡楊本已泐之

字此均未泐如祖懽二字楊本漸泐靡究端涯端字楊本已泐於時寰
中萬字之萬楊本微泐盜驪窮轍之窮楊本泐半留滯水鄉之水楊本
全泐豈精衛之□□之衛楊本微泐可以薄之之薄楊本微泐之字泐
半行太子左衛率之衛長圍展□之展楊本微泐孫本均完好則孫本
必拓於明季中葉以前此碑仁和王氏藏宋拓本有名於時滬上有影
印本予持與孫本相校凡孫本半泐之字王本多完然如并厲秋霜之
厲久盤澤國之國留滯水鄉之水豈精衛之能□之之暮雨□五嶺之
阿之雨則澈浦咽流之浦加號中軍之加號羽政還醇登三□化之還
醇登著美於當時之當則孫本轉較王本爲完善又行太子左衛率之
衛誤樵作衛从斗孫本从斗率孫本作率中从又甚明王本从么仍屬
沈疴之沈孫本作沉王本作沈賜瑩於昭陵瑩字孫本从土可辨王本
竟誤作榮由此觀之則王本乃舊複刻本非原石也故予平生所見是
碑要以孫本爲第一偶檢閱予舊藏唐刻善本漫記冊尾俾我後人知
所寶也

唐帶方郡王扶餘隆墓誌跋

誌稱公敦誠押至褒賞薦加位在列卿榮貫蕃國但稱位在列卿不言何卿新書東夷傳載百濟亡後隆授司稼卿爲誌所未備又唐乾封元年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陰載乾封祭文稱惟乾封元年歲次景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亥皇帝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先聖孔宣父之靈亦稱隆爲司稼正卿與東夷傳同誌又稱俄沐鴻恩陪觀東岳動庸累著寵命日隆遷秩太常卿考新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而祭先聖文隆於元年二月仍稱司稼卿則進秩太常在其後矣王蘭泉少寇跋孔宣公碑引通志氏族略諸方複姓有夫餘氏百濟國王夫餘寬生璋號帶方郡王生義茲慈之唐拜帶方郡王金紫光祿大夫生隆熊州都督熊州乃熊帶方郡王生文宣司膳卿左衛大將軍樂浪郡公通志本元和姓纂熊州慈不誤熊津亦誤作熊州扶餘疑卽夫餘此扶餘隆官司稼卿與官司膳卿相類似亦同源於百濟者也東封之前數年百濟初平方於扶餘道置行軍總管以伐高麗此扶餘

隆或卽其國人入仕於朝而從行東封者歟少寇疑夫餘卽扶餘疑扶餘隆爲百濟國人而未敢確定爲義慈之子此以愼而失之者至疑司稼卿與司膳卿相類而比附之混父子之官爲一則失之甚矣爲附正之於此

僞周左豹韜衛郎將高慈墓誌跋

誌稱父文預知高麗之必亡遂率兄弟歸款予曩跋此誌謂文與慈名不見麗史案舊書薛萬徹傳進兵圍泊汭城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十寶藏王七年九月亦記高文援泊汭城之萬餘集事始卽采之萬餘集殆兵敗降於萬徹者記之以補前跋之疏誤

僞周相州刺史袁公瑜墓誌跋

僞周相州刺史袁公瑜墓誌近出洛陽狄梁公撰書公瑜名見唐書裴行儉李義府傳其人蓋唐室之賊臣而有功於武氏者也裴行儉傳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摘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李義府傳爲長孫無忌

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夔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卽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又云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舊史兩傳所載相同惟舊史義府傳又稱長安元年賜義府等六人諸子實封公瑜子殿中丞忠臣亦實封二百戶睿宗卽位景雲元年并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爲新傳所略誌稱今上覲天伊始潛德未飛君早明沙麓之祥預辯舂陵之氣奉若天命首建尊名於公瑜之附逆贊揚甚至梁公對折翼之夢陰護儲君晚年薦漢陽王復子明辟於唐室有再造之功而爲賊臣諛墓至顛倒是非倘五王之功業不成此誌獨傳後世則論世者必以公爲許李六人之儔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不可不謹世之載筆者當以梁公爲炯戒也梁公書蹟往歲但於昇仙太子碑陰見公題名此誌完好如新書法精雅有褚薛風文亦雅潔可誦與此誌并出者有公瑜子鄧州司法參軍承嘉墓誌不署書撰人名而書法文筆均與誌同知亦出梁公手矣

泉獻誠墓誌跋

誌稱天授二年二月奉勅充檢校天樞子來使按舊書姚璿傳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于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功德璿爲督作使是造天樞職官尙有督作使又天樞形制史文不載考大唐新話

太平廣記卷二

百引稱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斤錢二百

百之萬

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

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

丈金彩煒煌光侔日月

卷二百三十六又引作以鐵山爲脚鋪銅爲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

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

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李嶠詩冠絕

當時詩曰黻跡光西嶂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
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
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
上皇年至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熔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
詩以詠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勞
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烈詩及之
庶士莫不諷誦所記天樞形制成毀始末甚詳可補史文之闕至則天
紀稱天樞造於延載元年八月新話作長壽三年考長壽三年五月改
延載以則天紀作延載爲得予前撰海東藩閔誌存考天樞事未詳爰
補記之

僞周姚府都督皇甫文備墓誌跋

此誌近出洛陽誌稱文備字孝忠安定郡人弱冠以明法擢第拜登仕
郎擢宣德郎守中書加騎都尉文明元年加朝散大夫授右玉鈴衛長
史旋遷司刑正載初元年遷秋官郎中丁內憂長壽二年墨制起復司

刑少卿九月加正議大夫檢校秋官侍郎十月詔重守司刑卿旋除營繕少匠萬歲通天二年遷守邛州刺史又遷姚府都督使持節姚宗匡靡三十六州諸軍事長安四年二月二日薨於姚府公第春秋七十三勅使臨祭賜物一百段粟一百石其年八月十九日遷於北邙平原此其仕履之大略也考文備爲武周朝酷吏之一來俊臣傳載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酷吏邱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有官者并令削奪又載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謏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宏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邱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據是知文備身後曾經削職子孫亦不許近任據誌所叙文備以營繕少匠出知邛州

不知以何事遷謫後又移知姚州直投之荒裔而仍荷臨祭及賜物賜粟之恩禮不可解矣誌稱文備遷姚府都督使持節姚宗匡靡三十六州諸軍事唐書地理志姚州隸劍南道武德置管州二十二又劍南道羈縻州載姚州都督府領蠻州十三而誌所載宗匡靡

地理志作靡

諸州不

在十三州之內乃在戎州都督府所領九十二蠻州中而戎州南溪郡中都督府條注貞觀六年置都督府督戎朗昆西曲協黎盤曾鈞第尹匡哀宗靡姚徽十七州則姚州亦隸戎州都督府觀此誌知武周時曾以戎州都督府改爲姚州都督府觀誌所載四州悉在戎州管內可知但除四州外其他三十二州不能一一知其名耳唐代羈縻州悉以蠻夷首領世襲貢賦版籍不上於戶部文備之刺姚州亦第僅有其名實則編管而已誌文爾雅不知出何人手其稱文備官司刑正曰雋不疑之寵貨實賴明刑于定國之平反多行陰德蒼鷹乳虎而稱之爲威鳳祥麟諛墓之文不可信如此書迹亦頗工整而書洛州緱氏人作維氏則字之譌也

弘化長公主墓誌跋

此誌三十年前出甘肅涼州拓本至難得予展轉求得此本今不知石在何許矣誌題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誌銘誌稱公主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女貞觀十七年出降於青海國王勤豆可汗慕容諾賀鉢大周時主乃賜同聖族改號西平以聖歷元年五月三日寢疾薨於靈州東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以聖歷二年三月十八日葬於涼州南陽暉谷冶城之山岡嗣五子右鷹揚衛大將軍宣王萬等云云取校舊書吐谷渾傳頗有異同諾賀鉢傳作諾曷鉢青海國王勤豆可汗作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誌稱公主貞觀十七年出降傳作十四年均誌傳互異更證以新書吐谷渾傳諾賀鉢亦作諾曷鉢勤豆可汗作勒豆均與舊書同惟新書稱乾封初更封青海國王與誌正合可補舊書之略至舊傳稱諾曷鉢嗣立太宗遣淮陽王道明持節冊拜諾曷鉢因入朝請婚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新書則不書公主出降之年考太宗紀載貞觀十三年十二

月己丑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逆女十四年二月庚辰左驍衛將軍淮陽王道明送弘化公主歸於吐谷渾則與舊書同疑誌作十七年或有誤歟至稱公主爲太宗文武聖皇帝女據新書則是宗室女誌云爾者殆當時徑告以帝女未嘗明言宗室女也舊史宗室淮陽王道明傳以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洩言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則主非太宗女甚明至武氏朝之改封賜姓則傳所不載賴誌知之矣

唐袁弘毅墓誌跋

誌稱弘毅曾祖昂梁侍中吏部尚書左僕射司空穆正公祖君方梁蜀郡太守右尚書父梵陳黃門侍郎行丹陽尹唐書世系表昂生君正不載君方及梵弘毅仕至台州錄事參軍子師節任東宮左勳衛可補表之缺

唐高嶸墓誌跋

嶸爲宰相士廉之孫誌稱父審行皇尚書右丞雍州長史戶部侍郎渝州刺史嶸仕至右監門衛中郎將子祇等是嶸不止一子也唐書世系

表載審行官戶部侍郎而不及滄州刺史戴審行子三日譚曰嶠曰嶸而不載嶸之仕履又載嶸之子惠恭而不及祇可據誌補之

唐陳希烈墓誌跋

此誌文字頗草草希烈以太子太師爲安祿山宰相故新史列入姦臣傳今以此誌證之新舊本傳誌文雖省略然亦有可補正兩傳者誌稱希烈字子明曾祖冲用皇陳州刺史祖許州刺史父瑾皇贈工部尚書希烈爲瑾第五子希烈第二子前太僕少卿太府少監訥新史宰相世系表失希烈世系得此可補其缺誌題署希烈職官爲左相兼兵部尚書集賢院弘文館學士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許國公舊傳稱累遷至祕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李林甫引爲宰相同知政事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及罷政事守太子太師新傳較詳稱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爲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遷門下侍郎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天寶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使以誌證之

與新傳多合舊傳稱封潁川郡公不及許國公據新傳知先封臨潁侯後加封許國公也新史每略于舊史此獨加詳殆別有所據歟

栖霞先塋記跋

李季卿舊唐書附見李適之傳新書附見李適傳予往歲據此記考從新書爲得頃讀全唐文載獨孤及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季卿墓誌稱公烈考曰適神龍中歷官中書舍人昭文館學士工部侍郎子馮翊縣令霸又云尚書右丞長樂賈至作銘以銘之於此記外又得一證吳興沈氏撰兩唐書合鈔乃不能決兩傳之是非可謂疏矣

山南東道節度使嗣曹王皋墓誌跋

此誌二十餘年前卽出洛陽予旣考而跋之因求韓文公曹成王神道碑乃至今不可得頃讀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引錄異記謂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廢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馬碑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水中坐玉

嬰兒高三尺水無減耗云云既取王墓前石羊馬磚石則韓碑必已毀於永平時而冢中誌石尙存亦云幸矣廣記二百三十一引羯鼓錄記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爲邢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捲求通謁皋見之識爲開元天寶中供御捲則其博識又如此不僅武功政事震耀當代已也爰附志之

衢州司士參軍李濤墓誌跋

此誌獨孤及撰文載毗陵集以石本與集本相校頗有異同集本嘗典陝濟陳三州刺史石本作隰齊陳以輔儒道石本作以輔儒行以經明行修石本以上有遂字多由徑而致顯仕石本由上行不字未嘗以得喪夷險芥蒂方寸芥蒂石本作適芥乾元二年某月日石本作乾元二年六月十六日寢疾終於揚州石本作潤州春秋若干石本作春秋五十某月日權窆於衢州石本作七月十六日公歿後十二載石本作十有六載痛仁兄不登公侯卿大夫之位石本仁兄下有之生二字四月廿七日石本作廿八日公長子居介及居佐居敬居易奉公之轉樞石

本居介下有支子二字無及字轉柩作精祔歸葬於洛陽先使君夫人宅兆之側石本作歸葬於洛陽清風鄉北邙之南陲故作銘以刊之石本無此句兄弟孔懷石本作匪弟兄孰懷又濤尙有一誌爲梁肅撰在大歷十三年四月一人兩誌殊罕見也

大理司直楊寧夫人長孫氏墓誌殘石跋

此誌凡十五行上角缺損十八字自一字至十字不等又末行文未完乃二石但存其一人名年月均在泐佚處初不知爲何人之誌幸誌題首行尙存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弘農楊公又撰文人款存歛池等州觀察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行吳興錢徽撰誌文首行存秋八月有二旬又六日宣歙採石軍副使次行存河南長孫夫人等字又參以楊寧誌得知爲寧妻長孫夫人墓誌寧誌稱永貞初由大理司直採石軍副使徵拜殿中侍御史此其明證且卽是可知此誌之立在永貞元年秋八月也寧誌又稱以故夫人河南長孫氏合之又云夫人先公一十三年歿寧誌立於元和丁酉逆數十三年正值永貞元年

亦其確證誌稱夫人大父諱揣□□□□司誌參軍王考續長安□元和姓纂長孫軌元孫端梁州司農生續全緒續長安令誌長安下所缺據姓纂知爲令字而姓纂之端則揣之譌梁州司農乃□□□□司法參軍之譌也錢徽傳不載曾任歙池等州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但云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而已

國子祭酒楊寧墓誌跋

此誌錢徽撰孔敏行書寧兩書均附見其子虞卿傳中舊史稱寧貞元中爲長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優遊公卿間竇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新書稱寧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卽諭與俱來陝統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以誌證之則與新書所記略同而舊書則未免疏誤誌稱寧旣冠擢明經上第釋褐衣授亳州臨渙縣主簿故司徒文簡公之爲禮儀使深加器待以職縻之納

于大麓方議明陟無何薨殂其志不行案司徒文簡公乃相國楊綰其
爲禮儀使在大歷中見綰傳是寧受知於楊綰欲加薦剡以卒官不果
舊書言爲竇參所重疑因楊綰而譌也寧夫人長孫氏誌亦言公夙以
文行受知楊公綰亦其證也誌又言觀察使李公齊運雅聞其賢而致
弓旌從遷於蒲表授金吾衛兵曹參軍充都防禦判官洎領京兆復薦
授奉先縣主簿又云處士北平陽公城周旋德禮吟咏性情俄授長安
縣尉貞元初徵陽公爲諫議大夫以公陽之徒也俾將其羔雁焉禮成
而偕觀者聳慕尋轉本縣丞亟遷諫議大夫以守官忤時左掾鄱陽稍
移陵陽耳至新史稱寧與陽城莫逆誌則稱寧爲城之徒較史爲核誌
又載博陵崔公表授試大理司直充採石軍副使永貞初徵拜殿中侍
御史遷侍御史轉尚書駕部員外郎出宰河南入遷戶部郎中遷太僕
卿尋遷國子祭酒居一年以疾請老優詔致仕新史但載其爲殿中侍
御史終國子祭酒其他數歷均失書舊史乃並不載其終于國子祭酒

謂其仕進不達疏矣寧爲陽城之徒有名行於當時舊書乃以有口辯
優遊公卿間詆之殆非其實至其四子汝士虞卿漢公殷士並皆顯貴
而行不逮父然不得以子而遽詆其父也撰文人太子右庶子錢徽兩
書并有傳書誌之試太常寺協律郎孔敏行附見其父述睿傳官至諫
議大夫其官協律郎則傳所不載但云元和十四年入爲右拾遺此誌
立於元和十二年敏行殆由太常寺協律升轉足補本傳之缺

唐盧司馬夫人崔氏墓誌跋

誌載夫人曾祖合州司馬諱玄默祖漢州德陽令諱思慶父朝散大夫
太原祁縣令諱庭實唐書世系表載元默生思慶思慶生延賓元默及
思慶均不載歷官延賓殆庭實之誤表載延賓從弟曰庭曜庭曜庭晦
上一字皆作庭則表之延賓爲庭實之誤無疑矣夫人適盧嶠仕至邵
永二州司馬世系表陽烏房聞喜令伉生永州司馬嶠卽其人也惟表
不載嶠子誌載嶠子嘉瑗潭州長沙尉可補表缺

唐茅山燕洞宮大洞鍊師劉氏墓誌跋

近年洛陽出土唐李衛公姬人墓誌二曰滑州瑤臺觀女冠徐氏墓誌卒於大和己酉衛公自撰文一卽衛公自撰文稱劉氏名致柔中年於茅山燕洞宮傳上清法錄從南遷以己巳歲八月二十一日終於海南旅舍年六十有一有子三人有女二人案唐書宰相世系表稱衛公子三人曰椅渾燁此誌有中子前尙書比部郎渾獨侍板輿幼子燁鉅同感顧復之恩稱渾爲中子又據誌則燁尙有弟鉅爲表所不載而與誌同時出土之燁妻鄭氏墓誌文爲燁撰稱予長兄故尙書比部郎鍾念少子曰輿稱渾爲長兄與此誌作中子渾不合又燁誌稱燁字季常爲衛公第五子則衛公子不僅三人與表旣異而以諸誌互證亦多矛盾無從決其得失矣誌稱劉氏卒於己巳燁附記葬於壬申己巳爲大中三年壬申則大中六年蓋卒後三年始許歸葬也此文與徐氏誌均不載會昌一品集故予均爲之跋尾以彰之

南唐龍光禪院故玄寂禪師塔碑跋

此碑韓熙載撰徐鍇題額張藻書在吉水龍華寺拓本流傳甚少錢竹

汀先生有跋尾

欽定全唐文

卷八百七十七

及太倉陸氏八瓊室金石補正

并錄其文均有譌脫全唐文譌缺二十五字文首昔婆伽以清淨妙心
缺昔婆伽三字付迦葉波付譌作伏以心傳心缺傳心二字□著奇應
既□流俗缺著流俗三字則有師訓缺訓字七歲詣本邑石頭院道堅
禪師爲弟子缺本邑石頭堅爲六字依洪州開元寺缺開字寂滅之宗
缺寂字青山有路青誤作清俄於敬諾之間敬譌作欲達深得妙得譌
作德思結深因因譌作恩惟師夙宏妙願妙譌作道情高而冷秋空缺
秋字白黑奔禮今奔譌作合至陸氏金石補正則譌缺三十六字昔婆
伽婆上缺昔以心傳心缺傳心二字二十八尊珠聯印度八譌作六又
缺尊珠二字以一塵統於沙界於誤作乎開無相門門誤作行□著奇
應既□流俗亦表厥靈缺著奇流俗厥五字則有師訓缺訓字詣本邑
石頭院道堅禪師爲弟子缺本頭堅爲四字洪州開元寺開元誤作龍
光寂滅之宗缺寂字玉在石而光華尙隱缺石字願言葺興缺葺字師
具順隨之心缺心字答有餘力達深得妙答譌作合得譌作理又缺力

達二字保大九年九譌作元復住大寧禪院大寧譌作天甫語訖安然
安譌作而又缺然字故得外契王臣王誤作主小師自明缺小字魔雲
忽起缺起字館臣及陸氏所據殆當時拓本此本較先百餘年故可據
以訂正缺遺也熙載結銜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
上護軍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五代史記南唐世家
煜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宋史南唐李氏世家熙載本傳作
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與碑合歐史作勤政殿者誤也宋史載
熙載善爲文江東人士道釋載金帛求銘誌碑記者不絕此碑乃其一
矣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文公第六殘葉跋

孟蜀石經原石久佚僅明內閣存拓本全部見文淵閣書目及萬歷間
張萱撰內閣書目尙完全無缺萱所撰疑耀亦記之甚詳 本朝藏書
家僅見毛詩殘卷金陵陳雪峰明經曾據樵本鋟木嗣閩江陳氏漢軍
楊氏藏周禮左傳穀梁殘卷展轉歸廬江劉氏曩曾寓目前均有東宮

書府朱印此文公殘葉僅存首五行亦有此印知楊氏陳氏所藏三經亦爲內閣佚出者人間無二本也予此本得之大庫殘籍中先是滿洲某君亦得穀梁殘卷數十行於內閣大庫劉君健之旣已重金購致擬寫影以傳移書乞此因題後以歸之丙寅仲夏

汴學石經宋拓殘本跋

汴學石經予往在海東曾以周禮禮記舊拓本縮印入吉石齋叢書中及由海東返國寓津沽復得山陽丁氏所藏宋拓複葉易八行書五十九行詩十六行禮記六十九行周禮七十行影印以補舊印所缺此四經中僅周禮七十行中之八行今尙存餘均已佚者也近年復得宋拓殘紙總百七十八行計書四行詩八行周禮卷一百十行卷二四十行禮記十六行與前冊稍有複重殆亦出自丁氏所藏也予旣取付裝池乃與舊藏合爲一冊而記其後

遼聖宗陵殘石幢跋

右文字刻石幢上今但存下截在林西縣但見拓本三紙不知幢凡幾

面每面幾行及其文之先後姑分三截錄之長孫繼祖因文中有皇太后撫柩銜哀臨朝稱制語又有嘗因時豫親卜岡塋及親奉遺言躬臨吉地與移窆於新營慶州之攢塗殿諸語考之遼史興宗紀載興宗卽位皇太后聽政帝不親庶務羣臣表請不從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后御正殿受帝與羣臣朝地理志慶州玄寧軍聖宗秋畋愛其奇秀建號慶州曰吾萬歲後當葬此興宗遵遺命建永慶陵與石文正合則此幢之爲聖宗立審矣此本爲黑田博士所贈予旣寄頤兒據以錄入滿洲金石志并記長孫語于裝本後

賈師訓墓誌跋

此誌文累三千餘言後半有殘損幸事實尙可考見文首稱公諱師訓字公範七代祖夢殷生道紀道紀生去疑去疑生岳至祖父名則文勑不可辨稽之遼史無師訓傳故其先世亦無可考惟誌稱師訓以大安二年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刑部尙書中書侍郎平章事加致主功臣尙書左僕射移中京留守以疾表請還政詔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致仕壽昌二年冬薨于中京之里第攷遼史道宗紀五大安五年六月壬戌以前樞密副使賈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士勳殆卽師訓誌稱師訓充東京麴院使時秤吏董猪兒得幸北樞密使乙信怙勢日索官錢公不與又稱其補中京留守推官時乙信居守自以前在樞極權震天下每行專口不顧利害公獨不屈云云誌所稱乙信卽姦臣傳之耶律乙辛傳稱乙辛以清寧五年爲南樞密使改知北院後出爲中京留守與誌所述乙信歷官時代均合則乙信卽乙辛信辛音近師訓士勳亦音近二者互證則師訓之卽士勳審矣師訓所蒞有政績其不爲姦臣乙辛所挫撓其大節有足稱者惜遼史於漢臣多不立傳賴此誌得存師訓仕績也誌題之後撰文教之前列守太常少卿前知臨潢少尹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張可及奉勅葬款一行此例除晉荀岳誌外爲六朝以來墓誌所未見可見契丹之世於漢臣未嘗不加優遇而史無漢臣傳不能知其故矣且契丹重臣用漢人頗多此誌所載有故侍中彭城劉公雲故宣政殿學士陳公覺故中書令李仲禧故相王藉

故相國太原王公言敷故侍中邢熙年此六人中惟李仲禧附見其子

耶律儼傳中仲禧本姓李其賜國姓見道宗

咸雍七年

紀他如陳覺王言敷

邢熙年之名亦均見道宗紀而無傳紀稱咸雍三年三月宋主曙殂遣

右護衛太保蕭撻不也翰林學士陳覺等弔祭太康七年六月丁卯以

翰林學士王言敷參知政事九年十二月辛卯以王言敷爲漢人行宮

都部署大安五年六月壬戌以參知政事王言敷爲樞密副使太康九

年十二月丁亥以邢熙年知南院樞密使事大安元年正月癸卯以邢

熙年爲中京留守惟劉雲王藉名不見紀中然道宗紀太康八年六月

丁巳以劉筠爲南院樞密使王績爲漢人行宮都部署九年閏月以漢

人行宮都部署王績爲南院樞密使十月己卯南院樞密使劉筠薨雲

筠藉績音近以師訓之作士勳乙信之作乙辛例之則劉雲殆卽劉筠

王藉殆卽王績矣因考師訓事而并及之此亦言遼代史事者所未知

也

此誌在朝陽孔廟不知何時出土文字尙完好史館修撰李萬撰文稱公諱櫛字正聲曾祖父知古祖匡美考瑜伯祖匡嗣從世父德讓再從兄遂貞叙其家世甚詳蓋自其先世以漢族入遼其後門閥至顯故遼史有韓知古傳附子匡嗣孫德源德凝匡嗣次子德讓賜姓耶律賜名隆運別有專傳附載弟德威德崇威子滌魯崇子制心而不及櫛匡美與瑜今以誌考韓氏一系知史傳漏略疏舛甚多略舉人事知古傳敘述至簡稱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爲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資用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神冊初遙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又云頃之拜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考太祖平薊在唐天復三年癸亥越三年丁卯太祖乃剋建契丹國由天復三年下逮天贊三年才二十有四年若太祖平薊知古方六歲則太祖末年知古年僅三十耳若知古之子

匡嗣當太祖末年不過甫成童焉有知古因其子進身之理又太祖紀載太祖三年四月乙卯詔左僕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七年冬十月癸未詔羣臣分決滯獄以韓知古錄其事果知古六歲從太祖則太祖建國之三年知古甫十二烏能任左僕射執筆爲紀功碑卽太祖七年知古亦僅十六歲烏能決滯獄耶至傳叙知古拜左僕射在征渤海之前渤海之平在天贊四年則知古拜左僕射在神冊天贊間與紀亦不合此誌載知古歷官推古契運宣力功臣彰武軍節度東南路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傳亦未及又地理志中京道興中府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知古曾官彰武軍節度使志之知方爲知古之譌此史之譌略一也知古傳但載子匡嗣不載匡美惟景宗紀保寧三年春正月辛酉南京統軍使魏國公韓匡美封鄴王誌稱匡美官協謀守正翊衛忠勇功臣燕京統軍使天雄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鄴王職位甚崇乃不附見知古傳此其漏

略二也匡嗣傳載其歷官頗略亦不載封爵誌稱匡嗣官爵有行京兆

尹尙父秦王均傳所不及此其漏略三也耶律隆運佐景宗審知皇后

輔衛聖宗參決大政見后紀傳厥功至偉故恩禮優渥賜姓賜諡賜文忠王

府衛建廟

見晉書志上

位親王上遼史紀之甚詳而櫛之再從兄遂貞則不

見附傳中惟聖宗紀開泰元年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貞爲遼興軍節度

據誌稱遂貞賜名直心官四十萬兵馬都總管兼侍中南大王兼政事

令陳王職位至崇且亦荷賜名爲當時重臣可知史顧不載其事實僅

于聖宗紀一見其名此其疏略者四也據誌櫛父瑜仕至內客省使檢

校太傅贈太尉出征冀部以身殉國而姓名不見于史誌稱櫛以統和

二十三年官頒給庫使曾入宋充賀正使副聖宗紀統和二十三年十

一月戊申上遣太傅合住頒給使韓簡太后遣太師盆奴政事舍人高

正使宋賀正旦韓簡卽韓櫛字形相近而誤此史之疏誤五也隆運傳

載制心父德崇累官至武定軍節度使聖宗紀統和十二年五月庚辰

武定軍節度使韓德冲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德冲殆卽制心父德崇崇

冲音近當是一人且據紀德冲有惠政傳亦不及其疏漏六也制心之名一見於聖宗紀開泰六年四月以樞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權知諸行宮都部署以後書制心名則皆作慤於八年二月丁未書以前南院樞密使韓慤爲中京留守十二月乙巳以韓慤爲惕隱九年十一月以漆水郡王韓慤爲南京留守太平四年五月南院大王韓慤薨十一月追封南院大王韓慤爲陳王同爲一人或稱賜姓或稱本姓或書其名作制心或合書之作慤此其舛誤七也誌稱韓氏門閥之盛曰拜僕相者七任宣徽者九持節旄綰符印宿衛交戟入侍納陞者實倍百人今除兩傳所載外聖宗太平二年紀有靜海軍節度使耶律遂忠七年十二月丁卯賀宋太后生辰使有耶律遂英殆均遂貞兄弟行知韓氏一門傳多不載不僅瑜與椅此其疏漏八也遼金二史多疏舛金史有施北研先生爲詳校遼史則僅錢竹汀厲太鴻兩先生爲校補蕪漏尙多今試舉一斑以示之例予老癯不復能肆力於此長孫繼祖頗潛心乙部書異日倘能成予志乎 誌稱椅以太平五年奉命使高麗國賀

王之誕辰也此事不見遼史鄭麟趾高麗史顯宗世家載十六年乙丑秋七月辛巳朔契丹遣監門衛大將軍韓椅來賀生辰與誌正合遼太平五年正高麗王詢之十六年也 誌載椅筮仕之初授西頭供奉官晚歲歷宣徽北院使歸義軍節度沙州管內觀察處置在任二歲進位南院使加檢校太尉其中間曾以隙起私門累囚制獄明年奉使沙州冊主帥曹恭順爲燉煌郡王使還授乾顯宜錦建霸白川七州都巡檢再任章愍宮都部署依前左監門衛大將軍案契丹國法其使遠國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還卽除其罪語見聖宗開泰九年本紀故椅以使沙州還得再起用也又遼代節度每多遙授知古傳遙授彰武軍節度使匡嗣遙授晉昌軍節度使此例見諸傳中者甚多誌云惟公遠使鳴沙必死之地涉險獲夷考終之日遙鎮其州蓋並未往親鎮其地故云遙授也此亦治契丹史事所宜知者 椅爵昌黎郡開國侯乃襲其父瑜爵瑜亦有墓誌出土惟前後數行文多漫漶而文中封昌黎縣開國侯字則明晰可辨至撰文人李萬結銜爲朝請郎守尚書右司郎

中充史館修撰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其人遼史無傳而見其名于聖宗紀開泰元年七月萬以祕書省正字上書辭涉怨訕杖而徙之又百官志祕書監正字下注開泰元年見正字李萬蓋卽其人誌作于重熙六年已由祕書正字進秩史館修撰矣書者鄉貢進士商隱所書頗有譌字入奏乾元奏譌作秦駐泊于遼東泊譌作泊求醫不遂於針育育譌作育文未明字缺筆乃避景宗諱並附識之

元全寧路儒學記跋

此碑今在烏丹城文字經鑿損頗不易辨然額篆及碑題全寧路新建儒學記各八字固明朗可見撰文人款但存前集賢待制五字書人款但存承事郎同知五字此後一行存大學士□□大夫字治篆額人款也又首稱大德改元城全寧全寧析盧州封畛而郡西直上京七百里皇姑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勗□學于城之□云云案元史地理志中書省全寧路下領縣一全寧下不記建置年月惟特薛禪傳載至元七年幹羅陳萬戶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於上郡東北三百里答兒

海子本藩駐夏之地建城邑以居遂名其城爲應昌府二十三年改爲
應昌路元貞元年公主又請以應昌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勅建城邑
復從之大德元年名其城爲全寧路世祖本紀八月己巳賑應昌府饑
辛巳設應昌府官吏成宗紀大德元年陞全州爲全寧府七年陞全寧
府爲全寧路參合紀傳知全寧城勑於元貞殆初名全州至大德紀元
陞全寧州七年陞爲路可補地理志之闕至傳言大德元年名其城曰
全寧路此碑稱大德元年城全寧析盧州封畛而郡是大德元年全寧
爲郡與成宗紀合傳作大德元年卽名全寧路者非碑稱大德元年城
全寧似大德元年始爲此城所言亦未核也至特薛禪傳謂元貞元年
公主請以應昌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勑建全寧碑則謂析盧州封畛
殆全州初曾名盧州而史略之敷碑所稱之皇姑魯國大長公主乃世
祖女囊家眞成宗卽位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所云駙馬濟寧王乃特
薛禪之後蠻子台以元貞元年封濟寧王均見特薛禪傳蓋太祖因特
薛禪及其子按陳有功於國有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尙公

主世世不絕也碑又稱全寧之學始於皇姑與駙馬今皇姊大長公主用舅姑既往之志魯王溫恭教學世世舅甥於皇家是濟寧王能於采地興學其後嗣又能紹述前人可以謂之賢矣此碑前人未箸錄惟熱河志古蹟門載烏丹城云在赤峯縣境城基高五尺周六里所存東西二門亦當爲遼金時州縣之遺址城中有廢塔又有斷碑已殘缺惟魯國長公主字可辨所謂斷碑殆卽指此其實碑並未斷土人擬磨礮作他用致斧痕斑斑文遂漫漶耳然據此得知烏丹城卽元之全寧初無城郭出于剏建志乃疑爲遼金城州縣之遺址未免疏誤幸此碑之存得知全寧地址碑版之有資考古其功爲不細矣

竹公碑跋

此碑在烏丹城南七里竹公墓以元順帝至元四年建揭傒斯撰康里子山書其文箸錄於熱河志卷一百十九藝文十三石斷爲三文字尙明晰可讀碑稱國族有諱竹溫台者爲魯國大長公主媵臣事魯王淳不刺甚愛幸遂冒魯王族雍吉刺氏家全寧今爲全寧人仕至中順大

夫達魯花赤以至治三年卒於京葬城西南五里歡喜嶺之麓又云今
太皇太后魯國大長公主之女也其歸文宗云云案元史特薛禪傳特
薛禪姓孛思忽兒弘吉剌氏因從太祖有功有旨弘吉剌氏生女以爲
后生男世尙公主故太祖憲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寧宗
后妃均弘吉剌氏碑作雍吉剌譯文略異爾文宗卜答失里皇后傳父
駙馬魯王瑯阿不剌母魯國公主桑哥吉剌特薛禪傳大德十一年三
月按答兒長子瑯阿不剌襲萬戶尙祥哥剌吉公主六月封大長公主
賜瑯阿不剌金印加封魯王碑文瑯阿不剌作淳不剌后妃傳大長公
主名桑哥吉剌特薛禪傳作祥哥吉剌諸王表魯王阿不歹駙馬大德
十一年襲封瑯阿不剌又作阿不歹諸公主表魯國徽文懿福眞壽大
長公主祥哥剌吉順宗女適帖木兒子瑯阿不剌一書之中譯文參差
至此宜遭世人之抨擊矣碑稱魯王以竹溫台才可大用數欲獻之上
復念府中去是人緩急無可使者遂奏爲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人
匠等戶錢糧都總管府副達魯花赤與階朝列大夫尋進中順大夫以

爲達魯花赤考特薛禪傳弘吉刺之分邑得任其陪臣應昌全寧等路則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得專任陪臣而王人不與焉此外復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羣屬有錢糧人匠鷹房軍民軍站營田稻田烟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以署計者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竹溫台之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人匠等戶錢糧都總管府副達魯花赤及進達魯花赤蓋均由藩府奏任非由朝廷任之此考元世任官制度者所宜知也熱河志錄此碑文多譌誤使吾得其民治之亦猶是也亦誤作夫與階朝列大夫階誤作隨後日葬城西南五里後下日上原空二字乃注曰闕不待問學問誤作文裕聖太后賜白金爲兩二百有五十五十誤作卅及金玉器各一一誤作對累階奉順大夫下無字注缺二字茲后永徵永誤作示至今石斷處損字則字均尙存爰側書以補之碑稱葬城西南五里今在烏丹城南七里知今之烏丹城確爲全寧遺址知竹溫台葬地名歡喜嶺亦可補志所不及也

明劉清題名跋

明遼東都指揮使劉清題名在吉林城東阿什哈達石壁上吉林通志已箸錄字刻崖石未經磨治不易辨認故通志所錄譌奪甚多致誤劉清爲劉書永樂爲丁未又失錄後三行今審定其文曰欽委造船總兵官遼東都司都指揮使劉清第一行永樂十八年領軍至此第二行洪熙元年領軍至此第三行宣德七年領軍至此第四行本處設立龍王廟宇永樂十八年創立第五行宣德七年重建第六行宣德七年三月廿日第七行此行下似尚有字迹不可識矣考明代松花江造船及劉清之名均見明史巫凱傳稱凱寧宗時以都督僉事鎮遼東帝嘗遣使造舟松花江招諸部地遠軍民轉輸大困多逃亡會有警凱力請罷其役而逃軍入海西諸部者已五百餘人既而造舟役復興中官阮堯民都指揮劉清等董之多不法致激變凱劾堯民等下之吏又宣宗實錄載宣德四年十二月壬辰內官亦失哈等還初命亦失哈等率官軍往奴兒干先於松花江造船運糧所費良重上聞之諭行在工部曰造船不易使遠方無益徒以此煩擾軍民遂勅總兵官都督巫凱凡亦失哈所賁頒賜外夷綴

匹等物悉於遼東官庫寄貯命亦失哈等回京又載七年五月丙寅以松花江造船軍士多未還勅海西地面都指揮塔失納答野人指揮頭目葛朗哥納等曰比遣中官亦失哈等往使奴兒干等處令指揮劉清領軍松花江邊造舡運糧今各官還朝而軍士未還者五百人朕以爾等歸心朝廷野人女直亦遵法度未必引誘藏匿勅至卽爲尋究遣人送至遼東總兵處庶見爾等歸向之誠今以此刻考之則清之造船實在永樂十八年直至宣德七年三次領軍至松花江所領之軍乃從事造船之役者初次罷役在宣德四年所謂逃亡五百人殆洪熙元年所領之軍至七年而造船役復興故清再領軍至此其再罷役雖不知在何年要在七年後矣惟內官阮堯民下吏清是否連坐不可知矣此題名外尚有清永樂十九年題名則通志所未載頃遣工往拓墨并拓得之

又第一題名跋

劉清題名與第二題名相距半里許中間一行大書驃騎將軍遼東都

指揮使劉不著其名以第二題名證之乃劉清也前一行書甲辰丁卯
癸丑殆記清董役至此其第二題名則記領軍之年也甲辰爲永樂二
年癸丑爲宣德八年丁卯爲正統十二年不應列甲辰癸丑間丁卯殆
宣德二年丁未之誤耶

綠筠窩帖跋

此帖首隸書題字曰停雲館法帖次行楷書標題宋蔡忠惠公書次宋
蘇文忠公書又次宋黃文節公書又次宋米南宮書帖末隸書二行文
曰嘉靖十八年己亥錫山華氏綠筠窩藏石下有二印曰補庵居士曰
從龍忠惠凡三帖一尾從帖二暑熱帖三脚氣帖文忠凡二帖一武昌
帖二經由帖文節凡二帖一彭公帖二放逐帖南宮凡二帖一思企帖
二捕蝗帖此九帖中僅忠惠脚氣帖見停雲館帖宋名人書卷第五而
每行字不同彼凡七行此則九行他帖則均不見彼刻考文氏停雲館
帖後標題始於嘉靖十六一七二年廿年四廿七年六三十年七三十
四年九三十五年十三十六年十一三十九年十二此署十八年正當

其時不知何以廢而不用而撫勒之精甄拓之妙正與火前本眞賞齋帖無二帖首有題字二行不署名字審爲李眉生方伯書此帖不見前人記述恐世無第二本其可珍玩更勝於眞賞齋帖故書後以誌之

辛亥死事劉公傳

公諱錫祺字壽巖直隸天津人少負才氣喜談兵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粵公應召肄業廣東水陸師學堂所學冠諸生既畢業充嵩武等軍教習甲午中日之役定武軍軍統胡燏棻命公充總教習嗣管帶工程營及文襄移督兩湖創武備學堂調充領班尋派充武功中營副營官教練士卒克勤其職庚子春命至日本考察軍政身入聯隊所學益進是年長江之變公奉調回鄂統領兵輪於新堤等處搜捕亂黨以勞渚升護軍右旗荊州水師管帶尋充第八鎮正參謀官兼統特別警察隊公盡心擘畫所部咸服從辛亥八月鄂督瑞澂檄公往岳州堵截鄂省災民闖入湘境事未歲而武昌亂作亂作之夕特別警察隊全營弁兵僅百餘人入衛督署奮死接戰次晨輜重第八營入城赴援士氣益振

忍饑力戰至日晡敵益衆乃全師出城扼守漢口是時鄂省凡一鎮一協巡防水陸十營而始終不變者輜重第八營外僅公所領特別警隊而已公在岳州聞變亟乘岳陽丸過漢口而革軍張振武等已先至公甫抵埠遽被執革軍素服公勇幹百計誘脅公罵賊不屈振武等知不可奪乃斬公於漢黃德道署前且梟其首以示衆時辛亥九月七日也公時年四十有三尋革軍復棄漢口道署燬於火公尸燬焉從公死者書記劉天豹差弁常順是年十二月事聞於朝十五日奉旨加恩贈協都統從協都統陣亡例從優賜卹子廷樞公沒後十年公同鄉姚貴昉大令爲言公死事狀予欽公大節爰爲傳以表章之

王比部傳

君諱錫祺字壽護江蘇清河人先世籍山西太谷明季商於江蘇遂占籍焉祖履謙以鹽致富父嶼咸豐乙卯舉人常州府學教授教授生三子君其仲也生六歲而孤性敏異讀書日數百言稍長下筆驚其長老年十八爲邑諸生有聲黌序再試秋闈不售乃入貲爲郎籤分刑部廣

西司方是時中興甫二十年海內安晏君嘗一至京師日讀邸鈔知海禁既通外交孔亟而朝野士夫罕留意者以爲此亂幾也乃徧讀譯籍備知各國情勢嘗草萬言書欲上當事太夫人以事乖常例阻之又因日本銳意變政整軍經武欲入其疆一覘其實乃浮海至長崎而太夫人遽促之歸君重違親心不果竟其志慮世且多事乃蒐集各國行政之書輿地之記以及輜軒使者所錄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書出而海內人士多笑爲迂遠君則爲之益力當是時君內足於財家有質庫長兄錫齡筦家政君得專意讀書及長兄歿君當嗣其職顧非性所喜然無可諉乃強視事而耽學如故司質庫者欺君書生弊已日滋而君弟姪復侵蝕以自肥君雖知之顧性仁柔不忍窮究如是者二十年質庫乃斂耗不可支矣債家第從君索逋君之子弟則各私所侵蝕而一以債委君時光緒甲辰君年五十矣明年債家復訟君且逮繫君予與君夙爲文字交先伯兄佩南先生所娶又君之兄子也爲言之蘇撫漚陽端忠敏公出君於理君既覆巢毀室不得已傭力於滬江爲人任編輯

予復介君入江南通志局三旬九食履境已非人所堪及辛亥國變予避地海東與君不通消息者逾年比甲寅返國則聞君先一年卒以餒死矣嗚呼君生於咸豐乙卯卒於宣統癸丑得年五十九葬於山陽南門外興王莊之原娶支氏繼室程氏子三人女子子七人側室徐氏張氏徐先卒張有淑德傭力以資君生身歷百苦無怨尤生子女各一君既沒嗣子疑其有私蓄遇之不以禮乃先殺其所生子女而自殺以殉嗚呼烈矣予哀君生無所遇死無所稱爰爲之傳以昭來茲

論曰嗚呼君抱用世之志所自期者蓋千載人也往居滬上朝夕恆相見每抵掌論時事與予不盡合或動色相爭然能逆知甲午之兵事及戊戌政變君固喜言新學者見當時士夫所爲以爲厲階自此始矣又見庚子以後士氣囂張當事狗無知識之輿論輒歎淪胥之將及也豈非有先見者哉乃竟以餒死嗚呼

狩野君山博士六十壽序

光緒中葉予旅食滬江時狩野博士適留學敝邦予友藤田劍峰博士

爲之介初相見挹其氣冲然儒者已心異之締交稍久知其學博而守約溫溫然君子也逮予備官學部君與內藤小川諸教授來觀學部所藏敦煌古卷軸相見益驩交益深辛亥仲秋革命軍起君與內藤富岡諸君移書勸予浮海東渡且爲之卜宅於京都感君高義乃與海寧王忠愍公攜家投止舟至神戶君與東西兩京知好來迎迓君之夫人則躬執爨治餐以待其俠腸古誼雖肺腑昆季不能逾也故居東八載賓至如歸幾忘其羈苦及歲己未將返國君與京坂故人多方維繫謀所以安遠人者及予歸計決乃與兩京耆彥祖餞於圓山公園復送至舟次鄭重而別予旣寓津沽甲子秋入值 內廷再逾月而遇 宮門之變時全國中無敢執正義以相抗者君與諸教授聞而憤甚以爲三千年綱常大義一旦且漸滅乃箸論以警當世且移書慰問明年君以事過津沽謁我 皇上於行朝進退無不守禮益徵君口誦古人之言

躬行古人之行毅然以名教自任固非當世學者所可企也明年戊辰爲君六十初度爰叙平生交誼之雅爲文以代兕觥之祝謹誦南山有

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旣以祝君之純嘏天錫且頌君之有光顯於邦家不僅一身之榮已也予賦性質直不能爲諛辭悅人茲述君德業正恐稱揚未盡當世君子儻不以爲阿好乎丁卯九月六日

與柯鳳蓀學士書

玉避地六年矣邇來抱病逾年僅存一息不復措意於人間事惟尙有一事極不能忘則二百餘年之信史是也近年滬上書坊爲射利故多印行短書稗史往往毀謗 聖政汙及宮廷以逢迎社會雖有識者不復一顧而流傳方來未必不滋人口實憶初至東邦之三年值 景皇后崩御此間報紙撫拾亂黨謠言肆行毀謗閱之髮指玉旣逸書與爭復爲文揭之報紙斥正之此在當時則易爲而不能期之異日也今滬上穢史旣不能付祖龍一炬而所以糾正之者莫如將 歷朝實錄及館臣舊撰國史紀傳表志刊刻傳世日月旣出則燭火自息其在唐代韓文公撰順宗實錄當世旣已流傳明之末季亦許人詒內閣傳鈔實

錄此前事之師也舍今不圖悔之無及雖今日朝野志士矢揮魯陽之戈起虞淵之日然卽令少康中興此舉亦非無益況復旦旦之期未知何日我輩一息尙存忍令吠堯之大獨傳其餘響 聖明之政不存於方策致 九廟之靈有餘慚三代之直無復存吾儕之責固不能委之他人也往者夫已氏曾翺立清史館矣彼意別有所在今元凶已伏天刑而史館具存彼當事者究能一秉至公發揮 聖德否諸秉筆者果能備具三長無媿作者否果能計日觀成傳之當世否凡此三者皆非下走之所能知也鄙意能節省館用先將實錄史稿由史館早日刊行此上策也否則如下走者雖轉徙餘生生計將絕而天良未泯願盡斥鴳所藏長物出私資印行爲山之功始於累土願首爲之倡并願爲之奔走鳩集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以寰宇之大得一二百人力則此事辦矣此下策也總裁趙尙書世受 國恩比之下走草茅新進地位迥殊其愛國之忱當千萬倍於下走其隱忍就職或有深心請公以鄙意轉達若不以爲誕玉定趨赴國門面商此事玉往者矢於神明莽卓尙存此

身不忍入春明今爲此事雖渝盟不悔也與公相知有素故敢以爲言
幸委曲成就之草野報國僅此區區企望復音無任翹結

此書發後未得報章復移書寶沈庵宮保並告以先由予捐寫官之
費三萬金乃趙謂國史未刊行史稿不能隻字流出拒之甚嚴越數
年趙以館用匱乞劉翰怡京卿仗助予告劉當以傳寫實錄邀之趙
立許可但云不可告羅參事彼前以是請未允也及鈔成謬奪甚多
無從勘正及滿洲舊邦新造予函商亡友內藤湖南博士博士極贊
同及兩國創立文化協會遂議決刊行顧中間阻尼百出蜚語橫生
又 德宗 今上兩朝不在豫算之內乃由予先倡捐萬二千
元會中諸君贊之乃勉強告成頃長孫於日記中得此書稿爰錄入
卷內以記卽此區區草野微忱亦歷百艱而始達如此

有鄰館記

日本京都藤井君好古而博物予往者庸京都八年所交多博雅君子
惜未與識面也近始得見其所刊有鄰大觀搜集禹域古文物凡周秦

二千餘年來彝器金石專號彫刻藝術品至富且精并築館以儲之取德不孤必有鄰之義顏之曰有鄰既郵寄刊本于余復遺書屬爲之記余維周禮地官遂人言五家爲鄰鄰之爲義亦狹矣然釋名鄰連也相連接也家與家相比爲鄰國與國相接亦爲鄰故書蔡仲之命睦乃四鄰孔傳釋爲睦汝四鄰之國日本與禹域鄰也而阻以大瀛海古所稱十洲三島仙人所居者以先秦之力亦不能造其境至漢魏之間其往還始見於史籍迨晉高麗王仁獻論語千文後文化遂大通至于有唐來者繼踵晁監入仕空海留學弘法歸國創立文字治化乃益蒸蒸禮義遂爲東方諸國冠其善取於鄰也如此今者海禁大通舟航四達歐美列邦如在庭戶使節往來雖殊域亦比鄰矣且亦有所取資焉若政術若科學固亦取其精而窮其奧而馴至富強蓋再得取鄰之利矣然邇者歐美列邦各以科學相競日新其攻戰之具以爭權利于世界復懼均勢之失其平衡於是猜疑互備隱相疾視衣冠壇坫之間戈鋌伏焉莫不惴惴然知大戰之將再啓然則遠鄰之政術科學實孕世界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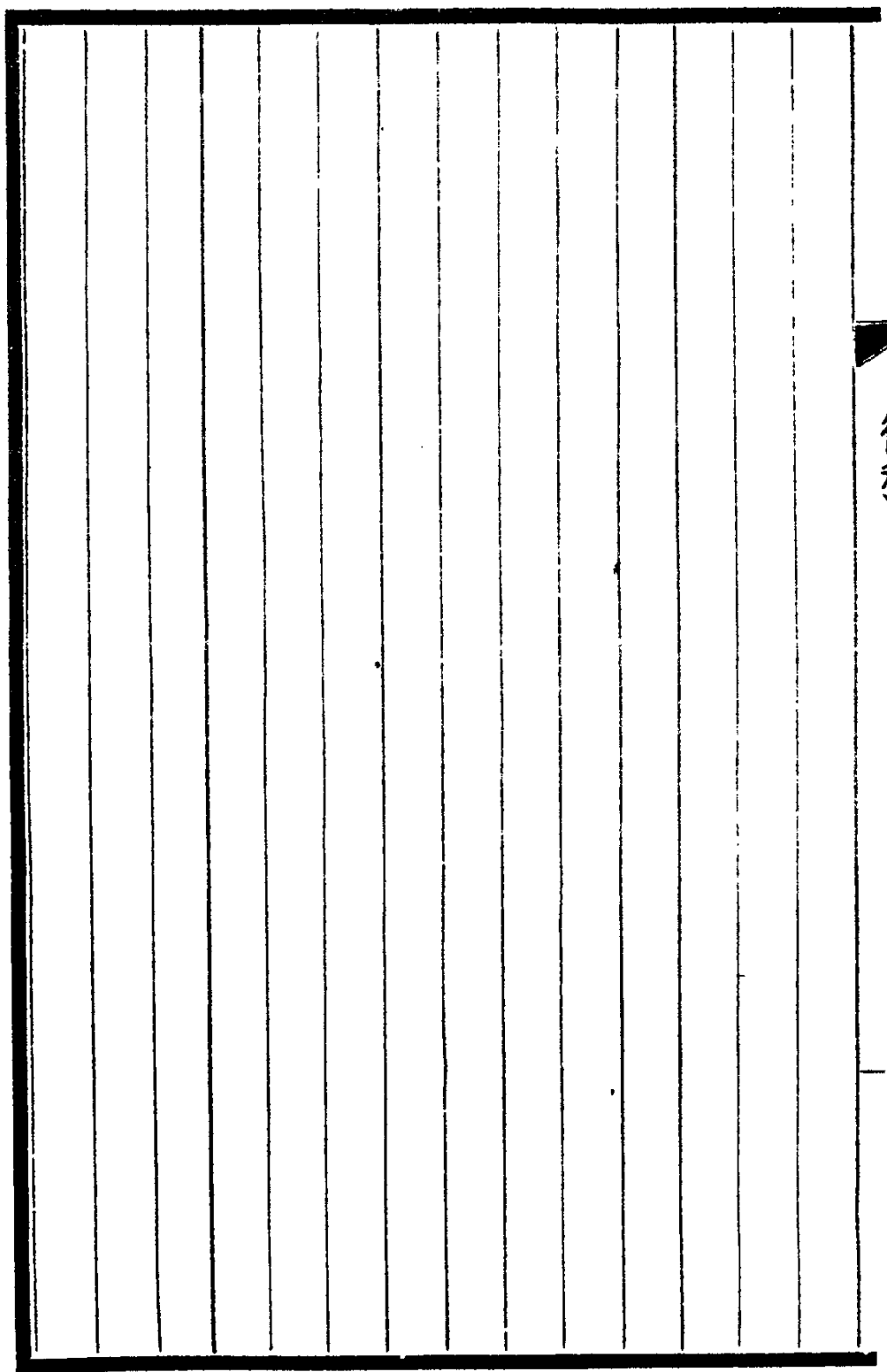
大之禍胎意不如往世取諸近鄰之道德文學爲歷久而無弊者歟迂
闊之言初未敢自信然觀藤井君所藏皆東方古文物而不及西方之
埃及羅馬毋亦已見及此歟爰就管見所及而爲之記並質之藤井君
幸有以起予也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孫繼祖同校

外孫劉厚滋覆校

後丁戌稿



遠海吟及續

吟
潘恩元題

貞松老人遺
稿甲集之一

武進楊芝田評陸放翁詩曰詩非詩人之所能爲也旨哉言乎蓋詩人求工於詩者也求之愈工則愈不工非不工也愈工愈失詩之真耳書曰詩言志傳曰詩以道性情有是性情乃有是志有是志乃有是詩是固求足于己而無貸於人者也鑄琢摹擬自方作者奚翅自汨其志而自滅其性情哉貞松先生天擅淑姿早歲撰述輒驚長老出遊四方涵揉無盡百家衆氏遇目皆辨舉凡 天府之珍祕遐荒之銘勅一經手輯而論定之海內外人士胥折衷焉顧嘗語余曰學以明倫翼教爲宗讀書而不能輔世君子譏之曩仕京曹位不過五品目擊時事日非恆深憂切論與當道齟齬國變後孤憤莫遏本其忠孝之性以成獨往獨來之志固有自喻而非人所能喻者跡其自辛亥以迄壬申其間放棹東瀛秉筆 南齋深宵微服從 幸析津霜天單車重奠 神域若殫述而鋪陳之其足感人之心思而發爲歌詠者其篇什可逆計耶茲編所錄僅四十五首以視放翁古今體不下萬餘篇多寡各別而一驗之性情與其志則皆息息與寤寐相通悵望千秋同一灑淚論其詩知其

人當恍然于其詩皆非詩人之所能爲矣放翁讀少陵詩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咨嗟又言藏書萬卷讀至老固願少出蘇黎元先生之詩曰蠢蠢含生諸劫換杳杳孤抱幾人同又曰那堪齒鬢都搖落尙見黔黎就翦屠何聲氣之同而應求之不隔也若此此曷有多寡之足云獨以古今搖搖不可合并獨行而無侶是非而無與同言之而聽者誰歟唱之而和者誰歟其所冀待者何如而其堪慰藉者何在乎撫時感事長言詠歎乃約之單簡短冊中性情與志猶之放翁而其心乃愈傷已余讀其自叙以志吾悲一語忽亦不覺悲之從中來也夫余與先生身世豈有二哉時康德二年日在東井許汝棻書

遼海吟

予不工韻語少日所作輒隨手棄去歲在辛未一年間乃得詩三斗
首兒子輩錄存篋衍衰年望治情見乎辭蟲鳥之吟非志類也過而
存之以志我身世之悲而已松翁

元旦口占

二十年來國步頻握蛇騎虎閱艱屯低回苦憶承平日遲莫俄驚大地
春尚有故人同漢臘且斟栢酒誦 皇仁但期早勒湘江石皂帽何妨
老海濱

疊前韻

急景殘冬臘鼓頻堂堂歲月付艱屯憂來靈府疑生棘斗轉人間尚有
春填海難憑精衛力吹枯全仗彼蒼仁白頭錄錄成何事慚愧三年滯
海濱

再疊前韻

蕉鹿人間得失頻衰翁何必卜亨屯橫流汎濫嗟無地老樹婆娑又閱

春民命已如霜後葉天心應念井中仁
追踪王管吾何敢顙首談經北海濱

敬弟和韻三疊前韻答之

開歲奚囊往復頻惟將苦語答時屯
天荒地老今何世雪虐風饕不似春
救門幾曾聞被髮扶危疇復念當仁
白頭兄弟嗟離索安得聯牀北海濱

山齋書感

自出修門萬事非 觚稜回望淚霑衣
三年遼海羈臣夢十口褒殄處士薇
螢觸劫新天已醉黃農世遠我安歸
泥中中露無窮感便欲從今廢式微

歲華

羈旅春來感歲華山櫻吐白柳抽芽
我來已是三年住松比初移一尺加
野鴿將雛留屋角蜜蜂分種自鄰家
羣生蕃息無窮已苦恨吾生却有涯

自述平生爲集蓼編付長孫繼祖書之題四絕句

自計此身甘九死天心特許保餘年
篝燈細數平生事寫入烏絲百幅箋

百歲駸駸感逝川不成一事已華顛
淒涼家國無窮感一度思量一泫然

已從有盡悟無生安問人間利與名
一任藩籬鷓鴣笑此心早訂白鷗盟

膝前喜有讀書孫清白家風望汝存
一語書紳牢記取莫忘祖德與君恩

偏性

偏性明知與世妨推移却又逆衷腸
去齊寧免譏濡滯別足何如早退藏
欲語儼同枚在丁彎弓不異肘生楊
山房長日攤書罷一枕依然夢帝鄉

勞生

兀兀勞生六十年行藏幸免利名牽宦因拙退安吾素身爲 君留豈
自全道裂漸稀同志侶時危忍作在山泉魯連蹈海靈均逝履潔懷芳
慨昔賢

夢藝

自笑書迂老可憐雕蟲歲歲守青氈雖無超海移山力能賦車攻吉日
篇酒後悲歌思易水夢中攬轡勒燕然澄清休道河難俟但恃吾心金
石堅

感事

煩冤莫道口難宣杜宇聲聲泣暮天華表未歸遼海鶴深山猶是義熙
年堯心原自輕黃屋臣意能無感逝川每聽汝南鷄報曉何人起舞着
先鞭

得漢石經殘字五百言度之山齋六經堪詩以記之

石經聲熹平妙蹟久淪墜天水刊遺文再毀不可致何意桑海餘大寶
仍蘊地迢迢十年間煌煌四千字三體糾范書七經徵隋志禮從大戴

編詩異毛公次謁字正築薛俗書訂艷隨經後附校文碑末載奏記有
宋昔著錄諸經猶未備我生後古人乃得窺瓊祕避地居嶠夷戢影窮
經義翠墨來中州琳瑯滿巾笥呼兒同校理含毫考同異及門有關生
千里馳驛騎搜求半載淹先後六經萃且同魯壁藏未可連城易神州
豺虎肆人倫弁髦棄羣生鋒鏑餘六藝秦燔嗣斯文出重泉天心儼昭
示經正庶民興吾衰倘可跂

野處

野處忘年月崇朝掩華門山深無溽暑樹老出孤根溝壑平生志冰霜
吾道存亂書周四壁賴汝伴晨昏

挽素庵相國

孟夏津門別淒涼首重回大星驚遽隕凶問忽飛來未信河難俟于今
棟竟摧乾坤尚榛莽賁恨到泉臺
裹革平生志沙場萬里行艱難百戰後浩蕩一身輕異域欽奇節窮途
更遠征時危臣靡在海內仰長城

再值都門變沈疴日夜深陳謨豺虎地累疏老臣心絨默情逾苦噍瘖
口已瘖渡河聲尙壯一旦慟人琴

海外瞻韓日於今十七年執轡新仰止撰杖得周旋遠別情難隔論文
晚更堅草間嗟後死掩袂淚如川

栖栖

莫笑栖栖老秃翁一生總在百憂中四方靡聘思迴駕卅載無家類轉
蓬不寐自傷常耿耿視天敢謂竟夢夢馳驅矢竭平生力倘許精誠感
昊穹

一月中四赴盛京紀事

王蹟基東土山川拱舊京威稜思列聖翊戴想羣英歲晚慙棲隱途
危屢遠征縱橫戎馬地義重此身輕

贈熙格民軍使

九宇分崩日黃圖再造年邠岐垂澤遠雷雨起龍潛丕烈承先聖維
城有後賢艱難勤翊戴指顧畫凌煙

落木

又是西風落木時
歲華如駛況吾衰
壯懷欲射南山虎
危境頻臨半夜池
鴻雁不來鄉信杳
海天遠望客心悲
夢中磨礪天齊石
此願平生倚可期

海天

海天今遼闊
美人今天末
期逝今不至
勞心今怛怛

阻長

白露蒼葭水一方
懷君不覺減容光
如何咫尺成千里
坐使詩人歎阻長

書悶

山齋坐雨涼如水
安得尊前笑口開
欲寄遠書無雁至
偶因投筴說朋來
霜林撼撼秋將老
華髮星星志未灰
欲訴情懷向誰語
更闌顧影獨徘徊

五次渡遼

敝裘席帽走風塵敢以衰庸恕此身大野雪飛增曙色遼河冰合少行人
虛名乃下黃巾拜暮齒還逢醉尉噴此皆事實他日堯衢歌擊壤老來辦
作市廛民

六次渡遼

持節河西使寶融輶車又走朔風中敢言蓄艾三年久尙少爲山一簣
功蠢蠢含生諸劫換杓杓孤抱幾人同繩牀睡穩村醪足輪與茆簷曝
背翁

辛未季冬以時事拂逆憂懣致疾 聖上不加嚴譴轉命駕臨視

殊恩異數感激悚惶賦此恭紀

臣罪當誅死亦宜思量便欲謝秦醫敢言捧日心無貳妄冀同天事轉
歧自分殘生投遠裔乃承 溫諭感淪肌 殊恩異數何由報數徧魚
更淚滿頤

附壬申以後詩 十五首

滿洲建國我 皇上以耆舊堅請不忍峻拒允以舊君暫領執政

以三月三日受政舊臣別爲一班朝賀莫不感傷流涕有嗚咽
幾失聲者敬賦一律以記其事

再列朝班泣涕漣貞元舊侶總華顛餘生甫覩偏安日回首彌傷遶
政年鑄邑遺黎重向化神州封豕尙依然吾皇勇智由天錫一怒行
看奠八埏

迂儒

局天踏地一迂儒超海移山意氣驪草草百年來日少茫茫大字此身
孤那堪齒鬢都搖落尙見黔黎就翦屠欲陟高岡悲險阻年來僕馬久
瘖痛

撥悶

短髮垂肩志未灰狂來時覆掌中杯盈廷疇負匡王略造物應生濟世
才道阻故鄉書問闊夢回孤枕角聲哀九州職貢重修日會見衰翁笑
口開

心身

老去蹉跎百不能冰淵臨履日兢兢心如陷陣長征馬身似羈韁未放
鷹安得英賢持國柄每傷泉路阻良朋焚香遠悼龜堂叟此老平生最
服膺

神京

以下英西

鎮日懣歡緒巡廊負手行世情看已熟愁思掃還生溟海鯤鵬遠中庭
鷄雀爭攤書尋復掩矯首望神京

疊前韻寄意不復命題

臥病兼旬外今朝恃杖行寒輕衣屢減春至草還生酒薄難成醉棋殘
未息爭吾衰恆不寐何日夢收京

臘日口占時定議改行帝制

馬足車塵又二年衰齡尙荷主恩偏鷹冠耀首慙無補虎口餘生詎
忍捐畢竟人心思漢臘果然天意啓周宣囊中尙有枯毫在好賦戎車
六月篇

歲除

藥裏供衰病華顛媿腐儒浮雲觀世變流水惜年徂大地猶爭戰吾生
尚道途兒孫因改歲隨例進屠蘇

感逝三律 以下甲戌

國是疑危日回天力萬鈞一身關 廟 社大義定君臣戰績留青史
崇祠照海濱人亡邦國瘁溟渤竟揚塵 劉忠誠公

卅年兼將相與國共安危使節半天下聲華動四夷南疆勤保障鼎足
苦扶持晚歲聞祈死長留百世悲 張文襄公

白下稱戈日都門喋血年丹忱天下仰大義萬方傳驥足悲中蹶松心
老更堅精靈應不泯遺恨幾時鐫 張忠武公

步夢虛老人見贈韻

津梁疲已久行止兩仍難花落蜂猶鬧巢營幕未安從游宜鹿豕聯立
媿鵝鸞燈下披青史興亡著意看

東方有一士

東方有一士乃以憂患生早歲厭藜藿夙志輕簪纓妄希管樂儔不顧

儕輩驚日夕誦流略風雨親短檠三十出負米甘旨不得營萍梗泛江海虛譽動公卿彈鋏豈身謀被褐憂亂萌四十通朝籍六載居王城蒿目閱世變無田可歸耕履地虞維絕戴天愁柱傾果然朝市改攜家浮滄瀛流庸歷八年孤抱徒硜硜元凶伏天誅皂帽還舊京麻屨叩 天閭重得侍 承明妖星指 帝座 禁籞聞鶉聲負羈趨津沽恐懼搖心旌居然出虎口彼蒼鑒微誠寧無孤注嫌撫膺實怛怛待罪不加誅帝量誠恢宏五載客遼東天意驅長鯨鄰邦感輔車敦槃尋舊盟倉皇戎馬際皓首復長征豐鎬王氣在日月重光瑩后來民其蘇如醉得解醒回首望中原仍肆蠻觸爭哀哉神禹蹟千里無鷄鳴翹首俟王師何日指幽并匡國望吉甫收京祝西平由來成大厦詎以一木撐小臣斗筭器所受亦已盈矧迫懸車年止足當辭榮露香禱昊蒼倒懸解疲氓更冀我寮寮念亂矢忠貞吾 皇得賢輔永奠四海清天心本仁愛倘得慰中情此懷果獲遂萬事鴻毛輕

羸翁年七十羸劣固無比六極得其三憂與貧弱是非惟體質孱才力亦復爾中歲歷艱虞偶亦不自揆頓若忘驚駘超騰追驥駟有時效愚公太行培塿視臨義氣奮張逾時力已弛曾無纖芥勞垂老得臚仕高厚苦難酬顧影慙冠鴈矧念生民艱彌懷素餐恥才拙斯畏榮非敢賤朱紫先聖訓陳力老氏戒知止終當乞餘年晚節詎可委乘化會歸盡微軀亦敝屣七十非云夭早已了生死老健不可期天君幸無滓寡欲保所存斯言有至理小炷留殘燈庶幾養生旨

題寶沈庵宮保西山探杏圖

話到春明已斷腸披圖招悵惜年芳放翁老去心情減猶爲看花憶洛陽

予詩本不足存存此方寸之所懷而已龔海峰有句云長篇短什都無賴百轉千回只此心若爲予言之爰書卷末用詒方來乙亥五月松翁又記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孫承祖同校

外孫劉厚滋覆校

遼海續吟

往歲購熹平石經殘石七經中尙缺周易近於固始許氏得周易
十字又於洛估得五字於是七經乃全賦此志之

昔構六經堪七經尙缺一止足戒滿盈求全實無必何期甫二歲忽焉

戾我室兩石十五言無咎黃裳吉

一石首無咎二字末黃裳二字

隆冬事穗墨琳瑯

耀細軼任天得天相不覺懽情溢嘗怪世鄙夫一心患得失冒恥靡弗
爲抵死戀高秩覆餗民具瞻癡頑了不卹縱保叔孫榮何如柳下黜我
生苦塵鞅行將返衡泌賦詩寫我懷夙志天可質抱經聊自娛胡爲不
仁疾因感得失理奮此陽秋筆

得某君書却寄

樂土今安適鴻嗷不可聞蟻喧爭作垤蜂鬧欲分羣城闕新風化焚坑
舊典墳白頭遺獻在未信喪斯文

賦得俯仰悲身世

俯仰悲身世頽然一老夫羣生千百劫萬事短長吁論學輕儒行經邦

失聖謨側身天地內慨喟不能無

七十 賜壽恭紀二律

曾荷 殊榮勉歲寒十年 御墨未曾乾深慙衰朽逢 明聖重拜

恩施錫綺紈那有忠謨陳 黼座翻承 天語獎儒酸追蹤前哲臣何
敢時惕冰淵懷素餐

春王正月頌 無疆曾向 丹墀進玉觴廿載 君臣如骨肉一家父

子荷 恩光敢矜純嘏由 天錫期與斯民共樂康薄海瘡痍猶未起
矢將盡瘁答吾 皇

丙子元日

天公留此老無能又是新年一歲增每念民勞慙祿仕聊分 君惠及
親朋憂時歌哭初何補夢裏昇平尚可憑柏酒孤斟吾未忍熙臺安得
衆同登

答夢虛老人

與奪難親造物情是非何用苦紛爭青蘭分合歸焚蕪金羽於今等重

輕海變桑生時屢改炬殘絲盡意難平彼蒼倚界彭聃壽應見黃河一日清

乞休不得感賦

老病應期至空餘萬里心錐刀民力盡江海主恩深觸目驚塗豕何時見井禽羨他蓬巷士不用乞抽簪

題楊雲史少室觀雪圖卷

尺素追圖嵩少雪哀時傷逝惜年華老夫亦抱無窮感夢洛看花付歎嗟

夢想

栖栖海遼送流年夢想江鄉四月天蠶熟秧齊好時節綠陰如幄枕書眠

壽沈庵宮保七十

開國勤勞紀太常孫枝繩武迪前光耆年翊贊中興業早歲飛騰選佛場黃髮丹心酬覆載寒松勁竹閱冰霜錫公純嘏天恩厚敢向初筵

進一觴

謝東友贈石柎杖

蓬萊仙侶惜予衰，遠寄神山杖一枝。
安得扶持盡人類，萬方永奠不顛危。

歸田得

請恭紀

聖恩兼簡朝右諸公

丁丑

恩深彌感乞身難，得遂初衣敢自寬。
垂老無裨天下事，歸來幸飽腐儒餐。
且扶衰病酬明主，猶夢趨朝著鷹冠。
魏闕江湖原不隔，白頭永矢寸心丹。

璀璨

奎章照坐隅，珍羞絡繹飫。

天廚常懷霄壤虛，生恥敢詡。

朝

廷禮遇殊撫字黔黎安，畎畝掃除烽燧靖。
寰區老臣此願何時遂，坐待羣公展壯圖。

還山口占四絕句

稚子歡迎僕候門，老妻爲我理琴樽。
從今出處雖殊致，廊廟山林總

聖恩

繞膝孫曾雜笑啼牽纒挽袖競扶攜老夫未忍加嗔喝肱筵公然覓聚
黎

小築書樓已六年閉門從此守青氈傳家素業今三世此事差堪慰目
前

天語煌煌勗養生不須餐菊餌黃精儒家自有修持法省過齋心答
聖明

夢中作 以下戊寅

鬱葱佳氣騰 金闕重見中天日月新歷劫山河增慷慨瞻 雲父老
重酸辛萬方撫字勞 宵旰 九廟威靈仰 聖神誰草興元

哀痛詔墓門宿草惜貞臣 謂王忠
定公

山居書感

襤被歸來但弄孫平生胞與志徒存故交零落披遺札老病侵尋廢酒
尊壯歲早拚身許國顏齡自笑鶴乘軒蟲沙猿鶴無窮感欲爲合靈叩

帝閭

忼忼心迹誰與論科頭兀坐忘朝昏雲山迢遰阻歸夢庭宇荒蕪常閉門等身著書供覆瓿接輿歌鳳方回轅曲肱疏水吾事了他年那有功業存

孟康姪女由南潯避兵大唐兜三月不得消息比冒險赴滬幸得生全遠來視予賦此贈之

千難百苦兵中來握手悲喜頗爲開三月音書斷魚雁萬家劫燒成汙萊流離那計全性命倉皇矧復攜童孩夜闌秉燭疑夢寐爲言往事餘悲摧

聞關內近事感賦

聚鐵又聞成大錯條山敷水願難酬厲階爲梗將靡止民瘼方深不小休在昔曾傳天倚杵而今安有地埋憂懷裏底續思神禹終冀滔天得順流

讀渭南詩

放翁餘事作詩人夢想中原瘁此身老學菴成祠祿罷江山半壁太平

民

放我有生長兵
聞老太平句

富永朝堂海東鑄象高手也自東京遠來爲製銅像賦此謝之

黃金鑄蠡貌英姿爲繡平原競買絲自笑腐儒窮骨相乃憑妙手寫鬚
眉年華逝水丹心在霜雪盈顙白髮欺敢擬家家畫圖屬吳中近事放
翁詩

撥悶

撥悶朝來但賦詩吟成不覺日陰移就書到老已成癖入世多乖每自
知讀易漸能明損益信天那顧笑頑癡但餘一事禁懷抱冥想希夷睡
醒時

寄品川主計

荏苒三年別蓬瀛宛在望交期比金石迴溯誦葭蒼梓里君無恙青山
我退藏篋中留疏草慨歎不能忘

送魯山侍郎南歸

未忍從茲別相看各惘然驚花正三月烽火望南天努力崇明德傷心

對祖筵興元頌 詔日重見國門前

掃落葉詞二首

掃落葉落葉掃還積莫訝柔柯不耐風春來又是連天碧
掃落葉落葉掃還積莫訝柔柯不耐風人間亦有凌霜柏

觀世二首效寒山子

人生無百年流光如電激愚者生其間朝夕長戚戚壽欲南山齊富欲
鄧通敵貴已冠羣察更希加九錫但期一身榮不顧斯民溺一朝大數
盡煊赫終沈寂何如瘁一身爲世樹功績

荆蘭每同圃鸞鴒或接翼造化果何心兼榮而并殖人類判賢奸昭然
不同德世情有愛憎往往消白黑路壽顏則天天道尤難測持此觀古
今能無長太息

葆兒四十生日書以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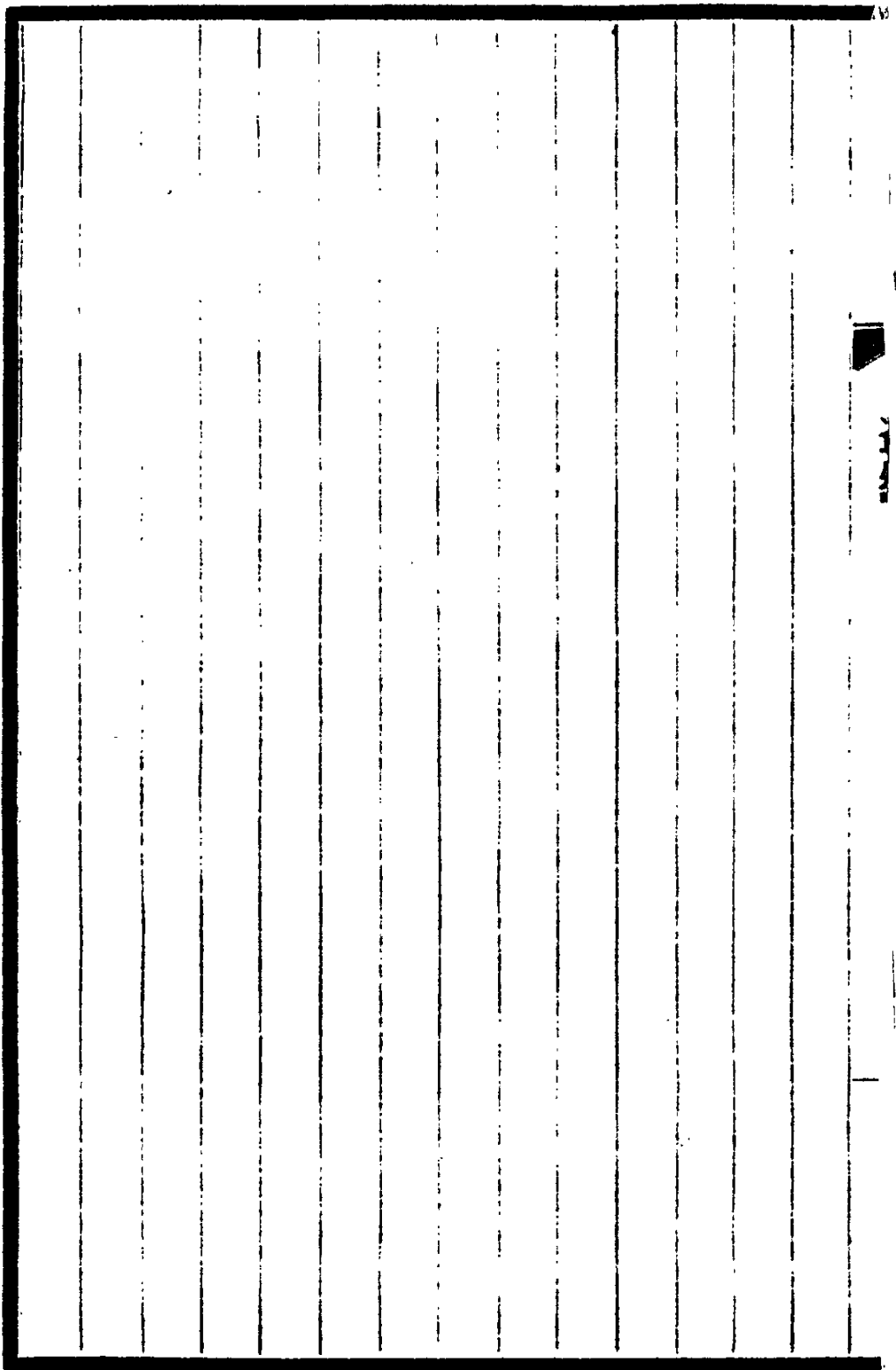
汝生才四十筮仕已六年既仕猶未學自視當欲然爲官心君國讀書
志聖賢臨事辨義利持身懷冰淵前哲垂彝訓服膺宜拳拳人間今何

世天步方屯遭老父年七十終歲心憂煎賦詩遠寄汝黽勉期無愆
君恩何由報祖澤何由延虛生實恥指顧成華顛汝其日三復佩之
如韋弦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孫承祖同校

外孫劉厚滋覆校



俗說一卷

宏甫敬題

貞松老人遺
稿甲集之一

俗說

丁亥孟夏譔輯方言里語之載古籍而梁氏同書直語補證錢氏大
昕恆言錄翟氏灝通俗編所未載者爲俗說一卷俗說梁沈休文所
著書僭其名也齋居無事爲此遣寂續貂之請予無辭焉上虞羅振
玉

太陽 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一象形李賀宮娃歌願君光
明如太陽世說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座王公固辭曰使太陽與
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月宮 宋王珪宮詞玉兔何年上月宮

雷公電母 管輅別傳使召雷公雷父宋蘇軾詩揮駕雷車訶電母
旋風 北齊書權會傳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李
賀詩紙錢窸窣鳴旋風

天造地設 四朝聞見錄慈明太母張夫人葬處蓋天造地設非人力
所及

下雨 孟子沛然下雨王建詩但得天公不下雨

下雪 南史梁邵陵王綸傳葬之日黃雪霏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

氣候 南史扶南國傳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

路上 世說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

郭大怒

水脚 花蕊夫人宮詞曲沼門含水脚清

黃泥 王建開池得古釵詩鈿花落處生黃泥

地底 元稹詩鼓角驚從地底回

街頭 王建鏡聽詞恐畏街頭見驚怪

半路 世說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外國 王建贈海東僧詩學得中州語能爲外國書

鞭春 東京夢華錄開封府進青牛入禁中鞭春

打春 宋晁冲之詩自慙白髮欺吾老不上譙門看打春東京夢華錄

府僚打春府前百姓賣小春牛

守歲 周處風土記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孟浩然詩守歲接長筵
玉臺新詠徐君倩有共內人夜坐守歲詩白居易詩守歲尊無酒

新正 白居易除夜寄弟妹詩歸思逼新正

月內 孔雀東南飛行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

多時 四朝聞見錄周必大直宿禁林孝宗夜召入謂必大曰多時不
與卿說話賜必大坐

平素 南史庾承先傳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

平常 世說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子敬神色
恬然不異平常

期限 漢鄭固碑以疾錮辭未滿期限

二月二龍擡頭 宛委記都人呼二月二日爲龍擡頭

叔父 柳宗元有叔父墓版文陳書蕭乾傳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
佳子弟 世說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家佳子弟

男人 後漢書東沃沮耆老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

聞之輒生子

元配 晉書禮志前妻曰元配後妻曰繼室

繼配 王安石葛源墓誌繼配盧氏

親兄弟 北齊書神武紀紹宗曰親兄弟尙爾難信何況香火

姪女 唐法琬法師碑尼仙悟迦毗卽法師之姪女也

堂兄 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志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劖青

堂弟 唐杜行方墓誌堂弟夏陽縣尉述甫書

表兄 因話錄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

又竇遺直有夏夜宿表兄宅話舊詩

表姪 唐徐浩碑表姪張平叔題諱

織造 蜀錦譜元豐六年呂大防始建錦院于府治東募匠五百人織

造置官以蒞之

童生 鞠坡叢話王十朋寓居臨安偶值乍寒諸生有陳元佐劉士宗

各借以衣童生謝偉謝侃濟以衾因作二詩以贈按今人謂士子未

泮捷者爲童生見此

罰俸 宋史刑法志奪俸一月金史刑法志罰俸一月罰俸之稱肇此
履歷 魏書源子恭傳時有亡人許周僞稱梁黃門侍郎子恭疑之表
云據其履歷清華則家累應不輕今來歸化何其孤迥履歷之稱始
此

告身 北齊書傳伏傳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
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卽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
告身

書辦 野獲編書辦爲管文書者通稱宣德間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
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尙結銜文華殿書辦

告示 南史梁吳平侯景傳移書告示

賞格 南史侯景傳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者授以景位陳
書陳寶應傳立功立事已具賞格

准 按五經文字云字林準作准則准爲準之俗體翟氏通俗編引周

必大二老堂雜志說誤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所住宿皆封署其門禁家僮毋得出入名曰關防

號簿 王建贈郭將軍詩向晚臨階看號簿

白契 宋史食貨志建炎五年始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

德政碑 南史梁宗室恭傳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于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德政碑

脫鞵 唐書憲宗時華州刺史崔戎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鞵戎夜單騎去按今人于循吏去任時留其鞵懸之譙樓以志去思其事已見于此

抄書 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句子 朝天續集以六一泉煮雙井茶中有句云細參六一泉中味故

有涪翁句子香

義塾 輟耕錄周待制月巖先生買地于府城之鄭埜兒坊創義塾以淑後進

學生 元史變變傳今秘書所藏當時做書御筆于學生下親書御名習書謹呈

做本 元史變變傳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于王恂今秘書所藏當時做書御筆于學生下親書御名習書謹呈按今童子入塾習字有做本其名已見于此

卷子 貴耳錄淳熙間省元徐履殿試用卷子寫竹一枝題曰畫竹一竿送與試官

一本 北齊書魏收傳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按今人謂書一冊曰一本始此

一部 北齊書權會傳注易一部行于世

曲子 花蕊夫人宮詞御製新翻曲子成

書目 南史張纘傳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

行狀 南史吳均傳欲撰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

八行書 元稹贈嚴童子詩八行飛札老成人李治寄校書七兄詩因過大雷岸莫忘八行書

小隊 杜甫詩元戎小隊出郊垌

馬隊 南史齊鄱陽王傳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陶詩馬隊非講肆請安 春秋左氏傳昭公孫于齊齊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朝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交杯酒 王建失釵怨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按今江淮間婚娶新婦降輿後先以酒二爵夫婦互進一卮謂之交杯酒飲畢然後拜堂觀建詩是唐時已然

看新婦 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

三朝 夢梁錄三朝與兒落膺炙頗按今人以生丁三日爲三朝本此
滿月 北齊書韓鳳傳男寶仁尙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
昌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按兒生滿月慶宴始此通俗編云滿月
字見北史節義傳滿月慶宴則始于唐誤

後事 南史阮孝緒傳後事當付鍾君

照尸 今人于死人氣甫絕時必然燈一盞云冥途昏暗然燈俾死者
魂魄識途其說甚可笑然南史吳苞傳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
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此風南朝已然

影 司馬光書儀世俗皆畫影置于魂帛之後按近世謂死後畫象曰
影始此

辭靈 北齊書皮景和傳丁母憂起復將赴東辭靈慟哭而絕

喪出然柴 今人喪禮棺出後送殯人回宅時列炬於門外不知何所
取義觀顏氏家訓有云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是此風已始
南北朝

柩底置孝經 南史沈麟士傳遺令棺中依士安用孝經按今人于安葬時納孝經一冊云令後嗣孝順其俗始此惟古人置之棺中今人納之墳內爲異耳

合葬 檀弓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銘旌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供銘旌

石人石馬 唐書秦瓊傳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其功按今鉅公墓前用石獸石人疑始此

罪孽深重不自殞滅 見歐陽修與弟書

火葬 南史林邑國傳死者焚之野中謂之火葬

普天同慶 世說新語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動焉

全福 南史王彧傳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緣意于處安不必全福反叛 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自注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爲反叛之基陳書留異傳顯然反叛非可容隱

聲名 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名聲 莊子天地篇子非獨弦哀詞賣名聲于天下者乎

不中用 詩大東無浸穫薪箋浸之則將腐濕不中用也

窮人 南史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

疾館以養窮人

鐵漢 駭聞錄李遵懿握兵江漢號鐵漢

寒士 世說王文度弟阿智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因詣文度言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惡少 王建羽林行長安惡少出名字

尊貴 世說褚公東出投錢唐亭住爾時沈充爲縣令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沈令問牛屋下是何人吏曰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

等候 花蕊夫人宮詞等候大家來院裏

生怕 龍洲集同郭殿帥游鳳山詩走馬看花生怕晚果然桃李一山

開

從小 宋徽宗宮詞秦娥從小學宮韶

舒徐 元稹貽蜀張校書元夫詩少年爲事要舒徐

出去 北齊書杜弼傳高祖叱令出去

出來 白居易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

過來 韋應物西樓詩秋雁過來稀

上來 宋江夢李陵臺詩時時一上來

下來 詩牛羊下來

回來 王建宮詞回來憶着五弦聲

分別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捉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計策 北齊書顏子推傳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

毆打 南史齊廢帝紀若與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大物所傷豈直罪

止一身

相好 詩式相好矣

得罪 孟子不得罪于巨室

富足 世說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

失收 今江淮人謂年穀不登謂之失收南史昭明太子傳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遺

判命 東都事略章惇傳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

奔波 南史梁宗室蕭勵傳勵乃奔波居于江夏王建詩此身誰願長奔波

橫事 秦觀與蘇公先生簡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

性暴如雷 孔雀東南飛行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按今人尙有性暴如雷語

留意 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願大王少留意

快活 北齊書和士開傳一日快活敵千年

自由 孔雀東南飛行汝豈得自由

天分 世說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
天分有限

蓬頭 庾信小園賦蓬頭王霸之子

梳頭 元稹離思詩閒讀道書慵未起水精簾卷看梳頭庾信鏡賦梳
頭新罷照着衣世說桓宣武以李勢妹爲妾主始不知旣知拔白刃
襲之正值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覺爲動容

神頭鬼面 農田餘話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石湖放翁爲
平正至晦庵諸子始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

鵝角 留青日札宋淳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項左右束以彩繒
宛若博焦之狀曰鵝角按今日女孩猶有此妝

玉體 戰國策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南史梁武陵王紀傳以茲玉體
辛苦行陣

剃面 顏氏家訓梁朝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聞香 吳均餅說既聞香而口闕亦見色而心迷瑞應圖天漢二年月
支國貢香三枚狀如燕卵能辟疫香聞百里按聞字從耳與聽字義
略同今人有謂鼻所臭曰聞者雖於字訓無可攷而古籍往往有從
俗者

身材 北齊書趙彥深傳子叔堅身材最劣

經手 北齊書韓鳳傳軍國要密無不經手

手心 北齊書孝昭帝紀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
手心血流出袖

手裏 王建宮詞宮人手裏過茶湯

八字眉 張蕭遠送宮人入道詩玉指休勻八字眉李商隱八字宮眉
捧額黃妝臺記漢武帝宮人掃八字眉

眉心 白居易春詞春入眉心兩點愁

一毛不拔 燕丹子荆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
毛不拔

氣喘汗流 北齊書傳伏傳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

勁 列子孔子之勁能開國門之關

志 南史沈約傳腰有紫志

小便 後漢書甘始傳或飲小便或倒懸愛齋精氣屎說文人小便也
大便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爲定州刺史于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
口承之

出恭 俗謂上廁曰出恭初不得其解繼閱神仙傳云淮南王安坐起
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天廁疑出恭二字原出於此

不入耳之言 李陵答蘇武書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

老爺 楊椒山自訂年譜予方割肉時獄卒持鎗手戰至將墜地曰關
公割肉療毒猶藉于人不似老爺自割者

乃兄 趙抃雙竹詩長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

息婦 能改齋漫錄引王彥輔塵史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
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亦然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

孫息婦 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號爲有道嘗自出見高宗曰臣爲陛下尋得箇好孫息婦

大人 野獲編江陵公新得國先大父隨衆謁于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曰某是也江陵公因再揖案官長稱大人當始此

卑職 元陳天祥奏盧世榮姦邪疏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按卑職之稱始此但此乃臣對其君之辭今則下員對長吏爲異耳

泰水 孫持正俗呼人之妻父爲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此何義耶

親家母 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晚生 晉書戴逵請立學校疏曰今後進晚生日不覩揖讓之儀

老師 觚不觚錄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分宜當國

始稱老翁此後門生均曰老師

某甲某乙 三國志王脩傳注張甲李乙猶或先之

太歲 南史夷貊傳滑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

土地神 搜神記蔣子文謂故吏曰我當爲此土地神漢沔記襄陽漢

水西村有廟名土地府君極有靈驗

宅神 庾信小園賦鎮宅神以蘊石

劉猛將軍 朱坤靈泉筆記宋景定四年封劉錡爲揚威侯天曹猛將

勅云飛蝗入境漸食嘉禾賴爾神靈翦滅無餘

幽冥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自悲不識母祈請幽冥求一夢見

紙錢 李賀詩紙錢窸窣鳴旋風

餒口 俗以延僧道薄莫誦經曰放餒口案唐有不空譯佛說救餒口

餓鬼陀羅尼經一卷餒口二字已見于此

觀音經 南史皇侃傳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三十遍以擬觀世音

經

道士 南史梁沈約傳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
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代禪之事不由己出按古所謂道士皆謂
有道之士以稱羽士始此又南史顧歡傳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
交譁小大互相彈射

法師 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

小沙彌 世說范寧作豫章八日請佛有版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
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佛事 梁簡文帝相官寺碑譬若淨土長爲佛事

功德 南史虞愿傳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
我起此寺是大功德

行香 南史岑之敬傳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

香火 南史陶弘景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香火

合掌 南史虞愿傳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

禮拜 世說何次道住瓦官寺禮拜甚勤

還俗 南史天然三迦毗黎國傳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

來生 南史天然三迦毗黎國傳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路

紙房子紙人紙馬 元典章世祖至元七年刑部尚書奏稱民間多有

無益破費如紙房子等請飭禁止隨降旨着將紙糊房子人馬等物

截日盡行禁斷

生活 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

國手 西陽雜俎僧一行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一局遂與

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皆國

手

推命 墨莊漫錄紹興初逐元祐黨人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執政

聚議劉安世蔣之奇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以筆于昭州上

點之云劉某命好且於昭州試命一回

看命 程史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

司

流年 朱子逢僧談命詩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

圓光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攻洛陽石勒以訪澄澄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以示童子粲然有光童子驚曰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曜也勒悅遂距曜生擒之

地理 耳談宋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

醫稱郎中 夷堅志趙珪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醫術人稱趙三郎中剃頭稱待詔 黃省曾吳風錄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此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以此又石屋語錄有某大夫官待詔每每施剃于衆僧按稱剃工爲待詔或因此吳風錄所云未必然

儒醫 老學庵筆記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藥劑 顏延之陶徵士誄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瓦匠 宋名臣言行錄張詠傳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曰天晴蓋瓦

雨下和泥

船家 花蕊夫人宮詞正待婕妤先過水遙聞隔岸喚船家按今人猶呼榜人爲船家

妃子 元稹連昌宮詞朝廷漸漸由妃子

老婆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三蜀有長鬚和尚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老婆耶

老娘 武林舊事宮中有娠令踏逐老娘伴人乳婦抱洗女子按今人謂穩婆爲老娘見此

梳洗 元稹連昌宮詞太真梳洗樓上頭

勻粉 劉克莊詩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

房錢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載張卿詩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足

蠅頭微利 蘇軾詞蝸角虛名蠅頭微利

鵝眼錢 裴子野宋略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大壞矣一貫長

三寸謂之鵝眼錢

毛錢 宋史高宗紹興十三年毀私鑄毛錢按今人呼小錢曰毛錢始此

債主 世說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

交 花蕊夫人宮詞月頭交給買花錢

城牆 花蕊夫人宮詞背倚城牆面枕池

浴堂 王建宮詞浴堂門外抄名入

場屋 四朝聞見錄秦少游未第王賢良久困場屋按唐以前謂戲場爲場屋宋人始以爲考文之所

店面 夢梁錄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

學堂 北齊書權會傳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

中門 白居易池上閒詠暫嘗新酒還成醉亦出中門便當遊

屋檐 白居易答客問杭州詩大屋簷多裝雁齒

粉壁 花蕊夫人宮詞粉壁紅窗畫不成元稹連昌宮詞塵埋粉壁舊

花鈿度信鏡賦窗藏明于粉壁

門扇 南史侯景傳賊又斫東掖門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

公館 唐殷夫人碑卒于□尉之公館唐魏魏墓誌卒于宣州宣城縣之公館韋應物詩公館夜云寂

門地 世說溫公嶠從姑劉氏有女屬公覓壻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壻處門地粗可

瓦屋 世說蔡司徒在洛陸機兄弟往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當中 王建宮詞太平萬歲字當中

中央 詩宛在水中央

四角 孔雀東南飛行四角垂香囊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以銅爲花

插御牀四角

傍邊 王建宮詞玉案傍邊立起居

前頭 唐朱慶餘詩鸚鵡前頭不敢言

外頭 王建宮詞乍到宮中憶外頭

隣居 世說孫綽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隣居語

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

跨竈 蘇軾與陳季常尺牘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

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方回詩跨竈郎來溫課冊齊眉人爲摺深衣

牙門 南史侯景傳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

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

家堂 孔雀東南飛行入門上家堂

後門 南史褚伯玉傳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按今江北

人居宅必有後門其制已肇于此

隔子 元稹詩微風暗度香囊轉臘月斜穿隔子明

石磔 南史扶南國傳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

門限 南史陶弘景傳帝頸血流于門限焉

牛屋 世說褚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衣鈕 晉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銀花小鏡並衣鈕百副

衣服 世說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

帽簷 元葛邏祿迺賢塞上曲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簷在帽簷前

紗帽 北齊書平秦王歸彥傳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戒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

絲線 王建織錦曲唯恐秋天絲線乾元稹雉媒詩剪刀摧六翮絲線縫雙目

眞珠 南史夷貊傳波斯國有虎魄馬腦眞珠玫瑰等

背心 北狩見聞錄徵廟出出御衣之襯一領俗呼背心

環子 北狩見聞錄又索於懿節邢后得所帶金耳環子一隻

衫子 元稹詩藕絲衫子柳花褰

朝衣 白居易詩春風侍女護朝衣

皮衣 南史虞愿傳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着小皮衣

帽子 王建宮詞未戴柘枝花帽子

蘭干 後漢書牢夷傳罽毼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蘭絲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蘭絲乎抑爲保障乎

袴褶 北齊書陸法和傳虵頭鮮袴褶而不落

細布 南史司馬筠傳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于

常可着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

手帕 王建宮詞縵得紅羅手帕子

鍼線 元稹遣悲懷詩鍼線猶存未忍開

袈裟 南史陶弘景傳通以大袈裟覆衾

繩床 北齊書陸法和傳坐繩床而終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

碑陰繩床十

竹床 韓愈詩竹床莞席到僧家許渾詩露井竹床寒

竹床子 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竹床子一

毯子 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四尺毯子四

蒲合 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蒲合廿領

牀脚 南史侯景傳及升御牀牀脚自陷

牀邊 世說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王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

牀頭 南史王僧虔傳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

香案 元稹連昌宮詞菌生香案正當衙

燈臺 摭言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有古賢風都市遇鐵燈臺市之

磨洗則銀也還之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燈臺四

上燈 元稹詩滿山樓閣上燈初

點燈 宋楊太后宮詞鑾輿半仗點燈回

糞船 宋稗類鈔南渡後浙中賦稅全是橫斂丁錢有至三千五百者

人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辛幼安云曾見糞船亦
插德壽宮旗字

抽屨 庾信鏡賦暫設裝匳還抽鏡屨

倚子 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繩床十內四倚子

馬杌 錢氏私誌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
初貴主乘馬故有之按今坐具中馬杌始此

杌子 愛日齋叢鈔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裏杌子於馬上高廟時
亦然

材 陳書周弘直傳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須小形者按今人呼
棺爲棺材江北人或單呼爲材已基于此

靈柩 陳書沈洙傳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
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

水車 花蕊夫人宮詞水車踏水上宮城

盒子 宋徽宗宮詞小金盒子黃封帖

竹火籠 謝眺竹火籠詩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又范靜妻池氏亦有竹火籠詩南史蕭正德傳載正德詠竹火籠詩七絕

手爐足爐 採蘭雜志馮小憐有手爐曰辟邪足爐曰鳧藻皆以飾得名

筆架 致虛閣雜俎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

筆頭 開元遺事李白少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

筆牀 玉臺新詠序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梁簡文帝書云時設書幌置

筆牀

鎮紙 清異錄歐陽通脩飾文具皆刻名號鎮紙曰套子龜曰小連城曰千鈞史

界尺 姚氏殘語太祖以柏木爲界尺謂之隔筆簡清異錄界尺曰由準氏

水牌 七修類稿俗以長形薄版塗布油粉謂之簡版以其易去錯字而省紙官府用曰水牌

筆筒 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螟蛉有子條取桑蟲負之於木空
中或書簡筆筒中致虛閣雜俎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名喪鍾
千里鏡 清異錄千里鏡電之形也

紅紙 花蕊夫人宮詞紅紙泥窗遶畫廊

艸紙 元史后妃傳宏吉刺皇后侍皇太后于厠凡所用艸紙亦以面
擦軟而進之按今厠上所用紙曰艸紙本此

蘆席 江夢昔遊詩長竿插蘆席船作野馬走

粉合 齊民要術作香粉法惟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

摺扇 春風堂隨筆今世所用摺扇亦名聚頭扇

扇面 春風堂隨筆南宋以來詩詞咏聚頭者甚多予收得楊妹子所
寫絹扇面摺痕尙存夢梁錄夜市有崔官人將字攤梅竹扇面兒在
五間樓前大街坐鋪

扇柄 解醒語楊璉正伽啓掘宋帝諸陵度宗陵得五色藤絲盤影魚
黃瓊扇柄

宮扇 淵穎集有題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詩云歲周甲子壽筵
開賓客滿堂宮扇來

竹片 世說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

酒海 白居易詩詩就花枝移酒海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

陰酒海一

茶船 清祕錄茶船一名茶舟

盤子 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盤子五十隻

疊子 今俗呼盛饌之品曰樸子古作疊子北齊書祖珽傳曾至膠東
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兩面西陽雜俎劉錄事日食餽數

疊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疊子五十隻

螭器 柳宗元集有代人進螭器表

石獅子 文苑英華有唐閤朝隱鎮座石獅子賦

火石 潘岳詩類如石取火按以石取火當始於此

蠟燭 南史王僧虔傳僧綽採臘燭珠爲鳳皇按古人燭不用臘觀此

知南朝始然又世說石季倫用臘燭作炊

白臘燭 北夢瑣言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有代夫贈

人白臘燭詩

花臘燭 四朝聞見錄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臘燭無香爲恨遂用

龍涎沈腦屑灌臘燭

金剛鑽 齊東野語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

麻繩 陳書沈衆傳以麻繩爲帶

雜貨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
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

刀子靶 北齊書徐之才傳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按今人
謂刀柄爲刀靶本此

糧食 南史張齊傳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

麻油 晉書佛圖澄傳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于掌上

臘八粥 夢華錄十二月初八日諸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

與門徒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

乾飯 世說王敦初尚主如廁還婢進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

就酒 陸機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于以采蘋條可糝蒸以爲茹又可
用苦酒淹以就酒

粉團 開元天寶遺事宮中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于金盤中

薄餅 荆楚歲時記長沙寺九子母神四月八日無子供養薄餅以乞
子

包子 陸放翁有食野味包子詩燕翼詒謀錄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
茶食 樓鑰北征行紀遼宴使臣茶食以大柸陳四十碟

圓子 周必大平園續纂元宵浮圓子前輩似未曾賦此坐間成四韻
又朱淑真亦有圓子詩

糖圓 皇明通紀永樂十年元夕聽良民赴午門觀鰲山三日以糖圓
油餅爲節食

鰾子 夢梁錄冬日茶肆添賣七寶擂茶鰾子葱茶

果子 武林舊事果子花花糖烏梅糖

月餅 武林舊事蒸作從作月餅春餅

春餅 同上

獅貓 老學庵筆記秦檜孫女崇國夫人小名董夫人愛一獅貓失之
徧索不得

水牛 世說劉孝標注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

鵲子 世說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逕上樹取鵲子

雀子 北齊書神武帝紀先是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

九頭鳥 梅聖俞詩嘗憶楚鄉有祆鳥一身九首如贅疣

鵝蛋鴨蛋 夢梁錄三日女家送冠花綴鵝蛋又育子父母家家以綵
畫鴨蛋百二十枚及芽兒繡棚彩衣至婿家按烏卵稱蛋始見於此
宛委餘編云蛋字似應寫作彈蓋烏卵圓轉如彈丸故有彈之名其

說較可信

魚秧 陶宗儀南村雜賦徑分黃菊本池種小魚秧

田雞 四朝聞見錄杭人嗜田雞如炙卽蛙也

水雞 侯鯖錄水雞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

蒼蠅 詩蒼蠅之聲

蚊子 爾雅翼蚊生艸中者吻尤利而足有花文吳興號豹脚蚊子歐

陽修詩序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嚙喝來咬人也

橘子 王建宮詞衆內遙拋金橘子

種子 陳書世祖紀天嘉元年詔恤農曰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小麥 南史夷貊傳渴盤陀國地宜小麥資以爲糧

竹子 郭茂倩樂府江干黃竹子堪作女兒箱

仙果 王建朝日賜百官櫻桃詩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

瓜子 南史韓靈敏傳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

根鬚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

烟火 宛署記烟火有聲者曰響礮武林舊事西湖有少年競放爆仗及設烟火

地老鼠 宛署記烟火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

起火 宛署記烟火高起者曰起火

毬燈走馬燈 夢梁錄杭城大街春冬撲買玉柵小毬燈奇巧玉柵屏風棒燈沙戲走馬燈

賭錢 南史王敬則傳呼僚佐文武搏菹賭錢

一張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九赤紙縹紅紙麻紙勅紙法紙各百張

一下 北齊書廢帝紀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又陸法和傳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叔陵又斫太后數下

一條 南史宋前廢帝紀書跡不謹上詰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比素業都懈

六十花甲子 唐詩紀事趙牧詩手按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如貫珠

七旬 白居易詩且喜同年滿七旬

元來 元稹放言詩蓮葉元來水上乾

誠如 王績三日賦叙誠如褚爽之詞

情知 王績三日賦情知上巳風光好

自然 庾信謝趙王賚絲布啓妾遇新嫌自然心伏

蚤已 世說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曰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
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居然 世說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什麼 傳燈錄爲什麼向佛頭放糞

恐防 王建宮詞恐防天子在樓頭

神氣 世說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

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否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
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

粉碎 世說王丞相令郭璞作一卦卦成郭云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
日中果震柏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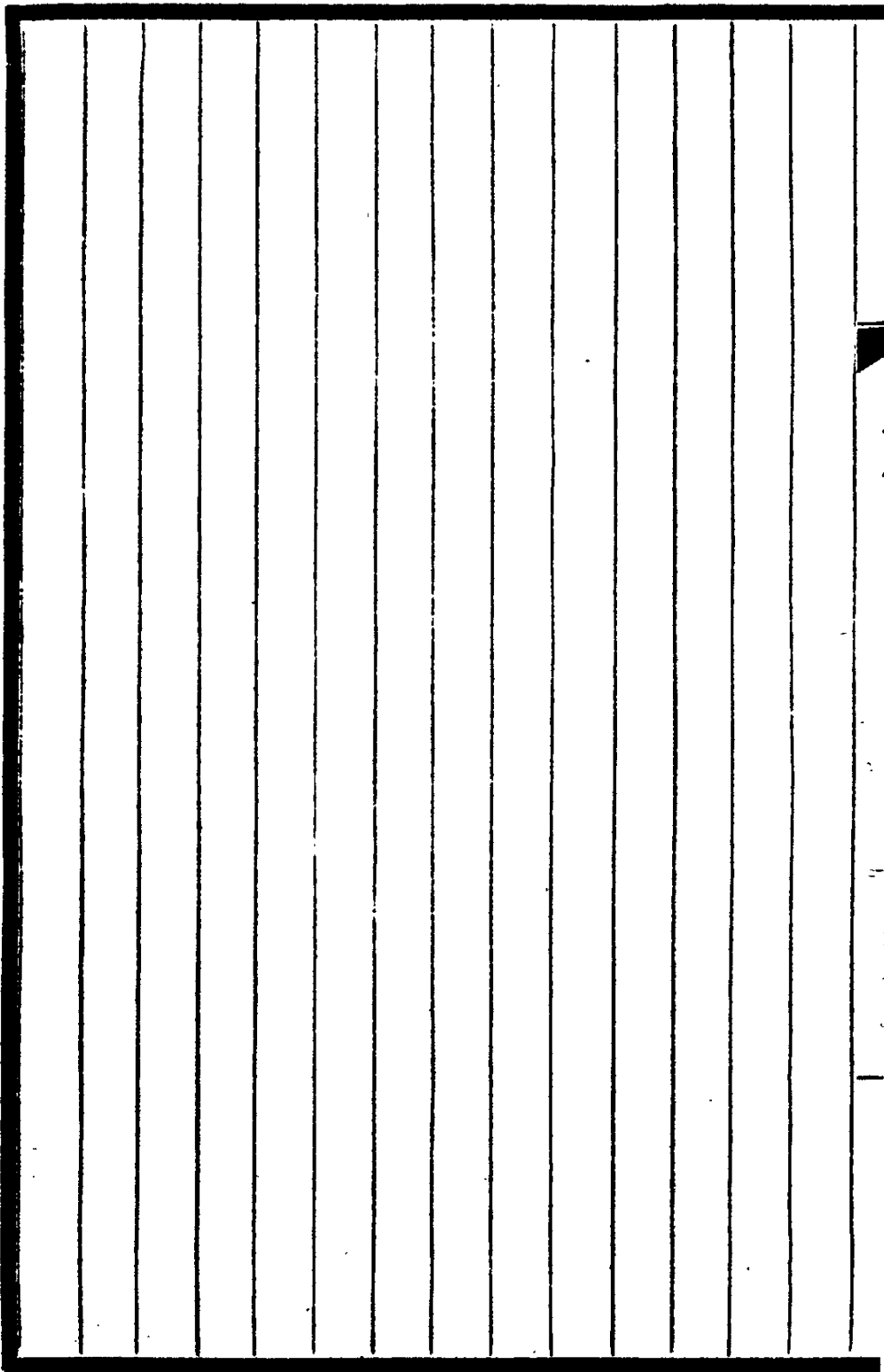
氣憤憤 白居易樂府縛戎人篇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孫繼祖同校

外孫劉厚滋覆校

俗說



千祿字書箋

證一卷

張爾田署

貞松老人遺
稿甲集之一

小學盛於漢晦於六朝漸明於唐漢唐間諸字書說文解字
外晉有呂忱字林梁有顧野王玉篇其書詳矣備矣然多存
後世俗作意在補說文所未備其實所收之字多無意義大
抵皆增其所不必增於六書殊無裨益惟唐人干祿字書五
經文字實能祖述許書折衷至當五經文字猶偶有疏舛干
祿字書則有純無駁其足以是正古籍之處極多如喪字說
文作𣦵注从哭从亡曩疑今篆上从𠂔與哭篆不合據此書
則作𣦵與許書注正合此可正今本說文之誤者漢書賈山
傳節士築阿房之宮師古注節以筵為之是以節筵為二字
據此知節即筵之俗體後漢書劉玄傳郡人逢安注逢字从
夆考漢人石刻如逢盛孔宙景君諸碑凡書人姓之逢字皆
作逢从夆不从夆據此知逢乃逢之別體案說文有筵無節
有逢無逢則節逢乃俗書其說洵然此可正兩漢書注之誤

者廣韻以穰穰為二字類篇以稷稷為二字據此知穰稷亦
穰稷之俗體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墉字注又作墉
墉二形據此知墉乃墉字非墉之別體此可正廣韻類篇一
切經音義之誤者其有資刊正如此昔人云隋唐古籍一字
千金其此書之謂矣其中有如冲种羈羈貽詒俳俳屯屯帖
帖乃一字而以為二簡甯馮馮虫蟲兇凶浙浙茲茲蚩蚩堤
隄窓寬熈焦衡房萍萍商商凍凍厝厝乃二字而合為一似
屬舛誤然此書為程試而作以上諸字乃從俗記錄非考證
之疏也玉邇來究心小學竊以此書當與蒼疋並重爰為之
考校於今本之誤者正之間有發明附注於下既成願之曰
千祿字書箋證而弁語於簡首

上虞羅振玉

干祿字書箋證

上虞 羅振玉 箋

平聲

聰聰聰

上中通下正諸從忝者竝同他皆放此

功功

上俗下正

蒙蒙蒙叢筒簫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筒通簫也簫斷竹也本二字

童僮

上童幼下僮僕古則反是今所不行

衷衷馮馮雄雄虫蟲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馮馬行疾也玉篇馮水也又說文虫一名蝮
蟲有足謂之蟲馮馮虫蟲並各為字

沖种

上沖和下种幼

振玉案說文無种字沖兼沖和沖幼二義書金縢為予沖
人傳沖童也是其證

躬躬

並正

彤彤

上赤色徒冬反下祭名音融

振玉案祭名之彤當从舟說文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
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今人从肉誤

龍龍龍從從從

竝上中通下正

逢逢

上俗下正諸同聲者然準此唯降字等從夆

振玉案後漢書劉玄傳郡人逢安注逢字从夆字鑑人姓之逢从夆逢遇字从夆以逢逢為二字據此則逢即逢字別體證之漢逢威碑陰孔宙碑陰景君碑陰凡人姓之逢字皆从夆說文亦有逢無逢均可為此書之證

恭恭庸庸

然上俗下正

襁襁

振玉案說文襁衣厚兒从衣農聲詩何彼襁矣據此則襁當从衣此从衣誤

襁華字上通下正

振玉案廣韻以襁襁為二字當據此正之

兇凶

上通下正亦懼也

振玉素此當作上字

許勇反

振玉素說文兇擾恐也兇惡也本二字

鍾鐘

上酒器鐘磬字

振玉素鍾字上奪下字

今竝用上字

邦邦雙雙支支兀卮節筵虧虧規規兒兒漸漸羗羗窺窺

振玉

素說文窺此作窺誤

竝上俗下正

振玉素漢書賈山傳節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注節以筵為

之是以節筵為二字與此不同素說文有筵無節則此書

是也晉書音義下亦云筵與節同其為一字尤信又素說

文漸水索也漸流水也二字義別非一字

羸羸箒箒

振玉素說文箒从竹从虎此从虎作箒誤

竝上通下正

麾

上旌麾下謙撫字其指撫亦作麾

隋隨

上國名下追隨

振玉案春秋桓六年楚武王侵隨傳注隨姬姓國今隨州是國名之隨與追隨字同

羈羈

上羈勒下羈旅

祇祇

上神祇巨移反下祇適章移反

卑界

上尊卑下界与必寤反

禕

上禕美音猗下禕

振玉案禕上音暉

辭

上中竝辭讓下辭說今作辭俗作辭非也

茲茲耆耆耆耆憂憂

振玉案耆字左旁誤

鴝鴝鴝鴝醫醫

竝上俗中通下正

私私蕤蕤渚渚尼尼

振玉案說文釐从里聲此从夢乃傳刻之誤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蚩蟲中行也蚩蟲也乃二字

狸狸夷夷龜龜

振玉案龜當裏裏基基平丕絲絲疑

竝上通下正

貽

上貽遺下貽言

振玉案說文無貽字詒兼詒遺詒言二義

齋齋

上齋裳音咨下齋戒側皆反

微微微微輝暉肥肥歸歸胥胥虛虛䟽䟽於於殖殖猪猪鋤
鉏

竝上通下正

莛莛芻

上中通下正

庸庸膚

上俗中通下正

俞俞爰爰

竝上俗下正諸從爰者竝準此

儒儒襦襦馱馱廚廚

竝上通下正

扶扶

上俗下正

鼻鼻

上通下正

符符

上人姓下符契

鵠雛

竝正

麤麤

上中通下正此與精粗義同今以粗音才古反相承已久

壺壺鏞蒲蘓蘇畱圖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畱訓畱圖訓畫計難非一字

徒徒

上通下正

塗途

上塗泥下途路

徂殂

上往下死

黎黎泥泥蛻霓

竝上俗下正

溪谿子兮携携

振玉案說文攜从手
萬聲此从萬聲誤

竝上通下正

堤隄

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堤滯也隄塘也非一字廣韻云堤同隄誤與此同

互氏

上通下正諸從氏者竝準此

賣齋

上通下正

隣躋

竝正

稽稽

上俗下正

鷄雞

竝正

犀犀

上俗下正

棲栖

竝正

鞋襪蛙鼃

竝上通下正

崖涯

上山崖下水際亦音儀

埋藪懷懷豺豺

竝上通下正

階階

階砌字上俗下正合作階級之階

俳俳

上俳優字音排下徘徊字音裴

振玉案漢平都相蔣君碑循墓徘徊是古徘徊字亦从彳
與俳優字無別玉篇徘徊徊也始从彳乃後世俗作唐柳
公權書玄祕塔碑尚作徘徊

楷楷

上楷洗苦皆反下口楷苦駭反

灰灰臺臺回回

竝上俗下正諸字有從回者竝準此

顏顏盃杯

竝上通下正

災災

竝正

才材

上文才下材質

回因

上俗下正

玼珍辰辰鄰隣

振玉案鄰隣字例刊當改正

磨磨

竝上通下正

瞋瞋

上瞋目下瞋怒

屯

振玉案說文屯从屯貫一字作屯此作屯誤

上屯厄下屯聚

振玉案古屯厄屯聚本一字易序卦傳曰屯者盈也屯聚

之義本此屯聚亦曰屯落

今人作邨落說文邨地人名非屯落字俗又作村人民盈

聚故曰屯聚皇甫士安高士傳云管寧所居屯落云云猶

能用古字此分屯厄屯聚為二形誤

分分裙帟

竝上通下正

殷慇

上殷姓下慇慇

筋筋

上通下正

忻欣

竝正

勤慇

上勤勞下慇慇

猿猿媛

上俗中通下正今不行

鼃鼃原原樊樊

竝上俗下正

翻翻

上通下正

窓完

振玉案說文窓从門兔字當作窓此作完誤

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窓完之或作又周禮函人為甲眡其鑽空欲其窓也鄭司農注窓小孔兒窓讀如完彼北林之完則完窓又非一字此又以為完之俗益無所徵

鴛鴦

上鴛鴦下鴛鴦

蕃藩

上蕃隅亦音繁下藩屏

肫豚樽搏从坤

竝上通下正

兒完寬寬

振玉案說文寬从兒見聲此从兒誤

冠冠者看單單

竝上俗下正

安安

上通下正

懽懽

竝正

磐盤

上磐石下盤器

餐飧

振玉案說文餐从食収聲此从収誤

上千安反字亦作飧

振玉案說文餐或从水作飧此从収誤

下息魂反

刪刪開關攀攀

竝上俗下正

解解

鰥寡字上通下正

軋軋乾

上俗中通下正下亦乾燥

虔虔

上通下正

逦逦牽牽遶遶怜憐全全權權憊憊焉焉

竝上俗下正

燃然

然燒字上通下正

年年厘厘迤迤錫錫鈆鈆

沿船
竝同

載為專專輒埽

竝上通下正

烟煙

竝正

弦絃

上弓弦下琴絃

企企

上高舉兒許延反鮑明遠書勢云鳥企魚躍下企望丘賜

反

颺颺

上俗下正

標標

上標記字必遙反下標梅字頻小反

高喬堯堯樵樵

振玉紫新當作耕人持十升為斗也此俗體即

誤齣齣

竝上俗下正

迢迢

竝正

焦焦

焦爛字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焦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與訓火所傷之
焦別一字

象象

上通下正

傲僥

竝僥倖字古堯反相承已久字書作傲今不行用僥亦焦
僥字謂南方短人也音譙堯

鵬雕

竝正

彫凋

上彫飾下凋落

宵霄

上夜下雲霄俗作霄非也

妖袄

上妖冶下袄祥今亦用上字

繇繇

上臯繇字下卜兆繇音胄

鯖肴

上俗下正

巢巢

上通下正

抄抄

上初交又初教反下抄末字弥小反

聿聿

本从玉 業說文舉此从半誤

上俗中通下正

篙橋

所以刺船上通下正

牢牢

竝上俗下正

曹曹

竝上通下正

褒褒

竝正多用下字

振玉案說文作褒玉篇作褒五經文字云或作褒褒皆訛此以訛為正

謠謠

上土高反諸字同聲者竝從留下丑冉反諸字同聲者竝從白

篋篋

上俗下正

駮駮靴鞞呵訶

竝上通下正

歌訶

竝正多用上字

芘瓜鴉鷂

竝上俗下正

衙房耶邪祖櫨槎查訐訐麇麇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衙行兒房廡也非一字

覃覃螭螭

上俗下正

含含駟駟

竝上通下正

牆牆牀牀莊莊

竝上俗中通下正其粧粉合用此字相承從米已久

商商飭飭

竝上俗下正

腸腸

上通下正

場場場

上音長中音傷下音亦

壤壤強強瘡創下亦章章羗羗糧糧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強斡也彊弓有力非一字

涼涼

炎涼字

竝振玉案竝當作上俗下正

傍旁易

上中通下正

威滅滅

上俗中通下正

當當囊囊鳳皇

鳳皇字竝上俗下正

喪喪光光崑岡剛

竝上通下正

芒印

北邙山上俗下正上芒刺字音亡

四從
從王
局素
此說
從文
局盈
非從

上通下正

羸羸

上贏多下秦姓

鎗鐺

上鐘聲楚庚反下

鑄音當今竝以

釜字更無

別體

享享

上享通亦享宰字下祭享字

庭庭均垆靈靈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大文冥萍萍

竝上通下正

振玉素萍萍並見說文同義而非一字

耕耕

上俗下正

甕甕爭爭

竝上通下正

劉劉劉

上俗中通下正

流流

上俗下正

留留

振玉素說文留从
丩聲此从卯誤从

上通下正

休休

上通下正

邠邠卸卸収收年年

上通下正

球璆

竝正

脩修

上晡脩下修飾

兜兜溝溝餽餽

振振玉素二字當作
餽餽此位置俱到

竝上通下正

陰陰陰

上通中下正

簪簪侵侵

竝上俗下正

砧砧

上通下正字亦作堪

衿襟

竝正

媼媼

上媼蕩字音遙下媼媼字音遙

潛潛

上俗下正

鹽鹽

振玉案說文鹽从鹵監聲字作鹽此作鹽誤簷檐僉僉奩匱匱沾霑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沾訓水名霑訓雨霑非一字

馮憑

上通下正

氷冰興興矜矜勝勝繩繩陵陵

竝上通下正

淩淩

上浸淩下水淩

蒸烝

上衆也火氣

振玉素火氣上奪下字

亦祭名令竝通用上字

楞稜弘滕滕

上俗下正

能能函函

振玉素函當以說文作函

上通下正

鑒鑒

又古懺反上通下正

几凡

上俗下正

上聲

擁壅

上擁持下壅塞

隴壘

上隴坂下壘

冢塚

上冢嫡下塚壘

振玉案說文冢高墳也尔足冢大也古冢嫡冢壘字無別
塚乃後世俗作

悚竦

上慙悚下竦敬

蟀蟀講講

竝上通下正

徒徙

上通下正

帑紙氏氏

竝上通下正

伎技此此尔尔爾

竝上通下正

振王案說文伎与也技巧也非一字

盲盲盲

上俗中通下正

先咒咒

上俗中通下正

峙峙峙

上俗中下正

市市裏裏恥恥齒齒

竝上俗下正

止軌軌

竝上通下正

究究

上新究字下究竟字

否否

可否及否泰字同今俗竝作否非也

圮圮

上圮毀下圮橋

振玉案說文圮毀字作圮从己圮橋字作圮从巳此書圮
毀字作圮誤

喜憲

上喜樂下憲好許吏反

亶亶

上俗下正

幾幾

上通下正

振旅忝忝臣巨

竝上俗下正

藥藥與與所楚楚叙叙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與訓賜子與訓黨與非一字

褚褚

上竹呂反下丑呂反

僻舞舖舖

竝上俗下正

俯俛

竝俯仰字俗以俛音免非也然作上字為勝

振玉素過秦論俛起阡陌之中李善注引漢書音義音免
史記龜策傳首俛索隱正義皆音免玄應一切經音義俛
仰無辨切玉篇人部俛注音同表記俛焉日有尊尊釋文
音勉詩黽勉李善引作黽俛是俛古音多如免不當云俗
豎豎取取

竝上通下正

鼗鼓

上俗下正

粘殺土土席虎苦苦

竝上通下正

覩睹

竝正

簿簿

上簿籍下厚薄

振玉案說文有薄無簿古簿籍厚薄字無別

體體

竝上俗下正又力奚反

禮礼

竝正多行上字

洗洒

竝正上亦姑洗字下亦洒掃字

啓啓祢禰

竝上通下正

解解解

上俗中通下正

罷罷

上通下正

採采

上通下正

綵彩

上繒綵下光彩

餒餒

上奴罪反下於偽反

隱隱隱

上俗中通下正

笋筍准準登登

振玉案說文登从
莖作莖此从丞誤

竝上通下正

莖槿

上莖菜下木槿

愍憫

上愍傷下憫默

墮殞

上墜下死

偃偃坂阪

上通下正阪亦阪泉字蒲板反

苑苑

上藥名下園苑

本本懇懇袞袞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本與本非一字

斷斷斷

上俗中通下正

款款

說文款或从素
作款此从未誤 亶亶散散慙滿

竝上俗下正憤滿字亦慙音亡本反

沉澣碗盃簞竒

竝上通下正

秆桿

竝正

纂續

上纂組下續繼

版板

上通下正下亦板蕩字

簡揀

上簡冊下揀擇相承竝用上字

典

振玉案說文典从艸殳聲在刀上此从隹省

竝上俗下正

璽蘭𠂔𠂔充充汚汚

竝上通下正

剪翦

上俗下正

環琢

上珪璧文音篆下琢玉竹角反

友天遠統𠂔𠂔聲聲地兆

竝上通下正

巧巧駮

竝上通下正

嬖嬖

上俗中通下正

燥燥

上俗下正

掃埽

上通下正

桑桑

振玉案說文桑桑搗穉穉穉
振玉案說文桑桑搗穉穉穉

老慙慙

竝上俗下正

皂皂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阜之正體當作草皂阜皆俗體

坐坐坐

上俗中通下正

璣璣菓果

果木字竝上俗下正

窳窳寡

上俗中通下正

寫寫假假

竝上俗下正

竿竿瓦瓦𦨇𦨇

竝上俗下正

糝糝糝

上蜜瓜糝中下竝糝糝

覽覽攪攪

竝上通下正

養養兩兩枉枉

上俗下正

象為

振玉素象為二鋸經爽爽

竝上通下正

莽莽

振玉素說此文莽从犬从

𪔐𪔐𪔐𪔐𪔐𪔐

竝上俗下正

景景

永礼駢駢馬振玉素說文駢从𠂔𠂔

竝上通下正

鯁鯁

上刺在喉下哽咽作鯁亦通

並竝

上通下正亦音蒲猛反

迥迴

上俗下正

冷泠

上力鼎反下力丁反

友友丑丑阜阜缶缶牖牖受受田田白

竝上俗下正諸字從白者竝準此

咎咎韭韭畝畝

振玉案畝當作畝

竝上通下正

走走走

上中通下正

右后苟苟狗狗

竝上俗下正

叟

上通下正

扣叩

上牽馬也下叩擊也字亦作扣

寢

上俗中通下正

上振玉案此僅二字不得文

甚

上通下正

忝

上俗下正

檢

上檢口字音斂今以為檢校及檢尋字下書檢及檢則字

居儼反

拯拯

振玉案二字
刪列當改正

上通下正

等等

上通下正

減減

上俗下正

去聲

凍凍夢夢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凍說文久也與凍非一字凍音東見尔疋

貧寶

竝正

振玉案正體當據說文作𠂔

義義辟譬

竝上俗下正

戲戲

上通下正

備備

從根玉案正體當寐寐寐

竝上俗中通下正

類類置置

上振玉案置置二字無別而云變變秘秘嗣嗣魚亟

竝上俗下正

器器

上通下正

鼻鼻帥帥飼飼教教

竝上通下正

愧愧齏齏

忽振玉案說此文齏从壹誤

竝正

毅毅毅

振玉素說文毅从及
篆聲此从篆隸省

上俗中通下正

貴賢

上通下正

著著著

上俗中通下正

御御底度

竝上俗下正

遽遽筋箸

竝上通下正

勾勾數數

竝上俗下正

喻喻

上通下正

慕慕度度步步

振玉案步步二字倒列當改正又步之正體从少作步此从少誤

竝上俗下正

妒妬顧顧莞莞

振玉案莞當作兔 厝措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厝厝石也措置也二字通用本非一字漢書地理志晉灼注又云厝古錯字亦非

醋酢

上酸也下酬酢字今竝作酢

僚邈

向也竝正

害害

振玉案害當作害 帶帶泰泰

竝上俗下正

寂寂

振玉素最

允允賴賴贈贈

竝上通下正

聲聲壻歲歲歲

竝上俗中通下正

閉閉荔荔戾戾隸隸獎弊祭祭藝藝

振玉素藝說文裏裔勢

勢壓瘞

振玉素瘞

竝上俗下正

楔楔契契

振玉素二字倒列當

脆脆繫繫繼繼蒯蒯

竝上通下正

寂寂

振玉素二字 簪簪

竝正

第第

次第字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無第字古次第字作弟

建還

振玉案建當作建

上及也徒計反俗音徒再反非也下人姓音錄

派派掛挂

上俗下正

畫畫

上通下正

隘阨恠恠

竝上俗下正

戒戒口介

竝上通下正

佩珮

上帶也下玉珮也古竝作佩

字字對對

竝上俗下正

退還輩輩

振玉素二字
例當改正袋袋再再初初

竝上通下正

塊出

竝正多行上字唯弔書作出

廢癢

上妨廢下癢疾

被被

被除字音廢亦音拂上俗下正

喙

振玉素喙
當作喙

上許穢反下丁角反

振玉素霧从囊省从酉
分分亦聲此作霧

老若慙慙 𪔐𪔐 疥疔 𪔐𪔐

竝上通下正亦作俊字

振玉案真說文
作藥此从隸變

竝上俗下正

訓訓

上通下正

憲憲

上俗下正

振玉案獻券券達達

竝上通下正

万万

竝正

遁遁

上俗下正

噴歎

竝正

榮榮乱亂侶侃爰奐

振玉素奐當作奐

嘆歎館館蔭蔭竿竿

竝上俗下正

慍懦竄竄竄竄

振玉素慍當作慍

竝上通下正

宦宦墓墓

竝上俗下正

諫諫鴈鴈

竝上通下正

麵麵

振王素麵當作麵

變變羨羨

竝上俗下正

鷄燕宴宴遍徧

竝上通下正

線綫

竝正

卞弁

上人姓下皮弁古竝作弁

薦薦

上本獬廌字觸邪獸也音丈買反相承別用𠂔字以廌舉

字作薦亦通

龔氏麗正校本云以廌舉字作薦當是以廌作薦舉字之誤以廌舉字作薦當是

呂召召

上俗中下正諸從召者準此

柴耀吊吊

竝上俗下正

耀曜咲笑

竝上通下正

振玉案說文無笑字桂氏馥段氏玉裁注說文竝據五經
文字引補考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十五引古今正字笑喜
也說文闕此說文無笑字之證

廟腐

竝正

皂兒貌

上俗中通下正

効效

上功下放字或作𣎵

振玉案𣎵當是數字之誤

校校

上比校下校尉

棹擢

上通下正

撓撓

上奴效反又音饒下撓撓字火高反

閼吏

上通下正

盜盜

振玉素二字抄操暴暴蹂蹂

竝上俗下正

竈竈

上通下正

耄耄

振玉素二字倒列當改正

上通下正

馱馱莖剗

斫草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說文莖訓斬艸剗訓折傷非一字

夏夏

上俗下正

霸霸

上通下正

射𢇛𢇛𢇛

竝正

楚暫

上通下正

闇暗

上幽闇下日無光今行下字

匠匠況況恙恙

上俗下正

樣樣狀狀壯壯

竝上通下正

競競覓覓

振玉素覓當作覓勁勁

竝上俗下正

硬鞭孟孟正正

竝上通下正

清清

溫清字俗作清非也

倭倭

上俗下正

聽聽定定廷廷

竝上通下正今人音庭非也

鳧臭廐廐舊舊質質富富集集

竝上俗下正

振玉案售乃讎之俗體古从言之字或从口如諭作喻訶作呵之類甚多讎字變言為口又省去一佳字口不在佳旁而在佳下者恐與唯混也沿誤之迹斑斑可考大徐乃以售字附說文誤矣

獸獸

竝正

闕闕

振玉案闕當作闕

上俗中通下正

覆覆

竝上俗下正振玉素竝字衍文

經繁

竝正音汝鳩反

諧諧

上俗下正

艷豔振玉素豔當作豔

上通下正

燭燄

竝正

秤稱

上俗下正

應摩

上物相應下言相應

嶝登

上通下正

汎泛

竝正

入聲

祭穀

振玉案穀當作穀

哭哭僕僕

竝上俗下正

曝暴

上通下正

宍肉夙夙肅肅倏倏

竝上俗下正

豺叔

上俗下正

鞠鞠

上鞠養又蹴鞠其六反下鞠罪

孰熟

上誰也下煮也古作孰振玉案孰當作孰今不行

浹沃讐讐

竝上俗下正

督督振玉案督當作督薦薦

竝上通下正

局局局

上俗中通下正

足足屬屬振玉案屬當作屬

竝上通下正

學學擢擢

竝上俗下正

朔朔羿稍鄧斷邈邀

竝上通下正

岳嶽

竝正

樸朴

上樸素下愿朴字亦鞭普卜反

恚恚恚

上俗中通下正

膝膝迟匹率率漆漆

振玉案說文漆水名秦木汁二字不同今人皆用漆字

竝上俗下正

逸逸平平密密

竝上通下正

帙表昵暱

竝正

猷黻黻黻

振玉素黻當作鬱

虱蝨乞乞

竝上俗下正

厥厥闕闕發發

上俗下正

機韞

振玉素韞當作從茂此非

上通下正

勃勃寔寔棄棄

振玉素棄當作棄此非說文變

竝上俗下正

煞敘殺

上俗中通下正

扶拔

上俗下正

鐵鐵鐵

上中通下正

節節決決義義

振玉素義當从四非

熱熱滅滅

竝上俗下正

驚驚缺缺

振玉素缺正二切切竊竊徹徹

字振玉素徹改徹正二

潔

潔

振玉素潔並不見說文古作潔

竝上通下正

慙慙

竝正

孽孽

振玉素二字皆从辟此从孽誤

上度孽下妖孽

刷刷

上刮刷下拭取

噎咽

上食噎下咽喉亦鳴咽

余糴敵敵狄嫡嫡聞聞

竝上俗下正

拊析歷覓覓

竝上俗下正

振玉素覓覓並俗字古覓字作覓

鵠鵠

上六鵠下鵠首船

戚感

上親下憂

益益席席索索栢栢

竝上俗下正

隙隙都都腋掖

竝上通下正

跡迹役役振玉案役正二蹠跼撫拓

竝正下亦開拓字

豹豹

振玉案二字
倒列當改正

蠻豹字上通下正其獸名者字作獬

弈帟

上赫弈下惟帟

藉籍

上藉草下簿籍

筭策策

振玉案策當
从束作策

上俗中下正

冊 草 革 馘 馘

竝上通下正

搯 扼

竝正

摘 撻

上採竹革反下糾撻他歷反

雜 雜

上通下正

臘 蠟

上臘祭下蜜俗字從葛非也

踳 踊 通 币 通 匣

竝上通下正

狹 狹

振玉案二字搯插
倒列當改正

竝上通下正

協協獮獵

竝上通下正

檄楫輶輶

竝上通下正

惛懣

上懼下失氣亦作懣

帖帖

上安帖下券帖

振玉案說文無帖字古安帖券帖字皆作帖

澁澁絹緝

竝上俗下正諸与緝同聲者竝準此

若若

上通下正

綸

竝正

淪

上煮淪下煜淪

鑿鑿

振玉素壑

惡惡鶴鶴

竝上俗下正

貉貉

竝上通下正

擇

上草木落下笋皮

飭飭

振玉素林

稷稷

竝上俗下正

宜直色色穡穡登登嘿默

竝上俗下正

或或慈焚

竝上通下正

克剋

上克能下剋勝

振玉案說文無剋字古克能克勝皆作克

脅脅劫劫

振玉案劫劫二字倒列當改正

竝上通下正

干祿字書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外孫劉厚滋覆校

1

[illegible]

100

千祿字書叙

朝議大夫徐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承上加三蓋亦馬中關五迨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遷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因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千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

每轉韻處朱點其上

具言俗通正三體

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總然偏旁同

者不復廣出

謂急氏曰白

字有相亂因而附焉

謂彤彤之

類是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

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

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

試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所謂

正者竝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碣碑將為允當

進士

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

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

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筮仕觀光為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

墨昇沈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

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蜀刻原跋

柳公權對穆宗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是言也雖公權時以筆諫然論書法理固如是余觀顏魯公筆蹟乃知公權之言不妄魯公忠正人也功名事業列於國史其全德偉行英風義烈貫映千古文學之外尤工隸書大小二體筆力遒勁如服介冑如冠獬廌凜凜乎若誚虛祀而叱希烈有不可犯之勢蓋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官臨牧吳興暇隙書千祿字樣鐫刻於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真府尹龍圖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為精詳公深喜魯公書於千祿字樣尤致意焉非獨愛其字樣而且愛其書法之工非止愛其書法而又愛其心術之正惟愛之篤故惜其久而淪廢於是俾以楊蜀二本

參校若顏書之刊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命通
顏書之士摹勒刻石于泮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噫魯
公所書寔大厯九年自大厯至開成僅踰甲子石已刊缺姪
顥欲移他石不果後刺史楊漢公摹勒成顥志時開成四禩
也自開成厯五季迄皇朝距今凡五甲子漢公傳本亦寢磨
滅魯公真蹟所存纔十四五爾矧公去郡今復幾載其石存
亡不可知幸而存焉無好古博雅君子寶而護之且有風雨
摧剝之虞則彼筆口口未可保今公再傳茲石雖謂摹刻失
真然梗槩猶在學者意解神悟尚庶幾得髣髴口口抑自公
始也紹興壬戌八月既望梓學教授成都勾詠記

此跋今石本已漫漶

廬山記校勘
一卷

余嘉錫謹署

貞松老人遺
稿甲集之一

廬山記校勘記

上虞 羅振玉

李常序

愛其泉石塔廟之□□□□志之不詳 元祿本之下乃盛而恨圖四字

言□辭贅 元祿本言下乃鄙字

夜則發書考之 元祿本考誤作致

庶幾成令舉之□□□□充祕閣校理李常序 元祿本之下乃志云朝散郎五字

劉渙序

雜爲□□ 元祿本作雜爲一編

以言事□於是邦 元祿本事下乃斥字邦誤作乎

仕不二十歲 元祿本誤作任不卒歲

卷第一

尚書屯田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 元祿本同閣本作宋陳舜俞

撰

總叙山水篇第一 閣本脫水字

乾封中 元祿本同並誤當從閣本作元封中

釋惠遠廬山略記曰 釋惠遠以下至略舉其異耳凡三百八十四字

閣本均脫

有匡俗先生者 俗元祿本閣本均作裕以下均同

遂寓精於洞庭之山 精閣本作情

張僧鑒潯陽記云 閣本無云字

山南有三宮 閣本作山東南

所謂天子都也 閣本作所謂三天子都也

其中宮 閣本無其字

悉是文石 閣本文作大

有小圓峯特奇 閣本脫特奇二字

號爲右障峯 閣本作號爲石障封

石形若羊馬來道相對 閣本石作爲來作夾

周回二百五十里 閣本作圓基周回五百里

疊障九層 閣本疊障上有廬山二字

崇襄萬仞 閣本襄作巖

秦始皇七十年 七十閣本作十七此本七十二字旁加墨擲示二字

倒植元祿本作七十誤

至上霄峯 元祿本脫至字閣本有

江陽之名獄 獄字誤元祿本閣本均作獄是

張野記曰 閣本作張野廬山記

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 閣本誤作則有白雲峯或亘巖中

昔哉 閣本作惜哉

略絕故人跡自分 略字誤元祿本閣本作路

眇忽翳景而入直 直字誤元祿本閣本均作冥

咸豫聞其清塵 咸閣本作或

妙無得之稱名也 之閣本作而

若其南面巍嵒 嵒閣本作嵒

七嶺重嶸而疊勢 嶸閣本作嶸

甘泉涌雷而先潤 閣本泉誤原涌雷誤通窟元祿本先誤光

梁元帝序曰 閣本作梁元帝廬山記

見捐寶之可拾 捐閣本誤指

山中難久 元祿本久誤之

多見淹流 閣本流作留

卽其故北 北當從閣本作址元祿本作地

因侯景之辭 辭當從元祿本閣本作亂

適中古墊 適閣本誤通墊元祿本誤梵

匡山暖遠壑 匡閣本誤閑暖元祿本作暖是

與浩等談詠竟坐 坐閣本作夕

實非當日秋夜所登之遺此也 此當從元祿本閣本作址

割星子與建昌都昌三縣 元祿本三誤王

叙山北第二 閣本北下有篇字

舊名羅漢壇 閣本漢誤溪

仕官有才略 官當從閣本作宦

因家尋陽之別墅于附郭 閣本作因家尋陽創別墅于貢貢之郭

因則敬待 則當從閣本作加

巖南抵吳章嶺 閣本嶺作山

游泳甚狃 狃當從閣本作狎

由雲慶還寶嚴亦三里 閣本還作過

此以下別之 閣本此上有故字

由白鹿臺十五里 鹿元祿本誤塵

由仁壽十里 閣本壽下有院字

由香積三十里 閣本積下有院字閣本此下脫至長嶺院至香積之

西五十三字

長嶺者 閣本嶺下有院字

舊曰太乙宮 閣本曰作名

人貿杏者 閣本下貿作買

及有保大十二年記 及當從閣本作又

氣象蕭然 蕭當從閣本作肅

或曰真人杏林在山 閣本山下有南字此脫

謹國于季父 謹當從閣本作讓

不知尾之長知 長知當從閣本作長短

世高向之胡語 胡閣本作梵

故名其高曰地岡 高當從閣本作岡

峯頂有蓮花庵 元祿本脫庵字

巡綽人間 閣本綽作糾

隨類致木 致閣本誤作至

儀仗符緯甚偉 符緯當從閣本作侍衛

行長史楊楚王 王閣本作五疑均王之譌

行司馬皇父楚王 皇父當從閣本作皇甫

其碑歲久訛缺 閣本訛作誤

御史大夫徐鉉撰 大誤文鉉閣本誤玄

三龍潭在院之東南之山上 閣本脫三龍潭三字

若歲旱 閣本旱誤皇

上有清溪亭 閣本作溪上有清溪亭

爲書其榜神運之□□ 元祿本閣本之下乃殿字四下閣本作字

又有木數尺 元祿本脫又字閣本有

爲捐私錢以倡 倡當從元祿本閣本作倡

今刊於名 名當從元祿本閣本作石

流泉臣寺 臣當從元祿本閣本作臣

與語道合 道合閣本誤作合道

梵僧佛馱耶舍 元祿本此下有佛陀跋陀羅此本旁注十八人是書

無跋陀羅閣本亦云原本脫佛馱跋陀羅據蓮社高賢傳補

□見夜有光艷 見上一字紙殘損尙可見下半乃常字閣本正作常
元祿本脫艷閣本作焰

旁有誌云 閣本作旁有誌記云元祿本誤作旁□髣髴矣有誌云
常往復口 復當從元祿本閣本作夏

惟像屋獨存侃移督江州以像神靈使人迎以自隨復爲風濤所溺

閣本同元祿本作惟像屋並爲風濤所溺中間脫十七字

至峯頂佛手巖天池有見光相者 閣本峯下衍頭字

舊號亘帝輦 此及下亘玄舊輦殘雲濕及亘玄篡位又稱亘輦亘安

音近諸亘字閣本並作桓此殆避欽宗諱省木旁

玄□奔尋陽 閣本玄下乃亦字元祿本亦缺

猶備帝者之義 義當從閣本作儀

於是迫平□西上 閣本平下乃固字元祿本亦缺

經之跋尾 閣本跋作帙

常有服珥之資 珥閣本誤作珥

以主秘藏 閣本主誤作至

故有韋丹韋宙寫眞 閣本脫眞字

其旁舊有具銜 閣本脫舊字

不□者因粉飾而漫滅之 閣本不下乃識字元祿本亦缺

皆其□施 閣本其下乃所字

澈夫嘗封紀 夫當從元祿本閣本作未澈閣本誤徹

郡守孫考功追構之 閣本構作建

後復亡失 閣本脫後字

詔史館書校而賜者 閣本校誤作授

景福二□ 元祿本閣本二下乃年字

今□□卷寺僧抄補用以譌外今廬山略記 今下閣本乃本十兩字

元祿本誤作今廬山略記中脫十二字

鳩摩羅利度之 利閣本作刹

與同學集業 閣本集作習元祿本脫

先特釋迦舍利三粒自隨 特當從元祿本閣本作持粒閣本誤數
七月己丑朔十五癸卯建 閣本五下有日字

每游此峯頂 閣本此作北

爲元宗□遇 元祿本閣本遇上乃所字

今子□在東林 閣本子下乃孫字元祿本亦缺

聰明泉 閣本泉下有者字

乃殷仲堪之訪遠公也 閣本無乃字

相與談易於松間 松閣本誤作林

遠公佛影銘五首載高僧傳 閣本誤作遠公佛影銘載五百高僧傳
影侔袖造 袖當從元祿本閣本神

影□東來 閣本影下乃圖字元祿本亦脫

影圖者 元祿本此下有梁天監三年僧恩律師隋僧智緒大師大業

二年慧二十字乃下是歲晉太和之二年句下文錯列在此閣本不誤

□影也 閣本影上乃佛字元祿本亦缺

文人碑志 閣本人誤作志

今著其事於後篇 元祿本此下脫遠公大中六年諡辨覺法師以下二百五十餘字錯列下是歲晉太和之二年句下閣本不誤

謝靈運翻經貝名葉 名當從閣本作多

事亦具高傳 高下脫僧字閣本未脫

寺僧亦不知□髣髴矣 閣本知下乃其字元祿本知下缺四字名其塔曰寶智之塔 元祿本智誤知

每欲禪思 閣本思誤作師

南唐褒國孝定公徐景運重修 閣本褒誤作襄

赤東林之亞也 赤當從元祿本閣本作亦

遂在喧闐之中 閣當作闐三本均誤

上有三蘭若墓 墓當從元祿本閣本作基

由聖僧巖二里至石盆庵 元祿本脫由聖僧巖四字

雖旱不竭 元祿本旱誤早

而反平廣 元祿本脫反字

穎士困蹟不遇 元祿本蹟誤蹟

羣峯截嶺 嶺當從元祿本閣本作嶺

因石爲渠 元祿本渠作梁

若以山形此人骨 此當從元祿本閣本作比

由天池直下山十五里 由閣本誤田

往往種瑞香 元祿本脫種字

今移貿幾遍天下 貿閣本作植

前有石門 前閣本作則

其源出於石門間 間閣本作澗

猿嘯白雲裏 閣本此下脫遠公記 至已上並述石門之勝二百三十

六字

今自保寧庵沿湖東行 閣本脫今字沿作泝

雲物未有不出焉 閣本無焉字

由寶寧庵五里至福海庵 閣本寶寧下無庵字

晉田晃書堂 閣本晉下空一格失田字

其旁半里有羅漢岳 閣本此下脫遠公山記云 亦所謂阿羅寺之

類也四十四字

亦所謂阿羅寺之類也 寺元祿本作漢

上有 元祿本閣本均作上有雲頂峯

特然 也 元祿本閣本均作特然而高者也

有靈 靈泉七里至報國庵 靈下元祿本閣本均爲泉庵由三

字

東南出官 甘泉驛 官下元祿本閣本均爲道過二字

至崇勝禪院 勝閣本作聖

始南唐乾德六年置 乾閣本作元案南唐無乾德亦無元德

及道濟所衣三事衲 閣本衣誤作依

廣福以上 閣本脫廣福二字

卷第二

飛泉被岳而下者二三十派 閣本被作破

□□□是也 閣本作考之非是也元祿本非作不

楚康王昭以春秋魯襄公之二十八年□ 閣本年下半年乃卒字元祿本

以意補及字非

去王翦虜負芻 閣本脫王字

自栗里三里至承天歸宗禪院 閣本至作及

江州刺史李勃 勃當從元祿本閣本作渤

春夏泉流不可辨 閣本流作源

并有棋樹 棋元祿本作琪閣本作桂

欲來示世人 閣本示上空一格無來字

名宦者十有三人 宦元祿本閣本均誤官

其賢順妃實成其志 元祿本妃誤作如

李達諡昭孝 達上脫景字閣本有

皆百步相望 閣本皆下行有字

二塔卽歸宗之方墳也 閣本二塔誤作二墳

一峯在其上百餘步 閣本百餘步作百步餘

峯頂有鐵浮圖九級 閣本脫峯字

權卽召會詰曰 閣本詰誤作詰

以銅瓶加几 閣本加几誤作如梵元祿本几誤凡

鎗然有聲 閣本鎗作鏘

擊之入鐵石碎 閣本入作以

亦墳於靈棲靈棲之下八里 靈棲閣本作棲靈下由靈棲至重雲庵

四里同

至白雲峯 閣本峯作庵

洞中流泉 閣本洞作其

皆知其出於白雲洞也 閣本無也字

其西北半里有柳大卿 閣本脫半字卿下空一格

五年三月卽化 閣本作五年三月卒卽之

有黑龍羣鶴之異 閣本黑誤作異

故張祜詩曰 閣本祜誤作祐

一寫山水音 閣本水誤作中

觀門外有先生煉丹井 閣本先誤光

澗中有許堅啜衣石 閣本脫許字

橋有石井曰招隱泉在陸羽茶經第六品 閣本脫在陸羽茶經第六

品八字

堅礦不爲鐫刻 閣本礦作鑿

此其是也 閣本是作事

泉石松竹 閣本作泉石竹松

出爲洛州刺史 元祿本洛作洛

蒼崖四立怒瀑中瀉 閣本立誤五怒誤禪

次有寶慶庵 元祿本脫庵字

次有淨隱院 閣本淨作靜

卜居星渚 閣本星渚誤作屋子

由寶林至稠木庵三里稠木至幽邃庵三里 閣本稠木誤作稠水

由幽邃至赤眼禪師塔 閣本師下衍庵字

其間三里喬林繁陰 閣本脫三里二字

者舊謂之棲賢澗西諸庵岳 謂之閣本作云

今名寶覺 元祿本寶覺誤作寶學

置寺於尋陽西南二十里 閣本脫南字

以僧智常居之智常學者數百人 元祿本智常作知常

其榜催勘使將仕郎守太子通事舍人鍾匡時書 閣本榜作勝乃勝

之譌

時江西觀察使鍾傳奉行焉 閣本傳作傳

三峽澗出寺左 閣本脫左字

方暑雨之荐至也 閣本荐作滂

爲一時之勝 閣本之下有名字

嘗爲郡守李承薛弁章奏 閣本奏下衍事字

觀中有大杉 閣本杉下衍木字

此杉幾伐焉 閣本伐誤作代

亦纔五里 閣本纔作幾

傍澗行半里 閣本行上有而有字

有金師臺 閣本此下脫昔黃海僧道魏姓金故名金師臺十三字

勅印經院賜焉 閣本誤作勅賜印經院

至上五峯香林院 閣本院誤作阨

中道過幽澗 閣本脫過字

舊名靈源 閣本源作眞此下脫由福源半里至石泉庵由石泉二里

上凌霄岳明眞院凡自淨住至明眞二十八字

水石無不佳者 閣本脫者字

崖上有流泉 閣本泉作水

舊依李渤學于此山 閣本渤下衍海字

西北直上有鷹觜臺 閣本上作下

依以肄業 元祿本肄誤作隸

有若大雄演法之地 閣本地作勢

復出官道行田間七里至佛殿庵 閣本復作後

張山之西三里 閣本三作二

唐貞元中李女眞所創 閣本眞誤作貞

女眞名騰空 閣本眞誤作貞下李太白送李女眞歸廬山詩及以太

白送女眞歸山詩並送內尋騰空詩刊石於祠壁同

亦山之一佳處 閣本作亦山之佳處也

詠眞洞天第八 閣本詠誤作永

女真蔡尋真居之 閣本女真誤女貞

尋陽記云 閣本脫記字

爲安世高所度 閣本高下有之字

說具蛇岡 閣本說具誤作蛻於

至今舟人往來猶禱焉 神林灣在湖之西北 神林灣在湖之西北八

字 閣本錯列在前悉還二女句下

山有興善院 閣本善誤作禪

出建昌門 閣本建下空一格失昌字

由康王觀至于慧日之北慈雲 閣本慈雲誤作窗雲

無能爲予言者 閣本者誤作庵

卷第三

山行易 第四 楞伽之上三里至證道院注舊名上白石 元祿本舊誤作日

大富莊之東北十里至慧日禪院 元祿本脫大富莊三字

出官道二十里至尋真冲虛觀 元祿本二誤作一

一里至明心院注舊名翠薇 薇殆微之譌元祿本又誤作文

善才三里至凌雲庵 元祿本善誤作三

十八贊傳第五今□書可考 元祿本作今亦無有可考

亦未如之何也 元祿本脫也字

社主達法師年十□ 元祿本作年十二

中原□亂 元祿本作中原寇亂

其斯人乎 人元祿本誤作遠

釋道敬法師但稟□戒 元祿本戒上乃一字

遠□□□莫耶山 元祿本作遠公歸寂入莫耶山

釋曇詵法師頗□□□ 元祿本作頗通外學

洞曉草□□□善惡甘苦之味 元祿本作洞曉草木枝幹善惡甘苦

之味

卷第四

古人留題第六夫文章之可傳也 元祿本無夫字

皆一時間人 元祿本間作聞是

相貴耳而賤目 元祿本相作非是

楚遠遊 廬山 有客獨直游 直當從元祿本作冥

逕然忘所適 元祿本逕誤遙

妙同趣自拘 閣本廬山記略拘作均且此下尙有一悟超三益句此誤脫而注未見全文非也

發野 幸和 遼朗中大盼 閣本廬山記略及元祿本均作天

鄭正九題 簡家觀 眼榜映仙宮 眼當從元祿本作銀

唯當遠望 此句脫一字元祿本遠下加□是

廬山 劉登 瀑布挂中天 元祿本挂作挂是

崔融遊 東林寺 蓮華刻處 此句脫一字元祿本處下加□是

王浩然疏泊 尋陽望廬山 桂席幾千里 桂當作挂元祿本不誤

彭處中 望廬山 渺漫湖中 此句脫一字元祿本湖上有彭字

踴默容霽色 元祿本誤作踴容日霽色

山李白廬 回崖杏嶂凌蒼蒼 杏當從元祿本作杏

望廬山 五老峯 吾將此地鑲雲松 元祿本鑲作巢

栗里陶真卿 自爲義皇人 義當從元祿本作義

辯隨飛鳥泯 元祿本辯作辭

城東隱物卷日觀省 心嘗同所奇 嘗字誤元祿本作賞是

題從姪 樓心始多暮 暮字誤元祿本作慕是

慕謝始精舍文 始當從元祿本作結文字衍

松筠疎舊峭 舊元祿本作舊是

雖甘巷北單豈寒青紫耀 元祿本作雖甘陋巷單豈寒青紫耀

窺羅玩猿鳥 羅元祿本作羅

科斗類更改 科下原落一字後補斗元祿本仍作□

題西林寺故蕭郎中舊堂 元祿本脫故中二字

此句脫一字元祿本雖下補無字是

二月匡廬 廬下脫一字元祿本作北

熙熙風土暖 元祿本暖誤作曖

是年准寇起 准元祿本作淮是

香鑪峯下新置草堂 卽事誌懷題於石 白石何鑿 脫一鑿字當據元祿本補

登香鑪峯頂 闊狹無數交 交當從元祿本作丈

歸去思自差 元祿本差作嗟

宿西林寺 一宿西林使却回 使當從元祿本作便

上香鑪峯 青節竹杖白紗巾 節字誤當從元祿本作筠

香鑪峯下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元祿本脫草字

石衛挂柱石編牆 衛元祿本作堵

通鑑山客同上香鑪峯遇雨而還 沾濡狼藉互相笑雜題此解嘲 龍鍾過雨回 過元祿本作遇是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注李方廬山常居白鹿洞 元祿本注

作李方帶 疑常之誤 居廬山白鹿洞

池荷手自栽 栽殆栽之誤元祿本亦誤栽

吟出山 迴別綠巖竹 元祿本綠作緣是

蘇軾 郎殿與雲連 元祿本郎作廊是

江為簡 吟餘却歎浮生易盡 此下脫二葉元祿本同

周確題 宏開新高碧嶂前 元祿本開作閣

東林寺 青衲瀾無塵 元祿本衲誤袖瀾作闊是

真休懷西 何人到此思高躅 元祿本脫高字

齊已遠 風默苔痕滿粉牆 默元祿本作點是

公影堂 樓閣兩回青嶂冷 兩元祿本作雨是

寺落星 颺月寒濤響夜堂 颺元祿本作颺

西林 窗檻任閑閑 元祿本任下空一格作□無閑字

水閣 節度使時進檢校太尉平章事徐知證 時進當從元祿本作

題東林寺壁句 特進

司理參軍掌表奏孟拱宸 元祿本誤作掌表奏孟司理參軍拱宸

管旬官賜紫金魚袋鍾敬倫 旬當從元祿本作勾鍾敬倫元祿本誤

作鍾敬倫鐘

文通大師匡白
題東林寺二首

到此祇除重結社

元祿本無祇字但作□宋本此二

詩下尚有末葉首存七律第三句下半人似鶴三字更後尚有落星
寺五律一首卷四乃完但此葉上有脫葉元祿本則止於匡白二詩
無末葉

紅鹿路上專如麻

鹿當作塵

卷第五

太乙觀真
人廟記

登仕郎守宣州司戶參軍掌表奏

元祿本脫奏字

又一本

道士鍾德載書篆

元祿本脫書字

兀兀禪師

師下脫碑字元祿本有

范陽縣開國男張廷珪書

元祿本男張二字誤倒

顏真卿題碑側□□□十六字

元祿本作凡一百一十六字

唐故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

此後有東林寺經藏碑及唐故

東林寺律大德粲公碑凡八行半葉元祿本錯列慧遠法師碑銘前

唐廬山東林寺故
寶稱大律師塔碑

守江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陳去疾書前振武

節度參謀試太常卿奉禮郎李廷彥篆額 元祿本脫員外置同正員陳去疾書前振武節度參謀試十三字

廣平全舊因記 行內省內侍 元祿本侍誤作待

廬山東林寺大師堂記 試大理評事掌奏 元祿本脫奏字

德化王於東林寺重置白氏文集記 管內僧正講經論大德賜紫金沙門匡白記 紫下

衍金字元祿本無

廬山簡寂觀之碑 安定胡惟楚書並題額 元祿本脫安字

有唐廬山簡寂觀慈覺寺碑 柱國于德晦撰 元祿本于誤千

廬山簡寂觀重造大殿 殿下脫記字元祿本有

韋宙第二題名 余雖擇甲戌事 擇元祿本作據均撰之譌

男安南柔遠軍判官試左內率府曹參軍升從行 曹下脫曹字元祿本同

廬山記校勘記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孫繼祖同校

孫婿劉厚祜覆校

石交錄四

卷

沈葉士署



貞松老人遺
稿甲集之一

予夙好聚集篆字古金石刻文字願三十以前里居寡交游耳目苦隘壯游四方間見稍擴四十備官京師為四方文物之所萃凡五六年間得古金石刻至萬餘通凡前人所未著錄者雖未悉備亦略具矣嗣是山川之寶日出不窮因之歲有增益久乃得古金文三四千品古石刻萬餘通意欲編三代秦漢以降金文為集古遺文編石刻文字依文體類次為篆字石刻文編但以人事物力所限故雖已編印三代古金文存秦金石刻辭而兩漢以後之金文尚未編定至篆字石刻則僅編印家藏遺文若干卷即此一類尚未能竟事遑問其他今遲暮之年精力衰敝區區之類殆不免償又居遼以後念古金石遺文出于近三十牟者多于乾嘉盛時惟朝出重泉或夕入市舶又或為人家購藏不能致墨本矧神州喪亂古物亦因之轉徙亡佚頗欲就

近時所出先事寫定而景迫桑榆即是願亦慰不克副年來深山戢影朋舊日稀或已隔人天或山川脩阻索居偶影終歲無課時披覽墨本以遣羈懷每展對舊藏如逢舊雨偶有新得如歸新交文編寫定既無觀成之日爰于藥裏餘閒略記新舊古刻之轉徙存佚或于未著錄及佚石孤本並錄其文字編為四卷顏之曰石交錄以傳之藝林至文編之作當世同好有能成予之志者乎予且跂是以俟之己卯春歲寒退吏書于七經堪

石交錄卷一

上虞 羅 振玉

海內貞珉之最古者為岐陽獵碣若岫嶠若朝鮮之錦山唐
崖貴州之紅崖古刻不合六書當世乃有為考釋者不免愚
誣欺人若趙氏補訪碑錄言曾藏一古篆碑係出蜀中一筆
斜出屈曲轉折盡五尺餘不斷向無識者疑為石裂文此碑
予四十年前亦有一本附木刻劉師陸跋強識為洛字詳細
諦審為石裂文無疑好古之過致流為穿鑿予不能附和也
岐陽獵碣移燕京國學數百年予丁未入都往觀石在紅閣
內可遙觀而不能摩挲其下嘗擬商之典守者就石親施璫
墨乃居京師六年竟未果斯願近年乃為黨國移至南京聞
運送中第三鼓已損壞然移南後未嘗拓墨究不能得其真

相頻歲兵燹不已移南京者聞又他徙或竟燬滅於礮火已成齏粉亦未可知亦斯文之奇厄已

傳世石鼓拓本向推天一閣范氏本海鹽張文魚徵君首為傳撫阮文達再刻之杭州揚州兩都庠光緒間黃木甫士陵又撫刻於國子監南學范氏原本久亡今尚得見宋拓者諸傳撫之力也宣統間錫山秦氏又得明華氏藏宋本以玻璃版印行於是世人乃見第二宋本聞華氏所藏尚不僅一本此次南中兵火不知成劫灰否耶

石鼓復本宋廬山陳氏甲秀堂帖刻之然字已縮小傳撫未精予曾得宋拓本又松江顧氏硯本字尤小而撫刻甚精拓本至難得予懸百金求之南北收藏家久乃得於濰縣陳氏往在海東撰石鼓文考釋以玻璃版影印考釋中於是兩復

本遂得流傳藝林矣

予平生所見石鼓舊拓本曾於寶瑞辰宮保處見第二鼓汧字完全本黃帛之間泐痕尚未損字乃明中葉以前所拓其他則均第二鼓五字未損本乃明季至雍乾間拓本也然有黠賈復刻此五字補拓入原石拓本上而充舊拓者不可不細審也

宗室伯義祭酒盛昱長國學時曾命國子生黃君木父精拓石鼓文於石泐處加意施墨故宋拓所不可辨之殘迹轉可辨識其拓本最精善至汪柳門及王文敏公先後繼長國學亦選工精拓然視黃氏拓本有遜色矣字內古刻安得盡如黃君之拓石鼓豈不善哉

岐陽石鼓今存毀既不可知求與并世之石刻不可得也惟

維縣陳氏曾藏一小石長建初尺約四寸廣不及半正面文
二行八字曰大篆籀書轉次經側面三字曰大篆籀文字
精絕真周秦間物也顧陳氏矜惜不以示人間於金文拓本
中見之初不知其為石也予往廣津沽陳氏後人索重值求
售亟購得之近印貞松堂吉金圖附載卷末世人始知有此
石刻此不僅為寒齋鎮庫物亦人間之瓊寶也

海內秦刻泰山廿九字今僅存十字又諸城瑯琊臺石刻存
十數行而已三十年前聞諸城石刻又為雷火擊燬或云土
人放火所燒迄不得真相往官學部部員中有諸城人言石
雖燬尚有碎塊殘字然彼亦得之傳聞非目擊也此碑舊僅
拓十三行後陳壽卿太史請粵東何蘧廬往精拓并拓他面
十餘行每行字迹宛然然實不能辨一字何所拓者有曾登

瑯琊手拓秦刻印記然流傳甚少予篋中所藏乃太史贈吳平齋太守者今不可更得矣

閩中繹山碑為宋代重刻紹興郡學會稽石刻為元申屠駟重刻今闕石具存越郡元石久經妄人磨去拓本亦希予藏盛澤王任堂話雨樓藏明拓本曾據以影印入秦金石刻辭中拓本後徐問渠先生楸跋言吾浙有秦篆石刻二一在於潛石柱山一在會稽何山即會稽頌宋王十朋登山墨片紙而還已云漫漶同里趙丈晉齋云其文尚可辨屢邀予往訪因憚於虎豹叢中卒亦不果據此跋則何山原刻尚在何又數十年竟無訪得之者耶爰記之以告當世之好古者

漢代金石刻金文多出西漢石刻大率皆東漢近世流傳西漢石刻除曲阜五鳳石刻外僅李山農觀察漢石園中庶考

禹及直隸趙廿二年羣臣上壽二石而已近年出土漢石不
少其有西漢紀年者惟山西出土左元異墓石二其一書河
平元年西河中陽光里左元異造作萬年廬舍又一書使者
持節中郎將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異之堦書迹完好
精勁因兩石均有采畫運京後賈人不肯拓墨僅拓一本即
為西人購去予購求墨本不得僅借得手自鈎勒今尚存行
笈中賈人但知獵利致古文字不得流傳亦藝林之恨事也
與二石同出土者尚有郭季妃棹刻字文曰西河園陽郭季
妃之棹九字書法與前兩刻不同殆非一時物也當時亦歸
市舶予百計求之始得一墨本

雲南古刻僅爨龍顏碑無更古於此者乃光緒二十七年昭
通府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旁治地得孟琰碑文十五行上

截每行缺七字存二十一字首行有丙申月建臨卯語文末
有十月癸卯於塋西起墳又有十一月乙卯字丙申殆是辛
年十月癸卯為葬日十一月乙卯殆為立碑之日而年號則
在碑首已缺佚不可見矣依長術考之有漢一代六值丙申
一在景帝中元五年二在昭帝始元二年三在成帝河平四
年四在光武建武十二年五在和帝永元八年六在桓帝永
壽二年考中元五年十月為癸巳朔十一日得癸卯而十一
月為壬戌朔是月不得乙卯始元二年十月為戊辰朔是月
不得癸卯建武十二年十月為壬辰朔十二日得癸卯而十
一月為辛酉朔是月不得乙卯永元八年十月為癸卯朔得
癸卯矣而十一月為癸酉朔是月不得乙卯永壽二年十月
為乙卯朔是月不得癸卯惟河平四年十月為庚辰朔二十

四日得癸卯十一月為庚戌朔初六日得乙卯與碑中所叙
甲子吻合然則此碑為河平四年所立耶西漢石刻傳世至
稀乃於滇南僻壤得之豈非宇內之璵寶乎碑側刻二龍碑
文下刻玄武畫象今置城內鳳池書院文錄後

□□□□□□丙申月建臨卯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孟廣宗率
□□□□□□遂廣四歲去母十二歲官受韓詩無通孝經二卷博覽
□□□□□□改名為琬字考琬聞其敦仁為問蜀郡何彦珍女未娶
□□□□□□十月癸卯於瑩西起墳十一月乙卯平下懷抱之恩心
□□□□□□其辭曰

□□□□□□結四時不和害氣蕃沍嗟命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
□□□□□□悲忽然遠游將即幽都歸于電丘涼風滲淋寒水北流
□□□□□□期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尚困於

□□□□□淵亦遇此蕃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逢百難
□□□□□覆恨不伸志翻揚隆洽身滅名存美稱補飭勉崇素意
□□□□□時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不絕勛于後人
□□□□□失難顏路哭回孔尼魚潛臺怒投流河去所不閔如
□□□□□武陽主簿李槁字文平書佐黃羊字仲興

□□□□□記李畧字輔謀鈴下任縲

嵩高三闕近在中州然舊招少室一闕文字實未足據黃小
松先生嵩洛訪碑記知神叢行以前尚有殘字神叢上一石
亦有殘字二處共約十餘行往厲春申江曾從亡友章碩卿
大令壽康許得黃氏手拓本則文字均全及館吳門為端忠
敏公索去求第二本不可得乙卯夏從海東歸國訪古嵩洛
欲親往手招逆旅主人戒山中多盜不果往乃託洛陽會友

齊碑估劉姓者約令精拓足本三十紙乃僅拓十本及由中州友人寄滬轉寄海東則均為滬上同好分取殆盡越二歲乃又託開封山東估人宗姓拓二十本令以佳楮香墨用整紙并畫象拓之乃更完足今行篋所儲才餘二三本耳宗估當時曾多拓十餘本故頗流傳至都門然近人尚未知其可貴也

葉氏語石言世傳墓誌始於顏延年晉以前無有也然洛中近年出漢新息侯馬援女膠東侯賈武仲妻馬姜誌石立於東漢殤帝延平元年凡十五行記事甚詳雖無墓誌之名實墓誌也其製為方石重數百斤亦不類六朝以後之墓誌為薄石而加以蓋此實墓誌傳世之祖石出土後首行之首損惟永平三字末損膠東侯三字石高建初尺二尺廣二尺五

寸文十五行行自十三字至十九字不等出土後予即以重
值得之亡友陳淮生學部復為予購得首行脫下膠東侯三
字殘石及在壙中時惟永平三字未損時招本於是全文乃
可讀錄其文於左

惟永平七年七月廿一日漢左將軍特進膠東侯

第五子賈武仲平時年廿九

春人馬姜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之女

明德皇后之姊也生四女年廿三而賈

君卒

夫人深守高節劬勞歷載育成男媛光口

祖先遂升二女為

顯節園貴人其適高侯朱氏其

次適陽泉侯劉氏朱紫繽紛寵

祿盈門皆猶

夫人夫人以母儀之德為宗族之履春秋

七十二延平元丰七月口日亮

皇上閔悼兩宮賻贈賜祕器禮殯

九月十日薨于芒門舊塋口口子孫懼不

能章明故刻石紀口

灘縣陳氏藏漢專二其一四周有字合之可讀云皇上之授

予天道難諍

在側

分若朝之有夜

在專

命非金石分有始

端有終

在專

又一專側有字十三行行二字文曰父以建

武廿五年母以建初四年終少子侵行喪如禮大歲在己倂

之殆即祥前一專且有銘文後一專記父母終年其子名侵是

亦墓誌類也與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周益公藏漢皮闕旁土中二專為四字銘文均漢人壙中已有墓誌之徵惟文在專而非石耳吳縣潘氏又藏魏專二均有缺損而合兩專則全文可讀文凡五行行八字曰魏景元元年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幽州刺史左將軍安樂鄉侯張普先君之墓隸書陽文有界格此專亦置墓中是亦魏有墓誌之證特但載年月官職姓氏與劉韜同與後世誌墓之文繁簡大異耳

河南安陽漢殘石四種曰劉梁殘碑曰元孫殘碑曰正直殘碑又一曰允字子游殘碑前人均已著錄三十年前予從天津青縣姚貴昉大令許得一殘漢刻十二行行存八字中有元初二年六月字予訝其書體與子游碑同取篋中藏本合之知即子游碑之上截兩石間僅闕一字兩石先後出土相

距幾百年竟為延津之合亦一奇也予往在海東手撫其文
入漢晉石刻墨影中而為之考證嘗擬購之與前石合置一
處乃不久聞安陽四石為人所盜至今不復出或云乃山東
估人所為石尚在山左祕不敢售也予終冀二石之得合併
但不知何日得償此願耳

吾浙兩漢刻一為餘姚客星山周氏所藏三老諱字忌日記
一為跳山大吉買山地記均在吾郡海桑後歲己未周氏後
人以三老石刻售於滬上京江陳渭泉嗣錢塘丁君輔之以
吾浙僅二漢刻乃醖資購歸置之西湖西冷印社予復捐所
藏漢畫象石同置一室但人世陵谷不常不知將來終能保
存於吾浙否也

漢人篆書傳世者舊僅嵩高開母少室三闕近三十年來洛

陽新出袁安袁敞二碑敞碑雖已殘而字之存者刻畫如新
予以重值購之與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同列腐齋安碑尤完
好十行行十六字各行闕末一字今尚在中州不知歸何氏
矣敞碑上下均損予曾為之考證今與安碑同錄文於後予
於近日新出各碑未經著錄者悉錄其文字仿東湖叢記例
也

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投易孟氏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

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正月乙

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遷東平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

丙子拜司空四年四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

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

以上袁安碑

字口平司徒公

口月庚子以河南尹子

口五月丙戌除郎中九率

口口侍郎十率八月丁丑

口口口口月甲申捧侍中

口口口步兵校尉延平元

口口口其十月丁口捧東

口口丙戌徵捧大僕口率

□□初二季十二月庚戌

□□亮其辛酉葬

以上袁
敬碑

八年前洛估康秉璋寄漢永元十年石刻來凡十九行行字
多寡不等驟視之書迹似了了而實難辨認予亟酬以重值
石存洛中今伺便起運乃久不至函令先拓數十紙來亦不
答洛估素狡詐或以此石又別售矣篋中但存一紙錄之如
左其文頗難通大意因道逢大雨積水不便捕盜故加以通
利也

永元十年十月十一日都鄉□□□□

佐掾□書□□訾大道□郭□東曲王

□□□□下石□長梁國□訾追捕

盜賊大雨多水泥淖道不通使東□里戶民保

泥口里口口徒土增道中卑下通利水大道口口

回保不上渠道後世子孫時長吏

王君即使東口父老馮孟口戶民口口口

イ口シ從上增其下通水口道口口口保時將佗

口鄧孫張仲有口口約束決取凡石口口

口以中口以上罰錢五百若有寄客口

口口保任當口口出之不口口者口約十

言語口口約八

治大老口蔡口口約十二不可識但識行末一任字

上字約左右

口使作彊未

甲子秋寓春明履安坊與亡友王忠愍公閑廠肆尊古齋見

漢殘碑存字十二行上下皆闕其年月正當闕處第四行至第八行鑿一長方孔損十字書迹質朴似郝閣頌漢碑中所罕見者文稱處士而紀其先世有克侯刺侯殆功臣之後歟當時索值昂力不能得乃墨一本以歸此石後不知歸何人矣碑文錄後

處士之高○□□□□

侯克侯子即刺侯刺侯子□

迎得竄郡內武安名山因□

失史軀或爲□□□□

伯先翼州三辟□□□□

悅懷術克和□□□□

莫要雖州郡騷□□□

也。是以人財不口口口故白。

其辭曰

然特秀深侶間兮履暨慈

夙零兮逝將明明赴幽冥兮

而不朽垂令名兮崇表德

酸棗令劉熊碑石久佚沈均初有拓本後歸毘陵費岐懷太史太史沒歸端忠敏公亡友劉君鐵雲曾於揚州張氏得一本則文字多於沈本後亦歸寶華庵亡友蔣伯斧學部曾就兩本為碑圖訂正洪丞相隸釋行款文字之誤乃太倉陸氏金石祛惑詆翁閣學據巴氏鈎本著錄於兩漢金石記者以為偽作不足信蓋未見墨本而輕於立言也廿年前顧鼎梅部郎夔光訪古中州得劉熊碑陰殘石存字八行其碑側有

楷書京兆王評漢卿跋上下均斷缺不見年月字亦漫漶後有蘇邁名碑陰文字校之洪丞相隸釋均合錄之如左

小字旁注

者據隸釋

故兗州書佐尹雄彥真五百

故雍丘守尉李謙子山二百

故外黃守尉誠感升卓二百 從掾

故功曹尹慎元節二百 從掾

故功曹郗磐世高二百 從掾

故功曹蘇信君咨二百 從

故功曹馬昂卓舉二百

故功曹三頌李寧二百 三字疑王之誤

碑側字亦八行前二行均不可辨三行存訖今亡口口口來

祠於等字四行存又翰口之及傳乃如此口之口口行畢
世等字五行存後之君子建詩云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
磨絕妙辭不向圖等字七行存叔文其字也好古博雅趣尚
高逸杜門口閑人罕知者家書等字末行存癸巳承議郎知
縣事京兆王評漢卿記縣尉眉陽蘇邁云云案洪氏隸釋跋
云唐王建題此碑詩云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辭
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元祐中蘇邁書胡戢之
語此與劉寬碑同建詩為不誣予謂此固漢隸之上品似非
中郎筆法其云蘇邁書胡戢之語殆即指此跋然此跋題王
評記後有邁名耳其云書胡戢之語胡戢名殆當殘缺處跋
中有叔文其字殆即戢耶洪氏又謂元祐中蘇邁云云跋文
中紀年已失而癸巳字尚存考元祐無癸巳癸巳乃政和三

年意元祐中者殆亦洪氏誤記耶

予返國後第二次游洛陽聞偃師孫氏藏一漢碑字多且精
往訪之主人欣然出石相示全石已縱剖為三今存前二石
佚後一石第一石存字五行每行首一字已截去第二石存
六行上有碑額篆書二行存三字半曰口口口陵相尚口口
府君之碑其全文當是漢故甘陵相尚書口府君之碑與碑
文參讀而知之也惜府君上一字已缺不能得其姓但於碑
文中知其諱博字季智而已書法至精勁為漢刻中上品雖
年月不可考而以甘陵王國考之知在桓帝之後獻帝之前
矣予有跋在遠居乙稿中中州屢遭兵事此石不知今如何
矣孫氏偃師人家洛陽予嘗詢以武虛谷先生後裔云已式
敝其遺書板尚存孫購得之予以刷印流傳敦勉之此碑傳

招頗少于當時手招一本歸滬上近亦有石印本錄其文如左

口諱博字季智司空公之少子也孝弟昭於內忠口耀於外聰睿廣淵兼口七口墳典素邱河雒運度該三五之藉馭周孔之英常以易詩尚書授訓誨不倦口其食弗食非其服弗服羣儒駿賢朋徒自遠有韓魏之家自視歎然得士若口聞善若驚思純履勁經德不回學優仕歷郡席坐再辟司隸公亮拜郎中口察孝廉平除恙以病去司空辟遭公夫人憂服闋司空司隸并舉賢良方正此行去官辟大將軍府復登憲臺遷口州刺史疾諶言比周愠類頻之黨口唐虞之道於是操繩墨以彈耶柱援規拒以分方圓饗餘致節履暴不作封畿震駭每懷禹稷恤民飢溺之

思不忘百姓之病也徵為尚書肅恭國命傳納以言轉拜
僕射令三辰明王衡平休徵集皇道著拜鉅鹿太守施舍
廢置莫非厥宜刑政不濫絀培克米傷桀猶仲尼之相魯
悼公之入晉斟酌仁義下不失盟上以□□屢獲登□□
□□應田疇有讓畔之萌商旅有不爭之民換甘陵以後缺佚
予乙卯游洛訪新出漢魏石刻於碑估劉姓者得皇女石殘
刻二行因告以嗣有新出漢石可以拓本郵寄海東越兩月
乃寄一漢殘碑約高建初尺四尺餘廣不及三尺上端有穿
穿下約一尺石泐為仰月形廣約二尺其上下均有字迹然
可辨認者甚寥寥書體則婉嫵類曹景完碑上截文之可識
者曰東曰范曰宣曰宣□□審曰和曰呂春曰長史又遷曰
司勳曰顧曰乾下截曰辛曰資曰行曰云曰初曰之曰後人

曰崇僅此二十餘字而已以文中有長史字姑題之曰長史
殘碑然得此拓本後近又二十餘年拓本不復再見何耶

新疆巴里坤兩漢刻一為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一為永和五年沙南侯獲摩崖均在永和中顧裴岑久著錄

侯獲石刻道光間薩湘林始訪得翟氏隸篇徐氏西域水道
記吳氏據古錄均載其名作沙南侯碑南皮張文襄公始釋

其文謂是沙南侯獲太倉陸氏據以錄入八瓊室金石補正
并載潘文勤王文敏吳清卿中丞三家題跋潘跋謂道光間

吳子苾閣學劉燕庭方伯止見前三行同治秋始見後三行
其前三行文襄釋惟漢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伊吾司行第一

馬雲中沙南侯獲字祖奮行二孝廉菑邱烏埒張掖長行三其後

三行釋君父字伯緒字隅二羽林監行首次兄字仲德字隅五議郎

行次井陘安國行予曾得兩本詳細審諦拓本首行至伊字止
不見吾司二字次行祖字又似伯故陸氏以釋祖為非奮字
及第三行孝廉以下諸字均不可辨此後尚有第四行則字
均泐矣至所謂後三行首行君以下次行次兄字仲以下與
第三行張釋諸字均不可見水道記言後人於此石刻煥彩
溝三字予今年始於無意中得此三字拓本始知此刻文字
甚多煥彩溝三大字徑尺四五寸乃橫刻其下隱隱有字十
餘行首行第一字為支三行首一字為寧末一字為是四行
首一字存太半似斯七行首一字為中下隔三字為何九
行為將兵敦煌口睦十行首一字為祖以下尚有二三行則
全不可辨其存者十二字較前三行為明晰惜石上刻字處
當高建初尺七尺拓本才得太半若精細拓足所得必不止

此煥彩溝三字後署唐義全名又一行書十五年菊月六此
行上下殆必有字拓紙不足不可見矣此刻為世所知近百
年然初但知為三行嗣知為六行不知尚有十餘行也又其
將兵敦煌字獨完此刻距裴岑立石甫踰三年意侯獲必與
裴同時立功西域者惜文字為惡札所掩不能備知為可惜
也

新莽地節二年買山刻石太倉陸氏載之八瓊室金石補正
謂是巴縣出土後歸平湖吳辛仲重光髮逆之亂石久佚矣
予篋中有舊拓雖書迹尚近古而文曰巴州民揚量漢有巴
郡無巴州與史不合而陸氏未嘗致疑何也

趙氏訪碑錄補
葉氏語石均徑

偽
為

四川之榮經有楊君銘殘石但存碑額五字碑陰存議口及

孝廉題名一列道光時出土分書至佳以僻在蜀中好古者多不得見予往在吳中得韓小亭先生手拓本今尚在篋中後又得一本亦有韓氏印則但存碑陰而無額此二本外未見第三本殆石佚已久耶

光緒季葉蜀中勘礦於某山石室中得漢刻三行文曰陽嘉四年三月造作延年石室凡十二字字大約建初尺二寸蜀中當道運京以贈貝子溥倫貝子矜惜不輕拓墨故傳本至少予從寶瑞晨宮保乞得一本用玻璃版影印十餘年前貝子身後延鴻閣中收藏古彝器悉歸廠肆此石則歸膠西柯氏而次行造作三行石室字均漫泐不可見矣蓋置雜物庫中置重物其上遂致損也嘗謂古刻入人家則矜惜不拓墨而家人無知遂取以墊物鎮戶往往致湮滅洵古刻一大厄

也

漢刻文字之最小者為端忠敏公舊藏之陽三老刻石山左金石保存所之口臨為父作封記次之此石舊在嶧縣西曹馬社田中光緒三十年采入縣志宣統元年昆明蕭紹庭觀察應椿為羅學使正鈞移至省城金石保存所此石刻於延熹六年二月文十五行行廿四五字不等近人因文中有孫伯度語謂臨為杜伯度之父此石當為杜臨為父作封記亦墓誌類也濟南近有兵事不知此石能無恙否也

山東金石保存所有光和六年張表造虎函石刻亦近三十餘年前出土文曰光和六年十二月丁丑朔廿一日丁酉東平中尉河南匡師張表元先造作虎函傳口口口承口口口無窮位下尚有二字予初得拓本僅五行而虎函之函字明晰可辨

及歸金石保存所始得足拓然函字則已漫滅不可辨矣虎
函不知何物曩游歷下惜未往一觀也

予歸自海東寓居津沽青縣姚貴昉大令贈予所藏石刻數
種予往得子游殘碑上截鈐姚氏貴昉藏石印初不憶其人
及相見知往在鄂渚姚君為張文襄巡官國變後訪古河朔
售古物以給朝夕於時在鄂同鄉同寮多登臚仕者貴昉未
嘗與通請謁席帽芒鞋獨策蹇往來大河南北訪求古金石
刻亦振奇人也所藏漢刻子游殘碑外則為熹平殘石僅七
行半所存不逾三十字而字大建初尺二寸弱書勢雄偉為
漢石中所罕見首行存半字二曰箕策次行曰君子三行曰
光被海內五行曰孝廉司隸從事六行曰用職察百七行曰
六十四以熹八行曰靡不悼傷功九行曰後人永有貴昉有

女字湘雲精拓墨所藏石皆其所拓亦藝林中一韻事也後此二石均歸定海方氏舊雨樓

張勤果公從左文襄公平定閩隴於新疆阿克蘇得龜茲將軍劉平國治路頌光緒間勤果撫山左吳興施均甫觀察在幕中介亡友劉君鐵雲以拓本見贈軍中無佳墨良楮拓工亦不緻後陶勤肅公撫新疆始得精拓然視初拓則第二行趙當卑之當四行闕上之谷五行首萬歲上之堅固諸字已損泐予曩既著其文於西陲石刻錄矣後又得一精拓本與陶勤肅拓本同上鈐徐鼎藩印徐桂發手拓本塞翁姑墨舊令諸印意即承勤肅命往拓之人未可沒其姓名爰附記之於此

李固殘碑庚午得墨本其書迹略似子游殘碑而遜其古穆

博厚初頗致疑而亦不能確定為偽且考之范書所記顧一
一吻合予曩作跋尾署之連居乙稿然終不能無疑爰錄其
文於左方以俟考

□故太尉李府君之銘

□□固字子堅司徒之元子也根仁義之性秉聰

□□春秋參綜六藝年及弱冠道行卓立鄉黨善

□詔除議郎侃侃敢言不畏強禦時梁冀專政不

□刺史永和六年三月到官視事未幾遷泰山大

□□德齊禮化行如流杜喬表奏君之政事

□□□□君謀乃以罰直□□□□時相遭

邇來漢刻出土者中州為多山左次之關中則甚少惟廿年
前閩甘國孝廉得朝侯小子殘碑但存下截計十四行行存

十五字其為何人之碑及立碑年月均不可知首行有口朝
侯之小子語小子即少子此漢人碑版常例猶夏承碑之稱
太尉掾之中子孔彪碑之稱潁川君之元子也其人曾署郡
主簿督郵五官掾復舉孝廉除郎中拜謁者文中更頌其討
姦雄除蝥賊曜德戢兵又稱贈送禮賻五百萬已上而不受
又以毀卒其孝行有可稱者惜名姓翳如矣書迹姿致橫出
為晚近所出漢碑之至精者碑陰有字惜均漫漶其可識者
僅君諸祖持種樹不七八字而已此石今歸建德周氏
近年出土漢刻於學術閭繫最巨者推洛中所出熹平石經
方辛酉歲洛陽出正始三體石經後予在春明與二三同好
約至洛一訪漢太學遺址乃以事不果吳興徐君森玉鴻寶
與其友往瀕行予告以魏文典論與石經同列石經既出典

論或有殘石幸留意徐君諾之既抵洛郵寄小石墨本數字
詢是否為典論予聞之乃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也為之
狂喜亟移書請更搜訪遂更得殘石十餘此漢石經殘石發
見之始爾後歲有出土者多歸徐君及四明馬氏爾後則中
州許氏吳氏膠西柯氏毘陵陶氏諸家分得之予僅得詩禮
殘石二三而已石既散歸各家歲戍辰閩中陳君淮生承修
擬向諸家集拓旋南歸不果乃由大興孫君壯成其事予始
見諸家墨本已而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又得石經後記予
乃撰漢石經殘字集錄已又見江西文氏關中于氏所得易
經數百言隨見隨錄先後成書四編已又得山左圖書館所
藏乃為之增補並合前四編為一近續有增訂復改訂為集
錄二卷蓋是書予已三易稿矣淮生舊為學部同僚好古甚

篤雖處濁亂之世其行已尚有所不為晚近佳士也乃中壽物故予最後集錄彼竟不及見為可憾也

殘石分藏各家已有屢易主者陶氏藏石歸西充白氏後又歸皖江李氏文氏所藏亦歸之許君藏石太半歸予齋大學及圖書館之後記由北移南不知存否山左圖書館所藏近日兵事不知能無恙否其入市舶者則日本京都藤井氏藏儀禮春秋百餘字予頻年所得計魯詩四十八石校記十二石書六石易八石禮八石校記一石春秋廿三石公羊傳十二石論語九石校記二石後記五石不知為何經者十九石總得百三十九石方今神州陸沈龍戰未已今之所見未知將來存亡又何如也念之憮然

予最近集錄計七經及經校與後記共得六千一百四十四

字所存字數視宋人為多又比較諸經存字易最多次詩次春秋次禮次公羊傳次論語而以書為最少

予集錄石經其有裨學術最大者為可證隋書經籍志漢刻確為一字七經又知魯詩編第與毛不同章次亦或異為從來治三家詩者所未知又易用梁邱氏本禮從大戴編至古今本之異同指不勝屈則已具見集錄中此不復贅

石經版建當季漢不久以兵事殘毀今出土殘刻有字迹不類者若魯詩唐風杜鵑羽春秋莊公五年至十年

凡二石三

十九年至閔公二年

凡二石

共五石均為後人補刻予初因晉

書裴頠傳載頠為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寓經語疑為晉代所補嗣考三國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畧有黃初元年補舊石碑之缺壞語始確知補刻出於魏之黃初非晉世此亦前

人考石經者所未知也

聞洛估言出石經之地有碑坐數枚尚完好以無花紋刻鏤土人棄置不一顧予疑此當是石經碑坐雖無文字然於此可考石之廣濶厚薄乃當世竟無留意及之者可慨也夫龔定庵秦漢石刻文錄序謂有三恨不生晉以前不見熹平石經恨一不與蘇望并生不見邯鄲氏三體石經恨二東漢碑多西漢蹟蔑如恨三乃予生晉宋之後得見漢魏兩刻且見西漢河平石刻至三種眼福足傲定庵矣

濰縣陳氏收藏古物最富藏石亦二十餘品然漢人石刻則僅君車畫象貸用爵千等殘石寥寥一二十字而已端忠敏公勺齋所藏若楊叔恭殘碑蘭臺令史碑陽三老石堂題字黃腸石墓中鎮石漢畫象石刻收藏為海內冠然十餘年間

均已星散楊叔恭碑今歸建德周氏周君季木二十年來專
搜求漢魏晉石刻並殘字計之總得數十品近來新出土者
若朝侯小子碑皇女殘碑均石刻中上駟所藏又突過匄齋
近季木溘逝所藏又將星散矣

季木所藏罕贗刻惟秦石權確為偽物

予早歲在淮安東估寄漢殘石墨本云出洛陽詢為何碑不
能對也然確為真漢刻非贗造計存殘字十三行行存五六
字不等首行存二字不可識書迹潦草荒率殆是草隸第十
行有淚字不可認識乃竟是艸書及讀匄齋藏石記知此石
後歸匄齋稱之為辟陽殘碑其傳錄文字謬誤甚多第三行
深下一字不可識而錄為宅四行自相聚合差失書聚合差
三字五行絲使誤作絲吏八行人名下乃錄字誤作并九行
者千罰二百失錄者罰十行如淚令失錄如淚二字十一行

有豪民因受誤作有慶民因受十二行彈上一字作邑不可識誤作文而其跋尾謂書勢神似郎中鄭固碑竟不言書體似草書不知此碑字何處似鄭固碑著作出門客手其言往往荒唐不經至於如此可異也

古石刻邱墓間物為多著錄家往往不知為何物如漢陵中黃腸石其一也此石始著錄於荀齋藏石記漫稱永建五年墓石題字今攸石題字禹伯石題字建寧殘石凡四品予據周禮夏官方相氏鄭注及水經濟水篇注始定為黃腸石洛中先後所出甚多開封圖書館所藏多至三十石聞洛估言各處所見尚不少以重大難運且數覓不得善價大半棄置豈知於此可考見古帝王陵中制度所闕固非細耶

又漢人墓中恒置鎮石亦前人所未知上記五方帝以鎮凶

禍山東莊氏鉅藏一石凡六行每行下殘數字文曰熹平二年四月己卯朔十九日丁酉時加午東方青帝禹青龍患禍欲來南方赤帝禹朱鳥患禍欲來西方白帝禹白虎患禍欲來北方黑帝禹玄武患□□□中延以下無字於此可見漢末喪葬風俗之一斑文中禹字不可識疑即屬字

漢代鎮墓或用石羊建德周氏藏小石羊四高約裁衣尺四寸弱身長約五寸強乃近年出安徽壽州劉君墓中詳羊身均刻字三段曰大吉在曰宜子孫曰傳世老壽文在又有二

大者則高約一尺寸長約一尺四寸餘兩羊均文字甚多書刻潦草大半不可辨認惟後半略可識曰祀鰓魚口同黃米二升與祖口卷轉世無有死者即欲有死者須石羊能顧口口足可口口乃應招呼以為不信石羊為真如律令語亦

不可解其曰為真殆為證之謫耶

劉君家石半以外尚有三石其一曰西岳神符高七寸五分廣一尺前有二字二行首行上鑿方孔方廣約寸有半其文僅凶息鬼佐四字可識凶上一字及佐下之字狀若符篆不可曉以後文字七行雖潦草大約可辨曰西岳神符金師之精其斧戔積石巖位在西岳叅拔之旁□□百適及与□形魂以下咸歸窈冥□□□□□□除□□□定死人名魂門主口乃与三精急：如律令語殊不可曉然知五方必有五石此乃西方一石也往觀唐人墓中有女青文亦五方各置一石觀此知此風已權輿於漢季矣

其第三石殘後半高七寸二分廣存六寸弱石上角亦鑿方孔孔後存字五行文曰天塢建立靈耀主守天門建立十二

口以山精主壓口墓奎十二口獄丞主口刻石口書口不口
來鬼不得去其有犯者執此間約缺天門以厭冢此後缺損
文末亦必有急急如律令此石不載方位不知置墓中何處
矣

同諸鎮石出土者尚有一圓石狀如大璧中有圓穿直徑一
尺三寸強回環刻字凡五匝其文字潦草不能盡識其可辨
者首行當中穿處首稱居巢劉君冢又有東方青帝主曰天
帝西方白帝主除青口口口口之凶吉南方赤帝主除西
方白氣之凶吉北方黑帝主除赤帝之凶吉中口黃帝主除
北方黑氣之凶吉云云此諸語大略可讀末又有名曰候社
下刻五氣之英口除刻去凶孫孫壽考如律令亦粗可辨認
蓋亦記五方帝與莊氏所藏鎮石相同以上諸石均藏建德

周氏書雖不工乃漢刻中之特異者也

其第二石高七寸弱廣一尺石上角亦鑿方孔孔以後有字
七行文曰西南口精口精出入生口際命口口執法口建
六虛塞除劉元口冢冢口青黑洙書之以除百適急急如律
令前有西南字豈五方之外西南西北東南東北四隅亦有
鎮石歟

端忠敏公亦藏遲氏墓中鎮石箸之陶齋藏石記稱降命殘
石高今尺一尺五寸廣約九寸文六行字之上端亦有孔方
遲寸許首行僅一西字可辨他不可識次行以下以居巢劉
氏冢第二鎮石文叅讀則朗然可讀云口口際命口口執法
以建六虛塞除口國西安口里亭部遲元宗遲村宗遲季宗
遲伯世遲伯卿此口口口冢之青黑洙書之以除百適急急

如律令藏石記所釋謫誤甚多其稱降命殘石降命亦際命之謫此石忠敏完大節後歸東武王許閣大令緒祖朓定為西漢石刻今大令又物故此石不知尚存其家否

山左臨沂王氏藏孝子徐奐石羊刻字字四行大者幾二寸小者徑寸文曰永和五年大歲在庚口口月九日西郭記于丁次角孫仲喬所作羊孝子徐奐文頗漫漶難辨殆亦冢中物也二十年前亡友濰縣高君瀚生寄于此紙且允異日求精拓本以贈乃高君未久物故披覽墨本如見故人高君博雅好古藏專瓦甚富為其後人斥棄殆盡今不知何所歸矣王氏所藏聞尚有永元十三年造冢刻石則無由致墨本也往歲亡友高君瀚生曾贈于漢石獅子題字文曰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字甚精雖無紀年一見知為漢物

傳世石獅殆莫古於是矣

漢碑石亡額存者往見孫大壽碑四字額篆書姿致極工又

往居京師於金陵碑估袁裕文處得馬硯珊藏拓本二十餘

紙中有漢殘碑額二行存六字曰漢騎都尉此下當李君之

當是篆書尤精雅不知此二石者何時出土今亦不知尚存

否耶

梧臺里石社碑著錄於水經注予三十餘年前從山左估人

得此碑額拓本篆書六字頗工額陰有畫象碑則已佚往歲

湘中羅順剛提學山左予勸令貯之濟南圖書館於是拓本

始傳人間又濟南府城東七十五里平陵古城西門外墓前

有琅邪相殘墓表存字二行首行存邪相劉三字次行存殘

字一五十年前亡友諸城尹竹年彭壽曾以墨本見貽考為

漢劉衡兄子亦勸提學物色之乃得提學報書謂訪求不可得矣予曾撫篋中藏墨本於漢晉石刻墨影中古刻之易佚如此預謀保存此固地方長吏之責然亦豈可望之今日長吏耶

漢畫石刻多出山左予往歲視學過青州時見城壁及敷地之石屢見漢畫象時益都令毘陵李君非俗吏也勸以蒐聚又以告羅順馴學使學使乃以公牘檄各縣將以前著錄各畫象聚之省城圖書館實未能收拾散佚也至武梁祠諸石之後出者或為紳士私運家中亦有歸匭齋者今均入市舶歸歐洲矣

嵩廟石人頂馬字予丁酉在滬江得黃小松手拓本上有題字蓋初訪得時招贈江拒香者繆筱珊太史過滬假去云將

鈎作書牘牋後乃不復見還往歲游洛託汴估精拓嵩高三
闕并令拓得十餘紙一時為同好取去篋中才存一紙耳葉
學使昌熾引授堂金石記嵩太室闕後兩石人埋土中僅露
其首視之漢製也疑下胸背間必有銘字屢告當事發出不
果遂謂漢石人題字皆在胸前無在頂者此兩石人如頂上
果有字授堂摩挲其首不容不見疑後人因授堂之言而增
刻耳學使蓋僅據孫氏訪碑錄載頂上題字而不言何字又
未見墨本遂有此疑抑知小松與授堂同時小松已手拓其
非後人所刻可知且其書迹古雅為漢刻無疑近人於古刻
真偽往往是非倒置如朱博殘碑乃尹竹年廣文所偽造廣
文晚年亦不諱言予曾以書質廣文復書謂少年戲為之不
圖當世金石家竟不辨為葉公之龍也其言趣甚又靈臺功

苗李夫人靈第之門確為漢刻而至今尚有疑其偽者真不可解也

河南省城之白沙鎮廿餘年前出漢畫象石題字凡十六榜彫刻甚淺然頗工緻完好其題字曰偃師刑渠至孝其父曰此上人馬皆食大倉急如律令曰減谷關東門曰口口父身曰墅王丁蘭曰木人為像曰伯夷母曰後母身曰伯夷身曰原穀親父曰孝孫原穀曰原穀泰父曰敏子愆父曰敏子愆曰後母子御曰子愆車馬文多別字刑渠即邢渠減谷關即函谷關墅王即野王敏子愆即閔子騫此石出土未久即入賈客手隨市舶售之法京予篋中墨本乃出土時所拓恐無第二本矣簠齋所藏君車畫象字最大為畫象題字中所未有亦久歸歐洲邇來兵事不已恐傳世古物將零落殆盡然

中土數千年道義綱常今日就泯沒則此戔戔古物復奚
卹耶

周氏藏方石徑尺餘文二行曰呂仲左郎石五字字逾數寸
雄偉可愛予往以振卹京旗貧民在春明洛估來乞售議價
未成遂歸周氏洛估云石出白馬寺舊址一時出小石頗多
或記人名或記數字予藏百卅一石亦白馬寺基所出也周
氏尚藏有西掖門衛士潁川張口一石疑亦出白馬寺殆施
石修寺而記其名歟

周氏藏漢殘石文字稍多者曰甝上殘石曰州里殘石曰故
吏廷尉魏口殘碑陰曰河南平陽殘碑陰曰李滄偉高殘碑
陰諸品中以甝上及河南平陽殘碑陰文字最精今錄其文
如左

口毗上列出

終君口沒矣

年十二月廿

字以上殘
三行

餘萬

未學分鉢之

州里後乃進

口以義合

字以上殘
四行

口吏廷尉魏

故吏宗正南

故吏執金吾

故吏口隸校

故吏越騎校

故吏長水校

故吏南陽口

以上殘
字七行

口河南平陽

頌河南雒陽史武

頌河南鞏骨乾字元

頌河南平張永字伯

口河南匡師孫峯字

口口南雒陽董忠字

以上殘
字六行

曹晉口李淸偉高

官掾中都魏應君山

官掾陽曲許敬伯字

口掾京陵郭戡叔嚴

□ 掾祁溫恁子真

□ □ 茲氏梁謀子智

□ □ 茲氏梁恭季敬

□ □ □ 陶郝演元

□ □ □ 曲郭琦

□ □ □ □ 逸君以上十行為一石

元行

子河

浮子雲

羌仲炆

炆甫

平以上六行為一石均小字徑三四分

安陽馬太史吉樟藏漢石三十餘字凡十一行首行僅存一
忠字次行曰道之呂禮三行曰彼同宜軒四行曰吏安其政
民五行曰呂和民深六行曰雀鳴於七行曰被病十月八行
曰冀乎寂卹九行曰哀乃相與十行曰生烝民十一行曰陟
台階翼名字紀年均不可見不知為何碑矣

予齋所藏漢石馬姜袁敞二石外尚有殘碑陰計十六行行
一字至六七字不等大不踰寸書迹頗婉妙其他藏數字者
尚七八石零磯碎壁不足數矣碑陰文錄後

□ 魏郡韓妙口 趙國

□ 魏郡張漢與 趙國

□ 魏郡馬口口 趙國

□ 魏 口陵

口

魏

口陵

口

魏

口

起

誦

岱

孝

臺

春

口

口

口

口

公

口

口

海

歐

陽

口

口

海

予篋中有殘碑陰六行首行曰樂安利次行曰馮翊郃湯三
行曰尹綏氏四行曰臨濟五行曰河南尹六行曰事河南不
知誰氏所藏字大逾寸頗端厚類熹平石經過日中州出漢
殘石不少頗多贋刻然終不能亂真也

傳世漢石福山王文敏公撰漢石存目分字存畫存二卷四
十年前尹竹年廣文刻之濟南葉氏語石謂尹竹年撰漢石
存殆未見其書致有此誤予往在海東曾為之增訂刻之雪
堂叢刻中今又廿餘年矣續出之石未及增入者不少暇日
當命兒孫輩重輯錄之

曹魏石刻孫氏訪碑錄著錄者八品趙氏補錄僅增曹真殘
碑若孫二娘孫五娘題字則明知其偽而載之若道光廿六
年許州所出青龍二年陳祚冢中記五種皆專文上刻亡者

官氏年月乃專誌之最先出者河北古墓中恒有之前于此者若漢之修陵罪人專後于此者近年所出予家所藏凡數十品趙氏謂與三老忌日記相似者誤也

曹真殘碑端忠敏官陝時運歸京師載之匄齋藏石記匄齋又得西鄉侯殘碑于中州書法豐厚朴雅與他刻不同乃魏刻中之上駟也此二石近均歸建德周氏矣

光緒甲午予在淮安山東碑估劉金科以正始石經尚書君與篇殘字拓本乞售一紙索一金予驚為奇寶而訝其值昂劉曰此石乃黃縣丁氏新得石拓本一紙十金此同鄉范某在洛時所拓價才什一耳乃質衣購之嗣乃不見第二本及庚子客滬江過山左范估以此詢之范乃詳言此石乃彼得之洛陽賣茶人某乃以為坐石置茶棚下者訝其有字乃以

他石易之拓二本以一寄丁氏一寄王文敏丁出重資先得之文敏愠甚且當時見者皆不能斷定真贋或且徑斥為偽丁氏怒乃不出一紙因出其所携在洛拓存者三紙見贈予以一贈亡友章碩卿大令一贈繆筱珊太史辛丑至武昌以所存一本贈楊惺吾廣文廣文一見驚詫亦以真贋為疑予以所聞告之乃謝曰此真至寶矣此為正始石經流傳之始葉氏語石言魏正始石經自宋以來未聞著錄乙未在會典館福山王廉生祭酒忽以拓本兩紙見示莫能定其真贋即指丁氏藏石但僅一石而云兩紙則載筆之誤也及海桑以後壬戌秋洛陽城東三十里復出大石一乃尚書君奭其陰刻春秋僖公上截完好而損下少半以丁氏藏石校之則正在此碑下截農家得石售之賈人賈欲密運入城石大車不

能載乃剖而為二載以兩車而覆以薪然卒為當道所聞乃
沒入官幸石未剖時先拓十本予以五百金得一紙同時并
出尚書多士一石存十一行其陰為春秋文公亦沒入官爾
後殘石時有出土者皆歸四明馬氏吳興徐氏諸家近年君
奭石最下載一石復出由蜀人某售諸日本京都藤井氏予
又於某手見大殘石至二三百字者數紙書勢殊孱弱不能
定為真品矣

正始石經皆首古文次篆次隸三體蟬聯書之而所見殘石
中之尚書帝典則三體分兩列上書古文而其下篆隸二體
并列略如品字式初疑一代制作不應參差如此嗣見山東
圖書館所藏堯典殘字五行仍是三字蟬聯書之始悟作品
字式者乃永嘉亂後補刻者也該館尚有六行一石亦三體

蟬聯書之予後於洛估手亦得一石亦六行與山左圖書館藏石二石正相銜接三石皆漫漶特甚蓋兵燹燒毀所致予藏燹平殘字百餘石而正始殘石則僅二三石此石雖劫燒之餘然於此可知作品字式者為後來補刻亦藝林之快事矣

近年魏刻出土者又有魏故騎督平寇將軍關中侯廣平曲梁蘇君神道出中州魏公丘長鉅鹿霍君神道出直隸均篆書霍君神道陽刻書尤精雅關外則毋邱儉九都殘刻洛陽又出鮑捐鮑寄二神坐凡五種

鮑氏二神坐予往據周禮注及晉書禮志考古人藏中有神坐有踐尾載不言神坐之狀據此知以石為之上刻姓名官位且知上下貴賤均得用之古刻能考知禮制其裨益如此

孫一古刻之最先者為黃武四年九江男子浩宗買地塿券道咸間望江倪氏所藏高工部營造尺七寸八分廣三寸厚一寸三分文五行隸書甚精予曾錄其文入地券徵存中蓋傳世塿地券此為最先也相傳已亡於髮逆之亂故予先後得兩本價至二百金嗣聞沈子培尚書言此塿實尚存皖江劉聚卿京卿世珩許子乃亟移書聚卿乞墨本諾而久不踐未幾聚卿遽委化其嗣子移寓吳門先後十餘年聞去歲吳罹戰事兵士入門以驚怖死此磚今不可知矣

傳世吳刻除葛祚碑額谷朗碑外江甯之神識碑已燬其存者僅禪國山一刻吾越禹陵窆石下豐上欽狀如稱錘乃累石為之其狀正與神識碑同神識碑亦累三石成之考其形制為吳刻無疑矧尚有數殘字與國山碑字體正相同耶前

人或以為漢刻者可不辨而知其誣矣

十年前於滬上得甘露二年郎中盛冲碑聞出湖州之長興碑制與漢人碑同額篆二行曰吳故郎中盛君之碑篆書甚工似神識碑碑文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隸書朴厚而少精采元和姓纂載廣陵盛氏吳有盛冲殆即其人然碑稱甘露元年十一月五日己卯卒依長術推之則甘露元年十一月為辛亥朔五日當得己卯與碑不合尚未能斷其真贋爰錄其文於後以俟考

君諱冲字毅操吳郡烏程人也北海太守之長孫元口君之元子口先蓋帝高辛之苗裔在周之初受封于盛曰以爲家焉君口口和之湫口挺珪口之高姿恭口博愛脩道口口治魯詩兼通嚴氏春秋口究羣籍名溢州里出口口

□□瑯琊□□□納壽貢仁□□□□尊寵□□永
安元年詔拜博士□遷郎中君忠□自矢進退維禮翊□
義不辭殫力庶從咸慕其行遐□僉仰厥德上嘉乃勛
□□方□□□君志意恬退樂□衡門□□□休得從所
好□□□載□□無樂年五十有一昊天□□寢疾罔瘳
以甘露元年十一月五日己卯卒明年三月甲□葬邦喪
□彥族掩榮華咸眷悼慟朋故感□謂宜□述芳馨用言
碩德於是勒銘刻石垂示後來其辭曰

於穆盛君明德孔彰□□直國之幹梁夙夜匪解式遵道
常皇矣上帝降茲□殃泚人君子胡命不長令名不朽億
載聲揚

卷一

一

石交錄卷二

上虞 羅 振玉

晉代石刻傳世不多諸家著錄碑版之巨者僅孫夫人碑郭休碑在山左太公呂望表在中州靈寶子碑在雲南郭休碑曾為端忠敏公購藏京邸忠敏身後此碑由在京魯紳醵貲購歸山左但移魯後不知安置何地亦未見墨本碑經速運又不知有無殘損否也

太公呂望表有陰側而新舊拓本均遺而不拓往廬津沽姚貴昉大令訪碑河朔囑往補拓乃墨一本歸漫漶殊甚僅存議曹掾巨鹿程口等廿行及主簿汲呂口等題名十七行而已

劉韜墓版原石久佚陶齋藏石記所著錄得之武進費氏者

乃複刻本也予以武虛谷翁正三舊藏拓本相校而知之他如潘宗伯造橋題字則相傳久佚至後來出土之石歸句齋者若蜀中之楊陽神道今歸建德周氏山左之安邱長王君二神道則不知所歸古刻轉徙無常往往遂致淪佚可慨也水經注穀水篇載漢太學遺址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往歲漢魏石經既出土并遣人求是碑久不可得歲辛未洛估寄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頌拓本及碑陰凡二紙云出縣城東大郊碑以咸寧四年立文三十行行五十五字凡千五百餘言鴻篇巨製一字不損陰載博士及弟子題名凡十列文字亦無損泐此碑出遂為傳世晉碑之冠武陵余季豫部郎嘉錫為考證三篇至精核部郎為老友貴陽陳松山給諫子

壻好古博聞尤邃於目錄之學所撰四庫提要辨證十二卷
訂謫糾繆足為紀文達之諍友南方學者之晨星碩果也茲
錄碑文於後

大晉龍興

皇帝三臨辟廋

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

隆熙之頌

額字四行
行七字

曰昔在先代肇開文教殊風至化發跡乎黃唐備物致用
具體於三代歷自列辟廢興存亡已降于秦漢雖開國立
統而皇道不融帝典闕而未備王經有所不張累世彌久
有由來矣至于大晉龍興當魏氏多難而天命未壹豪桀
席爭三方分崩寔賴

宣皇帝擲風沐雨經營寓內是時正朔未加于華陽王敦不
被於江表西嶠抃梔揚越內侵戎車屢駕抑有不暇雖誕

敷神武光被四海流風邁化惠懷黎元而未遑治定之制
儒道不得並時而施至于

文皇帝方獲負固猶未帥職左提右挈虔劉邊垂乃振威域
外盪定梁益西戎既殄遂眷東顧文告汪濇爲百姓請命
南蠻順軌革面報附九服混同聲教無風彭漢肅慎織皮
下服之夷楷矢石磐齒革大龜之獻莫不和會王庭屈膝
納贄戎夏既泰九域無事百儒術久替古典未隆乃興道
教召熙帝載廓開大學廣延羣生天下鱗萃遠方慕訓東
越于海西及流沙並時集至萬有餘人暨

聖上踐祚崇光前軌闡五帝之絕業邁三代之弘風敦禮明
化呂庠序爲先乃遣相國長史東萊侯史光主簿東萊劉
毅奉詔詣學延博士會學生諮詢謙言又下丙辰詔書興

行古禮備其器服大常樂安亭侯琅耶諸葛緒博士祭酒
騎都尉濟南劉燾博士京兆段濤孝合儀制述造絃歌奏
始三年十月始行鄉飲酒鄉射禮馬鄭王三家之義並時
而施然後疊樽列於公堂俎豆陳于庭階鄉縣之樂設百
拜之儀陳縉紳之士始覩捐讓之節金石之音六年正月
燾濤等又奏行大射禮乃抗大侯設泮縣用肆夏歌駟虞
邦君之制於是而顯其年十月行鄉飲酒禮

皇帝躬臨幸之正法服負黼宸延王公卿士博士助教治禮
掌故弟子門人咸在列位莫不被文相德祗服憲度穆穆
焉濟濟焉愴愴焉禮行樂奏

詔曰羣生勤學務禮遵脩舊典朕甚嘉之遂班饗大燕上下
咸周三家之禮庭肆終日既而錫寺卿丞博士治禮學生

下至樂五束帛情巾各有等差厚施豐備人知所勸宇內
承風莫不景慕于時方國貢使及款塞入獻之戎倍于海
外者蓋召萬數若夫耆老嘔歎於色里士女抃舞於郊吟
歌詠升平之謠咨嗟大同之慶帑溲流衍充塞四嶠飛英
聲騰茂實足召盈天地而冒六合矣咸寧三年大常脩陽
子平原劉宴命博士京兆段暢漁陽崔豹講肆大禮冬十
一月行鄉飲酒禮四年二月行大射禮于辟雍

皇太子聖德光茂敦悅墳素斟酌道德之原探蹟仁義之藪
遊心遠覽研精好古務崇國典召協時雍乃與大保侍中
大尉魯公充大傳侍中司空齊王攸詹事給事中光祿大
夫關內侯地及百辟卿士同升辟雍親臨禮樂降儲尊之
貴敦齒讓之制詔咨軌憲敦納話言堂列不臣之客庭延

希衣之賁綃果學凌接引衆心溫溫其仁翼翼其恭故夫
洪烈之美可述而不可及規模之格可衍而不可階是召
髦士駿奔華夏嚮臻綃熙聖緒光融至化儀形萬國作乎
四方盛德大業於斯爲美於是學凌沐浴純澤承風感化
伏膺詠歎不知手之舞之乃相與言曰蓋享帝王之位者
必有則天之象成厚載之功者必建不朽之業是召順應
交泰莫崇乎三皇開物興務罔隆於五帝前聖之所歸美
永守鴻名常爲稱首唯斯而已然夫品物咸亨召廣被爲
貴天下化成召同風爲大光于前人可得薦述者鮮矣觀
今變通之符典模之則順天承運肇造區域則虞夏之烈
也建皇極之中恢配天之範則羲農之略也韜威邁德樹
之風聲則湯武之軌也闡化本垂道經則宣尼之教也兼

六代之美跡，芑七聖之遐蹤。魏魏蕩蕩，大晉其是也。已在昔先葉，德化可述，儀形可像，皆發之於雅頌，播之于金石。故使風流長存，暉光不墜。且古詩之興采，遊僮之歌，收牧豎之謠，今遇不世之運，被覆燾之施，豈無風人之作，奚斯之志哉？於是禮生守坊，寄學散生，乃共刊石，讚述洪美，遂作頌曰：

悠悠皇羲，承天作帝。幽讚神明，觀象天地。三墳五典，八素九丘。發原在昔，邁茲清流。大道陵遲，質文推移。樸散為器，醇澆為灘。降還三代，世萬軌儀。郁郁之美，莫尚於斯。六國從橫，禮樂消亡。秦焚其緒，漢末之詳。鑠哉皇氏，時惟大晉。龍飛革命，天應人順。敷演彝倫，亮采賢隲。神化罔極，風翔雨潤。明明大子，玄覽惟聰。遊心六藝，再臨辟雍。光光翠華，

駢駢六龍百辟雲集卿士率從儒林在位爰暨生童升降
有序行過乎恭祖奉聖敬曠若發蒙玄冥司節饗飲嘉賓
大射之儀講于元春執弓鷹揚百拜逡巡金石迭奏兩禮
並陳容服猗猗宴笑斌斌德感庶類洪恩豐沛東漸西被
邦南式賴遂作頌聲永垂萬世

咸寧四年十月廿日立

碑陰

大常脩陽子平原劉寔子真

散騎常侍博士祭酒潁川庾純謀甫

散騎常侍博士甄城公譙國曹志允恭

大常丞陽丘男譙國蔣林永元

高功博士中山張靖彥貞

典行鄭大射禮博士京兆段暢弘弘

典行王卿飲酒禮博士漁陽崔豹正雄

博士東郡周暘亮春

博士新興秦秀玄良

博士京兆杜琬文琚

博士東莞孫毓休朗

博士梁國項裴建政

博士京兆韋承元舉

博士平原宋昌茂初

博士陳國謝衡德平

右弟一列

助教中郎長廣

泐下

治禮議郎魯國孔肩宗明

治禮議郎大常賁忠宣

治禮議郎河南陳巖敬平

治禮郎中濟丘戴廌公孝

治禮中郎勃海王誕承宗

治禮舍人趙國耿陵偉發

治禮軍謀掾樂安孫泰元

治禮軍謀掾東海戴珍偉琦

大學吏舍人齊國徐龍伯席

大學吏軍謀陳留鄧圃邵席

都講汝南南廼泰賓

主事樂平段干珍伯齊

禮生平原郗悝梁緒

禮生東萊王遵宗甫

禮生燕國鮮于造長元

禮生泰山劉昇休龍

禮生安平張智承謀

禮生平原涂豐茂元

禮生漁陽王如顯元

禮生安平王臨景赫

禮生河間劉振君初

禮生高平陳宣玄宗

禮生樂安樂式泰儀

禮生陳留秦曜少先

禮生趙郡都超士雋

禮生安平王沈弘道

禮生平原言輔宣世

禮生樂安孫汰初權

禮生陳國陳博熙平

禮生安平李軼泰宗

禮生鉅鹿董膺李龍

禮生高平代綽處仲

禮生江夏王甫季和

禮生樂安董閔奉機

禮生義陽韓儉彦恭

禮生高平李始長蘭

禮生中山孫潛仲龍

禮生廣平趙整文脩

禮生范陽鄺臭仁

禮生陽平毛北林甫

禮生平原王謚道玄

禮生頓丘吳震道明

□□□□□茂道

右弟二列

禮生樂□□□□□

禮生北公沙席陳寶

禮生安平張根李牙

禮生平原張乾陽元

禮生樊陽張斌長叙

禮生陳國汝承慎宗

禮生河東路雄元英

禮生汲郡李啓肇陽

禮生濟北謝偉道元

禮生勃海張清季載

禮生遼西路融稚明

禮生清河夏頎靈芝

禮生襄城王羲公興

禮生趙郡王察長理

禮生陽平馬權長玄

禮生平原趙斌長元

禮生天水王獻祖文

禮生渤海程碩令儒

禮生遼西韓逢景時

禮生代郡張襲仕法

禮生廣漢楊綜宗元

禮生安平李默道玄

禮生樂陵王愷玄升

禮生東萊李登長春

禮生漁陽王震世雲

禮生勃海王潛處英

禮生安平吳洪正翌

禮生高平李初長始

禮生陳國戴祈菴先

禮生潁川頓奉正元

禮生濟北淳于榮長暉

禮生中 王准季休

禮生鉅鹿房口第伯

禮生濟南 宏君休

禮生濟南李訓洪休

禮生平原馮怡洪弈

禮生陳留史肇季初

禮生沛國劉烈公休

禮生東萊徐興長權

禮生趙郡解肇長倫

禮生勃海孫陵士幹

禮生清河孫鋒穎伯

禮生東海周震子彥

此行
全勛

右第三列

禮生陳留朱慕徽宗

禮生始平陳婁子嬰

禮生東莞許榮初和

禮生河間東鄉芳子口

禮生潁丘邵林應龍

禮生齊國薛雲玄封

禮生濟南梁丘龍士玄

禮生南陽孫歆顯倫

禮生常山邵和德泰

禮生梁國吳穆孝韶

禮生河南左閎伯子

禮生北海鄧明朱席

禮生廣平馬信長明

禮生勃海李彦景林

禮生樂陵宋 村龍

禮生汝陰夏榮李原

禮生趙郡趙京村武

禮生上黨程發李玄

禮生常山邱北宗林

禮生河間劉汰休村

禮生襄城路虔長元

禮生高陽劉春休先

禮生潁川蒯席季良

禮生大原張龍延龜

禮生陳留張孜士英

禮生潁川公孫贊國安

禮生上黨李淵志元

禮生平原杜昊元夏

禮生任城唐乾村元

禮生大原程瑤始宗

禮生魏郡李璋延明

禮生樂陵閻丘弘休基

禮生中山張輦國舉

右鄭大射禮生

都講平原韓終始儒

主事樂安王穎延武

禮生高平鄭岐士伯

禮生高陽劉沉彥靜

禮生濟北丁洪靜元

禮生平原楊雋允封

禮生中山楊曾宗元

禮生汝陰陳正士弘

禮生范陽高權宗元

□□□□□□□□

右第四列

□□□□□□□□

禮生濟丘□□始

禮生中山侯岐季嶷

禮生勃海張伯中

禮生濟丘顏朗長舒

禮生濮陽汲正玄平

禮生鉅鹿馮弼不韋

禮生廣平李延封儒

禮生廣平張景封平

禮生廣平張攸孔文

禮生漁陽徐 封桃

禮生鉅鹿張恆伯林

禮生高平司成景璜

禮生汝南孫悞弘熙

禮生廣平閻又佐治

禮生安平劉林元澂

禮生高陽王溶村潛

禮生魯國于茂延先

禮生廣平李弘季伯

禮生東莞鍾驥延秋

禮生鉅鹿馮龕始平

禮生勃海王嗣承祖

禮生廣平趙膺元休

禮生趙郡宋康玄處

禮生平原王緯惠先

禮生清河單遵雅元

禮生陽平樂宗國嗣

禮生高陽韓澈休譽

禮生潁川呂札穎季

禮生常山王璠長思

禮生遼西范進令機

禮生平原張則勣承

禮生廣平閻彝令封

禮生汲郡梁琦彥思

21000012

禮生趙郡苗謚公儀

禮生代郡董與材開

禮生中山張蘭季時

禮生扶風段敦文厚

禮生樂安廉儀令丰

禮生汝南黃景伯龍

禮生河東姚雲封龍

禮生梁國夏侯珍玄初

禮生高平尹孝璋

禮生勃□□□□□

右第五列

□□□□□□□□10

五二

十三

禮生常山樊奕熙元
禮生安平霍遵偉祖
禮生穎川劉叅玄彥
禮生陽平張倫延行
禮生高陽馬宗臣仲
禮生遼西韓瑗偉琚
禮生安平石超始僂
禮生勃海祁祐雍初
禮生趙郡解慶長雲
禮生襄城宋松孔休
右王鄉飲酒禮生
掌故樊陽傳宣孝周

弟子汲郡王洪孔範

弟子汲郡焦膺宗嗣

弟子河東上官楨德幹

弟子河東上官雄李幹

弟子平陽相里揮茂英

弟子弘農許鮑延封

都講河間李奧淵沖

弟子清河牟澂允休

弟子清河成舜君孫

弟子清河邢儁文英

弟子清河孟珪偉璋

弟子安平李擢延宗

弟子安平李該道休

弟子安平崔柔士援

弟子安平張隨士世

弟子安平馬臨世長

弟子安平趙烈靈基

弟子安平董超士倫

弟子廣平竇衡村淵

弟子廣平張誠村休

弟子廣平高愷巨悌

國子主事廣平高盛巨謀

國子司成廣平張隨玄時

弟子鉅鹿霍慮友林

弟子鉅鹿賈余允桓

弟子中山張遵德舉

弟子中山趙卓初季

弟子高陽王統世倫

弟子高陽齊游偉龍

弟子高陽劉開宗明

□□□□管□□之

右弟六列

此行
全泐

弟子勃海程莠伯苗

弟子勃海樊商廣容

弟子勃海李舒思平

弟子勃海孫儀令宗

弟子勃海陶沖靈默

寄學位陽平劉雄雋英

弟子陽平解种休徵

弟子頓丘張宣子村

弟子常山張詢元中

弟子常山趙倫粵英

弟子章武孫昌元時

國子司業陳留董康興元

弟子陳留崔誕景舒

弟子陳留馮徽賢先

弟子陳留吳基茂初

弟子陳留胡慮顯思

國子司成陳留焦岐宣周

弟子高平翟洪長業

主事高平夏茂季倫

弟子高平江榮初玄

弟子高平王幼士南

弟子濟北萊嘉世弘

弟子東郡伏歌舒伯

弟子泰山王揚宣材

弟子任城孫造士元

弟子東平曹尚次先

弟子平原榮深淵仲

弟子平原西門佩士容

弟子平原杜頎長旗

弟子平原縣伏光

弟子平原王紹芳伯

弟子平原孟盾玄嗣

弟子京兆唐陽令泰

弟子濟南彭祈封謀

弟子濟南梁北熊承伯

弟子濟南用梁紹世

弟子北海后與世高

弟子北海無選乾隃

弟子樂安國悝廣元

弟子樂安王紹成封

弟子樂安車度世文

弟子樂安接禮北文

弟子樂安王興世林

右弟七列

此行
全泐

弟子樂陵子恪元恭

弟子城陽淳子恢皓裕

弟子城陽令振口明

弟子城陽侍其熊彦雄

弟子琅耶盧權良伯

弟子彭城紀瑾季偉

弟子沛國傅康德初

國子都講汝陰謝韶南伯

弟子汝陰龔運孔機

弟子梁國王惺元洲

弟子魯國魯施初伯

弟子潁川張顥休明

弟子汝陰鄭穆李恭

弟子新平李琛玄舒

弟子京兆王造元始

弟子馮翊楊旼泰宗

門人遼東狼休子脩

門人遼京吳顥令伯

弟子武都王璆弘琳

散生西海陳叅元起

散生西海陳基元聲

散生西海鄭嵩申伯

散生西域朱喬尚建

散生西域王邁世光

散生西域阮景大卿

散生西域阮元君凱

散生金城馬林伯儒

散生金城淳于光顯口

散生金城竇震伯宗

散生金城竇良備伯

散生金城毛社偉道

散生金城毛條偉達

散生金城馬稱宣衡

散生金城張立子介

散生金城淳子文顯章

散生敦煌馬訓子道

散生敦煌蓋壺思文

散生敦煌竇蟠鴻舉

散生敦煌田絢臣蘭

散生敦煌馬斌世義

散生敦煌孟祈長休

散生西平田龜玄象

散生西平鞠與伯始

右弟八列

口生西平口口口口

散生西平馬育

散生西平衛鮮世明

散生西平衛琨允元

散生西平鞠仁仲興

散生西平麴晃巨明

弟子樂凌李順達忠

散生西平衛深少明

散生西平竈禘玄龍

散生西平衛直正平

散生西平魏康休祖

散生西平衛其令章

散生西平郭聖文盛

散生西平趙泰文平

散生西平孫衍孔儒

散生西平楊欽仲明

散生西平馬管玄仲

弟子清河卞曾正子

散生西平楊達顯通

散生西平魏崇臣元

散生西平王初長發

散生西平衛斐雋雄

散生西平田敦威國

散生西平田法長則

散生西平北宮默封治

散生西平楊敦公演

散生西平郭平封直

散生西平馬達文伯

弟子廣平王建弘基

寄學樂陵崇翼長基

弟子平原王忠初平

禮生趙郡趙祭封烈

弟子平原王嘉士賓

弟子濟南朱宗長南

弟子勃海歐陽冐季茂

弟子平原范宣伯海

弟子平原許盛長休

弟子平原劉旂万龍

弟子平原楊淮推封

弟子平原孫瑁禮才

弟子清河鼎涑偉重

弟子平原言坦達世

弟子勃海杜據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右第九列

此全
行泐

弟子常□□□□

弟子平原王緄欽宗

弟子勃海程肇處明

弟子勃海韓嗣偉宗

弟子平原言讚奉國

弟子平原傅濯彦封

弟子平原李奉令初

弟子趙國張允國元

弟子濟南孟雄封才

寄學中山張俊洪元

弟子高陽玄裕宗舒

弟子北海杜調雅休

弟子趙國靳常景宗

弟子趙國石鸞龍伯

弟子趙國張余玄波

弟子趙國張恒季龍

弟子京兆楊袞元謀

弟子京兆劉純仲賢

弟子太原常烈公舒

弟子扶風致奉封時

弟子鉅鹿馮矯不遺

弟子清河郭羅世祖

弟子鉅鹿馬銓令忠

弟子平原邢推延季

弟子高陽韓熙推休

弟子安平崔景令逸

弟子平原郗顯康伯

弟子平原王述稚舒

弟子平原榮琦士仲

弟子平原西門澗源膚

弟子河內樂邵長玄

弟子濟陰華徵子韋

弟子河間張鷟元鳳

弟子河間東鄉亭令口

弟子東莞王乂封康

弟子魏郡王亢延寶

寄學濟陰董原休安

禮生高平蕭朗孝開

弟子河南衛翬令孫

弟子清河單种長玄

弟子趙國李施令之

弟子鴈門王進泰龍

右第十列

往在春明於洛估雷姓許見晉殘碑上截十五行行存十五
六字下截已損不見年月亦不見碑題審其文乃當利里社
碑也碑陰存題名三列上二列社正社老社掾社史八人均
有畫象下一列則均社民也予與以厚值許售矣後又售之
建德周氏晉人石刻中未見有畫象者僅見此一刻耳文錄

後

□昔勾龍能平后土祀以爲社列仙氏能

爲春祈秋薦柴降於萬葉聲垂于雅篇且

宇於是社正朱闌桓奉神祇訓咨三老僉

百靈靡□□□□咸履信思順□憑

芒芒太古悠悠□民樹以隳哲經□彝

靈□無幽求□□人顯顯庶□翼翼四

莪莪崇基仰仰□□□煙□□宇和

陽雀軒翼陰□□□龍若□□席○

煌煌祠主萬□□□□□節□□

往與晉降神其□□

當利里社者□□舊□處涖澗之

天下之至靈□□合德日月齊明
女風靡草傾心同斷金志合意并
鬱流水淨淨鳳皇來儀朱鳥嚶嚶
洽永安且寧

右碑陽

社□□□□遺字子口

社老化郡趙秋字承伯

社老京兆唐昊字巨伯

社掾河內王鈞字孝叙

以上弟
一列

社正涪淩朱闡字玄方

社掾鉅鹿李忠字信伯

社史陳郡陳脩字文烈

社史趙國范聲字和基

以上弟
二列

社民千人督都鄉侯

社民殿中校尉關中

社民騎部曲將關內

社民騎部曲將關中

社民徧將軍勃海孫

社民徧將軍河間龐

社民大醫校尉廣平馮

社民大醫校尉京兆劉

社民歸義侯大原王洪

社民大中大夫潁川鄭

社民大中大夫弘農消

社民大中大夫勃海王彪

社民騎部曲將河南褚劬

社民騎部曲將大原玄蘭

社民騎部曲將高陽齊午字

社民騎部曲將常山張龍字

社民騎部曲將鉅鹿韓固字

社民騎部曲將勃海徐遵字季

社民武猛校尉長樂馬休字元

社民騎都尉常山高奮字長南

社民散將化郡萊生字玄茂

社民散將廣平裴恭字元茂

社民陳郡陳慈字文威

社民河內毛寄字仲伯三以上弟

右碑陰

中州近出晉誌頗夥予行篋有墨本者若馮恭冢中記太康三年

廣野將軍和國仁碣太康五年徐君夫人管氏墓碑并陰永平處

士成晃碑元康元年中書侍郎荀岳墓誌永康元年賈充妻郭槐墓誌

元康八年徐文口墓誌元康八年貴人左榮墓誌并陰永康元年沛國張朗

碑永康元年幽州刺史石勘墓誌永嘉二年處士石定墓誌永嘉二年鄭舒

夫人劉氏殘墓誌缺年左郎中張盛墓記無年凡十三種

馮恭冢中記文一行刻冢中墓門旁文曰晉故大康三年二

月三日己酉趙國高邑導官令大中大夫馮恭字元恪其上

端橫刻字四行記馮君三子曰有子曰室次曰微次曰貴其

例甚奇此石今藏建德周氏

和國仁墓碣廣約建初尺一尺餘高約二尺餘文四行行八字曰晉故太康五年十一月辛卯朔十九日己酉廣野將軍趙國中丘和國仁之墓隸書朴厚字遯二寸弱殆樹於墓門非立於壙內者石出磁州今藏膠西柯氏

晉人墓誌皆為小碑直立壙中與後世墓誌平放者不同故無蓋而有額若徐君夫人管氏若處士成君若晉沛國張朗三石額並徑署么么之碑其狀圓首其碑形制正同惟大小異耳予家又藏晉元康八年魏雛亦圓首其額稱晉故武威將軍魏君侯樞賈充妻郭槐無有題亦曰郭氏之樞其署之樞知必植之樞前者也

近世出土諸晉誌以荀岳文字為最精首陰側均有字上端無額而首行署荀君之墓其文體亦世墓誌大異前

載賜葬地賜錢及帛祭詔後記岳生卒歷官末記夫人及子女末記夫人劉氏附葬此石出土未幾即有複本予曾出重價購之不可得其稱荀君之墓與劉韜同

予藏一小殘墓碑拓本僅存額字曰

晉故口陽裴府君之墓

荀岳誌外文字尤精者為貴人左某誌

陰有張盛墓記及石

誌

陰側均

石定及鄭舒夫人殘誌次之左貴人誌歸闕中于

氏張盛及二石誌歸建德周氏鄭舒夫人殘誌有複本其原石今不知所歸矣此諸石亦均植立墓中者

徐文口墓碣五行字大逾寸文曰元康八年十月庚午朔廿六日晉故東萊盧鄉新樂里徐君諱文口年九十七不祿薨其子其丑卜吉改葬西去舊墓七十一都國治卅有五西南去縣治七詳記改葬之地距國治縣治里數他刻所未見殆

樹之墓前者石出山左今亦藏膠西柯氏

古人墓表皆列之墓前神道然亦有置藏內者十數年前洛中出晉虎牙將軍王君表三行行三字凡二石方廣僅建初尺五寸左右蓋列之壙內柩前者此前人所未及知者也予在海東得見荀岳誌詫為奇品以一本寄沈子培尚書尚書以書謝言岳誌精善為傳世墓誌之祖至可寶貺且於此知晉人誌墓但記姓名官闕卒葬子女並無銘文其有韻語殆叛於六朝也乃荀誌出土後復見徐君夫人管氏碑張朗碑及予所藏魏離碑則文末均有銘尚書所言雖近理而未得實蓋晉人誌墓實有有銘無銘二者惜尚書墓草已宿不及語之矣

濟南金石保存所藏晉石碣文曰韋子平大得口雖可直二

千以大康九年四月十五日着功至六月廿日都訖也昌雲石也螺旋書之書迹至古雅石刻中奇品也

吾越山陰童氏藏大康五年楊紹買地券久亡於赭寇之亂予曾以重價得何子貞太史藏本近二十年前吾浙平陽南鄉鯨頭村農耕地得晉咸康四年二月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晉陵丹徒朱曼妻薛買地埤券篆書極類吳國山碑予已載其文入地券徵存中顧求拓本至今弗能得僅見滬上影印本而已新出石刻求墨本有更難於佚石者此其一也

代王猗盧墓碑殘石存六大字文曰王猗盧之碑予門生柯燕舲昌泗得於山西其陰刻狩獵圖審其文字殆碑額之末行王字之前行末必為代字魏書帝紀穆帝猗盧桓帝之弟昭帝崩總攝三部以為一統立三年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

代公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九年
帝召六脩六脩不至帝怒討之失利乃微服民間遂崩晉書
愍帝紀建興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衆歸於劉琨案猗
盧效忠晉室屢援劉琨此碑殆猗盧薨後琨統其衆時所立
碑額之首必冠以晉字下署晉所授官爵惜僅存此六字不
能徵吾言矣此石殆立於晉之中葉下距昭成建國尚二十
年故書體在隸楷間使其碑尚存必能裨補史書之缺遺惜
乎其已佚也

後趙石虎泰武殿後戲蛟柱刻字二十年前出磁州文曰趙
建武四年泰武殿前造後戲蛟柱石孔十六字予有跋尾載
後丁戊橐石趙石刻金石錄載橫山神李君碑西門豹祠殿
基記均立於建武中今均不存此石自予得墨本後至今不

復見傳拓本石之存亡蓋又不可知矣

宇內符秦石刻三呂憲墓表立於皇始四年當晉永和十年
最在先而稍晚出予初得本於山左估人劉金科乃複刻本
既著之再續訪碑錄及在海東校補魏晉石存目以拓本字
迹壅腫疑為贋作而去之後檢得匄齊原石拓本乃知其
非偽也至蒲城之鄧太尉祠碑乃兩面刻字向來傳本僅拓
一面予嘗得黃穀原藏本凡二紙今人未拓之一面首有額
字二行可辨者曰故太口首公祠碑次又隔一行有一道字
可辨碑文則已漫滅惟首行末存卽立存二字半次行末存
帝室二字而已案蒲城鄧祠符秦碑外尚有金承安四年段
繼昌重立鄧太尉祠碑其文有距蒲城東北五十餘里洛水
西溪廟貌斯在有碑銳上而竅文多漫滅首云魏故太尉鄧

公祠碑口其陽云大秦建元三年鄭能邈謂太尉祠張馮翊
所造歲久顏折云云記此碑額字與拓本正同惟今拓本惜
紙僅從故字拓起故魏字不可見首行故太下知為尉字次
行公字上乃鄧字也予近又得舊本一亦兩紙惟拓墨不如
黃本之精耳此事前人多未言及故記之

此碑次行城安縣侯華山鄭能口能下一字諸家多釋進承
安碑作鄭能邈今細審此本果是邈字知金源時是碑雖泐
尚較今為明晰也惟金碑引是碑歲久顏折之折實朽之誤

段碑見八瓊室金石
補正予未見拓本

廣武將軍碑在白水前人著錄誤以為在宜君拓本傳世甚
少遂疑石為久佚吳清卿中丞視學關中時於宜君大索不
得益信以為久亡致一本貴至數百金乃辛亥後九年庚申

陝人雷氏訪得之白水史官村山麓倉聖廟中于是爭先拓墨以充饋遺故傳本甚多今又十餘年神州兵事不已近又不得此石消息矣

南朝石刻傳世甚少劉宋碑版舊僅滇南爨龍顏一碑趙氏訪碑錄補言此碑有碑陰然新舊拓本皆無之趙氏殆本滇

南古金石錄

爨寶子碑亦有陰今亦不拓

後出之石若王文敏舊藏之元

嘉廿五年口熊造象記後歸端忠敏公者忠敏完大節後復歸文敏嗣子翰甫孝廉翰甫身後又不知所歸矣

大明七年笠鄉侯劉懷民墓誌未出土時冢中先出墓埧甚多文曰平原劉氏大吉分書小字陽文在專側予初於碑賈劉金科得拓本劉賈云聞尚有墓碑乃宋朝物為土人所匿彼方人士以宋物不足貴乃無完之者予告之曰以墓專文

字驗之若石有宋字必劉宋非趙宋也乃移書尹竹年廣文
未幾廣文寄墨本至云果是劉宋但此石已歸長安貴人拓
本不可再得矣此為劉誌出土始末石歸端忠敏後矜惜不
肯輕拓及身後諸石皆散惟此誌及隋張貴男墓誌尚存張
貴男誌亦忠敏所最愛賞者久乃歸之曹銳銳後為國民軍
所殺此二誌者今又不知何往矣

聞宋徽宗之艮藏石亦
歸曹氏今亦不知存否

二十餘年前徐州農人耕地得元嘉九年王佛女專買地券
為鄉紳張君伯英所得上截少半土漿不可去有二三十字
不可辨餘皆清晰書迹似輯安之好大王陵碑彭城古刻舊
僅唐新使院石幢記至雲龍山之阿彌陀佛四字雖相傳為
魏道武書無實證也先是數年出北齊韋畧墓誌刻於隋代
及此券出徐州遂有劉宋及隋刻矣予在海東曾集傳世地

券為地券徵存此券得於成書之後不及增入錄其文於左

□元嘉九年太歲壬申十一月壬寅朔廿日辛

□□□□□□□都鄉仁儀里王佛女蔣命

□□□□□□□下□黃泉今為佛女占買彭城郡

□□□北鄉垞城里村南龜山為墓田百畝東

□□龍西至白帶南至朱雀北至玄武雇錢四

□□□有丹書錢券事事分明時知者東皇父

□□母任者王子儁傍人張瓦根當□今元嘉

□□□□□□日辛酉歸就后土蒿里如女青

□□此處當是律令二字

南齊石刻舊僅存吾越永明維衛佛背題字嗣丙辰冬吾越
螭陽謝塢出隋郡王國中軍呂君墓誌石碑為三後半文字

漫漶不見年月誌首亦不著朝代郡人范君壽銘考為南齊物甚是惟呂君名超靜超下靜字可辨而署之曰呂超墓誌則其疏也

近年蜀中新都出永明元年釋玄嵩造象於是海內南齊石刻又增一品此象如方柱記文六行其側字二行此石遠在西川招本不易得近日予門生柯燕舫為予致一本錄其文於左

齊永明元年歲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涼曹比丘釋玄嵩為帝主臣王累世師長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及一切衆生敬造无量壽當來弥勒成佛二世尊像願一切羣生發心曠心明信三寶瞿脩十善遭遇慈氏龍華三會盡豫其昌永去塵結法身滿足廣度一切共成佛道

比丘釋僧成捺口值口共成此口右在正面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已身滅為樂在側面

時鎮主性莊丘口部亦值口福額口口亦在側面

蕭梁石刻江甯之蕭氏諸碑闕孫趙二錄所載外其嗣出者
已悉載於江蘇志中近年江甯屢興工役土中獲藏應有續
出者乃除三年前出梁大吉大富五銖土範外未得一石刻
不知何也至天監井闌經端忠敏移至京邸後近年復經估
人手售於日本京都藤井氏今陳列於有鄰館甘氏所藏朱
异造象其文曰梁太清丁卯改元善男子朱异敬造獲福語
殊鄙陋不文決為贗品趙氏補錄屏而不錄宜也乃續江甯
府志及江蘇金石志並載之何耶

康勝造象數年前出成都文凡十一行行五六七字不等文

曰梁普通四年二月八日弟子北字脫康勝發心敬造釋迦
文石像一軀願現在眷屬常安隱捨身受形常見佛聞法及
七世父母合一切有形之類普同此願早得成佛廣度一切
此象彫鏤甚工緻惟上截損少半蜀中造象明季之亂多遭
斷首之厄此其一矣

往在海東友人寄襄陽出土梁程虔墓誌拓本云石出後即
佚披覽其文鄙陋不通幾不能斷句讀為古誌石中所罕見
文末但書太歲己巳丁巳朔二月廿八日甲寅不著年號以
歲次己巳月朔丁巳考之乃太清三年也石既已佚拓本難
得錄文如左

梁故威猛將軍諮議叅軍益昌縣開國男宋新巴晉源三
郡太守程虔字子猷陰時六十八扶業承基耕和意績素

品積屏安定南陽白土人也少烈才過崇謀自敢驅率六
戎鎮翼羅帟督聲甘風歌示之國寶四帟嚮傑万化美同
是故忠誠三王獻聞天子授印爵班三品食邑封侯却之
婚蜀夢世馨保金存捨身恭造無顛正道詔表之神道
太歲己巳丁亥朔二月廿八日甲寅營訖事

癸亥秋予寓津沽予友四明趙君叔孺時桐寄梁虞思美造
象坐墨本凡十行行六字惟次行七字文曰中大通二年歲
次庚戌四月八日吳興人虞思美敬崇釋迦像一區上為
皇帝陛下國祚永固邊方安太水災了絕民生休寧又願一
切受苦衆生成同斯福字大約建初尺寸許書迹至精為傳
世梁造象之冠云刻碧玉上匣蓋有趙撫叔大令題字六行
曰天地間有數文字梁玉象題名舊感江甯甘氏撫叔趙之

謙此石不載寰宇訪碑錄補殆得之成書之後也趙君博雅
好古精鑒別刻印直入漢人之室兼擅書畫稱三絕海桑以
後避地滬江鬻書畫自給其節行尤可欽也所藏號叔鍾及
帳構銅得此石後專刻一印志之曰辛酉十一月四明趙叔
孺得梁王象題名記過來江干烽火仍歲不休苦不得君消
息披覽墨本益動我懷人之思矣

潘文勤公所藏梁永陽王蕭敷及永陽敬太妃兩墓誌為海
內孤本往客吳中三年謀一見不可得也歲丙寅夏游滬江
乃得見之於文勤姪壻吳君湖帆許因勸吳君以寫真玻璃
版早日印行俾傳之藝林乃至今尚未見傳本今年吳中兵
事聞此尚未入劫灰則印行之事不可再緩暇當移書湖帆
更申前請湖帆為清卿中丞嗣孫博雅嗜古擅古篆籀書尤

精六法能繩祖武嘗為予作遼東僑舍圖卷華潤雅絮直合
張墨岑月川為一手非時流所及也

石門李笙漁太守嘉福藏中大同元年釋慧影造象予壬午
秋試得墨本於杭州後客吳門太守女璉門求見以要離墓
碣乞售始知太守久寓吳門沒已數年無子僅弱女尚未字
人門阼彫零其收藏久星散詢以慧影造象則已由肆估手
售去不知歸誰某矣乃為介要離碣於端忠敏公時忠敏方
撫吳也太守收藏至富予所藏宋拓雁塔題名二卷亦其故
物

卷二

[illegible]

石交錄卷三

上虞 羅振玉

拓跋石刻中州為多大抵皆在孝文遷洛以後其在太和以前者甚罕乃數年前易州緇兒窪出太武皇帝東巡碑立於太延三年丁丑書迹朴厚上距晉末僅二十餘年故頗近分隸傳世元魏碑莫先於此且曾載水經注滹水篇謂之御射碑惟水經載碑陰列樹碑官名今拓本無陰不知乃失拓抑已殘泐否予曾取此碑以考魏書太武紀為之跋尾戊戌後丁今併錄其文於左

皇帝東巡之碑額字二行行三
字篆書陽文

澤歷定冀此行
下泐恒山北行而歸十有二月□□□五□之

嶮□□崇□之□峙□□駕路隅拔弓而射之矢踰于

將軍昌黎公□□前軍將軍浮陽侯阿齊中堅將軍蓋田
 侯代田積射將軍曲陽□□射殺校尉□□子□亡興
 次飛皆安熹子李羔等數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
 過崖者或至峰旁或及巖側於群臣內外始知上□□之
 遠□代絕□□□咸嗟歎聖藝之神明雖古有窮蓬蒙之
 善方之於今□□□□□□□□□□鎮東將軍定州刺史
 樂良公亡立石□□□□□□□□立□□廣德美垂之來
 世三季丁丑功訖會樂良公去□□刺史征東□□張掖
 公寶周初臨蹟讚其事遂刊□□□乃作頌曰思皇神武
 應期挺生含弘寬大下濟□□□□□□□□□□□□
 四海遠至逾平蕩蕩聖武民□能□□□□□□□□□□下咸寧

大代華嶽廟碑歐趙並著錄通志金石畧及寶刻類編亦載之而明以後著錄家均不之及殆石佚久矣劉燕庭先生校刻寶刻類編於各碑皆注存佚於華嶽廟碑下注存字殆偶得孤本疑為未佚也往聞亡友章碩卿大令壽康言王文敏公藏華嶽碑質諸厥肆得寶齋同好多未得寓目殆燕庭故物及予丙午入都以所聞告劉君鐵雲鐵雲詢之得寶齋主人米出公手券及碑乃質二百金期三年時已踰期再倍矣予勸鐵雲以三百金贖之並付之影印今鐵雲身後遺物都盡此碑又不知所歸檢笥中印本為之憮然錄其文於左

太極剖判萬儀既分四節代序五行播宣是故天有五緯主奉陽施地有五岳主承陰化所以統協渾元苞含之至用光濟乾以覆載之大德於是造化之切建三材之道顯

然後天人之際祭然著明可得而述羲農造創觀像立法王者父天母地仰宗三辰俯宗山川夫西岳者蓋地理金官之宮府秋方隱仙之都會也上應口口太白之配而宿值西陸其山也南及荊嶠北口岐梁西踰秦隴東連崑崙四塞周固而厥田上上故謂之陸海天府即宋周仁聖之本鄉是以巖岫懷隱遁邦域丘奇桀大古純口人神雜處幽顯交通故其威儀顒顒昂昂不巖而肅少昊之季九黎胤德民濁齋明而嘉生不潔於是神祇隱葬而與俗殊別降口唐虞敬順昊天禮秩百神王載巡狩躬祀岳靈三代因循隨時損益有十二年迎祀之義謂之令典循禮明察故能厚獲神祇之口多歷年穀帝舜有王母獻圖之武王有五靈觀德之祥報應之契若影響之隨形聲是以裡

祀之禮先王所重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允王保之又
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斯之謂也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巡祀
之禮不復行於方岳之下天下蕩蕩神祇乏主於是亂蓬
大佞奸孽萌生而禮義壞矣亡秦及漢不遵古始莫能興
復唯妄祀岱宗以勒虛美下歷魏晉奉禮雖豐太守行祠
帝不親口劉石慕容及以苻氏口竊一時朱紫雜錯耶為
紛然謠俗之或浮孟為魁祭非祀典神怒民叛是以享季
不祀身沒未幾厥宗並膚旋踵滅口分崩百餘年間生民
塗炭殆將殲盡大代龍興撥亂反正刑簡化醇無為而治
聖上以敬哲之姿應天順民紹隆洪緒是以即位之初天
清地寧人神和會繼天師範君名謙之字輔真高尚素
志隱處中岳卅餘年積德成道感徹冥虛上神降臨授以

九州真師理治人鬼佐國符命輔導泰平真君伴憲章古
典詭復岳祠可以暉讚功美天子口明神武德合冥真素
順耕條安立壇治造天宮之靜輪俟真神之降儀及國家
征討不遑所向剋捷雖云人謀抑有神祇之助矣於是聖
朝口惟古烈虞夏之隆殷周之盛福祚如彼近鑒封世秦
漢之替劉石之劣禍敗如此又以天師口口受對楊之決
乃口服食口口脩祀岳靈奉玉帛之禮春祈秋報有大事
告焉以口祠毀壞更造新廟太延元年乙亥冬十月戊口
口時縉紳之儒好古之士莫不口口大明之世復觀盛德
之事乃慨然相與議曰運極反真亂窮則治是以周易貴
變通春秋大復古泰平之基將在口斯宜刊載金石垂之
來世乃作銘曰

□□大華時惟西岳嵩崖沖天四塞連屬右踰秦隴左阮
河曲後揔岐深前極嶧蜀含靈懷潤流液沾渥所設惟嶮
所珍惟教辱枚西成家給人足□□黎烝饗茲福祿穆穆
皇義仰觀俯察爰制祀典民和神悅唐虞替古率由前列
修修後王或隆或替虔備剋興陽濁致滅煌煌大代應期
憲章除爲靈真洪業剋昌師君弘道人神對揚明奉天地
布庠五常宗祀濟濟降福穰穰宜君宜民永世安康

□□□□楊□之字道真弘農華陰人遷住秦州即住
南□弱冠懷道志慕靈仙匪躬之操簡存帝心臺造營
造碑開功成事就允合□□□□書勒記焉以美其□
□□□□雍州□陽上□字道隆監□□造堂廟
鎮西將軍略陽□□郎涼州西海郡□□□□熙達書

石匠平城□□□斗升

右師統宣戎荔非薄非

刊正宣戎枕谷荔非輜

刊□宣戎白水荔非歸□

□□五年歲次己卯□月甲子朔□□□□達□□碑成訖

禮部郎中錢可復

此下二行殆
唐宋人題名

華陰縣尉衛口

魏暉福寺碑在陝西澄城

葉氏語石
作在大荔

出土已久土人禁不招

墨云拓之則地方有災厄故傳本甚少孫氏訪碑錄載太和

十二年造三級浮圖碑河南洛陽董氏拓本蓋即此碑文中

有上為二聖造級佛圖各一區語殆失拓額字故以文中語

為署題也常氏茂徠洛陽石刻錄亦題造三級浮圖碑殆因

文中有面脩巖而帶洛川佩黃河而負龍門語遂誤以為石在洛陽不知洛川乃指關中之洛川非指中州也碑陰有題名吳氏據古錄繆氏藝風堂金石目及孫常二氏均失載予篋中藏舊拓本有之碑二十四行前三行行二十六字以後均四十四字前人無錄其文者故錄之如下

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

篆額刻三行行三字

夫玄宗幽寡非名相之所詮至韻冲莫非稱謂之所攝妙絕稱謂微言以之載揚體非名相圍像以之而應故羣有殊致道以經焉萬流競津法以紀焉是以神曦騰曜鏡重昏於大千三乘肇唱極沆黎於炎宅用能慈流於當時惠慶光於曠劫自世道交喪靈燭潛暉徬徬羣夢靡照靡矜我

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鼓溥風以懷萬邦灑靈澤以霑九服兼遐想虛宗遵崇道教

太皇太后聖慮淵詳道心幽暢協宣皇極百揆挺惟新之明躋熙庶績八表流擊壤之詠雖智周世口而方外之志不虧形應萬機而恬素之真弗擾故能優遊紫宮憲章遺法昭靈驚於溥天夢祇桓於振旦非夫天縱在躬量齊虛受其孰能令英風藹而重扇立猷淪而再揚戎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吏部內行尚書右昌公王慶嘗資性明茂秉心淵歎位亞台衡任摠機密翼贊之功光於帝庭忠規之節彰於朝司每惟會施之誠因申謝生之懃莫報庶尋冥津立期有寄乃敷竭丹誠於本鄉南北舊宅上為二聖造三級佛圖各一區規崇爽塏擇形勝之地臨沃衍

據條剛面脩巖而帶洛川佩黃河而負龍門伐良松於華
畎之陰掇文瑤於荆山之陽程功銳巧窮妙極思爰自經
始三載而就崇基重構層閣疊起法堂禪室通閣連暉翠
林淥流含榮迤暎蔚若靈椿之茂春陽口若翔雲之籠濛
汜金儀赫曜彩絢光備觀之者則澄發道心滌除塵垢情
立者則陶真煉和遺形忘返諒罕代之神規當今之莊觀
者矣夫功高德盛微聲播於管弦業隆曠載刊述流於後
昆所以先宣軌摹永垂不朽故姻舊慶慈善之至色里感
惠訓之誠遂錫石立言式揚暉烈庶洪固鍾於

聖躬微津延移先住其辭曰

淵哉冲猷微矣虛宗昏耶交扇氛徒競鋒有覺爰興超悟
立蹤志懃淨境開搔塵蒙於顯大代長發其祥景運承符

世有詰王

后皇高悟道風載揚哀此羣或照彼祈鄉化因道感道由
人敦悃悃安西東德陳謨冥期幽屬廓茲靈圖曾是暉福
慶崇皇居爰建靈寺妙契天規飛橈雲翔浮攔籠曦金儀
燭曜功殫世奇蔚如崑降璣若珠麗閑堂寂寥禪室虛沖
朱樨吐霞翠戶含風僧徒遊宴幽宗是融心極化表形寓
俗中靈津匪遠口口則鏡蛻神豈緬蓂莖則淨庶運微因
慶鍾

皇聖爰覲先慈永超塵徑

大和十二年歲在戊辰七月己卯朔一日建

碑陰

父佛弟子口西將軍泰州刺史澄城公王貴隆

兄佛弟子華州主簿王阿轄

兄佛弟子寧遠將軍澄城太守遷雍州刺史澄城侯王洛
兄佛弟子寧朔將軍河東太守潞城子遷澄城太守王桃仁
兄子佛弟子鷹陽將軍華州戎將王元龜

世子佛弟子第六子內行內小王道訓

第二子佛弟子中口學生王口宗

以上弟一列

祕書著作郎傅恩口制文

口州鉅饒蘇口刊文

以上弟二列下方

二十年前甘肅涇州出南石窟寺碑往在津沽得墨本碑刊
於永平三年四月文二十三行行三十八字每行下損數字
書勢朴厚從分隸出頗似中岳廟碑文後署涇州刺史安武
縣開國男口康口造子考為奚康生碑陰皆當時官吏題名

可訂正魏書地形志曾作跋載後丁戊橐中今錄其文於左
夫玄猷冲固而繁口塵其暉冥淵澄鏡而綺波式其口
イネ口口口俗口口口口口口口使三有紛離六
塵垢翦輪迴幽塗迷趣靡返者也是以至覺垂悲拯彼沈
弱聞口口口口口口口火宅秉口一之維則騰口於妙
口口夕暉口口之旦大千曠常樂之口道風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若不遷之訓周誨於昏口万化無虧之範口播
於幽顯通塞肆乎有緣行藏口口口口

皇帝陛下聖契潛通應期慕膺道氣籠三才之經至德蓋
五帝之緯啓唐口口魏口口口口口口五教遐融禮風
遠剋慈導開章真宗顯誥戒口竊乎有心政口變乎口口
彼堦口口口口口口口於茲將濟矣自惟鴻源帝鄉庇

隣雲液議蹤翼系綸疇熬附要山河連基齊晉遂得□□
□□□□金於雲階斑爵五等垂玉於丹墀內備幃幄外
委霜□專節戎場聞土之効未申耀威□□□□志靡
逮豈謂乾蔭雲敷皇澤雨灑冲旨徧加春華交暎勢均兩
嶽曜軒三蕃列土□國□□□□崇海量爪罵罔酬遂
尋業經教追訪法岳冥福起於顯誓鴻敷發於消心悟尋
訓旨□□□□□□歎涇陽蘭茲名埤重巖煙蔚景氣之
初交川流洪濊鮮榮之後暢飛峭企霄立崖吐液□□□
□□峙冥造之形風水蕭散唵韻□勢命匠呈奇競工開
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岳雙林之□□□□於玄堂頽
住聖之鴻□則巍嶷於□室群像垂霄固之明衆表乘光
之鮮暉焉若□□□□□歲岌岌焉如踊出之應法機又

一
搆以房館建之堂開蒸潔渟津蔭口殊例靜宇禪區衆口
口口口窮微之僧近踰通冢之傷蹠塵誠禪乎治端豪
績瓊乎不行刊銘寺庭遂與頌曰

終修冥造寂寂太虛動以應有靜以照无穹經垂像广化
衆教躋口終口道隱昏塗造口口口口四色侶流競波
愛根爭殖迴幽衢沉淪耶或聖覺匪之真口誰口至哉大
覺持暢靈姿口口口口茲聖維大千被化幽境蒙口潛
神吐曜應我皇機聖皇口感協揚口猷道液垂津冥口
口口口九區慧鏡長口三乘既駕六口口流滄汴法膏漆
心道津鴻源流衍口近是親均倣遐舊口口口口广躬同
軟達斯嘉回重阿疊蔽蔚暎陽川邃石飛窓翠口口雙
口運矣遺儀更斜口口口口口口永證

大魏永平三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
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口口口口涇口州刺史安
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

碑陰

平西府長史河南口口

司馬殷西男安定皇甫慎

錄事參軍扶風馬瓚

功曹參軍寧遠將軍華容男屈安字元口昌黎人

倉曹參軍舊成將軍堵陽子梁瑞字神貴天水人

中兵參軍略陽王口口

府主簿天水尹寧字慶安

外兵參軍金城趙忻字興慶

騎兵叅軍事督護安定內史遼西故近字豐國

長流叅軍昌黎韓洪超

城局叅軍新平馮澄字清龍

叅軍事馮翊

泐下

鷹揚將軍叅軍事北海口哲

別駕從事史

泐下

安遠將軍統軍治

泐下

征虜將軍安定內史臨

泐下

平涼太守朝郎

泐下

新平太守

泐下

監祠將軍趙平太守臨涇縣開國

泐下

隴東太守領汧城口河

泐下

別駕從事安定胡武伯

平漢將軍統軍兼別駕主簿安定胡文安

主簿平涼貞祥

主簿兼治中別駕從事史安定梁僧授

西曹兼主簿趙平彭口

以上第一列

鎧曹果軍趙口

田曹參軍口口董辯

默曹

中達以後二
行全泐

程口口貞

後室六
七行

口酒口事史安定皇甫詢

泐陽王侑祖

泐上 雷熾

泐上 原口口茂

泐上 安定席道原

泐上 張廣昌

口口從事史平涼負英

部郡從事史馮翊田雅芝

門下督北地傳神符

省事安定胡季安

以上第二列

前二
行泐

口於高蹤
泐下

成於多推口口於雋哲口

均一□□尸鳩故以刺□之

□□□於衆子使溫飽是

此泐行

□□□期終後襲爵者

泐上以吾封資均□

兄弟不得獨跨擁□

之四體不及孫故以銘之

以上十一行字較小

安定郡丞沛國劉龜

□□□濟□侯安之胡刻

新平郡丞京兆□文忌

趙平郡丞上谷趙椿

隴東郡丞黃□馮法孤

安定令口陽子武威陰思

涇

下泐
後二行泐

以上第三列

白土令南陽鄧生

臨池太守三水令垣口口伯儂

爰得令口口羅宗

鴉觚令口口南安姚玉

陰密令扶風馬元盛

俎亡泐法進

撫夷

下泐
三行全泐
此後

以上第四列

魏密雲太守昌國子霍揚碑二十餘年前出山西碑字大徑

寸十七行行二十七字文極鄙陋不甚可解書亦拙朴碑首有穿穿上刻花紋兩旁額字各一行行四字文曰密雲太守霍揚之碑篆文尤繆戾不合六書以晚出為前人所未見錄其文於左

君諱揚字榮祖河東騎氏人也基自周文茂流遐口漢大司馬大將軍光之胄晉交州刺史口之胤苻清淵侯猛之曾孫祖樹慤世靜極志康四公妣詔儀叅軍明之子暨于揚也多緒遜弟之義長表經博之方騰口南遊荆吳是好漸九聽真馨聞拂天口 詔才官簡昇良願授驪驤將軍肅明政功暉于時務乃自遠尋朱生取口於本口近思憲國行義以匡政於是達命韓機亮忠歸誠持蒙聖 旨侍从殊礼揚有口質天孫敵略煥世文武緯化幹侯時頌賜

振威將軍密雲太守昌國子自非崿岫清連飛光曜境熟
能口任兩執勲超二史口仙齊考等照靈曦昊天不弔春
秋五十五薨群僚執哽而涕衿蓬野哉呢以酸吟子元從
僕射臨汾令昌子霍珍慕脩父道忠孝竝宣奉遷神宅終
顏永訣時臨汾人張保興梁祖脩等締送塋故哀德哲之
潛世微音之父絕乃刊石銘碑述之云介其辭曰

誕崇玄哲基隆遠扇根自周爰宋魏口見光祐佳葉芳流
後勸玉質金美誰不傾顏 靈曦象煥坤口合口厚類

靡氣為生口貞孰能韓機二字裁蓋密口樹類茂滋流藹
遠敷昌國族貫奔世斑駁方嗣唯賢是口翻翼祥
雲窠造仰涕明迺道貞元暉無孽 溫、恭人德愜時

須武口折衛文戎良儒如何不弔毒世潛居銘石刊記蹤

歷長舒

大魏景明五年歲在甲申正月戊申朔廿六日癸酉達
宗室伯義祭酒盛昱藏魏殘石但存上截前題詩五言登百
峯山書勢清勁雋妙如山東掖縣熒陽鄭氏諸刻蓋亦鄭道
昭書而鋒穎如新若出毫素與磨崖諸刻鋒稜已剝蝕者不
同祭酒矜惜不輕拓墨故流傳至少後祭酒嗣人售宅此石
遂為臨清徐氏所有尋由徐氏歸銅山張氏近又由張氏歸
長白榮氏予定為傳世元魏楷書第一

南朝禁立碑故傳世誌墓之文甚罕北朝則不然前人著錄
魏齊周隋墓誌孫趙二家訪碑錄及吳氏據古錄目僅三十
餘品繆氏藝風堂目增至五十餘品而已今予家所藏乃至
五百三十六品近三十年間所出古刻遠逾於乾嘉盛時此

一證也茲將諸家著錄之數列表如左

孫 趙 吳 繆 今

後魏 七 三 七 五 二百四十九

東魏 二 二 二 七 三十六

西魏 一

周 一 十一

齊 一 四 六 十三 三十七

隋 七 十 廿 二十 二百零三

北朝誌石近年出土者中州什九其出關中京畿山左者不什一也而中州所出元氏宗室諸王妃嬪宮人宗女又得百七十一品已占三之一矣

元魏諸王墓誌文字多佳構而以北海王顥墓誌為最其序

顓南奔及稱兵反國事云屬明皇暴崩中外恒駭爾朱榮因
籍際會窺兵河洛始稱廢立仍懷覬覦公卿士

此間脫罄於一字

鋒鎬衣冠禮樂殆將俱盡行李異同莫辯順逆公未知鴻雁
之慶獨軫麥秀之悲而北抗強豎南鄰大敵事在不測言思
後圖遂遠適吳越觀變而動孝莊統歷遙授師傅磐石之寄
於焉在斯既而政出權胡驕恣惟甚爰自晉陽遠制朝命征
伐非復在國牧守皆出其門天下之望忽焉將改公仰鼎命
之至重瞻此座之可惜總衆百越來赴三川而金滕未刊流
言競起兵次半洛輿輦北巡既宗廟無主而雄圖當就不得
不暫假尊號奉祭臨師覬當除君側以謝時復明辟而歸老
此志未從奄隨物化其措詞至巧辭采亦駿偉平心論之孝
莊時朝局實制於強胡所謂行李莫辯順逆及征伐不復在

國等語無一語非實錄也惟除君側以謝時復明辟而歸老則未免為顓迴護然措語却佳六朝諸誌多不著撰人不知出誰手也聞此誌出土歸項城袁氏十餘年前土匪入項城此石燬於兵故予往遊洛時購十餘本今為同好取盡行篋才存二三本耳

元魏墓誌罕具書撰人名者惟吾家所藏比丘尼統慈慶墓誌末有常景文李靈民書魏誌石中所僅見者也

晉人誌墓之文皆植立藏中至六朝始平放然仍間有植立者若魏延昌四年之皇甫麟孝昌二年之李謀普泰元年之賈瑾諸誌仍是植立如碑式至元氏諸誌中若永平四年元侔誌亦然又威烈將軍元尚之誌則為方柱形高不及二尺廣不及五寸四面刻字其制尤異墓誌中未見第二品也

隋劉

猛進徐智疎甯贊諸誌尚
是植立唐誌亦間有之

南朝諸誌若劉懷民呂超靜諸誌其形制與魏以後諸誌同
而未見有蓋不知其時尚無蓋耶抑有蓋而今佚不存也至
魏誌之蓋若正光五年元昭墓誌其蓋但有花紋而無文字
又延昌二年處士元顯傷墓誌為龜形而蓋為龜之上甲其
制尤奇然亦僅此一見耳

隋開皇四年楊居士墓誌作兔形亦奇

今日古刻日出之故因以前政令嚴禁發塚海桑以後則否
故發墓公行所得古物地方官且設局收稅及土人出售所
得則官紳又假保存古物之名而劫奪之及為官有則假口
於政費不足公然出售故發塚者所得轉不如貪吏劣紳之
厚當壬子癸丑間直隸磁州於漳濱曩所謂魏武疑塚者得
魏齊墓誌九曰魏華山王妃公孫氏

天平四年

曰司空公張滿

天平

四曰華山王元鶚興和三年曰諸治令侯海武定二年曰安豐王妃馮

氏武定六年曰吳郡王蕭正表武定八年曰齊是連公妻邢夫人皇建二年

曰太尉府參軍梁伽耶河清四年曰西陽王徐之才武平三年為勸學

所攫取以充教育費為名售之奉天今其八種皆在遼陽惟

無安豐王太妃一種耳又當予戊午在天津聞某省教育會

擬將本省漢碑數通售充教育費懸價二萬元以無購者而

止此真斯文之蠢賊至今思之猶令人長喟也

端忠敏公匄齋所藏魏齊隋諸誌二十有五身後多不知所

歸其可知者僅皇甫麟誌歸天津金浚宣部郎錢賈瑾誌歸

義州李君小石放皇甫琳誌歸奉天博物館鄭子尚誌及張

僧殷息潘慶誌此為張僧殷之息潘慶誌在吾家而已義

縣李氏藏石近亦懸價待售賈誌將來又不知安歸又李氏

所藏尚有武定二年隗天念墓誌予寓津沽時曾假拓今觀其售石目中無此殆已久歸他人古刻難聚而易散如此洛陽伊闕佛窟造於元魏載魏書釋老志規模宏壯崖壁上大小佛像彫琢精妙直至有唐代有增益其麗不億歐美諸國學者至神州瞻拜者趾相接莫不歡喜讚歎攝影以去而近三十年來日就毀壞丙辰歲洛令常熟曾某遣人調查各洞梵象之數計大佛完者四百七十有五損者百八十小佛完者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五損者七千二百七十五合完損計之尚得九萬七千三百有六則大小佛之為盜損壞七千四百餘矣凡損壞之佛高五六尺者為多均盜取其首或併半身而搗鼓寺石壁則竟鑿取全身之佛二十有五毀於盜者既如此又予門生闕百益言壬申九月脩伊闕西山下石

道工人妄取山石炸毀龕象無算計老龍洞北石牛溪南九
間房及老君洞火燒窑六座塔路窑均有炸毀當時適有西
人遊歷其地駭甚馳告地方官吏止之其壞於官吏之無識
者又如彼嗚呼榛狂至是尚可以為國乎

伊闕造象之被盜首自琉璃廠肆估祝績齋始壬子癸丑以
後效尤者日衆地方貪蠹且陰庇之而坐分其利於是益無
忌憚遂殘毀至此至造象題記亦有被盜取者若仙和寺尼

道僧略

永平四年

若安定王

永平四年歸
常熱曾氏

若劉洛真

延昌元年

若比上

慧暢

正光三年

若李興

建義元年

皆被鑿取不僅佛象然也

唐薛仁貴
造象記亦

被鑿取往歲見
之南海康氏

龍門造象記由魏迄唐孫趙著錄才數百品吳繆兩家增至
千餘品予家所藏拓本千五百餘品予門生關百益近撰伊

關石刻圖表箸錄二千二百餘品魏至隋約三之一唐約三之二然恐仍未盡也又百益僅列其目安得好古者並其文一一錄之乎

魏書道武紀載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請稱代道武不從仍稱魏而大代脩華嶽廟碑作大代金石錄謂魏代兼用猶彼殷商是也授堂金石跋謂中岳廟碑及始平公造象孫秋生造象均稱大代葉氏語石謂宕昌公暉福寺碑亦額題大代今案龍門龕法端及孫大口楊小妃三造象記均稱大代正始三年又匄齋所藏太和二十三年僧欣造象記亦署大代均為金石錄魏代兼用之說之證

大同雲岡石窟其規模雄偉不減龍門顧未見石刻文字予三十年來欲親往搜訪均不果詢諸曾往遊者僉云龕象之

旁絕未見文字予恒以為疑頃者予門人柯燕舲贈殘造象
記墨本謂是於雲岡訪得文橫刻於象龕上刻字處廣尺餘
高不及尺存十一行行約八九字惟上列一二字至三四字
未泐略可知為茹茹可敦造象記曰大茹茹行首可敦行次逕斯
行三口雲行四讓行五滿行六載行七何常行八子行九以茲徽福行九谷渾口
人行行十玄妙行十一其後似尚有字一行不可見矣然既有此記
則他處必尚有文字但石質不堅不如龍門之久存不泐耳
安得好古者更往一窮搜之耶

色主秦從州人造象像主王銀堂等畫象題名署第三年歲
在丙午四月十五日造訖吳氏據古錄考為道武帝天賜三
年趙氏訪碑錄補及王氏南北朝存目從之葉氏語石謂孝
昌三年亦丙午安見其為天賜案孝昌二年為丙午非三年

此不足以駁吳氏惟濰縣陳氏藏翠伏龍為志比丘慧造象署大魏國元年歲次壬申六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王文敏公載之南北朝存石目列秦從造象之次謂是太武帝延和元年則殊誤以長術推之延和元年六月乃甲戌朔非丁酉此乃西魏廢帝之元年廢帝以是年二月即位不建元號故稱大魏國元年但考長術是年六月為己酉朔此誤己酉為丁酉則載筆人之疏也

葉氏語石謂造象當以龍門太和始平公一石為始謂潘文勤公藏太平真君二年茲石浮圖記為好奇之過葉氏所謂茲石浮圖記後歸端忠敏公勾齋藏石記箸錄作鮑纂造象記其石確為真刻決無偽理首署太平真君三年歲次壬午正月戊寅朔十有八日乙未考之長術所記月朔正合葉

氏誤記三年為二年其題名作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鮑蒸
鮑下一字甚分明殆是燕之別構藏石記作纂非也此象固
無可疑葉氏疑之無乃過乎

南北朝存石目載趙和造四面碩象記署歲次己卯六月丁
巳朔十五日辛巳王文敏定為陳武帝永定三年趙撫叔大
令定為周武成元年謂是年閏五月丁巳朔記之六月即閏
五月案趙說是也周明帝以丁丑受禪用周制稱天王廢建
號至己卯八月始建元武成故己卯閏五月稱三年是年雖
當陳永定三年然此象實北周所造文敏列之陳代誤矣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載魏法堅法榮造象而於西魏又載法
堅法榮比丘僧碑額注碑字不存案二者實為一刻此石中
間造佛象一龕下方一龕刻供養者數人象左右大字各一

行行六字大約二寸曰維魏法堅法榮二比丘僧之碑近拓
但有此十二字予所藏舊拓則有碑側字凡四行曰延昌元
年歲次□□二月癸巳考長術是年正月壬辰朔二日壬戌
朔與此不合癸巳乃壬辰後一日碑
誤□□百歲□年□□地泐疑此石兩側及陰均有字予藏
本僅拓一側耳此雖名為碑殆仍是造象非碑額也王氏南
北朝存石目又列此石於東魏注天平四年不知何據而云
然姑記之以俟考

往寓津沽姚貴昉大令贈定州出土魏高歸彥造象座記文
二十七行行七字字大寸許端雅精整如新發鏘為造象中
所罕見文曰蓋聞般若无源慈悲有感衆生啓寤孰不尊崇
大魏使持節都督定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定州刺史當州
大都督弟子高歸彥不識過去幸覩現世憑緣希果兼備將

來新相淵微理非可測遂乃發此至心剖彼資業廣採名匠
琢飭妙形粵己武定元年歲次癸亥四月庠申朔八日丁卯
敬造白玉釋迦像一區所願法幢常建香津普流 帝道昇
平縑素同盛 大丞相勃海王明德弥融慶流苗稟家門大
小皆蒙福護百祿盈朝七寶曜室男詰女賢光顯內外與諸
品類共霑梵澤歸彥北齊書有傳不載在魏官職可據此以
補史傳之闕

濰縣陳壽卿太史藏三代彝器甲於海內藏石亦數十品惟
所藏彝器款識拓本多流傳石刻則除君車畫象漢石殘字
外其他六朝造象等則拓本罕覯予寓津沽時從其後人得
三巨冊其拓墨之精與所拓金文等惟尚未全備今參之王
文敏公六朝石存目所載六朝造象列目於下

道民王伯安造老君象太祐十四年九月

道士張相造天尊象延昌二年三月

崔勲造象神龜二年九月

殘造象周存妻題名口光元年二月

嚴小洛造象正光二年七月

趙信女四百人等造象正光口口

栢仁令曹望憐造象正光六年三月

比丘尼寶淵造象正光六年五月

楊豐生為父嵩造象孝昌三年四月

女官王阿善造象隆緒元年十一月

四面尊象建義元年六月

張神達造象永安三年五月

比丘僧受造象殘字東魏天平二年五月

比丘尼曇陵造象興和二年七月

馬都愛造象記興和二年十月

孫思賓法義卅七人造象興和二年十二月

佛弟子靜悲造象興和四年六月

劉目連造象興和五年正月

女佛弟子曹全造象武定元年九月

清口大魏年等字殘造象

犖伏龍造象大魏國元年六月

像主口妙勝造象文內存魏字

比丘道遠殘造象口口七年七月

殘造象綏遠將軍宋承祖等題名

又塔主朱剛等題名

又庵口口庵羅口庵終悟等題名

又隨那主口韓等字

又維那比丘等字

又董僧侶等題名

又口口景文口那解苟等名

又副維那李楚等名

又口豐口口明王命過等名

又命過孫元字等名

又法義口口王匡等字

又造石口賈氏供養等字

又比丘口比丘法口等字

又耿僧文等名

又口口和馮宣孟卞卞和等名

又耿玄張興等名

又衣定民宋顯等名

又口龜陳胤伯等名

又口郎陳口等名

又為是衆師僧父母亡過兒等字

又蓋生滅口等字

又息口同有邑等字

又見生等字

比丘道常造太子象 天保四年八月

龍興邦為張疵造象 天保十年六月

口陽郡都墨口造象天保十年閏口月

像主智念等造象乾明一年五月

許僂孫法義卅人造象皇建二年十月

法儀百餘人等造像記河清一年口月

法義優婆姨等造象天統元年七月

佛弟子董桃樹造象天統二年

曹景略為亡息造象天統五年四月

殘造象天統口年

慕容士建並兄弟十一人造象武平二年六月

故人曹臺眷屬等造象武平三年十一月

故人王馬居眷屬等造象武平三年十一月

富于元皓為弟造象武平五年四月

殘造象高道乾題名武平七年

殘造象願使亡者託化金襪等字

又安永齊圓等字

宇文仲為亡父太尉等造玉象武成元年九月

道民馬落子造老君象保定元年四月

樂昌縣公郭賢造象保定四年五月

李明顯造象保定五年八月

口司馬治中口造象天和五年七月

辛洪畧造象天和六年五月

尔僧香造象建德元年

像主姚長寬造象開皇三年三月

青信女房口池造象開皇三年

侯延為女夫張仕岳造象開皇十口年三月

張信為亡息造象開皇十七年五月

齊口略為亡息齊乃善造象仁壽元年十一月

許曇昶四人造象仁壽二年八月

簠齋所藏諸造象中曹望懌象彫鏤最精已歸異域其他尤異者則為女官王阿善造象署隆緒元年為蕭寶寅僭號趙氏訪碑錄補又載姜口達丁大娘造象署隆緒二年正月廿八日而不載王阿善造象隆緒元年為魏孝昌三年趙氏所載之隆緒二年造象未見拓本不知其真偽如何也

簠齋所藏東魏小泥造象文四行曰大魏興和五年歲次癸亥正月壬戌朔二日癸亥雍州長安劉目連敬造觀世音像一軀願使夫妻見世安隱書迹至精予有簠齋拓本自注曰

泥南北朝存石目中列入目中而不注泥字疏甚

定州產白石六朝及唐人多以造佛象稱之曰白玉像其實乃石而非玉也惟梁雲思美造象聞是碧玉為之又濰縣陳氏藏周武成元年九月大都督宇文仲為父太尉及亡兄亡弟過去眷屬七世父母造玉象受卿太史手書拓本旁曰簠齋藏玉則其象真為玉製者不知此外佛象尚有玉製者否北齊天統三年紀僧諂造象孫氏訪碑錄著錄云在山東益都書迹精雅頗類虞永興與北齊他刻不同往歲視學山左得本於曲阜孔氏微波榭故物也記末有翁蘇齋閣學刻字二行別一石刻閣學五言古一首末署乾隆壬子夏五月詩中有移諸伴芹菰語殆置之學宮者繆目稱天統造觀音象題記但注在山東既失書紀僧諂名又不知為在益都至王

氏南北朝存石目不著錄豈此石已佚耶

北齊朱墨思造象記書法至穎利往歲在武昌於亡友章碩卿大令齋頭見舊拓本後有嘉慶十五年嚴鐵橋先生跋記此石在博興乾隆末權校官桂未谷搜得後繼流用為階砌嘉慶十年移至學宮故孫氏已著錄但注在山左而不知在博興碩卿言石久佚繆小山太史曾商購而未之許後以百金質於予未幾碩翁歸道山故至今尚存予篋乃甲寅春予自海東返國聞此石固尚未佚為江蘇姚君鴻圖所得顧矜惜不拓墨未見新拓本也今姚君久物化此石又不知安在矣古刻久不傳拓或為人藏匿而疑以為已佚者多矣此其一也

亡友趙聲伯太守藏鄭道忠墓誌舊拓本甚矜重以為石佚後見新拓知此石藏鄆木農家未佚也然近年則

又不見拓本矣

唐高祖於隋大業二年任鄭州刺史時為太宗祈疾於大海寺因病得捐造石碑象又大業元年太宗因患病得除於大海寺造石彌勒象其文均著錄於金石萃編惟萃編於太宗造象稱大海寺高祖造象記於高祖造象稱高祖為子祈疾疏稱名殊未當太宗造象稱鄭州刺史男李世民無高祖名其為太宗所造無疑至高祖造象稱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因患得捐為男造石碑像一鋪一心供養則明明為造象記非祈疾疏然稱祈疾疏實始於石墨鐫華萃編及孫吳繆諸家並沿其誤王文敏南北朝存石目改為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造石碑象記是矣於太宗造象亦改題鄭州刺史李世民大海寺造石彌勒象記亦較萃編及吳繆二家稱鄭州刺史李淵為子造象記為得然記稱鄭州刺史男李世民

存石目省去男字似太宗於隋季曾官鄭州刺史則又誤矣至孫錄於祈疾疏注大業元年十一月年月又誤又於此二記外別出大海寺造象記云仁和趙氏招本則誤且複矣區區一目錄而諸家已多得失載筆之不容苟如此

舊唐書張仲方傳載仲方任鄭州刺史時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鄭州刺史日為太宗疾祈福於此造石象一區凡刊刻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利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修飾仲方再刻石記之所記殆指大業二年造象今造象記凡七十六字傳作十六字者蓋史文脫七字耳今刻本在陝西鄠縣草堂寺諸家謂是元僧重刻至太宗造象諸家皆謂在滎陽然仲方傳但言高祖造象而不及太宗造象其故何耶六朝時代南北並峙兵爭不息人民愁苦故上自朝廷下逮

臣庶往往祈佛以求福祐造象以外並刊刻諸經名山大刹所在多有而以山左泰山經石峪之金剛經最為壯觀字大盈尺磨崖刻之書勢雄偉博大體在隸楷間咸同以前拓本僅得二百餘字故南北朝存石目所載但云二百九十六字予藏潘文勤公與陳受卿書言聞經石峪之經文凡八九百字拓者僅什二三耳請設法為拓全分云云往歲張勤果任東撫時施均甫劉鐵雲諸君在幕府予以潘書語之勸往訪拓均甫欣然擬於南中購佳墨宣紙然後從事乃未幾以覲見去竟不果及張漢仙中丞汝梅撫東予復以此事告之且薦碑估劉金科乃得盡力搜索竟得九百餘字此後碑估所拓皆云九百字本矣然其實每份或僅五六百而以他份足之漫云九百字耳

隋靜琬法師房山刻經經始於隋歷代繼續至遼通理大師
尚未竣事其願力宏大先後垂數百年可謂偉矣藏經之處
凡七洞皆鎔鐵錮之隔以石櫃其已開者為雷音洞貯法華
維摩金剛三經法華書迹尤清勁婉麗刊于隋唐間石已有
破碎者遊客每或携片石歸予初於吾鄉陶心雲觀察濬宣
處見殘石後予在京師亦得殘石百餘字於海東見大谷伯
光瑞許亦見殘石知其流出者已不少矣乃十餘年前有某
妄人開洞取諸石運京將以貽當道要人幸吳興徐君鴻寶
聞而阻之復送還房山嗚呼宇內名迹亡於此輩者多矣房
山經石殆琬師之靈冥冥中為之呵護而假手於徐君歟
光緒中葉四川灌縣山中出佛經殘石甚多予始見之亡友
章碩卿大令許託人購墨本不可得及戊戌夏楊君叔嶠銳

入都過滬行篋携一本予從借觀因慨然持贈計大小殘石
拓本二百十九紙其書非出一手其佳者頗清婉有永興遺
意碩卿言或出初唐予謂當較後或出孟蜀因書勢與孟蜀
石經相似也叔嶠極韙之且謂所携乃粗煤所拓異日當求
精拓見贈乃叔嶠入都後即值八月政變為黨人連染竟荆
蘭同刈叔嶠端雅和粹非冒進傾險者比乃竟罹黨禍豈佛
家所謂宿孽歟予自得此本後亦未見他本每啟篋展覽輒
回憶當日朝局為之慨喟不僅追痛舊雨已也

葉氏語石載所見此經殘拓大小六十九石予所得蓋倍之
然聞叔嶠言一時出土甚多贈予之拓本外尚或不少故有
再致精本之約至葉提學極重此經書法謂沈著蒼勁遠在
房山洞上此論未公子固不能贊同也

隋商州刺史扈志碑道光初年出關中未幾即佚傳拓甚少
故除吳繆二家外均無箸錄者額題大隋上開府城皋公扈
使君碑篆書三行碑字極婉秀殘泐亦不多隋碑中上駟也
錄其文如左

上關二字史城□□開關下

觀夫在天成爲衆□□□□□□地成□□□□海
之大然則聖王馭□□□□□□□□股肱心膂□
□□□□揀薨斯寄良史揚其茂實樂府歌其惠音尚想
古人清塵莫嗣公其投迹芳猷何遠公諱志字湏提魏郡
內黃人也昔者首戴干戈爰命□風之樂曾懷□斗載表
九河之功崇基累構長源峻遠槐棘鬱以交陰青紫紛而
相映曾祖周魏隴□太守訓民調俗露惠霜威境有席浮

之異門無犬吠之警及拂衣漳蒞築室雲川雖蘭移桂徙
而風流未絕祖興贈安定太守藻身浴德遊藝依仁賓賓
光於當世哀榮洽於丘壑父敬儀同三司寧幽二州刺史
政猶風偃化若神行甘瓠脯以忻然酌貪泉而不易公岳
靈受氣星精流祉湛乎萬頃竦其千仞儀形秀麗何止羊
車之玉符彩照人即是龍池之種及淦近朱藍梗槩文淫
韜鈴之術好揣摩之書舌口過人劍端莫敵至于彎弧若
畫拂翼貫心之伎舞筆入神臺尾龜文之妙固以群藝咸
舉我無恧焉周大祖剖判二一經營九服張羅設餌言求
異士乃引為內親信魏武晏駕擢為挽郎出身殿內將軍
仍加盪寇之号大統末入監御食濟其不及鼎寶斯調不
失醢醢之和能辯淄澠之雜周元年授都督左侍上士轉

帥都督宮伯襲爵鵠陰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進為大都督領前後侍二命士遷左宮伯都上士出入九重往來八襲宮闈以肅軒陛生光保定五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於時海內橫分車書未壹結鞶屨照刀斗爭喧背河面洛之地飛塵尚擾扶距投輪之士衝冠未息乃勅從齊王憲東襲宜陽又領所部口張掖公於鹿口口與賊對戰前麾挫衄後騎將奔彼衆我寡豺狼得志公瞋目張膽氣溢如山挟雙戟以抑揚出三軍以奮發先使振駭煙披沫散荼勲第一酬庸斯在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領兵增邑二百戶逮雲旗東指將會盟津武王至河而返旆文帝臨江而未可雖變化之機事鍾惟口而口尾之勢効口居多帝乃嘉之賞帛一百段授開府儀同

大將軍給鼓吹一部從討平陽金湯失險仍隨鑾駕破高
延宗於并州雲行電轉山崩水決既制犬羊之群即起鯨
口之觀進授上開府封脩武縣開國公食邑一千四百戶
既而前歌後舞平蕩鄴城冀部遊魂不知天命蚊蠚蚋集
欲競迅雷之威鷙幕魚釜自許太山之固公出從神武乘
勝北馳右拂左縈覆其巢穴建惠六年除使持節鄭州諸
軍事鄭州刺史朱驥戾止清風穆如兒童馭竹以來迎貪
殘解印而爭去尋以江淮未靜仗節南轅麾旆所臨若照
光景授右內雄俊中大夫刺史如故尉迥猖厥所在亂階
狼顧鷄張將半天下公撫導黎庶諭以安危閩境攝然纖
蘿不才時有洛州反賊邢流水聚衆一萬竊據康城公折
捶駢之應時凡解兼以至誠動物口瑞駢羅芳樹則連理

成□□之則含清鏡澈□□縣令字民能馴乳雉郡守為
政獨返明珠而我周道陵遲三靈改卜大隋啓運萬國
朝宗贊道少陽非賢莫可授太子右□□賜爵城宰郡開
國公開皇七年出除使持節商州諸軍事商州刺史惟公
英規拓落逸氣宏舉幼懷四海之心早有萬夫之望其動
也智其靜也仁愛敬之方曾聞得其家範閨門之內荀陳
謝其士則時逢□故駟馳不已鼓舞橫流之日軒翥開闢
之初既而身名並泰儀台建社雷動朱輪雲浮鮮持滿不
溢豈以富貴驕人損之又損唯以謙恭下物宜其變理陰
陽正位論道濟窮民於溝壑□吾君於堯舜而泣桐之露
□矣不追集草之塵俄焉已落春秋六十六以開皇十四
年□月十九日薨於京師弘政鄉敬仁里□朝旨考其事

行易以嘉名謚曰容公禮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安
厝于大興城西南合郊鄉脩福里世子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世宗等以為過隙不留超庭莫睹一興霜露之感三覆
劬勞之詠乃式鐫金石載序芳菲縱陵谷之驟徙庶英名
之獨飛其詞曰

盛緒休風蟬聽不窮承雲命樂踈河立功從茲厥後世襲
良弓閭閻竦峻珎組玲瓏自南徂北東翻西峙橘性無變
薑辛不已庭茂芝蘭門羅杞木我弭堂構必復其始神衿
肅肅高韻軒軒如松之盛似玉之溫仁義非獎文武無存
虛弦鴈落擗管雲奔三分構業聿來超步千門洞啓翻飛
以赴函谷封泥峻口擁霧抽戈躍馬載清天路宦成名立
□□命寮克終克始無諂無驕商山布政潁水班條暨流

時雨俄逐驚飈永辭朝市言歸巖穴服口悲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梁州刺史陳茂碑金石萃編及孫錄並著錄以傳拓甚罕故
或傳已佚沈乙庵尚書藏一本矜為至寶然胡蘄生中丞巡
撫山西時撰山右石刻叢編則具載其文云在臨晉縣東北
二十里小嶷山宣統初元予與晉人之官京師者謀遣工往
拓今篋中尚存墨本此亦未佚之石而誤以為佚者也

甯贊碑出廣東欽州趙氏著之訪碑錄補謂文字不古疑偽
作仁和魏錫曾力辯為真案此碑文拙澀不甚可通古刻嘗
有之不足為疑亡友華陽王雪澄廉訪秉恩宣統初元官廣
東欽廉道時廉州出陳散騎侍郎劉猛進墓誌刻於隋代碑
式及文字與贊碑至相類又有大業八年三月建州刺史徐

智竦墓誌同時出土碑式及文字亦酷肖三石同時同地取
相比較足可資證明劉誌今歸粵人某徐誌聞久為外人所
得予展轉求得墨本一紙今存行篋廉訪博雅富收藏張文
襄督粵勅廣雅書局君為提調實主局事國變後隱居滬江
斥鬻所藏書畫以充旅食忍饑校書至易簣不輟顧聞身後
零落都盡可哀也已

予蒐集石墨以能考證史籍者為重故專力收求神道碑表
及墓誌碑表近年出土者甚少墓誌則視前增什之七八故
予篋中所收由漢至隋墓誌幾六百通而元魏宗室妃主居
五之一其他亦大率前人所未見方今推埋不禁不知異日
所出尚幾許也

古刻流入歐美列邦及東瀛者予往歲為海外貞珉錄以志

之然但就所知者其逸漏尚不知幾許十餘年前予遊陝肆
於肆估秋良臣處見魏比丘惠生及宋雲造象影片其物久
由市舶歸海外當時惜未錄其文字以參證洛陽伽藍記所
載宋雲行記也

石交錄卷三

References

石交錄卷四

上龔 羅 振玉

昭陵從葬諸臣碑皆初唐巨製前人著錄凡二十八碑而崔敦禮姜遐兩碑久佚實僅二十六碑又自宋以來招工皆省紙凡下截殘損之字均不拓至王蘭泉先生始併下截拓之予藏何夢華先生藏整紙足拓殆蘭泉先生時拓本曾據以撰昭陵碑錄補前人所錄文字或增至倍崔姜兩碑最後乃見墨本此二十八碑外未見他碑也宣統初元見法國友人伯希和教授始知昭陵續出四碑曰程知節曰越國太妃燕氏曰房仁裕曰周道務苦不得墨本假之教授據以補錄書成後始從關中友人得墨本嗣又從亡友內藤教授虎許見大谷伯爵光瑞訪古我關中所拓字文士及碑又出前四種

之外乃又加入錄補中然今關中所拓昭陵諸碑仍是前廿六碑近出五碑仍無拓者不知此諸石者存佚為何如也予既假大谷氏宇文士及碑入錄乃致書關中友人訪求此碑久之復書言碑估往昭陵拓碑絕未見此碑不知大谷氏得之九峻何處予乃以詢伯爵伯爵亦不能言所在而慨然以墨本見贈此本今尚珍重藏襲蓋不異海內孤本矣

金石文字著錄最難審識不當一也所據拓本不精不足二也寫官轉寫奪誤三也予往歲作昭陵碑錄力祛三弊所據之本必求精拓足拓或據舊拓宋拓每遇一本必參校一過故金石文字之著錄如予之於昭陵諸碑前人殆未有其比然予所著錄亦僅昭陵諸碑為然他著錄亦不能準是也昭陵北五里石刻六馬皆從太宗征伐有功者曰颯露紫曰

特勒驃曰拳毛騶曰青騅曰白蹄烏曰什伐赤刻石肖像大
與身等御製像贊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
題馬贊於石座歐殷馬贊久不存而六馬則完好如故海桑
以後袁世凱子克文令估人運六駿於洹上村石重大不可
致乃先將颯露紫拳毛騶剖而運之既至京袁怒估人之剖
石也斥不受適美估人有在北京者乃購運以去今九峻僅
存四駿矣關中李君月溪嘗仿拓古彝器全形法拓六馬其
已剖二馬則據未剖時拓本製撫形而拓之雖虎賁中郎亦
為藝林所珍而袁氏子之災及古刻其作惡與黃巢溫韜等
矣

海桑以後古貞珉毀於無知之手者甚多聞關中友人言同
州褚書三藏聖教序因武人爭拓不相下遂將碑打毀此語

傳聞已久不知信否異日當再就陝人士詢之

歐陽信本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久佚傳世諸本取法京所藏敦煌石室本校之皆不合即南海吳氏所藏後歸成邸者光宣間入端忠敏公寶華庵忠敏殉國展轉歸海東取校唐拓殘字亦不合以為世無真本矣乃十年前游滬江於吳君湖帆許得見潘文勤藏本亦出自成邸翁閣學跋以為宋復本取校唐拓則恰合其存字且多於吳氏本乃勸湖帆影印以傳之覃溪自信精鑒於此乃失之可見鑒別之非易也十年前中州出土小歐書泉男生誌同時泉氏誌出土者有泉男產泉獻誠泉誌三誌予編入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中趙氏金石錄跋尾載唐衛尉正卿泉君碑稱泉君為泉男生之子唐書及元和姓纂皆云名獻誠今此碑乃云諱實字行於

代而闕其字不書云云考之獻誠誌則云諱獻誠字獻誠不
載名實碑可補誌之闕往跋此誌未檢趙錄為補記於此一
碑一誌相去數百年先後出土亦一奇也男產墓誌本藏北
京大學去歲朔方兵事起移往南方今不知存亡矣

薛稷書傳世者舍昇仙太子碑陰外他不多見往於貝子溥
倫延鴻閣見吳荷屋先生藏宋拓涅槃經殘字吳氏珍為孤
本定為稷書不知其石現尚存龍門存字且多於吳本數倍
書體雖似薛然不見書人名究不知果為稷書否也

武曌順陵碑累四千餘言今僅存殘石二百餘字杭州高氏
藏舊拓本存三千餘言校以顧亭林先生求古錄所錄全文
高本中間缺文八段又有缺一二三字者數十處總計佚一
千一百餘言二者互校可訂顧錄謬字十八補奪字四正錯

列字十八又文中凡武氏新字四十餘處顧錄均空格不書亦據高本補之又孫伯淵先生續古文苑據汪退谷手蹟入錄更取校一過中有顧本所缺而孫本不缺者然多未盡確予當合顧錄高本及今所存殘石寫定其文而以孫本異同之字附注於下今錄之於左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

特進太子賓客監修國史上柱國梁王恣三思奉
撰

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恣旦奉
書

恣聞二儀合德中黃承太紫之庭兩曜齊明玉兔儺金烏之象是以九霄高映○躔垂婺女之精十野傍羅鳩水叶

娥皇之德亦有西陵美族口口軒帝之宮南土嘉媒入娉
夏王之幄其後大任端一即創文基大如勤勞還開武運
故知皇三事業咸資坤廩之功帝五風謠必藉陰靈之化
無上孝明高皇后弘農仙掌王也出自有周蓋唐林虞之
後原夫赤烏流火丹雀銜書廬開夢梓之祥旋茂翦桐之
業自唐郊徙邑晉野裁封即胙土而口高本缺而字孫家
本家上乃有字啓禎符而得姓周則志為大高本缺
大字將承九代之餘資秦
則款為上卿居七城之重任豈直十王丹轂金茅舄弈於
都畿四代白環玉緒蟬聯於海縣子雲博識吐鳳摛詞伯
起高材銜鱣襲祉誕璽不墜降靈相属神基與紫嶽爭高
仙派共黃河俱遠所以口高本缺以字孫本
以下乃山字未確隆鍾鼎壘積
衣冠五公則異代相傳八子則殊率間出詳諸圖史可略

而言曾祖諱定後魏都督歷新興太原二郡太守并州刺史晉昌穆侯宏材卓犖峻局深沉丹山有象②之彩綠塋見遺風之步蹇惟按俗風行馭竹之郊露冕臨生化偃焚林之阜豈直鄧攸罷郡深歎雞鳴劉寵辭官方憂犬吠祖諱紹後魏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周開府儀同三司封儻城郡公廊幽孫本幽燕三州刺史贈使持節大將軍成文扶鄧洸五州諸軍事成州刺史今殘本存成州刺史四字謚曰信聲飛漸陸響逸鳴皋器重南金材橫東箭謀深八陣勇冠三高本缺司封軍既隆投石之下六十勲果踐銜珠之秩加以金龜結紐銅虎分符轉扇揚風停車待雨童兒結要無欺一③之期親友論刑自得二而之詠父鄭恭王諱達周内史中大夫隨開府儀同三司黃門

內史吏部刑部二侍郎尚書左右丞趙鄩二州刺史工部

吏部二尚書納言

今本存部二尚書納言六字

營東都大監將作大匠

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遂寧恭公贈吏部尚書唐贈尚書

左僕

高本缺僕字

射垂拱二聖封鄭王食邑一萬戶依舊謚曰

恭即雍州牧司徒觀德王之季弟也量包江海氣逸煙霄

文則呂氏春秋武則孫吳兵法箕裘代襲鏘鏘萬石之君

禮樂

今本存鏘鏘萬石之君二字

基身翼翼千金之子鸞迴

玉札鴈落珣弓激水張鱗遙浮渤澥搏風理翰直上扶搖

累踐崇階

高本缺階字

頻昇顯秩

孫本作尚誤

韞北闕位摠貔貅

曳履南宮聲高鵷鷺貂冠入侍氣應連珠隼旆分班榮叅

執玉加以累仁鍾祉積德延祥四履開封寵及九泉之路

千乘口禮恩覃

今本存泉之路千乘禮恩覃八字高本缺口禮二字

萬古之前棠棣

相輝鵲鵲交映劉家兩驥譽滿寰中荀氏

高本缺荀八龍氏二字

名高海內通門向術冠蓋成陰甲第當衢歌鍾就列伏惟

無上孝明高皇后資靈匪魄毓粹口宮承茂祉於瑤筐降

仙儀於金屋聲馳卅歲潛流夢之祥譽表笄年暗積捫

口之貺蘭

今本存笄年暗積捫蘭八字孫本捫下乃而字

之貺襟散馥蕙問楊翹懿

則重於邦家柔儀冠於今昔忠圖孝範援翠竹而凌霜媛

德媚容引青松而冒雪禮枝含秀藻七誠於情田行葉分

芳籠九師於性府微猷內湛韶姿外發懸明鏡於積水之

間振清飆於長松之上貞規漢遠亮節秋高翠縷紅

來未

今本存秋高翠縷紅

從來未重龍校鳳杼本自多

輕簡素鄙鞏繡之工靜

高本缺二字

默尚韋編之道明詩習

禮豈唯秋菊之銘閑史披圖寧止春樹之頌學標而縱開

道德之

高本缺之字

清關業契生知入文章之妙境曾於方寸

具寫千言揔遊霧於

今本存揔遊霧於四字

毫端窮偃波於筆杪芝

英雲氣入魏帳而分輝龍爪魚形

今本存魏帳而分映張輝龍爪魚形九字

池而散彩嘗題一簡密記貞心置以絨滕藏之屋壁云當

使惡無聞於九族善有布於四方指此立身期之必遂後

因修宅匠者得之恭王見而歎曰此隆家之女矣昔者書

堂欲壞唯聞絲竹

今本存堂欲壞唯聞絲竹七字

之音劒匣將開空覩蛟

龍之氣未有仁心暗徹睿

今本存未有仁心暗徹睿七字

德冥通橫宇宙

而無違滿乾坤而自應若乃行該

高本缺該字 塋義孝極而經

親枕席而忘疲候晨昏

高本缺昏字

而靡倦及乎風枝不靜露

藜含哀口厚塋而無追仰曾穹而莫報思欲託三乘之妙

果憑五演之玄宗永奉

今本存之玄宗永奉五字

嚴親長栖雅志昔隋

季喪亂海內沸騰伏鼉垂而今本存海內沸騰風塵暗起

羣龍戰野旗鼓潛張白騎於是爭驅青犢由之競擾蚩尤

則餐沙食石項羽則索鐵申鉤赤眉探盆子之籌黃巾聚

而師之米夫三才合契惟神膺大寶之名六位乘時惟堊

運洪鑪之德今本存洪鑪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鵲起業

駿龍飛用丹宸而寔王將朱旗而撥亂而今本存朱旗而

網既紐竟收龍鳳之圖堊角咸清遂翦豺狼之毒今本存

豺狼之毒七字高本自妙無上孝明高皇帝觀時有作應

運而生先知赤伏之言預識黃○之兆功深今本存識黃

七坐樹績茂披荊負伊鼎而陳謀入張帷而建策龍鈴獨

今本存謀入張帷而運當赤堊之三千獸節長驅偶皇而

之百六息崑山之巨燎並藉中權定滄海之橫流咸資上

畧志同魚水契若鹽梅如魏武之得荀攸似漢光之逢鄧

禹雖英圖盛烈昭鶴鼎於高門而聞則嬪風闕魚今本存門而聞

則嬪風闕魚八字高本缺長至高門六十一字軒於中饋高祖神堯皇帝位膺

元首任今本存祖神堯皇帝位膺元首任十字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楫

式崇勲舊為結潘楊酬功草昧之時賞効雲雷之高后

以孝誠純至雅操虛沖拒縛禮於移而誓閑襟於塵

塵不染孤標水今本存於塵上之花四諦方披獨不染孤標水十字

晤中之匪泊乎鳳凰開繇今本存鳳凰開繇十字猶堅匪

高本缺席之心烏鵲成橋果迫如綸之命於是使桂陽公

主為婚主禮高本缺使桂陽公婢所須並令官給既而三

○叶兆百兩邀高本缺而歡與松蘿而比茂諧琴瑟而流

響風閨少女襲蘭蕙而馳芬匪幌仙娥韻珩璜而動步光

生綺殿比桃李而增鮮影發春樓視雲霞而掩色八紘今本

存春樓視雲霞而掩色八紘十字欽其雅躅四海挹其鴻徽猶羽翼之宗

鸞鳳風雲之隨龍虎者矣廟見斯畢即拜高本缺虎廟拜三字應園

夫至從班例也于時帝圖高本缺班字肇建王業廩基三戶

亡秦覺風塵之始定四門闢舜識雷雨之將調而無闕

之袂坐息崩山之禍主上方勤庶政屬想羣黎今本存主上方勤庶

政屬想羣黎十字將貽共理之憂式廣求賢之務無高本缺上孝

明高皇帝以勲兼竹帛義重金蘭備歷文武昭昇内外三

踐八高本缺元之位四臨九伯之途中臺飛署劔之榮南

服揔班條今本存飛署劔之榮之任高后以業光圖史道

叶墳麓欲啟仁明實資陰口是以口口口海高本缺之位至口海四十

七字孫本陰下乃助字令未發而風移化穆荆衡澤高本缺風

澤字及將流而王悅呼鷹臺下尚隔去思抵鵲巖前始歌來

晚俄而高祖晏駕瞻脫屣而無留太祖崩號奉遺弓而積

慕沉綿遠軼終況今本存遺弓而積慕無就②之期痼疾遄

淹忽切乘○孫本作之黷高后哀深杞垓誓切柏舟悲一

劍之先沉怨雙桐之半死昔時寶鏡愴對孤鸞舊②瑤琴

悲聞獨鶴銜冤茹痛撫總帳今本存鶴銜冤茹而增號吊

影傷魂踐嬌閨而高本缺號凝慕方祈淨業敬託良緣憑

慧炬於幽途艤慈舟於覺高本缺業良海於是心持寶偈

手寫金言字高本缺是落貫花詞分半區龍藏豈及象負

難勝將佛②而長懸共慈燈而不滅及龍旌首次蠶綿導

途永惟憑附之誠願託丘榛之側方冀駕栖梓今本存冀駕栖梓四

宇樹近接埏庭鶴舞松枝傍依墜路特以瑩上率居膝下

愛切掌中理藉劬勞方資顧復宣和諭善屢積葭灰②就

匪將頻移柘火至永徽六率壁上下儀萬國③位六宮將

開練石之基乃遂類沙之社大帝以西京命賞平原之秩

未宏東漢崇恩新野之封猶徧於是廣流原霈大啓黃扉

稽石窮之遺塵裂寶口之口口即以其率十一④冊口代

園夫王孫本作裂寶符之氣昂食湯沐邑一千戶品口第

一位孫本作品在王公母妻之上魚軒水口颺輕影於龍池

翬服霞明下鮮文於口孫本下水下作鳳掖榮由德被位匪恩

昇驟應佳孫本名徒昭洪澤以顯慶五率于口孫本作轉

拜榮園夫王尋改封鄴園夫王自家疏槐里門荷椒庭累

沐殊輝頻應茂典南鄰夜永孫本椒誤轉應奏鐘磬於高

臺北里晨通列笙竽於廣榭門有躡珠之客家豐饌玉之

厨恒處速

當作孫逸

而思勞每將昇而必降綠墀青瑣特念

王根火布金蛇

孫本作地

深非梁冀謙撝之美萬至仰而知勤

當作孫

端潔之風九圍欽而取則智周寰宇識洞古今思

所以匡罔庇至濟時軌物

誤作孫本

嘉謨謙說屢發於神襟

厚利豐功頻彰於帝念奏便削藁至莫能知每以孔光秘

言合為惠之道山濤密啟得事君

當作孫本

之要可久可大

置黔首於生成惟幾惟深頓蒼元於覆口

當作孫本

至若緣

情體物屬事比辭取之以義方先之以風化清詞海富緝

藻雲繁凡所著述皆成典訓

孫本作詞

其動也方其靜也直其

恩也若春雨之流津其威也若秋霜之應節接上以禮逮

下以仁君子感其德小人懷其惠

人當作孫本

而機獨

轉靈臺迥燭虛鑒與②匪齊明神理共陰陽比奧洋洋乎

不可得而稱也既而離宮霧闢遙橫口乳之山別館口開

上戴口

孫本橫下乃字眉上乃而字

眉之宿甘泉避暑方陪萬乘之遊

景福追涼更扈六龍之駕不謂災纏

高本缺以西京命賞至不謂災纏四百六

十九霧露疥積膏盲丹展凝慈召

高本缺召字

名醫而接軫紫

霄流渥下玆藥而相望玉釜徒煎竟乏

高本缺乏字

長生之術

金丹莫就終無駐壽之期咸亨元率八匹二

高本缺於

崩於

宇九成宮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璧上以身齊霄極禮闕

晨昏戀隔九重望長筵而下泣心馳五起瞻厚褥而銜悲

大帝慮不勝哀祕茲凶問苴筵欲對仍流不次之恩菓服

將臨更下非常之澤仍改封衛圉夫至以諭璧上之憂懸

也后疾將大漸

高本缺

落高泰雅志無昏神情不撓影

隨燈滅自此長辭魂逐香

高本缺

銷終無變反以為合藥

非古禮貴從宜將追岡極之慈願在先塋之側高本缺壁在字

上奉遵遺旨無忝徽音割同穴之芳規就循陔之懿躅即

以其率庚午閏九匝辛高本缺徽音至丑朔廿一②辛酉

遷座于孫本作雍州咸陽縣之洪瀆原鄭恭王舊塋之左

禮也尔其郊原垓北林薄阡眠秦塋關河迴接寶雞之野

漢家墳壠平依金狄之川松檟森沉何率鳥孫本作住風

煙蕭索幾代王亡於是凝恨九而廢朝三②空山露泣痛

結飛行曠野雲愁悲纏草樹乃下制贈魯園太夫王諡曰

忠烈仍令司刑大孫本作常伯盧承慶攝同文王卿充監

護大使右肅機皇甫公義等為副賜東園祕器每事官供

務從優厚仍令西臺侍郎道固公戴至德持節弔祭京官

文武九品以上及諸親命婦並赴宅弔哭仍送至渭橋奠

事並依王禮給班劍四十至羽葆鼓吹儀仗送至墓所往

還官為立碑親紆御札

孫本誤作銜禮

璧上因心轉切錫類方宏

希申莫大之懷冀展飾終之請烏墳欲列思增茅土之儀

鶴隴將崇願廣山河之誓遂得五雲飛彩墜仙液于松塋

十②迴炎被曾輝于蒿里

夫當從孫本作增

乃下制贈太原

郡王妃餘如故

孫本餘下

所司備禮

高本缺至德持節至所司備禮百四十一

字冊命大帝親御橫門開軒悲哭紫宸哀慟黃屋淒涼而

塋為之復光煙雲由其輟色璧上以幽明永隔岵岵長辭

終無再見之因鎮結千秋之恨奔曦已

高本已字

缺遠薦霜董

而無率逝水難追饋冰魚而未

孫本作本

②又以嚴規早墜遠

卜厝於鄉墳慈蔭重傾近陪親於京壠陵塋眇隔長懸雨

塋之悲闕塞遙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備法物自昊

陵迎魂歸于順陵焉遊冠遠降墜鳥遙遷方移沛邑之魂

更啓

魂今本存邑之

更啓五字橋山之域白雲朝起乍伴龍輜明匝宵

懸時低蠶衛文明元率璧上臨朝其率九匝追尊先妃曰

魏王妃食邑一萬戶實封加滿五千戶改咸陽園復曰順

義陵大名而啓輿壤○分古樹捎雲近對黑龍之水荒墳

映匝傍隣丹鳳之城徽號既

城今本存丹鳳之

崇園陵廩廣

屬以圖書河洛龜

高本缺

負鳳銜窓闥方圓雲攢霧矯合

宮重屋既布政而嚴裡玉輦金輿且

孫本

巡河而拜洛永

昌元率追尊先妃曰忠孝太后既而謳歌允集獄訟知歸

而垂革命之符塋涌受終之錄元圭錫禹還逢揖讓之率

黑玉山商即

今本存之

黑玉山商即玉歸商即七字啟休明之運九莖仙草依漢

殿而抽芳五色祥雲繞軒營而布彩下從至望上應而心

乘寶位于通三建瑤圖于得一

兩于字孫本作於

黃琮蒼壁祀堊

口郊

孫本作祀堊郊而

複廟重檐宗文祖武鴻名肇創光鳳闕于

幽泉茂禮將加飾鸞闈于長夜口口元率

孫本闈作園元年上孫本作而

撫追尊曰孝明高

明今本存孝皇

后陵曰順陵復以祥分貝

葉瑞演龍花金容開十口之圖玉相告三空之識龍軒黯

黯俄為兜率之而鳳闕岌岌忽似須彌之座

高本缺政而嚴裡至須彌

之座二百五字

金輪既轉玉鏡方懸式詮無上之文肅顯崇親之

義長壽二聖后位之上又加無上兩

今本存無上兩三字

字尋又下

制改順陵曰望鳳臺東京故事西漢遺塵封樹

高本缺空樹字

存追崇未廣豈若宸襟鎮結長懷露序之哀睿念恒經永

積霜旻之慕遙瞻鳳野式建嘉名遠望鵜郊長懸美稱且

夫功成翼賛尚畫雲臺勩

孫本誤作勩

擅勲庸猶題麟閣況乎

倪而茂德貫匪殊禎垂母則於寰區今本存則於寰區四字導嬪風

於邦國高本缺豈可使炎涼暗積陵谷潛移唯裁舞鶴之

松不刻盤龍之石壁上凝懷萬化長想千齡恐坐軸之西

迴懼而關之北轉方圖琬琰高本缺式降絲綸永嗟仙鶴

之歌用固靈龜之卜微惡攀輝口孫本作樹沐潤而潢榮忝

綠車職兼青史奉今本存青史奉三字先追遠恒積慕於丹誠相質

披文忽承恩於紫誥是用恭抽弱思敬述洪猷屑瓦徒勤

生金婉妙揮毫奪魄陳萬一而寧窮伏紙驚魂辭再三而

不獲逡巡拜首乃作詞云

邈矣上古悠哉高本缺厥廩而迴紫府坐轉黃輿陰陽蕩

薄孫本②匪居諸靈龜負識寶鳳銜書其六位既陳三才

乃立帝皇鬱起后妃更襲蛟電遙凝虹孫本下入渭溪

疏派塗山是茸其明明高后弁高本缺弁輝光白環代替

丹穀家昌靈基嶽峻曾派河長捫而集社浴浴六字高開祥其爰自生育早彰尊貴匪出○流青龍紫本缺①字

氣金屋是貯玉衣方萃鶯卵非奇雞珠寔異其芝蘭吐葉

高本缺桃李開花黃雲白氣高本缺夜匝朝霞賢明自負

仁孝無加曾霄降藥祕篋飛沙其聰晤而資惠才神與河

漢靈匹瀟湘帝女筆動鸞高本缺迴絃調鶴僂滌想金口

口今本存絃調鶴僂滌想金心寶聚其仙容婉婉豔質我

我口孫本妃恥出匝媛羞過樹花入頌柳絮紫歌詞峯秀

嶽學海馳波其魴鯉成詩鳳凰開兆琴瑟既合室家斯紹

兩鶴齊飛雙龍竝繞德行方肅言容是口孫本其九圍母

則六合殫風恩流海內化被區中銀鑲曉上金今本存中

金六□□□孫本作金祥開梓闕位冠掛宮其習禮明詩

披圖閱史漢朝馬鄧周平姪姪本如孫本作陰高本化聿宣

坤儀肅理貫匪騰瑞驚雷送社其高春高本忽隆上壽

俄褰孫本金丹不熟玉釜徒煎黃泉九堊白②三而高本

白②二字及下六宮恨積萬罔哀纏其一寂寞上隴淒涼

原隰畢塋難追終而靡及墜露晨今本存靡及□□□□

孫本作清急伏紙銜悲揮毫灑泣怨璧賢之同盡高本缺

感昏明之遙襲紀盛孫本璧德於豐碑異神猷芳永立其二

長安二率歲次壬寅金匱已巳木朔五⑤癸酉金建

順陵碑書法雄偉瀉古與景龍觀鐘極相似高氏本雖略存

形似而瀉古全失轉不如殘石且取校殘石筆墨顯然有不

同處則高本乃復刻也亭林先生所見殆是北海孫氏硯山

齋藏本先生與退谷有舊或從孫本傳錄然金石文字記跋此碑謂文內虎字再見末筆俱不全麓字號字亦同猶未斥唐諱然高本則諸字均不缺殘石本徽號既崇之號字亦不缺末筆不知亭林先生何以云爾豈硯山齋本又別一復刻歟

中州唐人墓誌近三十餘年出土甚多予篋中所儲至二千九百餘通其中開封圖書館藏三四百石新安張氏千唐誌齋所藏將千石已居其半其見前人著錄者才什一耳譬如積薪後來居上乃自然之勢不敢以此傲前人也

傳世唐誌中人頗有新舊兩書有傳及名見紀傳者若屈突

通

貞觀二年

若紇干承基若許行師若許緒

均顯慶五年

若盧承業

咸亨

三若長孫祥

上元二年

若泉男生

調露元年

若扶餘隆

永高元年

若格處仁

垂拱元年聖歷三年若高慈聖歷三年若泉獻誠大足元年若泉男產若皇甫文備長均

安四年若崔沔太極元年若倪泉開元七年若李戢天寶六年若陳希烈永泰二年

若李邕大歷三年若孫成若黎幹均貞元六年若李皋貞元五年若劉栖

楚大和二年若崔弘禮大和五年若孫景商大中十年若孫簡大中十一年諸人

或史有專傳或事實見紀傳中

唐人諸誌書撰出名人手者亦甚多若蘇卿誌天授三年倪若水

撰王緒太夫人誌神功元年賈膺福撰王德表墓誌聖歷二年薛稷撰

梁鑒誌久視元年徐彥伯撰袁公瑜袁承嘉誌均久視元年均狄仁傑

撰書盧行毅墓誌大足元年蘇頲撰戴令言開元三年朱公妻太原郡

君王氏誌開元廿年均賀知章撰崔夫人源氏誌開元三年張九齡撰

韋頊誌開元六年蘇晉撰崔泰之誌開元十一年崔沔撰鄭承光開元十二年

年鄭仁穎誌開元十五年均鄭虔撰王無競誌開元二十年孫逖撰張

景陽開元九年左光胤誌天寶二年均張楚金撰源光乘誌天寶六年柳

芳撰王夫人李氏誌天寶七年王縉撰陳希望誌天寶八年徐浩撰崔

湛誌天寶十年閻伯璵撰賈欽惠誌天寶十二年蕭穎士撰李璿誌永泰

年韋應物撰盧招天寶十載竇夫人崔氏大歷四年崔衆甫崔夷甫

均大歷三年四誌均崔祐甫撰崔沔誌大歷三年李邕撰李濤誌大

年獨孤及撰又一誌大歷十年梁肅撰樊沆誌貞元九年樊宗師撰

李皋誌貞元十年樊澤撰苗蕃元和二年李虛中誌元和八年韓愈撰李

繼誌元和十年李紳撰楊宣妻長孫氏永貞元年及楊宣誌元和十年

均錢徽撰劉栖楚誌大和二年李逢吉撰崔弘禮誌大和五年王璠撰

孫夫人李氏開成五年孫廿九女誌大中六年均孫景商撰孫審象誌

會昌元年孫簡撰柳氏殤女誌會昌五年柳仲郢撰女冠徐氏大和六年大

洞鍊師劉致柔誌大中六年均李德裕撰孫簡誌大中十一年今狐綯

撰姚夫人權墓表

大中年十劉蛻撰

洛陽出土隋唐宮人墓誌甚多其在唐者由二品至九品均在高宗至睿宗時文字均草率宮人什九不知姓氏每云亡宮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殆皆供奉東都者唐太宗放隋宮人史家稱其善政白香山頌太宗功德云宮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百來歸獄然其詠玄宗則云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則太宗崩後未幾即復故額矣無怪洛都宮人誌出土之衆也

魏晉以後篆隸書法日亡故六朝以降隸書諸刻罕有得古法者予所見六朝以降隸書惟北齊赫連子悅墓誌豐厚近古若有隋諸誌多隸書均孱劣可憎豪無法矩唐時賀祕監傳稱其工楷隸然今觀其所撰戴令言及朱公夫人王氏誌

皆庸俗不足觀兩誌雖僅稱賀知章撰不云并書然古人往往如此如陳希望誌但稱徐浩撰亦不云并書而其書甚工知必出浩手故知兩誌必出賀監無疑也至篆蓋佳者尤罕三十年來僅見曹成王李皋誌蓋出徐頊手其精詣不殊李少溫此外不更見矣葉氏語石云墓誌多用行楷書其中隸書者僅五品今予所藏隸書者僅指不能計但罕有工者其尚存古法者有唐惟李衛公一人耳

集古金石兩錄著錄李衛公書撰石刻甚多集古錄目載寶

歷二年茅山三像記

趙目同

衛公與沈傳師玉蘂花唱和詩開

成五年平泉草木記並山居詩大中初衛公撰李石碑

趙目作會

昌六
年
跋尾載會昌五年衛公撰大孤山賦

趙目同

會昌三年衛

公傷孫尊師詩寄題黃先生舊館詩金石錄目別有大和元

年衛公八分書冲虛真人廟記大和四年節堂記衛公撰并
八分書秋日望贊皇山詩會昌四年衛公撰張宏靖祭唐叔
文今并無一存者惟近年中州出大和己酉衛公撰滑臺觀
女冠徐氏墓誌大中三年茅山燕洞宮大洞鍊師劉氏墓誌
二人皆公侍姬也徐氏誌作於公刺滑州時八分書至精遠
在韓蔡之上雖未明著撰并書然以冲虛廟記節堂記例之
則出公手無疑劉氏則以大中三年卒於貶所公但為之文
公亦以是年卒其葬在大中六年誌之立則出於公之嗣子
也二文均不見會昌一品集中吉光片羽至可珍矣

予往得衛公侍姬兩誌頗以兩人皆為女冠為怪嗣讀歐陽
公集古錄茅山三像記跋尾稱德裕自號上清元都三洞三
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

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云云知衛公固奉道教者也故刑于之化下逮閭人又觀歐陽公跋唐會昌投龍文稱文中武宗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歐陽公譏為與菩薩戒弟子何以異案唐代以老子為先祖篤奉其教浸成風氣上好下甚至於如此固不必以此專責衛公矣衛公負濟世之才相業彪炳而文采亦冠於當世歐陽公跋大孤山賦云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與其慨慕甚至予讀公兩誌與歐公有同慨也

與兩誌同時出土者尚有李暕妻鄭氏及暕誌乃衛公子婦及季子也鄭氏誌為暕所撰中叙門閭之盛衰令人悽感暕誌載詔許衛公歸葬暕護顯考及昆弟亡姊凡六喪洎僕馭

輩死海上者皆輦其柩恚還親屬其慘慄不忍卒讀千載之下猶為閭閻不知當日宣宗之於勲舊何乃刻酷至此賞罰國之大柄顛倒如是唐之不危亡得乎

唐人誌有父子夫婦兄弟諸誌一時并出者然莫如樂安孫

氏一族竟得二十餘石曰桂州刺史孫成貞元六年曰孫成夫人

盧氏永貞元年曰長葛縣尉孫君夫人鄭氏元和二年曰滑州白馬縣

令孫起元和七年曰孫起夫人李氏開成中曰汝州司馬孫審象會昌

年曰孫起繼夫人裴氏會昌元年曰工部尚書致仕孫公入大中五年

曰孫廿九女大中六年曰大理評事孫公妻李氏大中九年曰郛州刺

史孫景商大中十年曰尚書左僕射孫簡大中十一年曰左武衛兵曹

孫宮曰洛陽縣尉孫嗣初妻韋氏均大中十四年曰孫君夫人于氏

咸通六年曰崑山縣令孫嗣初咸通七年曰監察御史襄行孫虬側室

杜氏咸通八年曰監察御史孫虬女咸通九年曰孟州司馬孫公器曰

洛陽縣尉孫備均咸通十一年曰御史中丞孫君長女曰御史中丞

孫璿均咸通十二年曰孫氏女子咸通十年曰長水縣丞孫幼實廣明元年

曰孫公瞻梁乾化二年守工部侍郎孫拙後唐天成二年曰蓬州刺史孫

謙無年此外若唐之襄陽張氏宋之安陽韓氏諸誌亦多出

土然不如孫氏之夥也

邊省古誌甚少三十年前新疆出唐張懷寂墓誌予既錄入

西陲石刻矣嗣得甘肅出土偽周西平大長公墓誌及唐代

樂王慕容明墓誌文字均不惡大長公誌尤爾雅誌蓋篆大

周故西平公主墓誌而書周作闕西作並則鄙陋可笑耳拓

本至難得今二石不知存否錄其文於左

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

主墓誌銘并序

成均進士雲騎尉吳興姚畧撰

公主隴西成紀生也即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女也家聲祖德造而塋而運陰陽履翼握袞禮神祇而懸^①匪

大長公主誕靈帝女秀奇質於蓮波託體王姬湛清儀於桂魄公宮稟訓沐胎教之宸猷如幄承規挺琬闈之睿敏以貞觀十七年出降於青海園王勤豆可汗慕容諾賀鉢其王也帝文命之靈苗斯尋氏之洪胤同^②碑之入侍獻款歸誠類去病之辭家懷忠奮節我大周以曾沙紉塋練石張而万物於是惟新三光以之再朗

主乃賜同姓族改号西平光寵盛於釐媯徽猷高於乙妹豈謂巽風清急馳隙駟之晨光閔水分流徙歲舟之夜

一八四
壑以璽曆元華五匝三①寢疾薨於靈州東衙之私第春
秋七十有六既而延平水竭惜龍劍之孤飛秦氏樓傾隨
鳳簫而長往以璽曆二華三匝十八②葬於涼州南陽暉
谷治城之山崗禮也吾王亦先時啓殯王乃別建陵垣異
周公合葬之儀非詩至同穴之詠嗣第五子右鷹楊衛大
將軍宣王萬等痛深藥棘顧宅北而斯安情切蓼莪慙陟
屺而無逮撫幽埏而掩洸更益充窮奉遺澤而增哀弥深
眷戀以為德音無沫思蘭筆而垂榮蘭桂有芬資紀言而
方達庶乎千秋萬歲無慙節女之陵九原三壤不謝貞姬
之墓其銘曰

瑤水誕德空山挺神帝女爰降王姬下姻燕筐王所膺題
銀珎玕栳烏軒珮莊鱗其
与善乖驗竟欺遐壽返

魄無徵神香徒有嫫彩潛翳電光非久賒碎芙蓉茹悽揚

柳其二

牛崗聞壞馬鬣開墳儼栢含霧蒼松起雲立

言肅筆紀德垂薰額承榮於不朽庶傳芳於未聞其三

押渾副使忠武將軍右監門衛中郎將負外置同正員檢
校開甄府都督攝左威衛將軍借紫金魚袋代樂王上柱
國慕容明墓誌銘

王諱明字坦昌黎鮮卑人也粵以唐永隆元年歲次庚辰
口月廿七日生於靈州之南衙年五歲以本蕃号代樂王
至唐祚再興神龍二年四月五日

制云沙朔雄姿穹廬貴種遠暨聲教式被恩榮可左屯衛
口府左郎將負外置同正員至景雲二年三月卅日

勅攝左屯衛將軍借紫金魚袋仍充押渾副使至開元元

年十二月廿一日

制云鳳桂馳聲黷責標袂赤墀近侍紫極分暉既覃邦慶
口政咸章可上桂國至開元十年正月十一日

制云夙申誠款久職戎旃勤効既深授茲戎寵可右監門
口中郎將負外置同正負餘如故以

大唐開元廿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薨於奉衙春秋五十有

口婦口口涼州 先塋志性敦質淳和孝友能簡能易

口口勿和宗族推噓是稱名行嗚呼哀哉以名銘記

大唐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二月

甲子朔七日庚午功就

畢秋颿先生官闕中携唐高延福張希古孫志廉張昕四誌
石歸吳置之靈巖山館厥後若陽湖陸氏之隋元公及夫人

姬氏兩誌閩中陳氏澂秋館之李仁德張安生沙陀公夫人
阿那氏裴承章四誌最近吳中吳氏憲齋之文安縣主誌均
自關中携歸者畢氏所携四誌張希古高延福二誌關中皆
有復刻畢氏籍沒後此四石歸嘉興張叔未先生赭寇之亂
高延福張希古二誌歸蔣敬臣大令清湖因名其齋曰雙唐
碑館他二誌則已佚矣元公及夫人姬氏誌雖存已碎惟陳
氏所藏四誌尚無恙文安縣主久不拓墨外間亦有傳撫本
葉提學語石不知高張兩誌尚在而云庚申之劫與平泉花
石同付劫灰所記未得其實也語石一書蒐羅頗富而疏誤
不少如江蘇山陽縣學官吏題名石幢誤以為楚州刺史題
名其實並載刺史以下各官非專刺史也又誤以為石在阜
甯楊吳李濤妻汪氏殘誌揚州李氏得之揚州李氏後寓淮

安乃誤記此誌出山陽又記於王廉生祭酒許見正始石經
兩紙一行古文次篆次隸各一行王祭酒坐上所見石經乃
丁氏所藏僅一石不得有二紙又正始石經乃古文篆隸三
體蟬聯書之非一行古文次篆隸各一行此均載筆之疏失
至誤楊少師韭花帖為和凝則疏誤之甚矣為坳正之於此
關中古刻趙君乾生所藏數十石中間頗有復刻者張希古
誌其一也後歸端忠敏公寶華庵葉氏語石乃謂趙氏藏石
以寶梁經及張希古誌為最佳不知其為復本也蔣敬臣大
令與提學同鄉乃竟未覩原石致以虎賁為中郎可異也
揚州張氏榕園所藏揚州出土諸唐誌亦均歸寶華庵忠敏
身後均散佚不知歸何許括宇內貞石藏之一人一家何如
仿西安碑林洛陽存古閣仍保存於本地為愈乎又海桑後

揚州出楊吳大和七年王仁遇墓誌予曾以拓本贈繆藝風太史著之江蘇金石志今亦不知其石所在矣

五代以後誌石前人著錄不及數十品予行篋所存則由五代至元亦三百餘品五代至宋誌石其人見史傳者若謝彥璋若西方鄴若羅周敬若竇禹鈞若韓通若王守恩若吳廷

祚

宋史誤作吳廷祚若錢淑若符昭愿若吳元載若任顗若祖士衡

若韓琦若游師雄若韓宗道若曹輔五代及宋史均有傳其

書撰出名人手者則石繼遠誌

淳化五年

為趙安仁撰趙承遵夫

人誌為章得象撰衛廷諤及夫人徐氏誌

寶元二年

均李之才撰

魏處約誌

嘉祐三年

為呂夏卿撰韓愷

嘉祐七年

趙宗道韓恬誌

均熙寧四年

年均韓琦撰任顗誌祖士衡誌

均熙寧五年

均祖無擇撰士衡誌

邵雍書韓琦誌

熙寧八年

陳薦撰宋敏求書宗室仲伋誌

元豐二年

確撰仲伋夫人誌

元豐三年章惇撰石輅誌元祐八年晁補之書朱勣

誌元祐八年尹公夫人陳氏誌

元祐八年均楊畏撰韓海僧誌紹聖二年韓

忠彥撰游師雄誌

紹聖四年張舜民撰韓宗道誌元符二年曾肇撰趙

挺之書宗室士宇妻王氏誌

元祐八年鄭居中撰尹楫誌元祐八年尹

焞撰并書曹輔誌

建炎二年楊時撰而邵康節尹和靖先生書向

罕傳世者尹誌出土較先祖誌則出近年吾儕生晚眼福乃

突過前人矣

宋濂洛大儒殆無不工書朱文公所書黃中美及劉子羽兩

神道碑淵雅隽逸在宋賢書中獨樹一幟而張南軒先生題

劉碑額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贈少傅劉公神道

碑篆書七行廿一字直與二李雁行俯視鉅錯特書名為其

道德所掩致世罕知之予故特表著之

宋人工篆書者王魯翁應詔寫嘉祐石經所書周禮至精其墓誌為其子劭所書篆額殆亦出其手精雅有法度能傳家學世亦罕知其人也

宋宗室仲伋及夫人墓誌一撰於蔡確一撰於章惇二奸文筆亦清楚可觀此二石為王文敏公故物庚子後歸丹徒劉氏今不知所歸矣

宋人誌墓之文多冗長以陳薦所撰韓魏公為最

今為復寫刻本

碑細字多至六千今置安陽公祠石大故不能置壙中也郭景脩誌五千餘字次之葉氏語石謂宋游師雄及偽齊孟邦雄兩誌文字最長蓋尚未見此二誌也郭誌乃亡友荆門蔣學部則先指令山左時訪得予篋中所藏其所贈也則先令平原值庚子拳亂殺賊保境有殊績持躬亦廉介後同官京

師出長青島大學海桑後卒於山左予同僚中之潔身不辱者君其一也

宋人墓誌有絕小者定海方氏歲宋元祐五年陳靖葬亡父并母張氏及第十郎并新婦於鄭州管城縣南羅村誌石高僅建初尺七寸五分廣四寸六分文五行且合數人為一誌為他誌所未見又文稱葬亡父并母而末署孫男記尤不可解也

金陵攝山舊有陳江總棲霞寺碑江總持撰韋霈書唐會昌時毀廢後經重立至宋復斷康定元年僧契先復依舊本錫立沙門懷則重書咸豐間又毀於赭寇之亂郡人陳鶴園忠侍得殘石四十餘字歲諸其家子己亥游白門得兵燹前拓本一字不損書體師懷仁集聖教序至精雅後端忠敏公總

制兩江脩半山寺因以贈公公欣然願重刊諸石乃以調任
北洋不果及辛亥公兵解於蜀遺物星散此碑入肆賈手趙
君月川為予購歸憶公先是撫蘇予長江蘇師範學校時虎
邱塔為童子探穀毀磚甚多慮其崩圯勸公鳩工補磚防以
鐵闌又獅林為吳中名蹟兵燹後荒圯而樹石具存因有於
此自縊者無人購取致為官產予勸公修葺為公餘休憇談
藝之所公均欣然允諾乃均以調撫湘中而中輟今公既久
歸天上而南中名勝劫燒方新言念昔游為之慨歎
江甯有東坡題名三行文曰蘇軾李之儀孫敏行同訪象老
凡十二字無年月字大三寸許絕似豐樂亭記刻畫如新坡
書之最佳者旁有妄人刻字二行曰此石得自毘盧寺之左
光緒庚寅市人陳福移置衆春園內江蘇金石志未之載予

篋中有拓本特志之于此以告訪金陵古刻者

印度菩提皆亞城有宋仁宗及皇太后為太宗建佛塔并立碑記其事辛未冬亡友陳淮生學部承修從其友任印度總領事某得拓本影印以傳之贈予影本碑圓首上端篆額四行行四字曰大宋皇帝皇太后為太宗皇帝建塔壹座下文字十行尚完好此刻遠在域外向無知者爰錄其文於左

大宋

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

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謹遣僧懷問詣摩伽陀國奉為資薦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於金剛座側建塔一座

太宗皇帝伏願高步

佛記聿證 真仙之位常居

釋梵之尊誕錫 威靈永隆

基業時明道二年歲次癸酉正月十九日記

丙子口
月日口

宋道君投龍玉簡福山王氏藏以白石製之高建初尺一尺
六寸廣三寸三分文七行內有數字漫漶不可辨道君名乃
帝以瘦金體自填其形製與吳越簡頗異為前人之所未見
故錄其文於左

大宋嗣天子臣佖伏為日臨仲夏時乃炎蒸保佑眇躬祝
延萬壽於明威視崇禧殿功德前命道士二七人開啓保
夏金籙道場口月罷散口口周天大醮口口二十四日分
口闕

天告地請福延齡恭禱

真靈特陳大醮今者告祈已畢齋口周圍謹依舊式詣
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願神願仙三元同存九府水帝口口
河源江河淮濟溪口大神鑒此丹懇口為騰奉上聞
九天謹詣水府金龍驛傳

大宋崇寧四年太歲乙酉六月丙寅朔三日戊辰
於道場內吉時告聞

宋江少虞皇朝事寶類苑引韓駒東齋記事云道家有金龍
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齋醮投於名山洞府金龍以銅製
玉簡以階石製則此簡乃階石所製其文則學士院所撰也
投龍簡傳世者吳越以前有開元銅簡宋以後有明成化玉
簡唐簡舊藏長沙唐氏高建初尺一尺四寸三分廣五寸陽

面文五行陰文三行明簡以玉製高建初尺一尺六寸五分廣五寸三分厚二寸弱一面刻符篆二行行四字其周圍上端及兩側分刻符篆文二十下端刻雲紋他面刻誥詞十三行雕鏤甚精惟前署臣朱永隆明憲宗名見深此云永隆者當是道名與唐宋書帝本名者不同三簡文亦頗異茲並附錄之以備參考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
降誕夙好道真顙蒙神仙長生之法謹依上清靈
文投刺紫蓋仙洞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道士
孫智涼賁信簡以聞惟金龍驛傳

太歲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

內使朝散大夫行內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國

張奉國本命甲午八月十八日生道士涂處道
判官王越賓壬寅八月十日僊人秦近恩

上清大洞經籙泰玄金闕仙卿靈寶萬道宗主都天掌法
大真人統御諸司院府便宜行事臣朱永隆事

天敬神勤奉終日崇玄向道每切于心依按

古儀造成水簡精專供奉福祐

皇圖伏願

玄德垂光

水官解厄河清海晏萬邦歸仰於

聖朝泉湧波澄四海利安於黎庶

恩命宥河源而罷對幽沉度泉曲以超凌惠及生民

澤覃家國繒壁效信金龍驛傳一如告命

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七月十五日簡文供于法壇

上清大洞經籙泰玄金闕仙卿靈寶萬道宗主都天掌法
大真人統御諸司院府便宜行事臣朱永隆承誥

六朝唐人造象大抵皆為家人求福自七代先靈或父母己
身兄弟妻子亡女或上為國家師僧下及蒼生含識乃龍門
造象中有杜法力為閻羅王及閻婆王南斗北辰造象又為
五道將軍及夫人造象為太山府君造象為□□天王造象
為天曹地府牛頭獄卒造象數通不署年月以字體觀之乃
在初唐為鬼神造象其意殊不可解然杜法力外未見第二
人也

造象石刻初唐尚多蓋沿六朝之風若中州之龍門直隸之
宣霧山凡數百種然至開天而止肅代以後則此風寢息宋

人以後更罕見予篋中宋人造象拓本僅見慶曆六年李口
為父母造象一石而已

往在津沽有持遠宋暉造象石乞售者與唐造象形製同前
署會同十年歲此

次之

丁未四月八日考歐公五代史記稱

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遠史太宗紀則書改元在
天顯十三年二說不同長孫繼祖撰遠史校勘記引遠會同
九年僧義則造經幢記末署會同九祀龍集敦牂謂歲在午
曰敦牂據史遞推九年正得丙午又樓玫瑰集記吳越回圖
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末署會同十年丁未與遠史作天顯
十三年改元者正合而訂歐史為誤今據此造象又增一證
古石刻之有裨史事如此遠代造象僅見此一石惜當時議
價未詣篋中僅存墨本一紙為可憾耳錄文於後

會同十年歲次丁未弟子宋暉法願造阿彌陀佛一尊又
願合家長幼口災一心供口宋暉男留兒小留孫男喜兒

万通及合

此下尚有字
在右側未拓

石晉割燕雲十六州與遼故朔方多遼石孫氏京畿金石考
所收未備光緒畿輔通志及順天府志則備載之然尚有未
盡如大昊天寺妙行大師碑志稱已佚而十餘年前軍人由
春明移奉天今在國立博物館又予嘗得圓石拓本一於海
王村肆逕達初尺一尺六寸弱上橫列梵書二行下正書三
行曰大奈國公尚父丞相大王燕國太夫人鄭氏造成雍七
年八月日工畢記長孫繼祖考鄭氏為杜防妻有跋尾錄後
繼祖按此石文稱大奈國公尚父丞相大王為鄭氏夫爵
而不繫其姓考咸雍元年燕京歸義寺特建起院碑後題

名石已佚見魏坤有遼國夫人杜鄭氏遼史杜防傳稱防

倚晴閣雜鈔引

重熙十二年為南府宰相道宗諒陰為山陵使清寧二年
上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
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贈中書令防所歷官與
石刻合則鄭氏者即杜防妻也遼史紀傳均不載防卒年
要在清寧中歸義寺碑題名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
兼中書令幽國公劉二玄及燕遼國妃劉蕭氏劉蕭氏蓋
二玄之妻碑兼載施主夫婦名而此刻有防妻無防者殆
防已早卒矣

契丹西夏金源皆有國書西夏國書碑傳世最早金源國書
世但知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及宴臺國書碑予家藏金
泰和六年與屯良弼題名後有金國書三行則世尚罕知之

契丹國書以前世人無見之者自林西出遼帝后諸國書哀冊於是遼國書始傳播藝林然今尚未有能通其讀者地不愛寶白山黑水間異日或尚有繼是而出者未可知也

古人墓中每有地券予往在海東曾集錄由漢迄明得十九通為地券徵存成書後又見徐州所出劉宋王佛女地券及金大定地券各一王佛女券前已錄其文茲更錄大定地券以補前錄所不及至于前錄中有高麗僧世賢地券舊藏李王博物館者近稻葉君山博士謂石已不存然則著錄之事誠可為古刻續命湯矣

維大定二十三年六月九日東勝州東勝縣住人鄧厚自來有父鄧文貴不計年月身故今於州東安厝宅兆謹用已分之財并五綵信幣買地一段東西十一步南北十一

步四尺東至青竜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真武內方勾
陳封步界畔道路各整今已性牢酒飯百味香新共為信
契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營安厝已畢知見人歲月主保
人今日直符故氣邪精不得忤悞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
違此約地府主吏自當其禍內外存亡悉皆安吉如律令
三韓古刻予往在津沽既為吳興劉翰怡少府重校定海東
金石苑並取後出諸石為續編矣邇來慶州西岳書院前庭
又出新羅金仁問碑殘石又慶州月南里發見新羅真平王
十三年辛亥南山新城築造碑皆東友編朝鮮史官末松君
保和所贈近又續寄壬申誓記小石及崇福寺址所出殘碑
五石墨本壬申誓記末松君考為聖德王三十一年或元聖
王八年新羅統期物也異日當錄付少府補入前書中並以

誌末松君縞紵之投為可感也

石交錄卷四

受業淮安周作民恭校

外男孫劉厚滋同覆校

٢٥

11-2-2

校記

三卷第一葉右第八行抑已殘泐否 否字衍

第四葉左第十一行有上為二聖造級浮屠佛圖各一區語 級上奪三字

四卷第十三葉右第五行注白②二字 白字衍

第十七葉左第八行偽周西平大長公墓誌第九行大長公誌 兩公字下俱奪主字

第十八葉左第十一行燕筐玉 玉上奪含字

才言

集
蔣
編

辛巳閏月望日

王季烈

貞松老人遺
稿甲集之一

集蓼編

幼罹窮罰壯值亂離顛沛餘生忽焉老至念平生所懷吾志三積而憂患歷更譬如食蓼之蟲甘苦自喻初不必表白於人惟恐兒子輩丁此身世閱歷太疏故書以示之用資借鏡我雖學行遠愧昔賢亦粗足爲後昆表率且自叙語皆質實較異日求他人作表狀以虛辭諛我不差勝乎辛未秋貞松老人書於遼東廨居之歲寒堂

予家自先曾祖由上虞僑寄淮安至予凡四葉同治丙寅六月二十八日子時生於淮安南門更樓東廨居乳名玉麟稍長先府君名之曰寶鉉後赴紹興應童子試乃改名振鉉字之曰式如入學後又改名振玉字叔蘊上有兩兄予行居第三生而羸弱五歲始免乳是年入塾從山陽李岷江先生傳源受學一歲之中病恆過半故讀書之時少但

先王妣方淑人督課嚴非病臥牀蓐亦令在塾靜坐聽諸兄讀書往往能默記七八歲師爲諸兄講授遂略通文義師賞其早慧而慮其不壽謂先府君曰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先王妣亦器異

之過諸孫

先王妣治家嚴肅予幼時生長春風化雨中故性至馴順不爲嬉戲以多病九歲始畢四子書十三始竟易詩書三經蓋十歲後病日有加輟讀之日多是時初學爲詩文及小論師頗賞其有藻理十四五讀禮記春秋尙未竟十六乃習制舉文是歲三月 先府君送兩兄返里應童子試命偕往時八股文甫作半篇耳途中病作至杭而劇蓋平日嘗病喉腫至是復大作水漿不能下咽者十九日延淮安醫吳朴臣治之下以大黃得大便乃能食飲病時學使太和張霽亭先生 理斯 已定期案試紹興 先府君欲令僕送兩兄返里就試留件予在杭醫療適孝貞皇后上賓國郵停試而予病亦愈乃以五月初赴紹應試試畢先伯兄入上虞縣學第二十四名予第七名

入學之年予制舉文尙未成篇臨試強爲之疑必不入格正場前考經古試盧橘夏熟賦學使置予卷第一尋疑童試不應有此作乃拆彌封見年方十六益疑之正場提堂面試並出賦卷令講釋無誤疑始釋試

畢偕諸生面謁師詢平日所學甚悉並告以致疑之事且勉之曰予歷試諸郡未見才秀如子者然子年尚幼歸家多讀書以期遠到不必亟科名也嗚呼師之所以期予者厚矣

是年先府君以質庫折閱逋負山積及試畢返淮安數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寧縣丞遂往就職兼謀避債攜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資瀟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予少時足不踰書塾罕接外人至是府君將債單並令司田租者山陽程西屏一一與予接洽予閱單不勝惶駭汗出如漿初見司田租者如接大賓幾不能措一辭久乃相習予自揣才力恐不能勝然但可以紓府君之急不敢不唯唯於是畢生憂患自此始矣

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來催娶先妣以兩兄均年長勉應之遂諏吉季冬典質將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書齋謂歲暮祀先尚蕭然無辦命速爲計因相對雪涕予乃急奔走稱貸至日昃乃得錢四千於是始度歲明年三月長姊嬪於山陽何

氏又黽勉將事此爲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後間歲有之加以債家
日聒於前有攜家坐索累月不去者於是 先妣心力盡瘁無餘矣哀
哉

光緒壬午爲鄉試大比之年力不能赴試 先府君以日者推予命謂
當得科第官京曹諭勉爲此行乃同伯兄往試畢紆道至白下省視
先府君因流覽書肆見粵刻皇清經解無力購買鎔下爲 先府君言
之 府君乃以三十千購以見賜予自入邑庠爲弟子員自慙經書尙
未畢乃以家事暇補習至是得此書如獲異寶聞先輩言讀書當一字
不遺乃以一歲之力讀之三周率日盡三冊雖觀象授時時人傳諸書
讀之不能解亦強讀之予今日得稍知讀書門徑蓋植基於是時也

予自習訓詁考訂之學於制舉文未能兼驚然以 先府君屬望殷遂
從山陽杜賓谷先生 秉實 受學家事旁午兩月間才作三藝其一爲脍
腍其仁三句予詳審書旨意謂其淵其天乃狀仁之高深仁無可象故
以天淵喻之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喻道之高深上下無所不屆先

生極贊文字之佳而謂三句當平列方合作法予乃嗒然若喪益知所謂中式之難越數科至戊子再試歸而大病瀕死自是乃絕迹於棘闈矣

予自十七歲始率晨興卽接見債家奔走衣食晚餐後始得讀書每夕貯膏盈盞復貯膏他器以益之及盞與器中膏盡則晨雞已唱矣始匆匆就寢一小時而興如是者一年癸未夏乃得不寐疾每一瞑目則一日間語言行動輒歷歷於方寸間往而復來貧不能謁醫任之自然羸瘠日甚至翌春乃漸愈 先妣及先伯兄疑有他故急爲議婚及次年孟夏首妻范淑人來歸予時尚不知牀簣間事於是前疑乃釋

予授室後不寐病初愈且資稟素弱讀放翁小炷留燈悟養生之句有所會故未逾月卽別置小榻獨宿後遂以爲常室小僅方丈許每夕讀書榻上置卷帙范淑人屏當案上物俾得展閱己則持衣物側坐縫紉兒啼則往撫之予丙夜就寢淑人必爲予整書卷理衾枕始伴兒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語恐妨予讀也噫今日更安得見此賢明婦人耶

淑人廣東連平人王父驤江蘇知縣考玉麟候選光祿寺署正妣顏安人淑人長予一歲年二十來歸恪循婦道值吾家中落斥裝佐饔飧井臼浣濯刀七乳哺之事無不自任之無怨色及先兄不祿淑人出所御金練易錢乃得入斂予益服其明大義家人亦莫不嗟歎而嫂氏願以爲市恩沽譽於是家難遽興乃益無生人之趣矣

自先伯兄逝後生計益窮一門之內氣象愁慘終歲如處冰天雪窖中時先王妣深以株守爲非計私戒予曰門祚至此異日能復興者汝耳汝母以田產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棄一稜志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棄產之半以還急債俾汝得負米四方門祚之興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卽併命亦何益汝婦賢明必能佐汝母可無內顧憂汝幸從我言吾且爲汝母言之顧當時米價賤一石才二千錢穀價半之田不易售先王妣旣以告先妣先妣許予外出私念出將何之姑至金陵謀之先府君子婦乃質衣物得千錢附錢船往旣至先府君爲言方今謀食者多於牛毛有仍歲處謁舍尙未得一枝棲者汝貿

然來此冀以旦夕遇之耶既至且留數日歸耳予聞之且悲且喜喜者終不忍以艱鉅獨詒吾母悲者天壤之大竟無一負米之處也爲之

方寸如割驟病目

歷兩旬乃愈左目從此遂瞽

於是留三日復附他舟歸方予行後

適有往金陵者予婦以敝衣質百錢手製一錢幣置其中寄予備旅中匱乏至則予已行矣予既歸不得已乃謀爲童子師得山陽劉氏館歲脩二萬錢此爲予謀食之始已而移帳邱氏及丹徒劉氏先後凡五六年館穀以漸加豐然終不逾歲脩八萬錢

當是時予薄有文譽嘗爲人捉刀作書院課卷予姊夫何益三孝廉

嘗以孝廉堂經古卷屬予代作詩題爲桃花魚得桃字予用毛詩傳

魚勞則尾赤語有賴尾不緣勞句時校閱者爲清河崇實書院山長南

豐劉慈民先生於此句加抹闌上批杜撰二字予意詩雖不佳然非

杜撰偶爲盤屋路山夫大令言之不知大令固與劉君舊交也一日

慈民先生忽過訪予頗訝其無端及接見先生曰欽君淵雅故專誠拜

謁且謝失檢之咎世之山長有並詩傳亦不知者尙可抗顏爲人師乎

實因衰病遣他人閱之竟不及檢點咎實在予幸山夫爲予言之且喜因此誤得與足下訂交此後試卷卽請代閱當割歲俸以共菽水可乎予惶恐遜謝先生不可曰契友中無通人可託故以託某孝廉致詒笑柄幸君爲老朽代庖俾不致再詒誚則爲幸多矣予不得已允之然孝廉堂應試者多父執恐滋物議乃請先生祕之爲閱卷年餘而却其饋因先生歲入固不豐也先生以爲歎時適海州修方志先生乃因淮揚道謝觀察元福薦予於州牧觀察爲先生門生州牧又觀察門生也

先府君時權判海州予往省且擬就聘至則州牧邀予飲并集州紳商志例予謂舊志出唐陶山先生仲夏手體例甚善不煩別作但爲續志

可矣坐中有石室書院掌教嘉興姚君士璋謂舊志亦多疏誤宜別撰

予曰舊志有疏誤別爲補正數卷何必改作州牧爲軍功出身不知所可否以予爲其師所薦肆予議諸紳聞之亦不憚予歸以告先府君

府君爲言志局一席姚山長已與州紳有成議而州牧忽聘兒宜其不悅兒若就聘此後掣肘必多矣予乃恍然亟託辭却聘歸今日書之

以志前輩虛衷可佩且以記予當日所遇之輒窮也

予家無藏書淮安亦無書肆每學使案試則江南書坊多列肆試院前
予力不能購時時就肆中閱之平日則就人借書閱後還之日必挾冊
出入當日所從借書者爲姊夫何益三孝廉丹徒劉渭清觀察 夢熊 盤
厓路山夫大令清河王壽護比部 錫侯 山陽邱于蕃大令 松生 吳縣蔣

伯斧學部 予暇習經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資考證山左估人劉金科
歲必挾山左中州關中古碑刻至淮安時貧不能得乃賃碑讀之一紙
賃錢四十遂成讀碑小箋一卷又雜記小小考訂爲存拙齋札疏一卷
予婦脫簪珥爲予刻之此爲予著書之始尋德清俞曲園太史 樂 采予
札疏中語入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內多疑予爲老宿不知其時
甫弱冠耳

予自授徒後課餘輒以著書自遣經史以外漸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
諸學歲必成書數種然是時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恥以經生
自囿頗留意當世之故雖處困志不稍挫好讀杜氏通典及顧氏日知

錄間閱兵家言及防河書自河決鄭州後直魯豫三省河患頻仍及張勤果公撫山東銳意治河而幕中有妄人某假買讓不與河爭地爲說謂須放寬河身上海籌振紳士施少欽等至欲以振餘收買河旁民地以益河身予聞而駭然謂今日河身已寬再益之則異日漫溢之害且無窮乃爲文萬餘言駁之丹徒劉君渭清見予文以寄其介弟鐵雲

時鐵雲方在山東佐河事予與之不相識也鐵雲見予文乃大驚歎以所撰治河七說寄予則與予說十合八九遂訂交焉且爲予言於勤果勤果邀予入幕以家事不能遠游謝之然當日放寬河身之說竟以予文及鐵雲說而中輟此亦予少年時事之可記者也

自丙戌家難起予幸以授讀故晨出夕歸歸卽屏當家事絕無餘暇雖有聞見亦以聾瞽處之予婦則日處閨中無可避免所遇則怡然順受然隱痛深矣自年二十來歸九年間凡生男女各二皆自乳鞠長男出嗣先兄次男生而不育長女幼多病撫育至勞及次女生產後遂致疾至壬辰三月卒以勞瘵亡是年冬嫂王氏亦病瘵卒相距不一歲也逮

歲末雙樽並舉同殯於南郭外之五里松成子莊

淑人明達有先識嘗語予曰吾家雖中落以夫子學行必再興門戶但妾賦命薄恐不能終事君子耳老母半生苦節未答劬勞諸弟必不克負荷念之滋戚異日將以是累夫子矣予驚其言不祥曰是何言人生禍福安可逆知使他日果如卿言者必不孤所託君聞而慰謝彌留時更言之及君亡後十年予履境稍裕事君妣顏安人先後垂三十年幸不負所託嗚呼十載牛衣差可酬九原者僅此而已

予自辛巳佐家政至壬辰凡十有二年是時予男女兄弟婚嫁始畢當先長兄姊婚嫁尙勉力支持及予聘婦益拮据將事勉措十萬錢備禮而已後遂以爲率遣嫁倍之然卽是先妣之耗心力於子女者已竭盡無復餘矣且每值婚嫁債家益煎逼至予聘婦日債家有芮姓老嫗詛祝於門亟以禮延入賓之始媿而止至是又值死喪之戚淑人歿後長男由先妣撫之兩女則寄養外家予乃形影益孤矣

予少時兩值兵事一爲法越之役予尙在塾讀書一爲日韓之役則予

年已二十九時方究心兵家言曰陳海陸地圖讀之時我國大兵雲集山海關以衛京師沿海兵備頗虛予慮日本避實擣虛先襲我海軍聞者皆笑其妄乃日本果由金復海蓋進兵我海軍厝焉於是笑者又譽爲先識其實避實擣虛乃兵家之常當時乃以是推先識可謂不虞之譽矣

先妣自連遭兩喪心力兩窮及甲午夏病瘧尙力疾理家政後延綿不愈致成濕溫予時館宿於外先妣不許荒館政令僕告已愈禁予歸省一日私歸省視乃知病勢甚重因留侍左右而誑稱晨出夕歸乃於先妣榻側置一小牀俾大兒宿其上因先妣平日與長孫同臥起也予則晝夜侍疾逾半月疾益篤昏不知人而撩衣摸席諸敗症悉見至乙夜六脈垂絕肢冷至肘予倉皇叩醫者門商進參湯醫者謂病係濕溫不可進參謝不處方予平日深以毀體爲非孝至是計無復之乃翦臂肉授季弟同高麗參兩許同煎以進比雞鳴則肢冷漸回六脈亦復達旦遂發狂乃復延醫進清熱滌痰劑又月餘疾始退臥床者半歲

乃復常予不解衣帶者數閱月方 先妣病劇時季妹又以傷寒卒所遇之窮殆非人所堪而予於季妹病不能加意醫藥負咎終身至今回憶猶中腸如割也

予自喪偶初意不復再娶乙未春 先妣爲聘山陽丁氏女爲繼室以夏初贅於丁三日而歸丁氏之先蒙古人山陽大河衛籍繼婦考荀山陽廩貢生老儒也方范淑人病亟時語予曰妾一旦不幸君且奈何予曰俟宿累清予職盡當被髮入山耳淑人喟然曰夫子負濟世之志此何可者且子女將如何予曰男由吾 母撫之女以託君母淑人曰吾母必善撫兩嬰然吾家人衆何可久長妾意期喪畢夫子卽宜續娶以紓內顧憂若夫子由此遂歸妾在九原亦不瞑也予曰不慮衣簾之事乎淑人曰此亦視孺子所遭何如且妾知君必不爾也至是予不敢違先妣命復念淑人遺言遂違初志幸丁淑人性亦溫厚旣來歸卽與謁顏安人母事焉乃攜次女歸然至是予之世網乃益不可脫矣予頻年以館穀資家用所入雖微然時物價廉於饔飧不無小補而債

務仍不能清償自 先妣病後精神不能如前而憂勞未嘗稍減予感

先王妣遺訓乃泣請於 先妣謂宜割產少許以紓急難 先妣許

之乃售涇河岸薄田百畝得錢千餘緡復割越河腴田百畝質於蔣君伯斧貸錢二千緡以償宿逋之尤急者於是朝夕耳目始得稍寧時我國兵事新挫海內人心沸騰予亦欲稍知外事乃從友人借江南製造局譯本書讀之 先妣斥之曰汝曹讀聖賢書豈尙有不足何必是且我幼年聞長老言五口通商事至今憤痛我實不願汝曹觀此等書也予竊意西人學術未始不可資中學之助時竊讀焉而由今觀之今日之倫紀蕩盡邪說橫行民生況瘁未始不由崇拜歐美學說變本加厲所致乃知吾 母真具過人之識也

予少時不自知其謏劣抱用世之志繼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業以資事畜念農爲邦本古人不仕則農於是有學稼之志旣服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書又讀歐人農書譯本謂新法可增收穫恨其言不詳乃與亡友蔣君伯斧協商於上海租界農社購歐美日本農書

移譯以資考究時事粗安乃請於先妣以丙申春至上海設農報館聘譯人譯農書及雜誌由伯斧總庶務予任筆削及戊戌冬伯斧歸予乃兼任之先後垂十年譯農書百餘種始知其精奧處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歐美人多肉食乳食習慣不同惟日本與我相類其可補我所不足者惟選種除蟲及以顯微鏡驗病菌不過數事而已至是益恍然於一切學術求之古人記述已足固無待旁求也

自甲午兵敗後國勢頓挫人心震疊南海康君

有為

於會試公車北上

時鳩合各省舉子上萬言書首請變法自強並勸強學會於京師是時

亡友錢唐汪君穰卿

庚年

以新進士不應

朝

殿試至上海

時務報館聘新會梁君

子超

任撰述譯歐美報紙載瓜分之說以激厲

人心海內爲之振動予既至上海見士夫過滬江者無不鼓掌談天下事而時務報專以啓民智伸民權爲主旨予與伯斧私議此種議論異日於國爲利爲害是未可知且當時所謂志士者多浮華少實願過滬時無不署名於農社以去是宜稍遠之伯斧踴焉故在滬十年黯然獨

立不敢與諸志士相徵逐也

嗣後與汪君交漸深知汪君固篤厚君子志在匡時實無他腸乃私戒以公等日以民智民權爲說抑知民氣一動不可復靜且中土立國之道在禮讓教化務安民而已今日言富強恐馴致重末忘本且古者治法治人並重今弊在人耳非法也至欲以民權輔政府之不足異日或有冠履倒置之害將奈何汪君曰禮教本也富強末也吾固知之然醫之療疾急則治標且伸民權亦非得已君不見今柄政者苟且因循呼之不聞撼之不動此可恃乎吾曹今日當務合羣不可立異君胡爲此言予知汪君是時尚未悟也乃未幾報館中主撰述者某某以私意念爭致揮拳相向杭人某傷粵人某於是杭粵遂分黨派漸成水火梁君遂去滬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後戊戌康君在京電命上海道蔡和甫觀察鈞令汪君將時務報限期交出及出使日本大臣黃氏達憲過滬復得電飭汪君卽日交代至是汪君始悟所謂合羣之說不可恃而所謂同志不能保終始矣

當時務報開辦之初不僅草野爲之歆動疆臣中如鄂督張文襄公亦力爲提倡札飭各州縣購讀且於練兵興學派遣學生留學海外諸事以次奏行及梁氏赴湘文襄邀與談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張必滋弊乃爲勸學篇以挽之然已無及矣至戊戌春康君入都變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啓蟄海上志士驩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時江督劉忠誠公奉行新政獨緩康君弟子韓某一日謂予曰頑固老臣阻新法尙力但不日卽有旨斬劉坤一李鴻章首以後卽令行如流水矣予驚駭其言以爲必致亂乃至八月而政變之事果作由是馴致己亥之立儲庚子之拳禍國是遂不可爲矣

方是時 朝旨禁學會封報館海上志士一時雨散農報未經查封予與伯斧商所以處之伯斧主自行閉館散會然是時館中欠印書資不可閉予乃具牘呈江督請將報館移交農工商局改由官辦並託亡友儀徵李鶴儕大令 智備 面陳劉忠誠公公曰農報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閉之列至農社雖有亂黨名然旣爲學會來者自不能拒亦

不必解散至歸併農工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大令爲言雖制軍意在保全奈財力不繼何忠誠乃親批牘尾令上海道撥款維持滬道發二千元時予赴淮安省 親歲暮歸滬伯斧已將此款還印費不存一錢感於時危歸淮安奉母予以忠誠盛意不可負乃舉私債繼續之於是農館遂爲予私人之責矣

方予譯印農書農報聘日本藤田劍峯學士 豐八 移譯東邦農書學士性伉直誠摯久處交誼日深一日予與言中日本唇齒之邦宜相親善以禦西力之東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雖戰勝然實非幸事也學士極契予言謂謀兩國之親善當自士夫始於是日本學者之游中土者必爲介紹然苦於語言不通乃謀創立東文學社以東文授諸科學謂必語言文字不隔意志始得相通乃賃樓數楹招生入學藤田君任教務農館任校費予與伯斧以農社事繁乃舉亡友邱君于蕃任校務時中國學校無授東文者入學者衆乃添聘田岡君 機雲 爲助教上海

日本副領事諸井學士

六郎

及書記船津君

辰一郎

任義務教員授東

語學社乃立繼是日日本亦勑同文會會長近衛公篤磨及副會長長岡

子謙美均來訂交日以同文同種之義相勸導意至誠切於是兩國朝

野名人交誼增進顧以東邦人士派別不同有主兩國政府親善者有主兩國志士親善者遂至有贊助革黨之事於是親善終不得實現此固非予與藤田君當日所及料至今有餘憾也

學社勑於戊戌仲夏及八月政變校費無出邱君乃去滬生徒散者三之一而高材生若海甯王忠愍公山陰樊少泉桐鄉沈忻伯兩

文學均篤學力行拔於儔類之中不忍令其中輟乃復由予舉私債充校費幸一年後社中所授歷史地理理化各教科由王樊諸君譯成國文復由予措資付印銷行甚暢社用賴以不匱方予一身兼主報社兩事財力之窮一如予之理家同輩贊予果毅且爲予危其實此境固予所慣經也

方戊戌新政舉行溧陽端忠敏公任農工商大臣銳意興農移書問下手方法予謂欲興全國農業當自畿輔始昔怡賢親王議興畿輔水利

竟不果行公若成之不朽業也因寄畿輔水利書附以長函公閱之欣然乃先議墾張家灣荒地而值八月之變公出任外吏瀕行遺予書謂興農一事 朝旨不以爲非君若願北來當言之當道必加倚重予意頗動尋念去 庭闈遠且不知任事能否無阻乃謝之時與公未識面通書問而已然與公訂交實自此始

自戊戌政變當時所謂志士者咸去滬及庚子北方拳禍起又復猬集遂有長江之變時當事諸人亦自知力不足乃隱通海軍復結沿江會匪爲後援及大通一敗漢口未發再敗海軍袖手不動而會匪尙居滬上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與聞長江事懼連染乃詣江督告密謂事變由會匪煽動簿其名以上且自請捕之江督許焉時汪君穰卿主中外日報館已練達世事議論日趨穩健願平日負俠氣聞而不平謂會匪誠可誅然既與同謀敗而下石傾險孰甚焉乃陰資諸會匪縱之去某憤甚於是又以汪某實爲首領告穰卿時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矩林觀察森甲知之不義其鄉人所爲密衛穰卿出

險並以實語江督某乃接浙去滬事先穰卿不以告恐予阻之後聞其事相與歎人心之險益以危行戒穰卿此後予有言不復拒矣又是年長江諸督與各國領事訂互保之約南方幸得無事然滬上恆舞酣歌如故一若不知有
兩宮蒙塵北方糜爛者予乃益感民德之衰爲之寒心

是年秋予方擬措資將歷年所譯農書編印叢書百部充農館經費款尙未集鄂督張文襄公電邀予總理湖北農務局以館事不可離謝之公不許且兩日三電促行不得已乃權將館事託沈文學維擬到鄂面辭既上謁文襄問所以堅辭之故予據實以對文襄問叢書百部得價可幾許曰約五千元問印費幾許曰半之文襄曰農館經費易事耳五千元所得微可印二百部書成當札飭各州縣購之君勿慮此現以鄂省農政相煩此間設農務局已三年並設學堂授農藝兩科總辦某觀察不解事命提調某丞任學堂監督近該丞力陳學生竄敗教習不盡心講課惟誅求供給非停校不可我意國家經費及學子光陰均當矜

惜故請君任農局總理兼該堂監督其卽日視事詳察情形早日復我
予以力不勝謝文襄諭以勉爲其難予旣退提調某時已改充幕僚出
見且導予至其室謂予曰制軍盼公殷公此來當先決學堂事此堂學
生皆敗類不可造就當以快刀斬亂麻手段亟停此校而制軍意不決
君初至不知情形故以奉告予詢以君往任監督幾年曰三年予私念
校風之壞果孰致之竟侃侃而談毫無愧心甚以爲異復詢之曰學生
不可造就招某來卽爲停校乎某曰否否制軍且以全省農政奉託予
曰旣有總辦又有總理不嫌駢枝耶某曰然制軍以總辦不曉事專任
君不去之者以君爲諸生公事文移不便故除行公文用其名他不令
干涉一事且制軍意欲爲君報捐候選知府留鄂差遣俟有此頭銜則
總辦可去也予益詫爲異聞乃託彼代予堅辭某則堅勸留予知不得
去乃告以予曾捐候選光祿寺署正職可謝制軍不必再捐知府蓋是
年先府君辦捐輸令予報捐此職也某曰如此更善當反報乃次日
公文至仍是總理殆以予之職微也然代捐知府事則幸免矣

明日予至校受事收支委員李某持簿籍至則教習農醫科各二人農
科爲農學士美代清產吉田某今志醫科爲峯村喜藏他一人今忘其
名謠譯四人某某學生兩科總七十餘人頗訝學生之少謠譯之多乃
先接見教習教習謂夙敬仰先生今蒞此某等之幸以前總辦提調苦
不得見有事由收支轉達頗不便以後許直接逕達乎予諾之又見譯
員四人中三少年爲使館學生能東語不通中文舉止浮滑又一人年
差長中文略通性尤陰鷙又接見收支員李壽卿則中州人出言鄙甚
又一人爲文襄之同鄉侯某則掛名支俸而已已而總辦至導諸生旅
見總辦年六十許議論極奇詭出人意外宜文襄斥爲不曉事也予乃
逐日接見諸教職員並上堂督課且分班接見諸生戒以聞本堂學風
素劣致有請制軍停校者制軍矜惜爾曹光陰及國家經費故命予來
此整頓今與爾曹約自今更始當敦行力學一洗前恥有偶犯過者初
次宥之再次記過三犯革除衆皆唯唯自是遂密察校中情形乃知譯
員半爲革命黨員且觀其所譯講義文理均不可通因詢教員以學生

既三年何仍不能直接聽講答以提調嫌第一年課表東語太多謂既有譯員不必重東語故某某等礙難違命但深願嗣後再招新生必期直接聽講其言頗合理且與久處並無誅求供給事知以前必收支員託名冒領提調不知也學生則以新監督每事躬親頗有戒心逮半月後有故態復萌致記過者既一月詳察記過諸生中有五人舉止詭異與譯員往還甚密意其必三犯已而果然遂面諭斥退於是校風日整乃謁文襄陳二事一請裁不職譯員暫覓替人以後廢除令學生直接聽講二請撥地爲試驗場以備實驗並面陳自革退劣生校中安靜但學風之壞由於譯員譯員不去根株尚存文襄大悅令覓替人且面允撥撫標馬場地爲試驗場提調聞之殊不懌蓋譯員陰聳學生滋事而又詔事提調提調不悟其奸卽課表中減東語亦譯員爲自保地提調爲所愚也予既請易譯員提調遣人密告之以示好於是譯員全體辭職予立許之乃電忠愨及少泉代焉於是教員稱便校風清謐其後革命事起則予所斥譯員諸生等半在其中且有爲之魁者乃知予當日所

料固未爽也

予自整頓農校後提調頗怏怏蓋忿予不停校以實其言也致予數上謁文襄請撥馬場地皆不得見蓋陰爲之阻也予又見凡在鄂任事之人見文襄皆極其趨承而陰肆譏誹無所不至意甚薄之不欲與伍乃於次年暑假返滬遂再三辭職時該校管理頗易營謀者多文襄遂派員接辦而委予襄辦江楚編譯局實無一事素餐而已意頗不安逾歲遂併謝之當在鄂時無所事事王樊兩君除講譯外亦多暇日乃移譯東西教育規制學說爲教育雜誌以資考證先後凡五年予始知外國教育與中國不能一致外國地小故可行義務教育中國則壤地占亞洲之半人民四萬萬勢必不可行故古者四民分職各世其業以君子治野人以野人養君子而所以化天下者如春風之長養百物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風行草偃而天下已無不治矣乃當世論教育者必欲強行義務教育於是各省苛捐日出民不堪命謀之

不臧卒陷國家於危地哀哉

予自丙申至辛丑凡六年初僅歲寄銀幣二百奉 堂上菽水及庚辛二年積薪資得二千餘圓既辭鄂歸所印農書亦未請文襄札發而銷行甚暢所得利益除償本金及維持農館東文學社外尙贏數千圓乃悉以償債不敢私一錢於是夙逋一清但質蔣君處之越河田尙未贖耳 先妣慰悅移書獎勵以予久客獨居不便遣僕送眷至上海是年冬江鄂兩省奏派予至日本調查教育使兩湖書院監院劉君及畢業生四人爲輔行時眷屬適至翌日卽行至次年正月歸在海東凡兩閱月

予至海東東京高等師範校長嘉訥

治五郎

爲講教育大意一星期每

日一小時意甚摯然所言皆所夙知者逐日參觀大小及各專門學校甚匆遽然有當記者三事一自各省爭派生留學至是而極盛人類本純駁不一復經庚子之亂東邦浪人又相煽誘於是革命之說大昌如蜩蟬沸羹一倡百和各省監督畏其勢盛噤不敢聲或且附和之日本

外務大臣小村氏一日密延予至其官邸謂留學生現象如此恐釀成兩國之不祥願諸生來者補習東語後皆入高等及專門學校而日本高等學校素無取締之例但不加取締前途甚可憂若貴國江鄂當道不以爲非當由文部訂取締專條以免將來發生不幸予時方以是爲憂而該大臣乃自言之予出諸望外允歸爲江鄂兩督言且謝其厚意此一事也二日本貴族院議員伊澤君修二聞予至來拜爲言變法須相國情不能概法外人教育尤爲國家命脈往者日本維新之初派員留學及歸國咸謂不除舊不能布新遂一循歐美之制棄東方學說於不顧卽現所行教育制度是也其實東西國情不同宜以東方道德爲基礎而以西方物質文明補其不足庶不至遺害我國則不然今已成難挽之勢貴國宜早加意於此新知固當啓迪國粹務宜保存此關於國家前途利害至大幸宜留意予深服其言亦允歸爲言之當道並謝其拳拳之意此二事也三同文會副長長岡子爵本爲予舊交一日延予至華族會館相見至則子爵外僅一譯人旣入席謂有秘事相質故

不延他人乃鄭重言曰自甲午兩國失和爲東方之大不幸戰後日本國際地位驟高久啓歐人之忌異日必將有俄日之爭以日本壤地褊小可勝不可敗敗則滅亡勝亦大傷元氣萬一竟至啓釁貴國東三省當兩國之衝若中國國勢強勝則有此緩衝地日本受庇不小惟貴國國勢恐不能固此緩衝兩國開戰日本爲爭存計必首先侵犯貴國中
立甲午之役睦誼已損何可一而再乎故非避免戰事不可今有一策於此特請君商之幸許一言否予請示其策乃續言曰我國爲此與元老樞府協商久矣竊謂變法危事今中國日言變法其得失非可一言盡以其至淺者言之恐羣情不便國勢轉爲之不安何不由貴國皇帝遴選近支王公之賢者分封奉天合滿蒙爲一帝國開發地利僱用各國客卿以此爲新法試驗之地變法而善中國徐行未晚若不善則可資經驗不至害及國本我國今將與英訂同盟之約若新國旣建可由兩國提出國際會議將此新國暫定爲局外中立惟不可以爲藩屬將致種種不便如是則貴國可免變法之危日本亦可免日俄之戰實兩

國交利之事此策雖建自本會實已得天皇同意若公謂然請密告江鄂兩督與政府籌之但不知君認此爲出於誠意否耳予乃極稱其策之善意之誠謂當力言於兩督且詢以若兩督謂然必與公商進行之策公能至江鄂否長岡曰可予乃珍重與訂後約此三事也有此三事予私喜以爲不虛此行壬寅仲春至鄂密陳於文襄文襄稱善並令予先將第三事密詢劉忠誠若同意當商之樞府及予至江寧謁忠誠乃亦謂然未幾江鄂乃密電日外務部請訂取締學生規則及文部頒行學生大譁紛紛抗命致失效果至保存國粹之說予著論揭之教育雜誌暢言其理於是國粹保存四字一時騰於衆口乃卒不收其效文襄定學堂章程僅於課表中增讀經一門未嘗以是爲政本後學部開教育會野心家且將併此而去之致芒芒禹甸遂爲蹄迹之世矣

三事中末一事所關尤巨兩督會商後曾命予密招長岡副長長岡以病不能行近衛公代之予件至江鄂而不得與會久之寂然不得其故及日俄戰後端忠敏撫吳偶言及之忠敏曰近衛到鄂某亦與議相商

極洽乃以此密詢榮文忠文忠不可遂已蓋其時忠敏方撫鄂故知之也嗚呼文忠誤國之罪甯止庚子之變模稜持兩端已哉

予壬寅自鄂渚歸適上海南洋公學增設東文科毘陵盛公宣懷延予

任監督沈子培尙書曾植爲之愆惠乃就聘時校地不能容設分校於

虹口爲延藤田劍峯爲總教習諸生勤學者多成績頗可觀乃閱二年

而遽罷是年冬積俸入得二千元以贖越河質產於是宿負始清當庚

子十月 先妣六十初度時至鄂初受事不獲返淮稱祝乃遣奴子賈

銀幣二百歸 先妣諭以兩宮蒙塵且宿逋未了非稱壽之時來款給

饗殮足慰兒孝思異日逋負畢償當爲兒盡一觴耳至是遂擬歸省

先妣復諭以冬寒不必遠涉俟春和歸可也乃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以

事至吳下越日得急電言 先妣病閱之神魂飛越乃星夜遄歸五日

始抵家則吾母已於發電之日棄不孝而長逝矣予肝腸寸裂撫 柩

痛哭 府君持予手慰勉予不能措一辭以對回憶離 膝下七年往

者歲必數歸省雖不過留數日尙得親承 色笑獨去冬以 慈諭故

未歸豈知遂不及永訣竟抱恨終天耶今以垂暮叢咎之身家國俱亡
海濱視息未知何日方得侍吾 母於地下去年冬爲吾 母九十冥
壽家祭畢回思劬勞未報萬感交集愴然涕下今追記及此又不覺老
淚之漬紙也 喪逾百日 先府君恐予過哀致疾謂宜速返滬理校
務不敢違 嚴命乃至 柩前痛哭而別返滬後精魄若喪心如死灰
覺人間事無一可留戀者方戊戌 朝旨舉經濟特科湖南巡撫陳
公^寶以予名應自慙名實難副本不敢應徵乃旋以政變中止及壬
寅特科復開張文襄公及郵傳部尙書張文達公法部侍郎沈公^{家本}
漕運總督陳公^{雙龍}復加薦剡是年考試予以居喪故得謝徵車是年
孟冬粵督岑公延予至粵參議學務欲謝不往家人恐予鬱鬱致疾勸
行予以嶺南景物爲平生所未見乃姑往應之到粵往粵秀書院無所
事事惟將南洋公學東文科高材生數人補官費留學海外而已粵東
書價廉乃日至雙門底府學東街閱覽書肆適孔氏嶽雪樓藏書後人
不能守方出售乃盡薪水所入購之予之藏書自此始歲暮返滬明春

再往終以素餐爲媿至暮春遂託故辭歸孟夏購愛文義路地九分築樓三楹請先府君到滬就養 府君許之既至以眷口衆新築狹乃別賃宅西門外是年六月鄂撫端忠敏公移署蘇撫過滬來訪面請參議學務謝之不可七月往受事謀創江蘇師範學堂卜地於撫標中軍操場先繕紫陽校士館爲校地卽舊紫陽書院也以十一月開校時公已移署兩江總督初擬定學生分初級高等兩班生徒共三百二十人因校地狹乃先招講習科生四十人速成科生百二十人予薦藤田學士任總教習延山陽徐賓華廣文_嘉爲監院次年添設體操專修科五月講習科及體操專修科畢業七月招初等本科生八十人八月朔入堂受學是月設附屬小學校十月開校招初高兩級學生六十餘人

予任蘇校一如在鄂時日至講堂督課至齋室視察諸生行檢課暇分班接見諸生戒以敦品立行俾不愧師範二字時無父無君之說雖非倡獷若今日然已萌芽故於校中恭設萬歲牌朔望率諸生於

歲牌及

至聖先師前行三跪九叩禮各校無設

萬歲牌者僅

予校有之校中揭示皆手書不假手吏胥除休沐日跬步不離校學生初以爲苦尋亦安之平湖朱廉訪之條鯁直明察以講習科畢業蒞校昌言於衆曰今日學校糜國帑壞學術誤子弟如羅君之於此校如嚴父之訓子弟如李臨淮之治軍校風清肅令我誠服予深媿其言實則予之治校不過不敢素餐曠職而已

紫陽書院舊祀徽國文公予嘗擬將過去院長學行足爲師表若錢竹汀先生等附祀其中以資學生觀感景慕乃事冗不果校中本有春風亭故址不可尋乃於荷池旁構一小榭揭三字榜以存其名捐經史書置其中於門庭植卉木宿舍前雜植桃柳池中補蓮並於撫標操場擬卜築地加圍牆以定界址今時移世異不知如何念之慨然

蘇州自洪楊亂後城內尚有廢基隙地朱廉訪招人購領建屋予於操場旁從官購地二畝許以滬廬狹命工建樓五楹旁造平屋十餘間足容全眷擬迎 先府君至蘇俾得晨夕侍奉乃夏初 先府君卽患小溲不暢延東醫診之謂腎病延及心臟非數月不能致效乃 府君數

日後卽却藥不御屢請不許及十月 先府君書至言脛腫恐病勢增重兒可歸一談家事閱之驚惶失措亟請假歸視 府君尙坐起至案前諭予曰往以家事累汝且二十餘年今庶孽衆不忍再累汝欲與汝謀所以處之予知 府君意急應曰 大人安心養疾兒必體 大人意必厚視諸庶母庶弟 府君曰汝孝子也我知之然累汝矣遂不言予聞 諭泣不可仰亟延醫診視醫者謂病已亟姑投瀉劑消腫乃腫消而食不進至十三夜遂易簀予再遭大故泣念自辛巳 府君離淮安遠侍三十年幸得迎養至滬又以寓宅小別賃宅以居蘇寓垂成竟不及待風木之悲痛徹心骨殮事畢迎諸庶母庶弟至予宅乃扶柩返淮安暫停南門外僧寺予卽借寺屋爲聖室及卜葬返滬擬俟百日後赴蘇辭校務而值江蘇教育會逐客之事方此校招生時忠敏謂予曰此校雖爲蘇屬設然蘇甯本一省不當分畛域有投考者一律收錄於是揚徐淮海有投考者亦憑文錄取遵公旨也蘇紳滋不悅又蘇紳素多請託招生時以竿牘至者間不能副其請意益不滿至是遂由教育

會長張謇氏登報紙謂予在蘇築室私佔校地因予新築去擬建新校地僅數十步也張與予素諒一日以戈矛相向不欲與校乃移書朱廉訪謂宅地購自公家非私佔公所知校地已築圍牆新築地與校地無涉亦人人知之初不必與辯予築此室本以奉親今堂上已棄養亦不忍居此卽以此宅捐贈公家可也廉訪初聞蘇紳事已憤甚及閱予書益不平因復書謂有更以誣謗加公者某當之予再移書請勿校公知予決棄是宅乃出官款還予購地及建築費予乃以百日滿至蘇辭職蘇撫及公皆慰留已而公知予必去乃曰公去此校可停矣予與公非素交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予將去乃勉諸教習及職員仍舊供職俟代乃教員勉留職員均憤而求去堅留不可乃請蘇撫派員卽日來接校事及代者至款日卽日交割予乃行當予在校時戒諸職員謂治公家事一切款目必每日清揭俾隨時可交出至是乃不煩而辦方教育會與予爲難吾友錢唐汪頌穀文學詒年頗不平聞予不校乃激予曰人世無黑白久矣公不辯人且謂公果有佔地事請告予本末

予一一誦言之頌穀乃用予名代予作答辯書登之報紙予訝其多事乃報章出竟噤無一言蓋意在逐客予既去願已足故不更煩筆墨也書此以見當日尚有公論若朱廉訪及汪文學者皆古之遺直也

予叙校事訖更叙家事當先府君存日有一至痛心之事蓋當析產

時先叔父攜眷赴遂昌所得淮安居宅之半無所用乃作價歸併先

府君後無以償先王妣乃割養膳田三之二兩分之給先府君與

先叔父以府君所應得者償先叔父府君傷因貧致割及膳田抱

痛至深及先妣棄養予乃請於府君宿債甫清不可因喪舉債喪

費由予任之以後田租所入積以贖膳田及府君棄養日膳田已將

贖回府君之喪亦由予任喪費諸庶母庶弟居上海半歲請返淮安

乃措資送歸時舊居賃於人以別宅居之以田租所入充歲用予仍不

取家中一錢私慟往者先妣見背尚有老父今無怙無恃天地間

一鮮民耳雖僅行年四十然十年來於世態思之爛熟從前夙抱用世

之志今見民德友誼如此官場積習如彼爲之灰冷幸子職已盡意欲

遂被髮入山然我瞻四方感感靡騁方徘徊無計忽得端忠敏電謂學部初勅相國榮公已奏調君請卽入都予時旣決計不復入世乃以居喪固辭公援滿人百日當差爲言予復以漢臣無此例不可自某始公迫以卽不就職亦當入見榮公不得已乃入都上謁相國慰勉曰君不欲援滿人當差例請不照滿人吉服到署卽以素服出入君所不欲皆不相強但必助予予見公意至誠切乃諾以暫留數月竄知由此竟不獲遂初志耶

予至都本擬卽南歸然旣許榮公暫留家屬在南中殊不便又以北方風土氣候皆佳人情亦較厚於南方卽不官亦可居乃售滬宅得萬元爲移眷及在京用費再徐圖治生之術乃先一年同鄉某君在滬以二千金勑印刷局強予入資之半勉應之至是聞予售宅乃言印局虧耗令出三千元閉局予思鬻宅得贏出諸意外遂不與校如數與之平日向守古人犯而不校之訓然於此可知南方人情之儇薄矣明年因農教兩館不能遙領乃均停止

學部初立尙無衙署先賃民屋爲辦事處奏調人員到部尙寡相國令予入居之時部章未定司局未分每日下午令部員上堂議事予蒞部日初次上堂相國出公文三通令閱其一爲請廢國子監以南學爲京師第一師範學校予議曰歷代皆有國學今各學未立先廢太學於理似未可時兩侍郎一爲固始張公仁一爲天津嚴公修嚴答稱現在以養成師範爲急南學向蒞國子監新教育行國子監無用不如早廢止予曰師範雖急京師之大似不至無他處可爲校地何必南學卽用南學似亦不必遽廢國子監且是否當廢他日似尙須討論張公聞之啞然曰相國以君爲明新教育特奏調來部乃初到卽說此舊話某已頑固不合時宜意在部不能淹三數月君乃不欲三日留耶予聞之訝嚴之思想新異張之牢騷玩世均出諸意外而於予之初到部卽縱論不知忌避則自忘其愚語已相國徐曰此事容再商且議他事可也至明日予至太學觀石鼓見監中有列聖臨雍講坐私意部臣欲廢太學此坐將安處之午後返署以是爲詢張公聞之遽曰是竟未慮及

本部新立若言官知之以此見効豈非授人話柄乎此奏（臣）可繕發相國亦悚然因撤消此奏予始知此事嚴意在廢除相國及張則視為無足輕重雖非同意尚可曲從也及議學部官制設國子丞及各郡縣學留教官一人奉祀 孔廟亦予所提議其幸得議行者實自保存國學始自此部中皆目予爲頑固愚戇矣

及議學部官制相國命黃陂陳君（君）起艸陳君文襄所薦也既爰新設諸部例於尙侍以下設丞參各二人又援日本官制設參事官四人列各司之前予議既設丞參則參事爲蛇足部員有駁予說者乃卒如陳所擬厥後此廳立乃廢上堂會議之例每星期於參事廳開例會一次有要事則開臨時會議尙侍丞參及各司官咸與議堂官奏派予在廳行走月致餼七十元堅却之服闋後始受餼

部章改以前學政爲實官各省設提學使一人位次在藩司之後臬司之前一日堂上集議相國詢衆以提學使應以何資格請簡嚴侍郎首建議謂必須明教育者蓋意在曾任學校職員及曾任教習者故已調

天津小學校長及小學教員數人到部行走予議提學使與藩臬同等名位甚尊似宜選資望相當者相國然之因詢何資望乃可衆未有以對予曰無已亦但有仍如從前學政於翰院選之耳嚴意不謂然予曰堂官謂以明教育者爲斷不知以何者爲準殆不外學校職員及教員已耳今各省但立師範及中小學校其管理員及教員不外地方舉貢生員此等人亦未必卽副深明教育之望一旦拔之不次驟至監司恐官方且不知能必其果舉職否相國曰然亦但有於翰院取之若謂翰林不明教育俟奉簡命後派往外國視察數月可耳相國復令各舉堪任之人衆又默然莫肯先發嚴侍郎曰諸君且下堂以無記名投票法舉之可也相國曰不如卽席面舉所知時同在坐者有汪君穰卿張君菊生予語兩君謂盍三人同舉予意舉沈太守曾植黃學士紹箕葉編脩爾愷兩君皆首肯願同舉菊生別增一人曰汪太史詒書旣下堂卽有部員數人同上說帖力詆沈爲腐敗頑固萬不可用其人蓋皆曾任小學教員者也顧所言無效然予至是知當世之習爲阿唯非無故矣

外省派遣留學生多習速成法政速成師範予意學無速成之理嘗於參事廳提議謂無益有損請由本部奏請停止相國及坐中多然予說嚴侍郎謂派遣短期留學實因需才孔亟亦具苦心且謂爲無益或可若云有害非某所知也予謂需才孔亟亦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在早蓄之而已若憚三年之歲月而以數月之艾代之其不能得效三尺童子知之矣且學術非可淺嘗輒止速成求學所得者一知半解而已天下事誤於一知半解者實多若全無所知必虛心求慊略知一二者則往往一得自矜最足害事故某意非截止不可嚴默然旣而曰所言亦持之有故但今日士子望速成者多因卒業便可圖噉飯處一日罷之不慮其起哄乎予曰此予之所以謂非裁制不可也國家養士非但爲其噉飯地至慮學生起哄則可不慮已派者任其卒業未派者從此截止何不可者相國諱之謂不必入奏但通電各省及海外留學生監督可矣遂令予起草由此派遣速成之事遂止

是年本部奏派視學官命予視察直隸山西學務戊申春命視察山東

河南江西安徽學務是年本部考試留學生奏派予充同考官閱農科
試卷及各科國文卷明年復派充同考官戊申己酉 欽派充留學
生殿試襄校官

予視學山東時東撫爲泗州楊文敬公士驥總角舊交也公與予同寄

居淮安且同里閉其先德仲禾先生鴻男與 先府君又通譜昆季也

公既貴遂不通往還至是相見甚驩延予至其署觀濟源酒闌予語公
東省有大政二一黃河一外交皆難措手公何以處之公曰黃河潰決
由天者半由人者亦半予嚴責當事厚賞罰幸得無事至對德外交現
與德新島督相處甚洽其棘手者惟學務耳此邦學風囂競非得有幹
力提學使不可私與公商若惠然肯來當密商榮相得公任此吾無憂
矣予謝不可公曰公必不可不敢強然當爲吾謀適任者予前視學保
定見羅順循太守正鈞其人似有氣幹允向榮相言之其後由部奏簡
順循提學山東然亦無顯績蓋其人亦老於仕途者也公又語予有一
事頗關重要且質之公德國租借青島初實欲用爲東方軍港既至乃

知不可用其政府深願示好我國交還爲自關商埠但請以後東省路礦各政聘彼國技師此外別無要求至其政府經營青島費用願以最長期由我國政府逐年償還不取息金意欲請公密陳榮相若以爲可者某當任折衝事予極贊之乃歸爲榮相言相國謂茲事體大俟南皮入都後議之及文襄至亦然之願以西藏兵事遂不暇及此未幾文敬亦擢北洋大臣去此議若行則歐戰時可免日德之爭然天數如此殆非人力所能挽耶

予在濟南欲觀東昌楊氏海源閣藏書請文敬爲之介文敬曰東昌不通鐵道往返辛苦且閣主人老躋平生愛書甚不僅寶舊藏自購善本亦不少顧老而無子近支無可繼者彼深憂身後散佚嘗爲予言之且此老自由外部歸欲得一京卿頭銜以自娛請予伺機奏保至今無以報其身前誓守藏書必不可奪且不肯示人若於彼存日奏請立案將其藏書報效國家先呈目錄俟身後由東撫案籍點收解京而賞以卿銜彼必感激樂從此事盍與榮相商之予敬候部示予歸卽陳之相國

相國首肯然卒以不關重要置之今楊氏藏書歷遭兵事多散佚則當日所請不行爲可惜也

因楊氏藏書憶及一事歐人何樂模者骨董商也至西安欲竊取唐景教流行中國碑復刻一本將以易原碑定海方藥雨太守若之宗人爲何樂模舌人以告藥雨藥雨以告予予乃白部發電致陝撫及提學司將此碑由金勝寺移置學宮碑林中何樂模乃不得竄取運復刻以去當予以此陳當事頗以爲多事強而後可然我國之古物流出者多矣此特千百之一國家不加意保護亦無從禁其輸出也

光緒季葉各新部皆有顧問學部亦仿行將奏派頭二等諮議官予以爲虛名無用堂官謂他部皆有學部不可獨異卒奏派十餘人予亦列二等然奏派後無建言者惟頭等諮議官江蘇教育會長某有書到部請奏定學校職員教員升轉其大意謂欲求教育之興必得深明教育之人求深明教育之人當求之各學堂職員教員中學部宜定升轉之法各省小學堂長治事有成效者升中學監督如是遞升高等至大學

小學教員教學有成效升教中學如是遞升高等至大學並相其才力內用爲堂司外任提學使以示鼓勵如是則人才得而教育理矣相國持至參事廳相傳觀雖僉以小學教員得升大學教授爲奇特未能據以入奏然卒作復書以示褒納當時又有某直刺者以卓異內用調部上說帖請廢舉人進士名目凡在學堂卒業者一律授博士小學卒業者授小學博士中學以至大學均如是稱聞者莫不啞然此均學部當日笑端也

是時海外留學生返國由部試及第者皆獎以翰林進士舉人以前歐美留學返國者多爲不平適四川擬修鐵道喬茂讓左丞聘詹君天祐爲總工程師詹微露此意喬君遂以此提議於參事廳堂司僉謂當援例奏請補獎予議此事某亦贊同但年來新學未興舊學已替頻年留學生國文試卷皆予校閱幾無一卷通順滿紙膨脹運動等新名詞閱之令人作嘔亦當優獎海內宿學經術文章夙著聲譽者數人以示學子俾知國學重要並非偏重西學相國首肯令予略舉其人乃舉瑞安

孫君仲容

詩讓

湘潭王君壬秋

開運

及已故紹興府教授烏程汪剛木

先生

日慎

謂汪今雖已故亦宜追獎其後乃獎王君壬秋元和曹君叔

彥

元弼

諸人翰林而汪孫不與焉

文襄入樞府兼管學部到部日循例旅見文襄止予曰今日各司旅見不能接談明日下午幸過我乃如約往謁文襄曰君此次到部甚善幸勿再言去矣予答以愚戇不通世故且已陳榮相不久乞歸並求中堂諒許文襄色微不懌已而莞爾曰我必不任君去因詢以在兩湖時奏設存古學堂君意云何予曰中堂維持國學之苦心至爲敬佩惟國學浩博畢生不能盡今年限至短復加科學成效恐不易期公首肯曰此論極是但不加科學恐遭部駁至年限太短成效必微但究勝於並此無之耳予曰職往於集議此案時曾有說帖乃推廣中堂之意略謂各省宜設國學館一所內分三部一圖書館二博物館三研究所因修學一事宜多讀書而考古則宜多見古器物今關洛古物日出咸入市舶亟宜購求以供考究至研究所選國學有根柢者無論已仕未仕及舉

貢生監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經史文學考古門目不拘年限選海內耆宿爲之長以指導之略如以前書院諸生有著作由館長移送當省提學司申督撫送部果係學術精深徵部面試其宿學久知名者卽不必招試由部奏獎如是則成效似較可期公聞之欣然曰君此法良佳當謀奏行予又乘間言以前奏定各學堂章程乃以日本爲藍本與我間有不合尙有應增損者我朝自世祖頒六諭以訓天下厥後

聖祖廣之爲十六條

世宗又推衍爲廣訓從前學政案試各

郡必下學講演童生考試必令默寫此誠教化之本中小學校亦宜宣講日本有教育勅語其例可援至大學章程經科課目宜增曆法文科宜增滿蒙回藏文此皆我藩屬且爲考古所必須原課表皆無之反有埃及古文其實埃及文字雖亦象形與我文字故非出一源也公聞之首肯者再令予將以前定章加以補正當具奏更改予乃一一加籤呈堂堂官以爲非急務竟擱置之後文襄引疾此議遂罷矣

予到部本欲留數月卽去乃榮相維繫甚殷及文襄管部爲言榮相倚

昇君甚幸輔助之益不許退至戊申服闋適遣嫁程氏女舊例部員無故不得請假予欲借此乞退據情上陳乃許私假二十日不許去及至滬值

兩宮先後

上賓乃遄返京師尋文襄奏請試署參事官

己酉春奏補遂不敢言去至是實爲予致身之始矣。

學部定章參事官內以丞參外以提學司升轉先由本部奏請記名予自補官後自維以韋布驟致郎曹忝竊非分深懼無以報稱乃一日左丞喬君來言現奏保丞參及提學司榮相欲留君在部相助然提學司難得人又欲保君提學意不能決屬質之君願外任乎抑在內乎予爲之愕然曰此豈堂官可謀之屬員者予補參事已懼難報稱請爲謝相國以後保奏丞參及提學幸勿及某後半歲又言之予益驚愕謝之如初榮相初頗疑予爲矯強至是信爲出於中誠乃謂予曰予知君性恬退不願他任但我意國子丞不異宋人奉祠惟非品學足爲國人矜式者不克任之梧生不耐冷官不久必遷擢宜莫如君此可不必再辭矣梧生者臨清徐君功時方任國子監丞者也予復遜謝已而榮相以病

去徐君亦未他擢文襄奏補予農科大學監督

文襄管部後議奏設大學侍郎嚴公謂學子無入大學程度且無經費持不可文襄曰無經費我籌之由高等卒業者升大學無虞程度不足侍郎爭之力文襄拂然曰今日我爲政他日我蒙

賞陀羅尼經被

時君主之可也乃奏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奏任德化劉公

廷琛

爲總監督經文格致農監督任膠州柯學士

勳志

昭文孫吏部

雄

元和

汪侍讀

鳳藻

及予皆奏補法工商監督任候官林參事

榮

諸暨何員外

居時江夏權主事並皆奏署

先是於參事廳議大學官制予議不必定爲實官當時頗有贊同者文襄以他故決定爲實官遂定總監督正三品分科監督正四品及奏請分別補署是時予應開參事官本缺循例上謁時灌陽唐公

景榮

代榮

相國任部長唐公曰君在部久一旦改官大學義不可留然大學故隸本部且君爲諮議官得與議部事以後幸相助乃次日復招至堂上謂予曰頃承參堂因將請補參事缺額檢閱前奏乃知繕摺時漏去分科

監督爲正四品一語同人本惜君去今因誤君可以原官兼任仍得在部相助深以爲幸但幸勿以此語管部恐管部必欲補奏更正轉多事也予爲避求升級之嫌唯唯而退以前榮相奏任徐君爲國子監丞因底銜錯誤乃自請議處唐公長部頗異於榮相國此其一端也

予既長農校時大學行政皆由總監督主之各分科監督畫諾而已無從致力惟是時七科皆在馬神廟本某駙馬舊府地狹不敷用予請於管部奏撥西直門外釣魚臺地建新校設試驗場溽暑嚴寒往返監視至辛亥秋乃落成而武昌之變作矣

當戊申冬 今上嗣位醇邸攝政令內閣於大庫檢國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燬得 旨允

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本人試策及本朝名人試策偶於殘書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頁甯海章檢討 影照分饋同好並呈文襄及榮公一日榮相延文襄午飲命予作陪文襄詢予何以大庫有宋玉牒予對以此卽宋史藝文志之仙源集慶錄宗藩慶系錄南宋亡元代試行海

運先運臨安國子監藏書故此書得至燕且據前人考明代文淵閣並無其地所謂文淵閣卽今內閣大庫現旣於大庫得此二書則此外藏書必多盍以是詢之閣僚乎文襄聞予言欣然歸以詢果如予言但閣僚謂皆殘破無用者予亟以文淵閣書目進且告文襄謂雖殘破亦應整理保存大庫旣不能容何不奏請歸部將來貯之圖書館乎文襄俞焉乃具奏歸部奏中且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因委吳縣曹舍人

元忠

寶應劉舍人

啓瑞

司整理面令予時至內閣相助一日予往見曹舍人

方整理各書別有人引導至西頭屋曰此選存者指東頭屋曰此無用者當廢棄予私意原奏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何以有廢棄者如此之多知不可究詰又觀架上有地圖數十大軸詢以此亦廢棄者乎對以舊圖無用亦應焚燬隨手取一幅觀之乃國初時所繪乃亟返部以電話告文襄文襄立派員往運至部於是所指爲無用者幸得保存然已私運外出者實不知凡幾今庫書自南北人家流出者甚多皆當日稱無用廢棄者也方予至內閣視察庫書時見庭中堆積紅本題本高若

邱阜皆依年月順序結束整齊隨手取二束觀之一爲陽湖管公幹貞任曹督時奏一爲阿文成公用兵時奏詢何以積庭中始知卽奏請焚燬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應燬棄歸部爲侍郎寶公無言之請公白文襄寶公謂旣已奏準焚燬有難色強之允以予言上陳及告文襄文襄躊躇予請然亦以經奏準爲慮低回久之曰可告羅參事速設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於外間寶公以告予予乃與會稽司長任邱宗君梓山樹商之宗君明敏敢任且移部須費用故與商梓山曰部中惜費甚若堂官不出資將何如予曰若爾予任之宗君乃往觀越日報予曰庭中所積僅三之一尙有在他處者相其面積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無論移運及保存所費實多公何能任此者部中更無論矣盍再請於文襄予以此事文襄已有難色若更請設竟謂無法保存仍舊焚燒則害事矣因告宗君但先設法移部移部後再思貯藏法宗君思之良久曰然則先以米袋盛之便可搬運米袋有小破裂不能盛米者袋不過百錢視木箱價什一耳部中尙可任之然非陳明堂官不可公能白之

唐公乎予稱善乃上堂言之唐公頻感尙未作答予遽曰此所費不逾千元設部中無此款者某任之唐公微笑命由部照發乃裝爲八千袋及陸續移部適堂後有空屋五楹因置其中明日唐尙書招予上堂曰君保存史料我未始不贊同奈堂後置米袋纍纍萬一他部人來不幾疑學部開大米莊乎幸君移他處予曰是不難以紙糊玻璃則外間不見米袋矣唐公乃默然已而仍令丞參與予商移出復籌之宗君宗君言南學多空屋貯彼何如予曰善適監丞徐君在丞參堂予與商徐君拒之曰現

宣聖改大祀南學設工程處無地容此也予意頗愠語之曰君殆謂南學君所掌予不當爲是請耶然太學微予改廢久矣今以官物貯官地望君終不見拒也徐亦怫然左丞喬君曰君毋愠此非妄也爲語當日議廢監事徐乃謝予於是移貯敬一亭予平生以直道事人榮相幸能容之復以是事唐公遂益彰予之戇矣然大庫史料竟得保存後十餘年又幾有造紙之厄予復購存之雖力不能守然今尙無恙但不知方來何如耳至宗君實有勞於史料世罕有知者故特著

之

光緒季年歐人訪古於我西陲者爲英德法三國宣統紀元法國大學教授伯希和博士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軸已先運歸尙有在行篋者博士託其友爲介欲見予乃以中秋晨驅車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寫本及石刻詫爲奇寶乃與商影照十餘種約同志數人觴之博士爲言石室尙有卷軸約八千軸但以佛經爲多異日恐他人盡取無遺盍早日構致京師乎予聞之欣然以語喬茂謙左丞請電護陝甘總督毛實君方伯託其購致學部予並擬電言需款幾何先請墊給由部償還喬君攜電上堂白之則電允照發而將還款語刪去予意甘肅貧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爲難乃復提議於大學由大學出金總監督劉公亦謂大學無此款予曰若大學無此款由農科節省充之卽予俸亦可捐充劉公始允發電逾月大學及學部同得復電言已購得八千卷價三千元兩電文同部中初疑價必昂聞僅三千元乃留之學部不歸大學及甘省派員解送京師委員某爲

江西人到京不先至部而主其同鄉某家其同鄉乃竭日夜之力盡竄取其菁華卷數不足乃裂一軸爲二三以充之解部後予等轉不得見後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來參觀予等因便始窺其大略而已後廿餘年予廬津沽人家所私竊之卷往往得之估人手此又予所不及料者也

予自三十出游在野凡十年漸諳世態少年邁往之氣已爲稍挫然用世之心尚未消泯在野所建白雖當道不以爲非然無一事見諸實行者故入都時自號別存意尙欲爲鉛刀之一割也及在部派參事廳行走及諮議官但有言責而無事權予本不求進故論事侃侃無所避忌乃改字曰舌存以示尙有言責且寓老氏尙柔之旨以自儆乃在京旣久目擊元凶在朝太阿倒持宮中府中廣布耳目其他大臣則唯阿粉飾若無知聞訛言莫懲翻以爲輿論而曲徇之其在下則奔競鑽營美名其曰政治運動毫無顧忌老成之士獨居深歎而已及元凶斥退斬草又不去根逆知禍且不遠乃又改吾字曰日存辛亥夏部中奏設教

育會以江蘇教育會長張君壽爲會長俾與議教育阻之不可予亦濫

竽爲會員及開會由會員譚太史廷國陸太史光熙提議以後教育當

定爲軍國民主義令各學堂練習軍事行實彈打靶欲隱寓革命勢力

於學生中兩太史平日爲黨中之錚錚者主張革命最力其後陸在山

西隨父任倉卒死亂軍手誼文節其結局與其懷抱正相反亦異事也

此議提出附和者衆予首抗議以爲不可予友王君季烈蔣君繼恩君

華等均贊予說汪君康年時久病亦扶病出席抗議孫君維亦反抗之

黃君忠浩則駁以事實不能行乃不得議行一日又提議學科中廢除

讀經則太倉唐君文治倡議託副會長張君元濟攜至會中付議者予

時病足不能赴會乃寫予意見託蔣君伯斧代予抗議王汪諸君均力

爭亦不獲議行彼黨乃憾予甚予自是益萌去志願不能辦歸裝及秋

而武昌之事起不假教育會之力革命已告成功予目存之號乃不幸

而中矣

當予抗議於教育會後侍郎于文和公式枚至予家言君執義不回至

爲敬佩然彼黨凶饒方張其勢力已成抗之無益彼黨已憾君甚請勿再撓其鋒以蹈危險方今同志甚少幸留此身以有待予感公厚意答以今爭之固無益異日挽逆不更難乎公慨然曰某異日必不顧成敗利鈍犧牲此身某固非畏難以阻君者幸君鑒之至海桑後公果奔走青島上海間有所謀不就卒於崑山舟中卒時無爲之遽遺摺者予戊午春以放振至津沽與吾友王君九學部議爲之請諡王君乃合舊日屬吏具呈由前侍郎寶公_熙領銜因得 予諡文和予錄錄無似無以謝公今日記此以志知己之感惓言往昔爲之涕零

予丙午入都吾友汪君穰卿先在春明已補應

朝

殿試得內

閣中書旣相見謂予曰予往者以道蒞不治欲別啓山林闢一新徑乃山林未啓虎兇已出噬人先後數年誤國之罪實無可追今力謀補救恐已晚矣予深贊其不護前往嘗論其人爲篤實君子而誤其步趨者至是知所見之非妄也時君已抱病以一手一足之力勸芻言報以抗革命黨人憾之甚其參與學務主張亦皆正大在京落落罕與往還者

予書獨立不懼遜世無悶楹帖贈之及武昌變起君至津招予往言留屋三間相待予是年夏卽擬出京而川資莫措適東邦友人借所藏書畫百軸往西京展覽彼邦有欲購者予移書允之欲以是辦歸裝乃至秋尙無消息至是無所措手乃謝之不數日君在津方晚餐聞袁世凱復出之訊於坐中遽委化不數日蔣君伯斧亦以病歿於京寓兩君俱無子舍人有嗣子不久亦逝蔣君以猶子嗣其遺書僅予爲刻沙州錄一卷而已至是予之舊游乃日就彫謝矣

武昌變起都中人心惶惶時亡友王忠愍公亦在部中予與約各備米鹽誓不去萬一不幸死耳及袁世凱再起人心頗安然予知危益迫矣一日日本本願寺教主大谷伯光遣在京本願寺僧某君來言其法主勸予至海東並以其住吉驛二樂莊假予棲眷屬予與大谷伯不相識感其厚意方猶豫未有以答而舊友京都大學教授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孝富岡謙藏諸君書來請往西京予藏書稍多允爲寄存大學圖書館且言卽爲予備寓舍予乃商之亡友藤田君藤田君爲定計應諸

教授之招而由本願寺爲予擔保運書物至京都運費到京都後還之
且願先返國爲予籌備一切事乃決遂以十月初出都門往天津待船
時大沽已將結冰商舶惟末班温州丸船小僅千噸予與忠愍及劉氏
婿三家上下約廿人同往船至艙已滿乃棲家屬於貨艙中船長以其
室讓予途中風浪惡七日乃達神戶藤田諸君已在彼相迎卽日至京
都田中村寓舍東京舊有田中君慶太郎亦至京都助予料理狩野博
士夫人在寓舍爲備饗殮諸君風誼不減古人終吾生不能忘也

方予攜家浮海時漢陽已克復武昌尙未下都中同志尙冀時局可以
挽回寶公照謂予曰君竟潔身去耶盍稍留俟必無可爲然後行予乃
諾以送眷東渡後卽予身返都旣至東三日卽附商舶至大連遵陸返
春明知已絕無可爲踐宿諾而已比至衆亦謂大事已去留旬日乃復
東渡壬子歲朝 遜政之訊乃遽至海東矣

予初至京都寓田中村與忠愍及劉氏婿同居屋狹人衆乃別賃二宅
以居兩家時季弟子敬振常方任奉天某校教習復寄資迎其眷屬別

爲賃屋居之三宅月餽各百元季弟讀書知大義居東歲餘返國於上海設一書肆苟全性命於濁亂之世曠然不汙昔徐俟齋傳青主兩先生清風亮節爲海內所推獨不能得之於其弟子乃無此憾此平生差可自慰者也

予寓田中村一歲書籍置大學與忠愍往返整理甚勞乃於淨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半以棲眷屬半以祀先人接賓友門側爲小榭四間樓後庖福奴子室數間植松十餘株雜卉木數百本取顏黃門觀我生寄賦顏曰永慕園尋增書倉一所因篋中藏北朝初年寫本大雲無想經顏之曰大雲書庫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適有書爲趙爾巽聘予任清史館纂脩旣焚其書因顏池曰洗耳池日本國例外邦人可雜居國內但有建屋權無購地權乃假藤田君名購之家人旣移居未幾更語移存大學之書於庫中乃得以箸書遺日

予在海東時以不諳東語往還甚簡惟大學文科諸教授半爲舊契以文字相往還大學總長延予爲文科講師請藤田君爲之介至爲殷拳

堅辭乃允是時王忠愍公盡屏平日所學以治國學所居去予不數武晨夕過從忠愍資稟敏異所學恆兼人自肄業東文學社後予拔之疇人中以所至皆與偕及予官學部時言之榮文恪公奏調部行走充編譯官每稱之於當道恆屈己下之而聞譽仍未甚著及至海東學益進識益完十餘年間遂充然爲海內大師矣

予往歲家居修學無師友之助聞見甚隘三十以外聞見漸增始稍稍購書器而江海奔走廢學者且十年及四十後入都聞見日擴致書器日多每以退食之暇欲有所造述牽於人事無所成就逮辛亥間始初爲國學叢刊不數月以國變而止至是賡續爲之時忠愍迫於生事乃月餽二百元請主編校又歲餘上海歐人聘忠愍至滬乃輟刊予遂以一人之力編次平生所欲刊布之古籍並著錄所見所得古器物墨本次第刊行歸國後復賡續爲之先後得二百五十餘種九百餘卷撮其序跋爲雪堂校刊羣書叙錄

予平生所至輒窮而文字之福則有非乾嘉諸儒所及者由庚子至辛

亥十餘年間海內古書器日出若涇濱之甲骨西陲之簡牘書卷中州之明器皆前人所未及見者涇濱甲骨自庚子歲始由山東估人攜至都門福山王文敏公懿榮首得之未幾殉國難亡友劉鐵雲觀察得文敏所藏復有增益予在申江編爲鐵雲藏龜瑞安孫仲容徵君據以作契文舉例於此學尙未能有所發明且估人諱言出土之地謂出衛輝乃予官京師其時甲骨大出都中人士無知其可貴者予乃竭吾力以購之意出土地必不在衛輝再三訪詢始知實在安陽之小屯復遣人至小屯購之宣統初元予至海東調查農學東友林博士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雜誌以所懷疑不能決者質之予予歸草殷商貞卜文字考答之於此學乃略得門徑及在海東乃撰殷虛書契考釋日寫定千餘言一月而竟忠愍爲手寫付印並將文字之不可識者爲待問編並手拓所藏甲骨文字編爲殷虛書契後又爲續編於此學乃粲然可觀予平生著書百餘種總二百數十卷要以此書最有裨於考古厥後忠愍繼之爲殷先公先王考能補予所不及於是斯學乃日昌明矣

西陲古簡英人得之請法儒沙畹教授爲之考證書成寄予予乃分爲三類與忠愨分任考證撰流沙墜簡三卷予撰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牘遺文各一卷得知古方觚簡之分別及書體之蕃變忠愨撰屯戍遺文於古烽候地理考之極詳後忠愨在滬將所著訂正不少僅於觀堂集林中記其大略惜不及爲之重刊也

伯希和教授歸國時予據其所得敦煌書目擇其尤者請代爲影照勸滬上商務印書館任影照費並任印行而予爲之考證乃約定而久不踐予乃自任之先將中土佚書編鳴沙石室佚書嗣編印古籍叢殘復選印德人所得西陲古壁畫爲高昌壁畫菁華嗣日本大谷伯得西陲古物陳列於住吉二樂莊予據其所得高昌墓碑爲高昌魏氏系譜於是西陲古文物略得流傳矣

中州墟墓間所出明器春明估人初無販鬻者土人亦以爲不祥物而棄之故世無知者光緒丁未清暉閣骨董肆徒偶攜土俑歸爲玩具予見而購焉肆估乃知其可買錢予復錄唐會要所載明器之目授之令

凡遇此類物不可毀棄翌年各肆乃爭往購遂充斥都市關中齊魯諸地亦有至者初所見多唐代物尋見六朝兩漢者歐美市舶多載以去此爲古明器發見之始予在海東就往昔所藏編爲古明器圖錄並嘗會最古明器之見載籍者爲之說至今舛稿叢脞尙未暇寫定也

本朝經史考證之學冠於列代大抵國初以來多治全經博大而精密略遜乾嘉以來多分類考究故較密於前人予在海東與忠愍論今日修學宜用分類法故忠愍撰釋幣胡服考簡牘檢署考皆用此法予亦用之於考古學撰古明器圖錄古鏡圖錄隋唐以來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歷代符牌錄四朝鈔幣圖錄地券徵存古器物範圍圖錄古鎮印姓氏徵諸書

予三十以前無境外之交旅滬時始識東邦諸博士宣統初因法國伯希和教授得與沙畹博士書問相往還又與英國斯坦因博士通書問嘗以我西陲古卷軸入歐州者所見僅百分之一二欲至英德法各國閱覽沙畹博士聞之欣然方聯合英德學者欲延予至歐洲爲審定東

方古文物予將約忠愍偕往乃未幾而巴爾幹大戰起乃中止今沙畹
博士及忠愍墓已宿草予今且戡影海濱萬念都灰此願恐不克償矣
予於前輩學者猶及見者爲江甯汪梅村先生士鐸寶應成美卿先生
鑒烏程汪剛木先生日積並世學者若會稽李蕤客侍御慈鑑宜都楊
惺吾舍人守敬膠州柯夢園學士紹志嘉興沈子培尚書曾植皆嘗與
從容談藝王忠愍則同處垂三十年至孫仲容徵君則通書問未及識
面于文和公則未嘗論學今多已委化僅夢園歸然如魯靈光予則亦
老且衰矣

予自寓海東壬癸二歲足迹未嘗蒞中土甲寅春乃返國擬至淮安展
視先塋以漕渠水涸乃留滬上與朋舊相見話隔世事如在夢寐明
年春再返國乃得償祭掃之願瞻先人舊廬愴然涕下尋至曲阜謁
至聖林廟至安陽之小屯訪殷虛遺址往返五十餘日復返海東
自是以往歲輒一至滬或二至三至由今思之當日之僕僕道途居諸
虛擲爲可惜也

予往歲在滬遭 先妣之喪此身塊然如木石厭厭無復生意然念

先府君在堂子職未盡不能不強自排遣時南中故家若兩壘軒吳氏
鰈硯齋沈氏憲齋吳氏南匯沈氏上海徐氏嘉興唐氏所藏書畫碑版
古器充斥滬上時流於書畫但重王惲宋元明人真蹟及古器罕過問
者予乃稍稍收集及備員京曹當潘文勤王文敏之後流風已沫古泉
幣古彝鼎亦購藏者少退食之暇每流覽廠肆間遇珍本書籍於是吳
中上海售屋之價太半用之於此及居海東無所得食漸出以易米予
本不事生計至遭遇國變覺此身且贅更何問資產每有餘力卽以印
書繼念 先王妣 先妣兩世劬勞意欲斥其所藏得金將淮安田廬
照時值收爲公產以現金分給諸庶弟屋宇改爲祠堂田畝以充義莊
諸庶弟乃百計抗之喟然而罷爲致病胃垂三年自分無生理思贍族
之願既不償何如出以濟世及丁巳近畿水災乃斥鬻所藏卽精品若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之類亦不復矜惜沈乙庵尙書贈予詩所謂羅君
章有唐年雪揮手能療天下飢者是也得日幣二萬圓戊午春扶病返

國攜大兒福成與滬上紅十字會員散放保定之清苑涑水二縣春振此雖於民生未必有濟卽濟亦幾何然亦推吾錫類之心而已

袁氏假共和以竊國陰欲竊帝號以自娛及稱帝不成而憤死柯蓼園學士乃郵書招予返國謂元凶已伏天誅遼東皂帽盍歸來乎予復書言郿塢雖傾李郭尙在非其時也及歐戰告終疫癘大作家人無不感柒四兒婦李致成肺病次兒福萇轉爲肋膜炎乃送兒婦返國不數月身故次兒轉地療養亦無效予病胃復不瘥乃慨然動歸歟之念欲於涑易間卜宅以老東方友人聞之多方維繫京坂諸公欲於吉田山爲予築精舍且爲謀致月廩情至殷厚堅謝乃得免瀕行兩京神坂耆舊數十人公餞於圓山公園念予初至時亡友富岡君謹識同諸博士至神戶相迓才逾八載遽作古人爲之黯然而君之先德纖齋先生年垂九十亦扶鳩來餞諸博士復送予至神戶登舟此邦人情之厚令我至今感歎不忘也方東邦耆舊餞予時酒闌大養君數詢予曰公居此邦平日但言學術不及政治今垂別破例一言可乎予應之曰辱承下問

敢不以對東西立國思想迥異而互有得失東方以養民爲政本均安爲要歸而疏於對外西方則通商練兵長駕遠馭而疏於安內今歐戰告終赤化遽興此平日不謀均安之效也此禍或且延及東方願貴邦柄政諸公幸早留意大養君曰此雖當慮但東方素無此等思想似不至波及予曰歐洲開化遲今日所謂斬新思想在中國則已成過去不但曾有此思想且實行試驗蓋試而不能行故久廢也卽如今日蘇俄所倡產業國有及無階級政治中國固已早行之而早滅矣大養君聞之愕然請其徵予曰井田之制非產業國有乎阡陌開而井田廢矣孟子言貉之爲國無君臣上下百官有司非無階級政治乎此等政治僅見孟子書中不見他載籍蓋至孟子時廢且久矣竊謂今日爲國不謀均安而驚富強則蘇俄其前車也大養君乃掀髯首肯今去予返國甫逾十年而東方少年思想日異予當日所慮者乃不幸而中矣

予在京都旣影印西陲古卷軸欲繼是影印東邦所藏卷子本各書願僅成數種卽告歸乃捐淨土寺町寓宅於京都文科大學售之以充繼

續印書之費且爲居東之紀念以託內藤狩野兩博士予歸國後成書數種今又十餘年聞將有續印者想兩博士必始終竟予之志也

予自海東歸國歲在己未春末先至滬遣嫁王氏女預於津沽賃樓三楹以貯由海東運歸之書卷長物請姊夫何益三孝廉住津接收並請吾友王君九學部代覓宅以棲眷屬天津金浚宣民部錄聞之慨然以英租界集賢村別業二十餘間相假予與金君未謀面聞其於海桑後閉戶謝客讀書養志迥異時流及至津遂訂交焉居集賢村逾年乃卜地法界三十一號路建樓十數楹尙餘二宅賃之於人顏之曰嘉樂里於是留津者垂十年

予至津後卽至梁格莊展謁

德宗山陵且謀購地卜宅乃以故不

能遂初志亡友南豐趙聲伯太守

世駿

勸予入居都中謂後門有宅價

至廉數千金可得也意頗動時番禺梁文忠公

鼎芬

病往視之尋見報

紙載梁公將薦予代彼爲師傅知諸誅必有由來遂謝趙君決居天津不復徙矣

居天津後舊游往還頗多不能如海東之靜謐且一再移居料理書籍費時日頗久然胃病乃自愈始知在海東久不痊者半由水土所致也在津稍久得識南皮張小帆中丞曾教豐潤張安圃督部人時舊交如姻丈桐鄉勞玉初尙書乃宣蒙古升吉甫相國九皆僑居青島時往存問以後歲或一再至略如往在海東時之歲至申江矣

予與吉甫相國初非素諗往歲旅居海東時公亦僑居東京由文求堂主人田中君爲之介乃得相見公時寓深田銀行別邸衣服不完而志氣彌厲平日不事生產罷官後躬耕渭濱辛亥國變朝旨授陝西巡撫督辦陝甘軍務乃領甘軍力戰至壬子春乃罷居東不久歸國厲青島渭濱田已遭沒收貧不能自存勞丈移書故交爲謀饔飧予乃歲餽銀幣千元及青島收回予迎至天津割嘉樂里樓三楹以居之歲餽如故公嘗白歎任疆吏多年乃以豬肝累人爲歎予曰久任疆吏至貧不能自存乃盛德事何歎耶居東時日本內藤湖南博士贈公詩有絕世奇男王保保可能痛飲岳耶耶語異邦人亦欽挹若此在青島已幽

憂致疾旅津後頻上封事甲子之變益憤懣疾日進然日必扶病造

行朝近則神識衰頽飾巾待盡予二十年來見遺臣能任社稷重寄者公一人而已

予去國八年及返津沽見民生彫弊京旗人民死亡枕籍無顧卹者庚申秋柯蓼園學士至津與予商擬鳩款二三千元辦冬振俾略緩須臾之死予意此亦姑救一時所裨至微不如寬籌款項卹一京旗生計維持會蓼園建焉而慮巨款難集予乃檢所藏書畫金石刻數百品於京師江西會館開會展覽售以捐該會三日間得二萬元乃以萬八千元爲維持會基礎以二千元拯豫災復至滬上募義金先後共收十三萬餘元乃於十月望放急振推及東西

兩陵並於京師設文課以卹

士流設工廠二所以收少年子弟明年於天津設博愛工廠一所會紳

金息侯少府

梁

倡議維持生計必須由銀行入手少府乃於義金中提

出五萬元並招集商股爲東華銀行自任其事至每年冬例辦急振津

廠初設織布織帶織巾織簾製漆布沙紙諸科後生徒再畢業乃罷諸

科專設印刷科經費不足募商股及慈善股充之津廠初賃屋充用後乃於河北購地建房並議於京師設貞苦堂以卹孤嫠乃銀行以連年遭兵事折閱不能進行印刷廠則以津沽爲商業地文化未開印書者少由予出資印行古書籍以充廠用及予移居遼東津廠不能兼顧遂停止此會先後垂十年終以費絀不能發展予對義捐諸人負愧無地若尙得苟活數年終當補償折閱否則望之我子孫我子孫苟具天良必不忍使吾留此憾也

歐戰以後歐美各國爭研究東方學術法國大學院乃公舉予爲東方通信員回顧我國則異學爭鳴斯文將墜乃鳩合南北同志辦東方學會會中擬設四部一印刷局以傳布古籍二圖書館以收集古籍三博物館以蒐集古器四通信部與國內外學者通音問相切磋而先從印刷始借博愛工廠印刷處由予捐資印書數十種所謂學會者僅留此爪痕其二三兩事則以經費浩繁不願向人集資乃無從進行今且並印刷事亦中止平生所懷願大者固莫能償卽此小小者亦不克成就

良自慙已

燕都自明季甲申之變宮中文物一時都盡我朝治平垂三百年以康乾之隆盛復爲蒐聚天府之藏遂駕明季而上之海桑以後

宮禁稍疏間有一二爲宵小竊出者不逞之徒遂謂禁籙所藏乃歷代留傳非一姓所有又因一二流出之物遂謂爲不能保存蓋甲子之變彼輩生心久矣當道顧瞢然如睡予私意不如由皇室自立

圖書館博物館但慮首都頻年兵事不已卽設立亦難免咸陽一炬不如立之於使館界內顧庚子條約中國不能在使館界居住外人或以爲口實繼念兩館關係文化或不爲使團所拒乃以此意與德國友人衛禮賢商之衛時爲德使館顧問聞之欣然轉謀之德使德使與荷公使至契復商之荷使皆極端贊許爲予言奧國自大戰後未派遣使臣以後且無派遣之日其館地甚大由荷使代管現方間曠若皇室定計卽由荷使電商奧國借爲兩館籌備處奧必允諾至以後建造兩館德使願將彼國在京兵房操場捐爲館地皇室若無建築費及

維持費當由使團在各國捐募不難集事屬予以此陳之 皇室予
聞之欣然乃據情作函請師傅及內務府大臣代陳乃久無復音升相
國聞之復據予函所言以封事上陳亦無效且有謠言謂予與時流某
將借此謀盜竊者知阻力甚深乃謝衛君衛君亦爲長喙吾謀不用及
甲子十月之變於是三百年寶藏蕩然無復遺矣

壬戌冬

皇上下婚禮成升相國奏陳

皇上春秋方富請選海

內士夫學行並茂者入侍左右

皇上俞其請乃於癸亥夏

詔

溫肅楊鍾義王國維景方昶入值

南書房首命檢

景陽宮書籍知

聖意仍欲立圖書館博物館不因左右之言而阻也及甲子秋予

繼入 南齋

諭令審定

內府古彝器又

命檢查 養心殿

陳設於是

聖意益明然爲時則已晚矣

子自返津後每歲正月十三日皆入都祝賀

萬壽聖節及

大

婚禮成乃蒙

召見於

養心殿東暖閣奏對頗久

溫諭周至

甲子夏五月奉

旨著在

紫禁城騎馬八月又奉

命入直

南書房疏遠小臣驟擢近侍聖恩稠疊至今無以報稱念之惶愧汗下
予以中秋三日奉 恩命熟籌進退頗有顧慮意欲懇辭商之升吉

甫相國相國謂義不可辭然方寸仍不能無慮乃先作書致螺江陳太
傅請先代奏以京旗生計會須料理以後擬半月在京供職半月乞假
理會事預爲日後求退地螺江許之乃以八日入都具摺謝 恩蒙

賜對

賜餐

諭京旗事不必每月請假務留京供職且

諭令卽檢查審定 內府古彝器既退謁陳朱兩傅螺江太傅謂所
託已代奏朱傅謂南齋現已有六人事務至簡已代爲懇辭今旣入謝
以後不必案日入直隨時可返津也已而又親訪忠愍屬勸予不必留
京然予旣奉檢查 內府古器之命不可遽辭幸當時卽面薦王國維
同任檢查事仍預爲乞退地意欲於一二月後陳乞乃於次日卽與忠
愍同檢查 甯壽宮藏器甫三日復奉 命與袁勵準王國維先檢

查養心殿陳設旣逾月私喜內務府尙未爲予請食俸未頒月餼以爲
進退益可裕如乃至十月而值 宮門之變遂萬不忍以乞身請憂患

乃薦至矣

當馮玉祥軍未入城前數日國民軍孫岳卽遣礮兵駐紮大高殿距神武門僅隔一御溝已咄咄逼人逆知必有故及孫岳私開城納馮軍之晨卽於景山架礮直指 皇居益知變且亟乃與同寮亟詣內務府大臣許籌商備禦予言未竟內務府紹大臣哂曰馮軍之入與我何涉不觀已禁曹錕耶君甫入直 內廷予等數年來所經變故多矣均以持鎮靜得無事萬一城內騷動以土袋塞神武門決無慮也乃命備土囊數十予聞之愈不安時京津汽車不通乃詣日本使館商附列國車赴津設法使館許給證瀕行屬日本兵營軍官竹本君萬一有事幸以無線電報我竹本君謂一二日內或不至變乃以味爽附車行向夕始抵津一日未食方擬具餐而日本司令部參謀金子君遽至謂得京電馮軍鹿鍾麟部入宮逼改優待條件聞之神魂飛越詢以後事如何對以未詳乃急詣司令部請司令官爲介往見段祺瑞將陳說大義令發電止暴動司令官許諾出刺爲介持刺往則段將就寢丁君問槎出見謂

有事當代達予告以來意且堅訂面見丁君將予意告段段如命發電而謝面見乃商定電文交日司令部拍發予心稍安歸思電由日司令部拍發馮軍或不承認乃又往請再發官電段亦允諾並託丁分電兩傳及內務府大臣電既發乃歸夜不成寐坐以待旦翌晨附車入都夜三鼓方至前門先至金息侯少府許探消息始知

聖駕已出幸醇

邸矣心乃稍安是時予主忠愬家所居後門織染胡同急驅車往既見忠愬乃爲詳言逼 宮狀爲之髮指眦裂因告予

上諭已派貝勒

載澗及紹英耆齡寶熙及予爲

皇室善後委員與國民軍折衝時

鹿鍾麟派兵一營圍

行朝名爲保衛陰實監視羣臣須投刺許可

乃得入向夕卽出入不通時夜深不能詣

行朝侵晨乃得展觀上

慰勉周摯爲之泣下是日初與鹿鍾麟輩相見先議定諸臣出入不得

禁止及

御用衣物須攜出兩事會議散鹿等乃封

坤甯宮後藏

御寶室憤甚欲投御河自沈尋念不可徒死乃忍耻歸寓撫膺長慟神明頓失時已中夜忠愬急延醫士沈王楨君診視言心氣暴傷爲投

安眠藥謂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藥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復蓋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却藥不復御蓋以速死爲幸也乃卒亦無恙

鹿軍入 宮時 端康太妃金棺尙停 宮中 敬懿 榮惠兩太妃

亦未出 宮鹿鍾麟等催促早日移出諾以 端康太妃金棺可先出

敬懿 榮惠兩太妃非得 兩太妃同意不可予乃入覲 兩太妃

敬懿太妃言鹿軍以非禮加 皇帝不能以加我否則我且以死殉

我不畏彼也予以此語鹿等與約三事一 太妃出 宮時不得檢查

一切服用器物須攜出二中國男女之防素嚴 本朝家規尤肅 太

妃出 宮時民國諸委員及軍人等均須屏退三出宮日期由 太妃

自定不得干涉且告以汝等若自以爲國家代表軍隊者則處處應守

法律若軍隊不守法律是賊軍也汝軍爲國家代表乎抑爲賊乎汝等

可自擇即可於三事之允否判之鹿等初尙欲以女學生代軍隊檢查

及諸人屏退但照一相片又謂出 宮不強迫但須示以約期予皆嚴

拒彼等不得已均允從於是 兩太妃遂自擇日出 宮鹿等亦不敢

逾前約至 端康太妃金棺移出前與約典禮必照舊制彼等亦堅拒
及 金棺外出時方大雪盡廢舊制僅舊臣數十人隨從道旁耆老觀
者多泣下自 太妃移出予等遂拒絕鹿等不復入議席

鹿軍圍守

行朝與商代以警察彼堅持不可予夙夜祇懼私意萬
一變出非常予有死無貳乃夜起作遺屬諭諸兒部署未了各事書成

封固寄津沽升相國長嗣叔炳兵部

廖彪

語以俟有變故即授予家人

兵部予之門生也予以鹿不肯撤兵乃商之段祺瑞侍從武官長衛興
武請由段飭鹿撤兵衛以語段段允飭乃一日午後撤兵中夜又來明
晨更與衛商兵再撤予念彼等允撤兵必有他陰謀乃於撤兵第一日
商之陳太傅請於 上令警察隨從往謁 太妃又越日子與陳傅

密商謂撤兵亦至危非速移使館不可議定由陳傅借英文師傅莊士
敦汽車赴北府迎 上微行赴使館界先至德醫院小憩後至日本

使館日本芳澤公使

謙吉

乃通電其國政府並以電話報駐京各國使

館公使夫人親洒掃館樓並命書記官池部君

敬次

常川照料翌日公

使復遣池部君往迓

皇后鹿鍾麟抗不放行公使復親往乃不敢

再阻當

皇上出北府時風霾大作官道中不辨行人故沿路軍警

皆無知者遂得安隱出險

當

上未蒞日館之前予與膠州柯學士書憂北府危地不可久

居乃同訪日本公使商假館事公使謂由使館往迓種種未便若諸君

能衛

上蒞此當竭誠保衛及

上蒞使館界莊傳先至英使館

商稅

駕英使以未便辭乃仍至日使館

—

上蒞使館之翌晨予奏國民軍以暴力逼改優待條件當時處危地不可以理喻今既出險若仍不言是默認也宜向各邦宣告當日以暴力迫脅由片面擅改優待條件情形並預擬一

諭旨納袖中

上

日連日廷議各執極端有主張自消尊號辭優待謂帝號優待實爲厲階者有稱與段祺瑞厚善必能使其恢復舊約取消新約者且有謂出宮須卜新居宜向民國追索歷年積欠優待費者其說均不可行今向各國宣布將何以爲辭乎予啓但言暴力迫脅由片面擅改條約于法

律不能生效力矢不承認可矣并出袖中擬 旨上呈 上以爲然
乃飭由內務府先傳達段祺瑞尋函告駐京各國公使俾轉報政府于
是持自消尊號者始結舌而自謂能令段祺瑞恢復優待者以不能責
其言亦不告而南歸矣

車駕幸日使館後王公師傅及內務府南書房諸人分班入侍既月餘
上與諸老臣謀他徙皆不可與公使商之公使礙於邦交亦有難
色謂茲事體大容詳圖最後 上乃派柯學士偕池部君往商之段
祺瑞言 上意既願他徙不敢違然須伺相當時機妥爲保護乃可
幸勿造次蓋段意實不欲 上他徙姑以此塞責也於是移蹕之事
乃益梗矣

予自隨侍入使館後見池部君爲人有風力能斷事乃推誠結納池部
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 上行止池部君謂異日中國之亂非

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于是兩人契益深乙丑二月朔

上密招予商去使館赴日本令予隨從以公使礙於邦交欲自動出京

不復商之予謂現國民黨方注意宮中寶物並日侍孫文病雖于報章肆惡罵然乃虛聲恫喝防備實疏且臣有門生在某銀行能得國民黨消息凡京津駐兵更替令密報現國民黨軍方換防僅豐台廊坊駐奉軍少許出京正值其時然出京後即須由日本保衛仍非得公使同意不可請招池部君謀之池部至極贊同亦謂非得公使同意不可但非解除邦交困難不能得同意知必有以處此予謂但有以權辭告公使謂上自動出京事已密商段段默認亦請公使默認如是公使或不

至爲難池部君稱善乃由渠商之公使公使諾焉遂以晚八時由池部君衛 上出前門登車予與兒子福葆隨從乙夜遂安抵津站日本

總領事已密在站迎迓爲備大和旅館駐蹕詰晨池部君夫婦亦侍

皇后由京至天津乃移寓前湖北提督張彪別墅

方予隨 蹕前二日柯夢園學士密戒予謂有譖公于 上前言公

與民黨交厚恐且謀危 聖躬宜斥逐勿與近公宜善自爲地予訝

其言離奇然不能翹置時津寓有病者乃乞假一二日以覘 上意

上溫諭曰卿之請假殆託故求退耶知卿忠悃必未忍出此予因以所聞對謂既有此謗分宜遠嫌

上笑曰謗人不類至此朕何能

信一二日有要事相商卿必不可去予遂不敢復言越日乃商移

蹕

事議既定予啓

上是否密告左右重要諸臣

上曰烏可告又

啓是否密告

皇后

上亦曰否予曰事固宜至密然左氏所謂

六逆臣已蹈其五異日讒謗之來弗可免矣

上諭以勉膺艱鉅勿

避嫌怨予感激

知遇遂冒險不辭幸賴

九廟之靈

屬車不驚

予至是雖爲叢怨之府亦非所恤也

聖駕駐蹕

張園初擬小憩數日卽東渡已由池部君部署船位而京

津諸臣乃謂東渡不如在津之安又有飛語中池部君者謂池部有腦

疾隨從殊不妥南中諸遺臣又有以函電阻行者因是

乘輿遂滯

津不去是年池部君調宜昌總領事未幾以疾卒

上厚恤其遺孤

予亦爲位哭之每念往日患難中竭誠相助雖骨肉不能逾感謝之忱

畢吾生不能忘卽吾子孫亦當世世尸祝者也

車駕蒞津之次日都中諸臣至又數日滬上諸臣亦至留津議既定奉

諭命予幫辦留京善後事宜兼辦天津臨時交派事件尋與升允
袁大化鐵良同拜顧問予與升公均以名位太崇辭不敢就奉 諭

不許辭然實無所報且乙丑以後連年值內戰津沽甚危予與升文忠
公王忠愍公憂之甚然均無從致力予拜疏求退 上命陳傅就予

家勉留乃不敢復請至丁卯時局益危忠愍遂以五月三日自沈于頤
和園昆明湖 上聞之悼甚所以飾終者至厚予傷忠愍雖致命仍

不能遂志既殯金恤其孤孀復以一歲之力訂其遺著之未刊及屬草
未竟者編爲海甯王忠愍公遺書由公同學爲集資印行念予與忠愍
交垂三十年其學行卓然爲海內大師一旦完大節在公爲無憾而予
則草間忍死仍不得解脫世網至此萬念皆灰乃部署未了各事以俟
命盡顧勿勿又五年公平日夙以宏濟期予不知異日將何以慰公于
九原也

予既不得乞退閉門思過無補涓埃且數年不理家事致多逋負乃於

戊辰冬鸞津沽廨居別卜地于旅順以賣宅之資從事建築餘以償負
以孟冬再求退 上手諭數百言慰留甚至乃復面陳在津無以報

稱移居後仍當勉竭駑駘謀補萬一 上乃許行遂以歲暮攜孥赴

新居爾後每年正月必赴津恭祝 聖壽辛未秋蒙古升文忠公九

沒于津門往哭之予平日交游至少忠愍既逝文忠亦騎箕天上海內
同好益寥落如晨星矣

予往在海東築小樓敬儲 列聖宸翰番禺梁文忠公爲署樓榜

曰 宸翰及寓遼東復以是榜揭廨樓庚午歲予敬檢 列聖

宸翰及 列聖御集進呈承 賜研精繕帙額憶往歲 大

婚禮成蒙 賞貞心古松額乙丑六十荷 親灑宸翰 錫歲

寒松柏額及 山陵之變予進呈修復銀兩復荷 賜言泉文

律額先後凡四拜 賜歷年並蒙 賜大吉日健延年春條三荷

御容之 賜復歷 賞花瓶福壽字紗縠如意湯圓暑藥月

餅臘八粥野雞江魚鯉鯉蜜橘蘋果炒麵西洋茶點自惟以諸生濫竽

郎署以

大禮恩

賞三代正三品海桑以後復入侍南書房

殊恩異數叨竊至此世世子孫當銜結圖報寧止沒齒不敢忘已哉予在津沽以前曾編平生著書得百種二百四十一卷居遼以後閉門不通人事仍以著書遣日三年間復成書十四種四十餘卷辛未夏東北文化會請予講攷古學予意有清一代學術昌明義理訓詁兼漢宋之長中葉以後偏重訓詁名物不能無失至於今日人倫攸斁聖學垂絕非講求三千年精神文明不能救人心之陷溺乃爲講本朝學術源流派別金州士紳又邀予講學於孔廟明倫堂復爲講論語義惜以滿洲兵事輟講安得禹甸復清俾得竟此志耶

予自卜居遼東寓居頗隘別賃二宅度所藏書閱覽殊不便乃以辛未夏別賃宅後地二畝爲書樓三楹旁附二小室仲秋經始逾年春乃訖工初擬晚年盡屏百家之學歲溫經一二徧並課子孫於此乃兵事起錄錄道途憂患餘生恐無復讀書之樂而回天事業亦百不稱意七尺之軀且付諸大造於斯樓又奚戀耶

予自辛亥避地海東意中日唇齒彼邦人士必有明輔車之相依燎原之將及者乃歷八年之久竟無所遇于是浩然有歸志遂以己未返國寓天津者又十年日擊軍人私鬪連年不已邪說橫行人紀掃地不忍見聞乃復避地遼東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亂無從下手惟東三省尙未甚糜爛莫如籲懇我

皇上先拯救滿蒙三千

萬有衆然後再以三省之力戡定關內惟此事非得東三省當道有勢力明大義者不能相與有成乃以辛未春赴吉林與熙君格民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復之志一見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時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係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司令官相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

皇上臨御不能治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

動聽及是年秋奉天兵事起乃六次渡遼與熙君及友邦軍部協商遂決迎駕蒞東之計復詣天津行在面奏請旨得俞允是

年冬

聖駕遂由天津至營口暫駐

蹕湯崗子而至旅順

中國廿年來民生塗炭皆由改帝政爲共和導天下人以嚮利忘義寢成不奪不蹙之局三尺童子亦知其害故欲挽橫流非恢復舊制不可及予既與熙君定策乃爲擬通告中外電稿並商之友邦軍部亦表示同意乃恭迓

聖駕蒞遼後不意于政體忽生枝節事機不順內咎寸衷冬春間遂病呃逆先後兼旬欲謝絕醫藥以待命盡乃臘月廿八夕聖駕臨視勉慰周摯予感激非常知遇乃不敢復萌死志予當時紀恩詩有敢言捧日心無貳妄冀回天事轉歧語蓋紀實也然自是年以後畢生皆負咎之日矣原電錄後

古者建國立君所以爲民也故民爲邦本經有明訓自辛亥革命改君主爲共和定民爲主體宜若可得國利民福矣乃二十年來爭奪相仍內戰不已死亡枕籍不可數計復刮民脂膏以充兵費哀哉吾民何以堪此民既無以自存國將何以爲國復提倡排外構禍鄰邦勢必將我黃農子孫殄無遺育而後已今我東北四省同僚爲兵事善後徧徵父老子弟意見僉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今推求禍始稽

之古訓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自君位改爲民主人人皆有總統之望於是競存不奪不壓之心名分不存人欲日肆於是總統制復變爲委員制矣委員制不能人人得權利於是共產之邪說興矣乃知暴民專制之害遠過於君主獨裁今欲挽此狂瀾仍非恢復帝政不可但徧求全國德望資格無堪膺大位者我

宣統皇帝處龍潛之地聰睿愛民夙聞內外且大清二百餘年聖賢之君六七作德澤深入人心在昔光宣之間雖政治衰弱然有苛稅百出不恤民命如今者否有征繕不已千里暴骨如今者否有倫紀頽廢人禽不別如今者否有官吏黷貨積資千萬如今者否有盜賊橫行道路不通如今者否凡是之類三尺童子亦能知之東三省爲大清龍興之地蒙古爲列帝綏撫之邦用是原本民意合滿蒙官民恭迓我

大清皇帝臨御舊都匡復大業一切政治制度一秉 睿裁以復我三千年赫奕之文化以活我四百兆垂絕之民生切望我全國軍

民同心翊贊並謹告我友邦羣辟重敦信睦我國民實利賴之

自分此身廿九死天心特許保餘年籌鐙細數平生事寫入烏絲百幅箋

百歲駸駸數逝川不成一事已華顛淒涼家國無窮感一度思量一泫然

已從有盡悟無生安問人間利與名一任藩籬驚鳩笑此心早訂白鷗盟

膝前喜有讀書孫清白家風望汝存一語書紳牢記取莫忘祖德與君恩

自叙此編付長孫繼祖書之題四絕句貞松老人又記

男福頤恭校

孫承祿覆校

先祖見背逾月 繼祖 謹泣檢遺著之未刊及叢殘待理者若干種襲而藏之窀穸既安客授藩垣輒以餘晷理董校寫將謀陸續付刊議未集也周丈作民爲 先祖居淮時門生旅滬以還追隨最久至是殷殷以遺著未盡刊爲念遠道郵詢力任籌資季英姑丈復相憇惠議以全書浩瀚限於資力宜先其未刊者爰以甲集八種爲嚆矢以次續刊八種中後丁戌稿遼海續吟石交錄廬山記校勘記皆經手訂待刊遼海吟曾刊巾箱本而流布未廣千祿字書箋證俗說箸於蚤歲久局篋衍集蓼編則平生志望涉歷具在屬草久完待之身後茲薈萃合刊而以傳狀著述總目附焉 先祖晚歲深居養疴而伏案無閒臥榻左右羅列圖史碑拓手自繕帑籤署往往窮日夕不倦親知或勸少休不可已卯春病眩屏書卷月餘病已又刻厲如故秋初以明鈔北堂書鈔校孔刻日盡數卷 繼祖 侍側以校書耗目力竊以代任爲請笑許之而別校廬山記好勞而惡逸天性然也詎意歲籥未周遽罹慘酷嗚呼庭誥猶新音塵永閼終天抱痛尙忍言哉茲編之就周丈籌其資而季英姑丈近

寓都門奔走擘畫一身肩之凡交舊知其事者亦莫不樂觀厥成多方
贊助誼重邱山感均存歿剴告竟謹綴言簡末用誌弗諼時序悠忽
去禪除又已兩月俛仰人天泫然賈涕歲辛巳閏月旣望孫繼祖謹識

附

錄

附錄一

羅恭敏公家傳

公諱振玉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晚蒙

御筆貞心古松楊額之

賜又號貞松浙江上虞人也先世於南宋時由慈谿遷居上虞三都之永豐鄉家傳孝友仕者有政聲曾祖諱敦賢始僑寓江蘇淮安之清河妣氏鄭祖諱鶴翔官至江蘇高郵州知州多善政妣氏陳氏繆氏繆氏方方淑人有賢德喪亂之後由清河遷郡城教子孫嚴一門之內肅若朝廷門第以之復振考諱樹勳官江蘇候補縣丞署清河縣丞事妣氏范三代皆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妣皆 贈淑人公爲清河公之第三子少而穎悟體雖弱嗜學不倦光緒辛巳年十六回里應童子試經古試盧橘夏熟賦列上第學使者疑之正場面試並出賦卷令講解無誤遂與伯兄振鋈同入邑庠伯兄銳意科名習舉業甚勤公謂科名操之天學問操之己勸兄同治經史碑版之學於是有碑別字六朝防戍城鎮考之輯實公助成之也是年清河公以解肆折閱逋負山積游宦江

甯命公侍范淑人屏當家務索逋者屬集公以授徒修脯給一家衣食而益勗於學無力購書籍碑版則就書肆碑估讀之或假歸則必徹夜不寐讀竟而後已翌年鄉試清河公爲購得學海堂經解公於一歲之中徧讀三過於授時通考疇人傳雖不解其義亦熟誦之丙戌伯兄卒無以爲殮公謀之原配范淑人脫簪珥以營喪並將兄遺著及自著之讀碑小箋存拙齋札疏付梓行世海內學者見之意爲越中老宿不意公尙少年也公自是兼治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歲必成書數種乙未中日和議成戰後國困民貧公乃有志於用世念食爲民天遂與我吳蔣伯斧部郎輔同至上海立農學社輯農學報聘日本藤田學士豐八廣譯東文書並設東文學社以溝通中日兩邦之文化庚子團亂既定公又念小民愚忠徒招外侮遂譯東西教育書以行於世會南皮張文襄公招公至鄂監督農務學堂次年又奏派公至日本調查教育歸而盛杏蓀京卿在上海岑雲階制軍在廣東端忠敏公在蘇州爭相延致公所至爲之規畫校章延聘名師慎選學生以聖賢之道及忠孝大

義剴切訓勉諸生乙巳冬

朝廷創設學部

命蒙古榮文恪爲

尙書奏調公到部公以丁父憂辭文恪促令墨衰到署公不得已允之
服闋補學部參事官又派爲視學官歷視直隸山西山東河南江西安
徽諸省學務所至以新知舊學不可偏廢戒囂張崇樸實告其官師是
時地不愛寶燬煌石室之舊藏洎濱甲骨之契文中州冢墓之明器先
後發見公到處物色購致甚多居京師遇古器碑版書籍字畫凡有關
學術考證者必傾囊或典質長物以得之裁棄驟富卓然成家而學問
亦大進宣統初元內閣大庫所存積年檔案閣臣請將無用者焚毀公
言之長官奏請移至學部整理於是明代大庫史料得以保存燬煌古
物英國沙畹法國伯希和諸博士購其精者以去所遺唐代寫經尙八
千餘軸猶在石室公亦請長官電致隴督盡數購解學部寫經中途被
竊散失若干舊檔於壬戌歲又議改製粗紙公聞之皆傾囊購歸私有
次第編纂成書如大庫史料流沙墜簡等數達十種京師大學成立公
兼充農科大學監督以馬神廟地隘請部奏撥釣魚臺地建新校設試

驗場甫落成遭辛亥之變公憂憤填膺思效包胥之哭乃聽東友內藤
湖南狩野子溫諸博士之勸舉家東渡卜居日本京都之東山區取顏
之推觀我生賦語顏曰永慕園園有小池落成日清史館聘書至公焚
而投之水遂名曰洗耳池海甯王忠愍公爲東文學社所造之高材公
在鄂在蘇在京無不相隨公勸以砥德勵行務爲有用之學至是從公
東行與海東諸碩彥文字往來日以扶持名教發揮儒術爲己任公出
篋中所藏古籍古器每日手寫千餘字成殷虛書契考釋殷虛書契前
後編等書三百數十卷時與海內外學者移書論學而尤心念 皇
室與蒙古升文忠公一見如故共勉歲寒文忠清貧公月饋麥殮旣而
館之於家丁已畿輔水災奇重公斥所藏珍玩數十種得二萬金益以
鬻字及勸募得金若干萬歸國振恤災民並視察故國地方情形策畫
中興知其時機未至復東渡己亥以胃疾時作欲返東邦耆舊留之不
得則共餞之於神戶酒闌犬養木堂先生起而言曰公居此平日但言
學術不及政治今垂別可一言之歟公曰東西立國思想迥異互有得

失東方政治以養民爲本求國內之均和安而疏於對外西方則通商練兵長駕遠馭而疏於安內致有赤化之禍願貴邦柄政諸公留意此禍之東漸木堂先生欣然首肯公旣歸國卽謁

德宗山陵擬卜

居梁格莊左近以匪患未果乃居津門庚申與柯鳳蓀學士等創立京旗生計維持會無款則出所蓄書畫金石數百品展覽售得數萬金以爲之倡於是應者甚多義金漸集於急賑外設文課獎膏火以恤士流建博愛工廠以教失業子弟壬戌 大婚公隨班入賀蒙 召對於 養心殿 命得隨時奏事是時內闕屢作邪說披猖 禁城

一隅之地眈眈虎視者不可勝數顧左右近臣以敷衍爲得計以苟安爲可久公與升文忠公商桑土綢繆之計時時密疏陳請 上爲動容而左右側目矣甲子夏 命在南書房行走檢查 甯壽宮藏器

養心殿陳設公感激

知遇力圖報稱而戰亂驟起十月間馮玉

祥軍入城駐兵

大高殿架礮景山直指

皇居公憂惶迫切

而同列皆主張鎮靜公知無可與謀遂間關戎馬至津求助甫抵津而

上已被逼出宮乃訪舊友丁文桂託其向段祺瑞陳說大義發電

制止馮軍暴舉段允之公翌晨入都覲

上於醇親王府中

上

命公與潤貝勒及紹越千耆壽民寶瑞臣三大臣充

皇室善後委

員先與馮軍議定二事一宮中不得禁舊臣出入二

御用衣物須

許攜出乃議散而馮軍即將

坤甯宮後

御寶室封鎖且派兵圍

行朝四周公憤馮軍之無信且慮後患甚長撫膺長慟遂致暈厥醫

治獲蘇因草遺囑處分後事謂事出非常惟有一死尋賴段祺瑞之力

撤退圍兵公謂馮軍雖撤患仍未已遂與螺江陳文忠公定議移

蹕日本使館是日風霾大作觀面莫辨人形故得七絕不驚

上居

使館數月見諸臣泄沓如故與公密謀出亡公謂使館書記官池部政

次樸誠勇斷宜厚結納之次年正月杪

上命公詢池部書記可赴

津否池部曰國民軍正調防欲行此其時也公曰須告知貴國公使否

池部曰公使代表國家日本與民國邦交猶在以告公使則公使左右

爲難

皇上第行公使決不相阻公以覆

命

上曰既如是

卽行耳宜慎密朕與卿及池部外勿令他人知也乃於二月朔 召

公及池部密議乘戌正發之火車赴津 公命第四公子福葆侍

上同坐三等車公則坐二等車免人屬目謀既定公謂應告 皇

后否 上曰頃已告 皇后今晚日本兵營宴會須徹夜令其先

寢勿候是夜子正抵津逕至日租界宿大和旅館次日移 蹕張園

池部亦護送 皇后至津諸臣始知之 上念公勞勩遂 命

與升文忠公鐵尚書良袁中丞大化同爲顧問大臣公以名位太崇辭

之 上弗許 上初蒞津布告臣民謂在津稍息卽候船出洋而

諸臣咸不願遂不復行然赤化勢力日以北漸公憂慮愈甚而左右之

忌公益深凡在 上前陳遠大之計者如升文忠王忠愍楊文敬袁

珏生侍講等皆指爲公之同黨蜚語百出謂公且賣君忠愍憤甚因而

自沈昆明湖公遂引嫌自遠遷居旅順而心存君國不異於前日本租

借旅順後於此設立軍港駐有高級司令官於公頗致敬禮每詢公以

安定東亞之大計公答以中國數千年之歷史皆以君主治國書云惟

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正中國今日之謂也畑大將深達公言繼之者
菱刈大將亦與公莫逆公以爲策畫中興既須外援尤賴內助思於東
省將領中求一深明大義者與之共事其時今宮內府大臣熙公方爲
吉林省參謀長公審其爲宗室英俊乃於辛未春丐寶瑞臣宮保以函
作介託言齎書遠道訪之一夕之間胸襟畢吐熙公大爲感動歎曰公
漢人官五品而忠於 故主如此僕忝爲 太祖之裔隱忍偷生甯

不愧死會當辭職以從公後耳公曰君既有此心宜自固其位置得所
憑藉乃能成事辭職非計也熙公然之甫及半年奉天兵事起公間關
戎馬六次渡遼與熙公及日本軍部協商遂決迎 駕蒞東之計復

詣天津面奏請

移蹕是年十月初四日

聖駕由天津至營口

暫駐湯崗子初九日

移蹕旅順公擬通告中外之電文云古者建

國立君所以爲民也民爲邦本經有明訓自辛亥革命改君主爲共和
宜若可得國利民福矣乃二十年來內戰不已死亡枕藉復刮民脂膏
以充軍費哀哉吾民何以堪此且提倡排外構釁鄰邦勢必將吾黃農

子孫殄滅無遺而後已今我東省同僚爲兵事善後計徧徵父老子弟意見僉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今推求禍始自改政體爲民主人人皆有總統之望於是人欲日肆不奪不讓總統制復變爲委員制委員制將復變爲共產制暴民專制之害遠過於君主獨裁今欲挽此狂瀾亟須恢復帝政但徧求全國德望資格堪膺大位者實鮮其人惟我

宣統皇帝處龍潛之地聰睿仁厚中外共聞且 大清二百餘年聖

賢之君六七作德澤深入人心卽光宣之際政治衰弱然未嘗苛稅百出不恤民命如今日也未嘗徵繕不已千里暴骨如今日也未嘗倫紀頽廢人禽不別如今日也未嘗官吏黷貨積資千萬如今日也未嘗盜賊橫行道路不通如今日也凡是之類三尺童子亦能知之東三省爲

大清龍興之地蒙古爲 列帝綏撫之邦用是原本民意合

滿蒙官民恭迓 大清皇帝臨御舊邦匡復大業以復我三千年赫

奕之文化以活我四百兆垂絕之民生我國民實利賴之云云謀旣定而東省野心家有希望膺總統之選者到處詆毀帝政遂使政體問題

橫生枝節卒定執政之局公深自引咎致病呃逆幾殆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臨視慰諭公感激知遇有詩云敢言捧日心無貳妄冀回天事轉歧之句迨次年二月滿洲建國公隨 扈長春負疚如故任以

參議不就畀以督辦賑務不就閒居歲餘之久 聖上屢思用公中

外明達皆希公出山會監察院長久缺人以部長品川主計代理院務品川敬公忠直見 上面奏謂滿洲大員惟公剛正不阿是宜激濁

揚清總持風憲 上然之以命公公謂 大位未定名不正則事

不成復堅辭余聞其事謂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無益於事惟藉尺寸之斧柯而後可行其志卽正名一事非公出無人肯倡言勸進方今日本駐滿大使亦謂日滿兩邦不宜異其國體正有機可乘而公必守箕穎之操獨不慮坐失事機歟公聞之瞿然而寶瑞臣宮保見 上

亦面奏新國大員中中外欽服忠正如公者殆無第二人 上命寶

宮保召公至京強公出公始允焉又數月而 帝制始成立改元康德公與有力焉在任歲餘懲治滿日兩系大員之貪黷不職者多人一時

霜簡生威吏治漸有澄清之望然而僚案中頗有惡其害己者品川部長不安其位而去公亦屢次乞休

上弗許然品川既去公失臂助

擊姦摘伏無從措施烏臺等於虛設公遂浩然歸旅順而是院卽藉改革官制裁撤公既歸旅順每以半壁苟安殊乖初願且盈廷濟濟荃茅並生玉宇高寒引爲己過又以兵戈擾攘親戚流離松楸荒蕪銅駝荆棘悲天憫人輒潛然淚下積憂成疾猝然不起時康德七年六月十九日卽夏歷庚辰五月十四日也壽七十有五公外嚴而內寬智圓而行方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急君父之難生死置之度外篤朋友之誼推解先於自奉甯人負我而不肯負人疾惡如讎而不念舊惡體君心所愛雖遭合沙射影皆甘受不辭爲義舉集貲屢遇金擲虛牝輒代償不悔息邪距諛著作等身雪纂露鈔至老不輟功業愈盛而憂懼愈深學問愈進而謙抑愈甚總其生平行誼非特今人中所罕觀卽求之於古亦不可多得焉

上聞公卒大爲震悼

特諡恭敏 賞銀治喪

命禮官赴旅順喪次

賜奠異數殊恩在公固當之無愧海內學

人遺老聞公之死無不同聲歎息公原配范繼配丁皆封淑人子福成
范淑人出爲伯兄後福萇福葆福頤皆丁淑人出女長適劉季英次適
程皆范淑人出適王丁淑人出長孫繼祖長曾孫安國皆隨福成出後
伯兄次孫承祖繩祖興祖紹祖緒祖希祖兩淑人皆有閭德公伯兄卒
范淑人脫金飾易鈔六萬乃得具衣衾丁淑人撫福成如己出並爲公
之賢內助福萇穎悟絕人通十數國語言文字爲世界中所罕有乃盛
年遽逝莫不惜之福葆今任滿洲國宮內府內務處長能繼公之事業
福成福頤及繼祖均能繼公之學問世澤固未艾焉 王季烈曰余於
光緒戊戌識公滬上公立東文學社余設速成師範學堂皆聘藤田學
士爲總教不啻共事旣而同館鄂渚者兩年又同官學部者七年惟桑
海以後公赴東瀛余耕津沽蹤跡較疏及公返國至津與余日密相偕
遼居而尤密公所規畫殆無事不以告余意見合者公急起行之意見
不合者余直言阻之公不以爲忤故公之行事余知之最稔公胸襟磊
落不設城府善於交君子疏於防小人余多所顧慮時進規勸公歎曰

安得合我二人爲一庶幾大含細入謀無弗臧歟客歲秋余將移居舊都至旅順別公臨歧握手公悵然余曰俟公扈

蹕入關或余迎

駕來遼卽相見爾彼此珍重而別別後來書屢詢舊都輿情如何同志多否旣而聞公病脚氣醫令轉地療養余卽馳書勸公亦移舊都公不忍遠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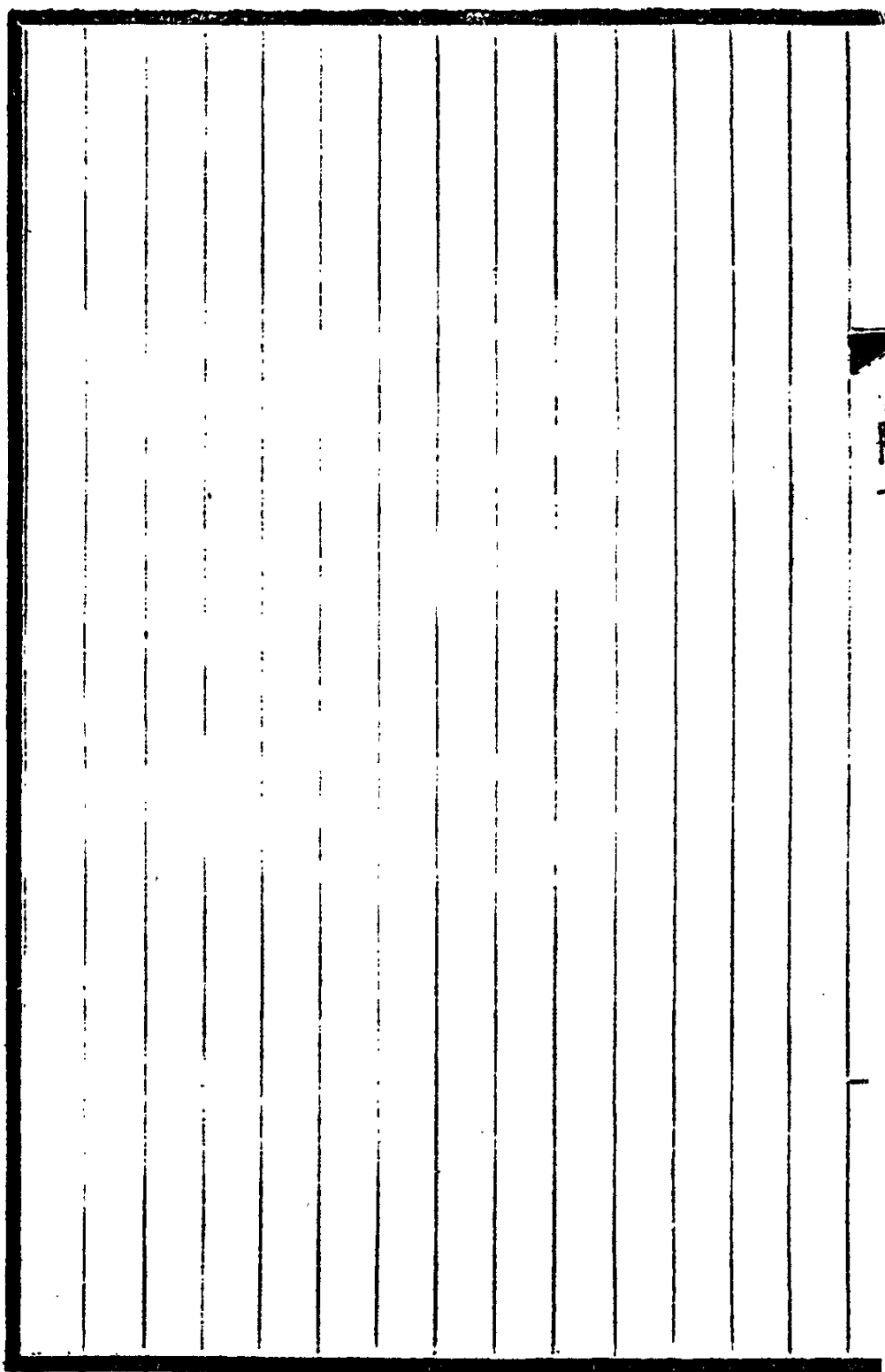
乘輿余復貽書曰今日之

駐蹕於遼而公先來燕

猶昔日之

駐蹕於津而公先至遼也公來此而收京庶可望矣公

得書意頗動命其女夫劉季英爲覓館舍不果而聞公病病兩月而愈得公手教纔數日而凶聞猝至遂成永訣矣茲承福成昆弟之誼謗撰公家傳余雖不文安忍辭耶公之勛業例當詳之國史無待草野之紀載家傳第述品行學問可已然方今區宇未壹而異論囂張史官之職未設三十年來公之苦心經營恢復大業余旣詳知之安可不紀耶惟不敢粉飾不敢溢美冀傳他日以存信史至公之學問具於畢生之著作中行世已久人所共知轉從略焉



附錄二

先府君行述

先君諱振玉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松姓羅氏先世籍浙江慈谿宋南渡時遠祖有諱元者始遷上虞三都之永豐鄉遂世爲上虞人二十傳至先高祖考希齋公諱敦賢乾嘉間幕游江淮遂僑居淮安之清河以先曾祖考官高郵州知州

誥封奉政大夫 先曾祖考翼雲公諱鶴翔

誥授奉政大夫

誥贈中憲大夫 先祖考堯欽公諱樹勳江蘇候補縣丞三世皆以

先君官

誥贈通議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 高祖妣氏鄭

誥封恭人

累贈夫人 曾祖妣氏陳氏繆氏繆氏方 祖妣氏范皆

誥贈淑人

晉贈夫人 先祖考生子五 先君次居三生而羸弱五歲始免乳

入塾從山陽李岷江先生導源受學願以體弱一歲之中病恆

逾半然 先曾祖妣方太夫人督課嚴非病臥床蓐必令在塾

靜坐聽 先伯父輩讀書往往能默記十五畢五經稍習舉業

辛巳春偕 先伯佩南公隨侍 先祖考返里應童子試至杭

嬰疾疾頗劇幾誤試期適

孝貞顯皇后上賓國卹停試乃得留杭醫療五月初赴試補弟子員學

使太和張公履卿得 先君卷異之疑童試不應有此既知不

誤乃召勉之曰予歷試諸郡未見才秀如子者然子年尚幼歸

家多讀書以期遠到毋亟科名爲是年冬 先祖考以質庫折

閱逋負山積會得藩司檄委署江甯縣丞遂往就職而以家事

舉付 先君命佐 先祖妣主持時年才十六耳計時資產視

逋負才及半索逋者戶外履恆滿 先祖妣以田宅爲 先曾
祖妣辛苦所置矢死守之 先君搢柱其間心力交瘁率日釐
家事抵莫始得讀書輒貯膏盈盞復貯膏他器以益之及膏盡
而晨鷄已唱矣家無藏書又無力購取每值學使按臨江南書
賈多列肆試院前遂時時就閱之風雨不輟平日則就親友借
書日必挾冊出入習以爲常年未弱冠卽篤志著述於服習經
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資考證時有山左碑賈歲必挾山左中州
關中古碑刻過淮安雖力不能得亦必借貸讀之遂成讀碑小
箋存拙齋札疏各一卷爲平生著書之始 先妣脫簪珥易金
刻成之江甯汪梅村先生^士見而歎服許爲後起之秀德清
俞蔭甫先生則採札疏語入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海內幾疑
爲老宿嗣於經史金石以外旁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歲
必成書數卷丙戌以來迭更婚喪生計益窮 先君不得已乃
謀爲童子師得山陽劉氏館歲脩二萬錢已而移帳山陽邱氏

及丹徒劉氏館穀以次加豐稍資事畜壬辰二月 先妣范夫人以蓐勞歿 先君悼念患難中離鬱痛彌深甲午夏 先祖妣病瘧轉瘟症深夜疾篤六脈垂絕醫者謝不處方 先君計無所出乃剗臂肉和參湯以進比旦脈漸復臥床半載始復常方病亟時 先君扶持在側衣不解帶者數閱月 先祖妣病後精力漸衰而憂勞未減 先君感 先曾祖妣遺訓乃泣請於 先祖妣謂宜割產少許以紓急難 先祖妣許之得錢三千餘緡以償宿逋之尤急者於是朝夕耳目乃得稍寧乙未春 吾 母丁夫人來歸時正中日戰役之後國威新挫人心思奮 先君雖家居夙亦留心當世之務念農爲邦本因服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等書明年春家事粗安乃請於 先祖妣與吳縣蔣伯斧丈 共設農報館於滬濱聘日本藤田博士 入移譯歐美日本農書以資考究自任筆削先是河決鄭州後直魯豫三省河患頻仍及吾鄉張勤果公 撫魯銳意治河而幕中

士多主賈讓議謂宜收買民地放寬河身 先君聞而駭然亟

爲文萬餘言駁之丹徒劉鐵雲姻丈時亦佐勤果幕見 先

君文大驚歎爲言於勤果且以所撰治河七說寄 先君蓋與

先君說合者十八九遂訂交焉勤果邀 先君入幕以家事

不能遠離謝之而放寬河身之議卒中輟矣至是旣勸農館又

以中日唇齒之邦而語言閼隔欲謀親善當自溝通語言始遂

勸辦東文學社招生入學由藤田博士任教務學校中授東文

實發軔於是社如海甯王忠愍公國維山陰樊少泉炳清桐鄉

沈圻伯經兩文學皆社中高材生逾年戊戌新政舉行溧陽端

忠敏公方以三品卿領農工商局事貽書 先君問措施之方

先君答書謂當自畿輔始因以畿輔水利書寄公公得之欣

然乃議先猷張家灣荒地未幾公出任疆吏不果行瀕行貽書

謂公若願北來當言之當道必加倚畀 先君以去 庭闈遠

謝焉時與公固未識面也滬上自時務報出主筆者日以危言

聳論激厲人心士夫亦爭抵掌言天下事 先君察其人皆虛
情少實私意民氣漸囂或且階亂與蔣丈議謂宜稍遠之故旅
滬雖久而閤然自立不欲與諸志士伍庚子冬鄂督南皮張文
襄公之朋以農務局司事者不得人電邀 先君赴鄂總理局
務兼農務學堂監督堅辭不獲乃受事革譯員之不職者躬親
督課未暮年而校風清謚公退之暇復移譯東西教育規制學
說爲教育雜誌明年暑假返滬請辭文襄許焉而命襄辦江楚
編譯局實無所事事以素餐爲媿逾年遂併謝之數年來積俸
所入除維持農館學社外餘悉以償債於是宿逋乃漸清壬寅
滬上南洋公學增設東文科毘陵盛杏蓀尙書宜贊聘 先君
任監督時

朝旨復舉經濟特科張文襄公及郵傳部尙書長沙張文達公百熙

法部侍郎歸安沈公東本 粵督西林岑公春濱 漕督貴陽陳公

美蘆 文章薦剡明年正月丁 先祖妣憂先是戊戌

特科初開湘撫義甯陳公寶箴以先君名應因政變中止至是

又以丁憂故謝徵車尋南洋公學事解乃應岑公召至粵參議

學務居一歲辭歸會端忠敏公撫蘇亦以參議學務邀先君

乃佐公創立江蘇師範學堂先繕紫陽校士館爲校地卽舊紫

陽書院也開校任監督初擬定學生分初級高等兩班共三百

二十人因校地狹乃先招講習科生四十人速成科生百廿人

薦藤田博士任總教習山陽徐賓華廣文嘉爲監院明年添設

體操專修科又設附屬小學校當在蘇時一如在鄂日至講堂

督課課暇接見諸生戒以敦品立行俾不媿師範二字時無父

無君之說雖未猖獗然已萌芽故於校中恭設

萬歲牌朔望率諸生行禮他校所未有也按察平湖朱公之兼蒞校

昌言於衆曰今日學校率糜國帑壞學術誤子弟耳安得如羅

君之於此校若嚴父之訓子弟若李臨淮之治軍令我歎服時

爲大吏引重如此乙巳十月繼丁先祖考憂先君以祿不

逮養痛徹心骨又以十年來飽經世故無復少年邁往之氣經
劃蘇校復絀於資力未竟設施引爲己咎百日後至蘇辭職意
遂欲爲遜世計忽得端忠敏公電謂學部初創已奏調君幸即
入都 先君以丁憂固辭不可乃入都上謁尙書蒙古榮文恪
公慶公堅要相助且許以素服入署派在參事廳行走 先君
感公意誠允暫留部首請保存國學迨議學部官制設國子丞
及各縣留教官一人奉祀

文廟亦 先君所提議時論建之是年冬奉派爲視學官視察直
隸山西學務戊申春視察山東河南江西安徽四省學務明年
張文襄公入樞府兼管部事維繫益殷遂不獲乞退文襄奏請
試署參事官又歷充學部考試襄校官提調官

殿試襄校官及設大學文襄復奏補農科大學監督宣統初元
攝政王監國令內閣於大庫檢國初攝政典禮檔案閣臣檢之不
得乃奏請焚燬庫中無用舊檔得

俞旨矣 先君聞之亟言於文襄謂中多重要史料不當燬棄又閣
中藏書乃前代留遺雖殘闕不完亦應董理文襄建焉乃皆得
歸部保存後歲壬戌舊檔又有造紙之厄 先君時寓津沽聞
之亟斥資購歸得以始終保留曾擇要印行爲史料叢刊初編
惜未竟其業又光緒季年歐人訪古於我西陲多得古簡牘卷
軸以去是年有法國伯希和教授過京師以所得敦煌石室卷
軸示 先君 先君詫爲奇寶與商寫影以傳之教授爲言石
室尚有卷軸八千餘盍早日購致京師 先君欣然以白部請
電護甘督豐城毛實君方伯慶著購解乃解至中途爲人篡竊
割裂多喪其菁華及 先君寓津沽私竊之卷往往得之估人
手則當時所未及料者也辛亥武昌變起

詔起用袁世凱 先君知無可爲憂憤填膺爰從東瀛舊友內藤湖

南虎次郎

狩野子溫

直書

兩博士之招攜家東渡初寄寓田中

村明年乃於淨土寺町築樓數楹取顏黃門觀我生賦語顏曰

永慕園園中有小池落成日適都人聘任清史館纂修書至乃焚書於池顏曰洗耳池又別築樓敬貯

列聖宸翰顏曰

宸翰樓念世變方新無能致力私居悲咤惟寄情於著述或蒔花種竹自娛自光緒己亥殷貞卜甲骨出於洹濱首爲福山王文敏公

懿榮所得庚子文敏殉國難所藏盡歸劉鐵雲姻丈先君因

得摩挲考訂歎爲張杜楊許諸儒所未見從惠拓墨印行爲鐵雲藏龜爲甲骨傳世之始嗣官京師訪知出土地爲安陽小屯先後購求所得遂逾二萬歲庚戌撰殷商貞卜文字考謂其文字雖簡然可正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又參稽史籍知其地爲殷武乙故墟顧以筆路初啓闡發未盡至是始盡墨所藏爲殷虛書契前後編繼念考釋之事不容或緩乃發憤鍵戶者四旬餘成考釋三卷六萬餘言凡得可識之字五百四十餘探頭索隱視前書倍蓰其大者若帝諱之異文京

邑之廢置祀禮之沿革文字之遞嬗多所考定已又於殷虛得
犀象彫器石磬戈鏃等數十事精巧絕倫可窺見古代良工製
作又景印爲殷虛古器物圖錄於曩所不能名者若疏匕若柶
若筭乃一一見諸實物裨益匪細鳴沙卷軸轉歸異域 先君
旣從伯希和教授得景本乃分別已佚未佚編印爲鳴沙石室
佚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各數十卷每書爲跋尾提要鈎玄洞
厥源委又據其中記西陲事跡足補史籍疏失者論次之爲補
唐書張義湖傳瓜沙曹氏系表各一卷光緒戊申西陲出漢晉
古簡千餘爲英人所得 先君聞之展轉求得景本與王忠愬
公分任董理成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牘遺文各一卷得知書法
蕃變簡牘體式又於日本大谷伯光緒許見高昌故墟遺物其
紀年世次多史氏所未詳取以參互考訂爲高昌麴氏系譜一
卷他若吉金明器碑碣鈔印皆辛苦蒐討先後纂錄成書凡數
十種剗闕之費以鉅萬計多斥鬻長物以濟之褒殮不繼弗顧

也居東八年間雖以箸述遣日而瞻念

魏闕未嘗一日去懷乙卯秋識蒙古升文忠公九一見如故交握

手珍重共勉歲寒亦間至滬上與朋輩有所規畫己未春慨然
動歸與之念海東友好多方維繫皆堅謝之歸國後首至梁格
莊叩謁

德宗景皇帝山陵且謀於涑易間卜宅以故不果遂定寓津沽明年

與膠州柯蓼園學士勳京旂生計維持會以拯旂民之貧

乏無告者而慮鉅款難集先君乃檢所藏書畫金石墨本數

百品展覽出售得價二萬圓爲之倡義金漸集因於急賑外設

文課以卹士流設工廠以收少年子弟更欲爲謀久遠卒以資

紬難爲繼中罷壬戌冬

大婚禮成先君入賀蒙

恩召對

養心殿

溫諭嘉勉並許得隨時奏事 先君感激

知遇津門密邇京師故得聞

宮禁事內訂外侮紛至迭乘 先君憂之甚與升文忠公共商未
雨綢繆之計密疏奏陳或一人具奏或聯名以聞事雖不獲盡
行然每疏上

上必動色褒許而左右爲側目矣甲子八月奉

命入直

南書房入都謝

恩蒙

賜對

賜餐

面諭命檢

寧壽宮藏器甫三日復

命與袁勵準王國維同檢定

養心殿陳設至十月國民軍突遣砲兵駐紮

大高殿 先君逆知將有變不數日馮玉祥軍入城於景山架砲直指

皇居知變益亟當事者願主鎮靜 先君知不可與謀遂至津探其事不意變在朝夕也乃甫抵家而聞警耗亟往見段祺瑞將陳說大義令發電止暴動段謝不見而允發電翌晨入都覲

上於醕邸

上命與貝勒載瀾內務府大臣紹英耆齡寶熙充

皇室善後委員與民軍折衝 先君忍恥就議席時

上雖移

蹕而民軍禁錮嚴臣工出入不便 先君首抗議三事一

敬懿

榮惠兩太妃在

宮中毋得驚擾

上出

宮時衣物未攜帶須容取出諸臣出入不得譏呵彼等皆唯唯議散先君日擊奇變憤不欲生尋念不可徒死歸寓撫膺長慟靈明驟失王忠愍公爲延醫診視言心氣暴傷或且絕若得睡方可療服藥得睡後遂却藥不復御時民軍尙圍守

行朝與商撤退不可先君傳

上旨諭段祺瑞令告民軍撤退乃不敢拒既三日先君與閩縣陳

文忠公

寶森

密議謂兵雖撤退有他變宜速覓安全地乃定議

移

蹕日本使館是日風霾大作對面不辨故得

匕鬯不驚明年二月朔遂侍

上微服幸津沽駐

蹕張園使館書記官池部君

政次

與有力焉方與民軍會議時同

列脅於淫威不敢盡言

先君獨侃侃不少屈

兩太妃出

宮亦 先君折衝調護得無事又爲

上草通告各國

諭旨俾知民軍以暴力迫改辛亥條約失信中外然卒以力膺艱鉅
不避嫌怨爲宵人所忌橫加誣譏賴

聖明燭照

溫諭褒勉至津後

諭命幫辦留京善後事宜兼辦天津臨時交派事件尋與升允鐵良
袁大化同拜顧問之

命 先君以名位太崇不敢就

上不許駐津數年南勢北漸日益危迫 先君與升文忠公王忠愍

公憂之甚然無從致力求退復不許丁卯五月忠愍憂憤自沉
先君爲遞封奏經紀身後而傷同志之日孤戊辰冬將移居
旅順再三疏陳求退

上始允行每歲首必赴津恭祝

聖壽及辛未秋柳條溝事變勃發 先君奔走奉吉間與今宮內府

大臣宗室熙公洽及日本軍部折衝籌議又至津面奏請

旨自秋但冬席不暇暖且出入兵間咸爲 先君危 先君神色自

若賦詩有縱橫戎馬地義重此身輕句紀實也

上渡海至營口旋幸旅順 先君日侍

行幄遲回至歲莫成議忽中變 先君撫躬內疚重以積勞遂病

風寒及呃逆症幾瀕危殆

上親臨視

撫問周摯 先君感激

異數賦詩紀

恩有敢言捧日心無貳妄冀回天事轉岐之句尋診治就愈而氣體

內虧蓋隱痛深矣前歲 先君追記甲子

宮門變故始末爲甲乙紀事致慨於養癰致寇惜綢繆之不早將

繼是記辛壬間事遲回未忍下筆去冬忍痛屬草未及半以病
輟卒不克就滿洲建國隨扈入都

拜參議府參議 先君以新邦肇建宜崇尙廉退上疏懇辭
上勉允所請而

命毋離左右以備諮詢未幾被任爲臨時賑務督辦明年夏更拜
監察院長之

命又明年正月改行

帝制改元康德

特叙勳一位

賜景雲章疏辭不允 先君在職數年累上疏皆格不行自維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且衰病日甚冬季感寒喘咳彌月不遑行二三十
步卽覺胸痛又時患失眠宿恙不任繁劇再三疏乞休致

上皆慰留至四年四月始得請退寓旅順開門習靜著書自遣或摩
挲金石評隲書畫爲笑樂春秋佳日必詣

闕請

安並與朋輩話舊歲以爲常年來國是翻覆民生塗炭 先君悲天
憫人益甚歡棕力圖挽救百無一遂又以南中烽火 先塋久
闕祭掃時時疚懷氣體愈衰偶觸風寒卽病胸痛亦時發去春
病頭眩久之方愈今年春初微染風寒纏綿未已至二月中旬
突轉肺炎醫者謂 先君年高病勢可慮 不幸 喪 承祖 侍側惶
急不知所措乃私剗臂肉和藥以進月餘以後遂日見康復醫
以爲異 不幸 等則私慶大耋可期詎意五月初旬發胸痛宿恙
旋作旋止然飲食起居無殊常日且親詣醫院診察謂肺部已
全平復胸痛係胃酸過多亦無妨礙十三日日昃尙與客從容
坐談乃入夜痛作不能安眠至翌晨侵曉痛勢頓劇急延醫來
診謂心臟驟變施針術救治痛未能遏延至巳刻疾革春秋七
十有五事聞

上震悼

賜奠醑

賜誄

賜祭一壇

予諡恭敏

賜龍光大綬章

賞給陀羅經被

賞祭棗料萬圓先是甲子夏 先君蒙

賞在紫禁城騎馬及入直後歷蒙

賞御書匾額春條

御容六十七十生辰兩蒙

賜壽

賜御書匾額楹聯壽佛如意紗縠

恩禮優渥榮哀備至 先君居恆念以疎逖受

殊知擢近侍謹記

恩遇以示子孫世世毋敢忘 先君稟賦素弱早歲措拄家計弱苦
於學遂得不寐疾家貧不能詣醫任之自然壯歲後體氣漸充
辛亥以還轉徙江海憂心

君國鬚鬢早蒼而神采轉健甲子辛未兩役以一身膺艱鉅祁寒盛
暑志氣彌厲 先君賦羸叟吟所謂中歲歷艱虞偶亦不自揆
頓若忘驚駘超騰追驥駟者也嗚呼數十年家屯國難極人世
之至哀奔走勤劬極人世之至瘁悲憤鬱結無可告語如萬潮
奔騰遏不得發極人世之至苦論其摧剝金石可銷矧在血氣
卒之天未厭亂賁恨終古痛哉旅東之二年值

孝定景皇后崩御報紙妄信無稽肆口詆毀 先君見之作書與爭
復爲文斥正之因念南中穢史捏造事實汙及

宮闈宜將

列朝實錄恭刊行世日月既出則燭火自息丐柯蓼園學士言之史館
當事當事拒不納迨新邦肇建滿日文化協會成立 先君被

推爲會長首以是倡議得會中贊決乃中間阻尼橫生勉強觀成先君自記謂卽此區區草野微忱亦歷百艱而始達有餘痛焉先曾祖妣先祖妣兩世劬勞門戶賴以不墜先君每深風木之悲擬改淮陰老屋爲祠堂以奉饗祀收田畝爲義莊以贍族之貧者乃事事牽掣不果行畢生以爲恨好善出自天性先祖妣秉質慈祥見人有急難雖典質俱窮亦心思所以拯之鄰曲有以困厄告無不勉應有以窘迫及他故自殺者每命先君儲藥以待雖深夜必令親往歲輒活數人故棄養之日鄰右多哭失聲先君繼志以飢溺爲懷親故有貧乏者分金賙之不少吝而自奉儉約數十年如一日自己未辦豫賑以來凡善舉無不與每恨災巨力薄輒長喟曰姑盡吾心而已京口完節堂邑紳鮑氏所規丁丑京口被兵堂中孀嫠幾遭強暴主事者鮑君敦典長敘冒白刃力爭闔堂得全而資給恆產悉沒於兵勢岌岌莫保先君感鮑君風義措資維持值南北

匯兌阻絕乃託人展轉匯致久不得報彌留猶念之不置於以
見 先君樂善之誠不以死生易念如此 先君畢生致力於
文字考據而論學則未嘗袒漢以紕宋嘗論國朝學術昌明義
理訓詁奄有前代之長中葉以後偏重訓詁名物不能無失至
於今日人倫攸斁聖學垂絕非講求三千年精神文明不能救
人心之陷溺歲庚子應中日文化協會之請爲講國朝學術源
流派別論列大旨又應金州士紳請講論語於

文廟明倫堂三閱月以滿洲兵事中輟咸同名宿汪梅村先生外
若竇應成美卿先生 書 烏程汪謝城先生 日 會稽李純客先

生

慈銘

皆曾奉手受教交口延譽並世學者則嘉興沈乙盦尚

書

曾植

宜都楊惺吾舍人

守敬

及柯夢園學士王忠愍公而與

尚書忠愍論學尤契合少負傳古之志庚子至辛亥十餘年間
海內書器日出以一人資力蒐聚之考訂之傳播之嘗自謂平
生百不稱意獨文字之福有非乾嘉諸儒所及王忠愍公序雪

堂校刊羣書叙錄稱 先君博識毅力譬之奇節獨行之士恆
出於衰亂之朝則以一代興亡與夫萬世人紀所繫天不惜生
一二人以維之學術亦然若黃鮑諸家篤古好事則人臣生無
事之世當官守法而已又稱 先君以學術爲性命所寄之軀
體思所以壽此軀體者與常人之養口體無以異推服至此顧
先君猶以心羸力絀爲憾自旅東以迄居遼校刊書凡四百
餘種自著書凡百三十餘種近年從政之餘未嘗少輟乞休後
伏案把卷不自暇逸有所述作輒手削草 不孝等私以節勞爲
請不可前歲手訂兩年來文字爲後丁戌稿又述石刻軼聞爲
石交錄皆未及授梓他屬草未寫定者尙十餘卷南中兵事未
寧不克歸葬 先壘謹遵 遺志於八月廿八日寅時卜葬於
旅順水師營西溝屯西南山之原配 先妣范夫人連平候補
光祿寺署正諱 王 公長女繼配吾 母丁夫人山陽廩貢生
諱 荷 公次女子五人 不孝 福成 出爲 佩南公後 福同 殤皆

范夫人出福莫 幼學早卒王忠愍公爲作傳載觀堂集林不孝

福莫 宮內府掌禮處長不孝福順 國立中央博物館學藝官皆

丁夫人出女三人長次適丹徒劉大紳阜陽程傳鑑程先卒

皆 范夫人出三適海甯王潛明 丁夫人出孫七人繼祖福

成出承祖福順祖福莫祖福順皆福莫出承祖福莫嗣福莫後福順福順

出希祖福莫 出孫女八人長福成 出適山陰樊豐齡次福莫出

殤三福莫 出適丹徒劉厚祜四五皆福莫 出六福順 出七福莫

出入福順 出曾孫一安國 曾孫女二皆繼祖 出不孝 兄弟愚駭

無識於 先君志節出處知有所不能詳言有所不能盡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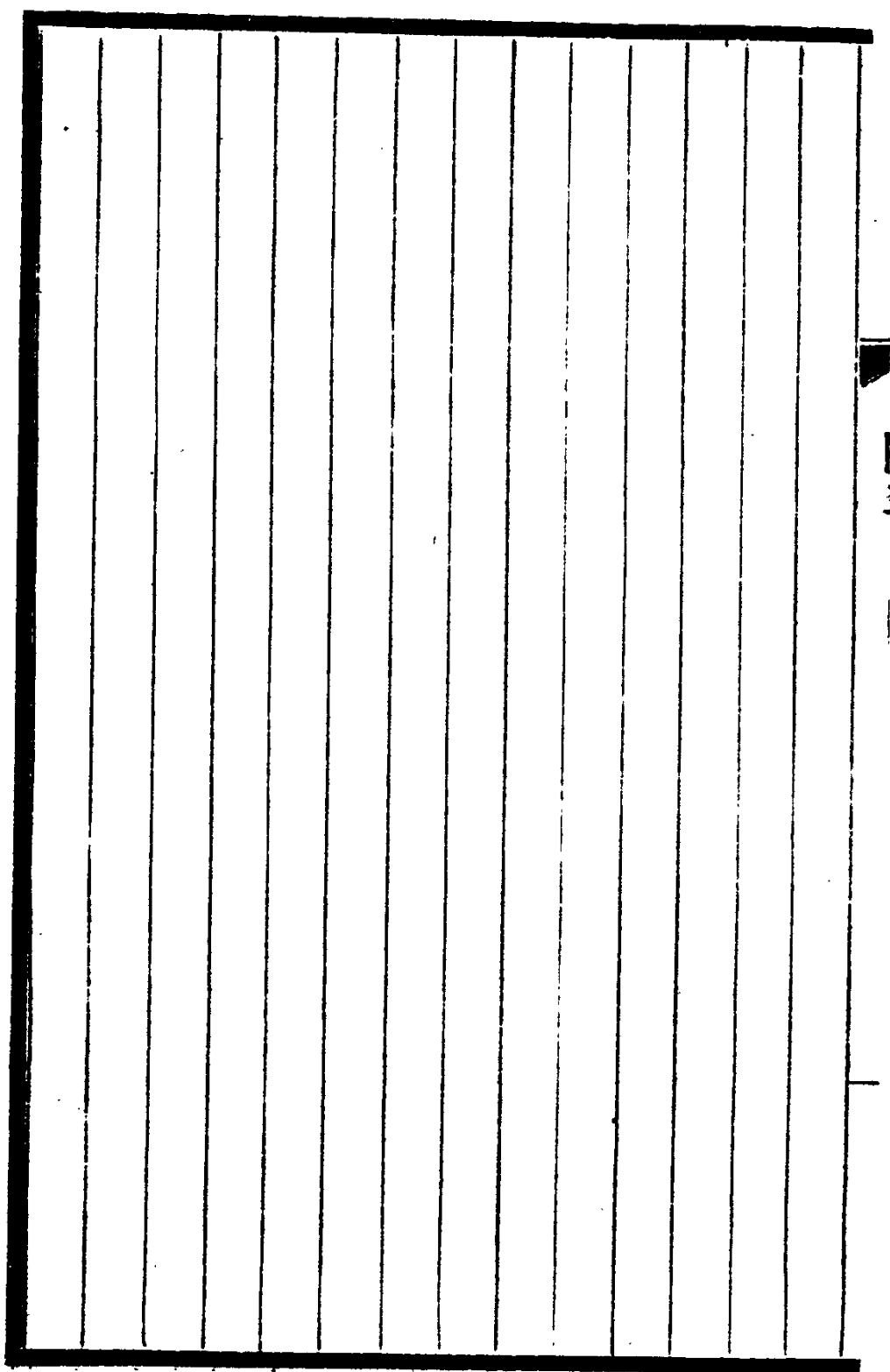
平昔趨 庭所聞及 先君集蓼編所自記粗陳梗概絀漏實

多伏乞 當世立言君子錫以傳誌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羅福降成福 泣述

順

愚姊諱何福謙頓首拜填諱



附錄三

貞松老人著述總目

甲 已刊

敦煌本周易王注殘卷校勘記一卷

隸古定尚書孔傳殘卷校勘記二卷

敦煌本毛詩校記一卷

毛鄭詩校議一卷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新校正二卷

金州講習會論語講義一卷

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二卷補遺一卷

殷虛書契考釋三卷

殷商貞卜文字攷一卷

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

流沙墜簡考釋二卷

碑別字補五卷拾遺一卷

三國志證聞校勘記一卷

五史校議五卷

魏書宗室傳注十二卷表一卷

補唐書張義潮傳一卷

補宋書宗室世系表一卷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二卷

高昌麴氏年表一卷

瓜沙曹氏年表一卷

唐折衝府考補一卷補遺一卷拾遺一卷

皇甫士安高士傳輯本一卷

徐俟齋年譜一卷附錄二卷

萬年少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補正一卷

上虞羅氏枝分譜一卷

扶桑兩月記一卷

五十日夢痕錄一卷

紀元以來朔閏考六卷

重訂紀元編三卷

續彙刻書目十卷閏集一卷

經義考補目八卷校記一卷

宋元釋藏刊本考一卷

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後編二卷續編六卷

殷虛書契菁華一卷

殷文存二卷

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補遺三卷續編三卷

夢郭草堂吉金圖三卷續一卷

貞松堂吉金圖三卷

雪堂藏古器物圖三卷說一卷

金泥石屑二卷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一卷

古器物範圍圖錄一卷

古鏡圖錄三卷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一卷

歷代符牌圖錄二卷後錄一卷

四朝鈔幣圖錄一卷

隋唐以來官印集存一卷

貞松堂唐宋以來古官印集存一卷

凝清室古官印存二卷

西夏官印集存一卷

磐室所藏璽印八卷續五卷

赫連泉館古印存一卷續一卷

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秦金石刻辭三卷

漢晉石刻墨影一卷

昭陵碑錄三卷附錄一卷補一卷

唐三家碑錄一卷

唐代海東藩閫誌存一卷

遼帝后哀冊文錄一卷附錄一卷

西陲石刻錄一卷後錄一卷

校訂和林金石錄一卷

楚州金石錄一卷附錄一卷

京畿冢墓遺文三卷

芒洛冢墓遺文初編三卷續編三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三編一卷四

編六卷補遺一卷

東都冢墓遺文一卷

中州冢墓遺文一卷

鄴下冢墓遺文二卷二編一卷補一卷

關中冢墓遺文四卷補一卷

山左冢墓遺文一卷補一卷

山右冢墓遺文一卷

吳中冢墓遺文一卷

廣陵冢墓遺文一卷

石屋洞題名一卷

龍泓洞題名一卷

地券徵存一卷

恆農專錄一卷

楚州城專錄一卷

專誌徵存一卷續一卷

高昌專錄一卷

蒿里遺珍一卷

秦漢瓦當文字一卷

石鼓文考釋七卷

大彙考釋一卷

天發神識碑補考一卷

金石萃編校字記一卷

寰宇訪碑錄刊謬一卷續訪碑錄刊謬一卷

讀碑小箋一卷

古器物識小錄一卷

鏡話一卷

俑廬日札一卷

重訂漢石存目一卷

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

蒿里遺文目錄十一卷補一卷續一卷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一卷

海外吉金錄一卷

海外貞珉錄一卷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一卷

雪堂藏古器物目一卷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一卷

帝範校記一卷校補一卷

臣軌校記一卷

貞觀政要校記一卷佚文一卷

國朝學術概略一卷

農事私議一卷增墾荒裕國策

高昌壁畫菁華一卷

存拙齋札疏一卷

眼學偶得一卷

道德經考異一卷附補遺

南華真經殘卷校記一卷

抱朴子殘卷校記一卷

劉子殘卷校記一卷

秦寫本維摩詰經解校記一卷

元和姓纂校勘記二卷佚文一卷

璽印姓氏徵二卷補正一卷

王無功集校記一卷

王子安集佚文一卷附錄一卷校記一卷

臨川集拾遺一卷

蒿庵集摺佚一卷

隰西草堂集拾遺一卷續拾一卷

鶴澗先生遺詩輯存一卷

宋刊文苑英華殘本校記一卷

國朝文範二卷

永豐鄉人稿八卷

面城精舍雜文二卷

松翁近稿一卷

丙寅稿一卷

丁戌稿一卷

遼居稿一卷乙稿一卷

松翁未焚稿一卷

車塵稿一卷

遼海吟一卷

集殷虛文字櫺帖一卷

乙 現刊

千祿字書箋證一卷

集蓼編一卷

廬山記校勘記一卷

石交錄四卷

俗說一卷

後丁戊稿一卷

遼海吟一卷續吟一卷

丙 未刊

隸古定尙書周書殘卷校勘記 卷

扶桑再游記一卷

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四卷

金石書錄一卷

宸翰樓書畫錄目六卷

元和姓纂補目一卷

貞松堂吉金圖續編四卷

金石萃編補正 卷

芒洛冢墓遺文五編六卷

古器物識小錄補遺一卷

漢晉至隋墓誌目一卷

唐墓誌目不分卷

五代宋遼金元墓誌目一卷

永豐鄉人外集四卷

丁 舊著增訂未刊

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二卷

魏書宗室傳注十二卷表一卷人名韻檢一卷

戊 未完

魏書鐵佛劉虎傳注

宋季三朝政要考異

瀛寰志略校勘記

南齋故事

讀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札記

陸庵讀古金文札記

古兵器考釋

世說新語校記

凝清室日札

雪堂長語

郊居勝錄

置杖錄

欹枕錄

飾巾錄

曝畫漫筆

貞松老人遺稿甲集刊誤表

- 一、全書「清廟碑字」兩篇均經佚
二、自起篇均以次多題者據袁貞「之一」兩字條之一之二之四之五之六之七等篇刊
三、附錄二「言一行」均不應真格應懸其名字附錄
後丁戊稿刊誤

後丁戌稿刊誤

頁數	五	十	十七	十八	廿一	廿九	四二
行數	右九	同	右十	右十二	右十三	右十四	右十四
誤	趙影璧	作廷	加大	一文	江寧	母邱儉	毛繼成墓誌銘
				一作六	東江	母邱儉	留傳
	作縫	加大	一文	母邱儉	維摩詰經	毛繼成墓誌銘	孫山巖
正							
頁數	四六	四八	四九	五十一	五十二	六二	六四
行數	右十四	右十一	右十三	右四	右二	右七	右十一
誤	卬州	戴寧行十三	戴寧行三	戴德	司經	以圖奏茲	洵無短識
				戴德	御港	子紀本	洵無短識
				戴德	御港	子紀本	洵無短識
				戴德	御港	子紀本	洵無短識
正							

遼海吟刊誤

頁數	三	七	七
行數	左三 右六	左六 右一	七
撰	新仲止	勝勝	禹特
	欣仲止	謙勝	禹受
正			
頁數	七	八	十六
行數	左七 右十	左四 右十	左二 右三
撰	不覈	李商隱	吳敬文
	(見字序)	李商隱詩	駱文鳳
正			李維

集萃叢編刊誤

頁數	四	左二	子蘭齋	浩江	國朝通志	市會錄	十六市四	十九右一	廿三左二	廿六左二
行數	一	七	左七	左七	左四	左八	右四	右一	左二	左二
譜	以井泉水	子蘭齋	浩江	國朝通志	市會錄	十六市四	十九右一	廿三左二	廿六左二	
正	以供泉水	子蘭齋	浩江	國朝通志	市會錄	十六市四	十九右一	廿三左二	廿六左二	
頁數	廿九	左六	右三	左十二	右二	左十三	右五	右六	右八	右十
行數	一	六	三	十二	二	十三	五	六	八	十
誤	沙州錄	以所至	於此等	泉州	紹志	閩彙	所居後門	投尤齋	投尤齋	
正	沙州文錄	以後所至	於此等	泉州	紹志	閩彙	所居後門	投尤齋	投尤齋	

附錄一 刊誤

[illegible]

附錄三 刊誤

頁數	行數	六 右八	校勘記 卷	校勘記 一卷
			誤	正